
【匈牙利】米克沙特著
笼中鸽
张春风 冯植生 译



笼 中 鸽

【匈牙利】米克沙特 著

张春风 冯植生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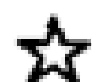
漓江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

笼　中　鸽

〔匈〕米克沙特著

张春风、冯植生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15.25印张　插页2　字数238,000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5,700　册

书号：10256·135　定价：2.30元

译本前言

米克沙特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匈牙利小说家。他的艺术创作独树一帜，在国内外拥有众多的读者。我国读书界对米克沙特也不陌生，他的《奇婚记》早已译成中文，一些中短篇也陆续介绍到我国来，受到读者的喜爱。

一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期的匈牙利，米克沙特·卡尔曼（Mikszáth Káemán，1847——1910）是以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闻名遐迩的。他出生于匈牙利北部农村一个中等地主家庭，童年时期从村里的老农、车夫、铁匠和过路旅客嘴里听到许多民间色彩浓厚的寓言、童话故事，以及关于匈牙利一八四八年革命的传说和领导这次革命的民族英雄、伟大诗人，如柯苏特、裴多菲等献身民族解放

事业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给未来作家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他回忆道："我写小说，不是从作家，而是从匈牙利农民、车夫那里学来的……"可见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对他影响之深。

米克沙特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后，考上布达佩斯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根据当时习惯，回到家乡当了一个短时期的下级官吏；旧的官场陋习和空虚无聊的生活使他生厌，不久他便离开家乡，到首都一家报社工作，并开始从事写作。最初几年，他在文学界默默无闻。直到一八七八年夏季，应邀到匈牙利南部城市塞格德的反对派报纸《塞格德日报》当编辑，他的创作生活才出现新起点。在塞格德的三年，是米克沙特个人创作、生活历程上的关键时期；作为反对派报纸的编辑和记者，他有更多机会接触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了解他们的思想与疾苦，同情他们的要求和斗争，这勾起了作家对自己童年时代乡土生活的回忆与思念，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与热忱。米克沙特不仅积极向西欧国家和匈牙利的优秀文学传统学习，还善于从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吸取营养。在这个时期里，他以劳动人民生活为题材创作的短篇小说，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有长足的提高，逐步形成了有个人特色的艺术风格。使他一举成名的，是一八八一、一八

八二年相继出版的两个短篇小说集：《图特（斯洛伐克）乡亲》和《善良的巴洛茨人》。作者饱含激情地塑造了一系列劳动人民形象，以其题材新颖、描写细腻朴实和具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赢得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这两个集子的出版，标志着米克沙特在创作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经过较长时期的酝酿，他终于进入了成熟阶段。一八八四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民族的绅士们》出版，继之便是许多重要作品陆续问世。在长达几乎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米克沙特写出了包括长、中、短篇小说和特写、文艺评论等在内的数十卷作品，成为十九世纪末匈牙利文坛上最有成就和影响的散文作家。他的艺术特色，特别是描写技巧和语言风格，对后来的许多作家都发生过很大影响。

一八八七年，米克沙特被选为国会议员；一八八九年，当选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一九一〇年，全国范围举行作家创作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他的出生地被正式命名为米克沙特村。在举行纪念活动的日子里，米克沙特写下了发自肺腑的真挚话语："……人是热爱自己母亲的。我从来没有赞美过任何人，——我只是酷爱我的祖国。"纪念活动结束，米克沙特到外省进行选举旅行，不幸途中受寒得病，折回布达佩斯，终因医治罔效，于五月三日与世长辞。

二

一个开一代文风的作家，必定能敏锐地把握住时代精神的脉搏，在作品中反映出生活的真谛。米克沙特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反动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实行白色恐怖，匈牙利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八六七年，匈牙利大贵族地主阶级同奥地利统治阶级达成协议，组成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为君主的奥匈帝国。匈牙利国内外形势随之发生新的转折，匈牙利名义上获得独立，拥有自己的议会和内阁政府，但国防、外交、财政大权依然落在哈布斯堡宫庭手里。社会矛盾表面上稍有缓和，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匈牙利大贵族地主阶级对外妥协，放弃民族独立，目的还是在于获得继续肆意剥削、压迫匈牙利劳动群众和居住在匈牙利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力。十九世纪下半叶，匈牙利城市里纷纷兴建工厂、企业和银行，而实权大多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中。工厂只能生产半成品，运往奥地利加工，再运回本国销售。匈牙利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较为发达的奥地利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在农村，人数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的大贵族地主阶级却拥有全国半数以上的耕地，而且随着资本主

主义农业经济的改组与发展，土地集中和两极分化愈加激烈，农民日益贫困。政治上，在亲哈布斯堡王室的保守党人组成的行政机构里，大、中、小贵族地主阶级分子把持着政权；这些人贪赃枉法，敲榨勒索，腐化堕落，无恶不作，他们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曾经表现出来的那种革命性已经丧失殆尽。因此，匈牙利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并不因一八六七年的妥协性协议而得到解决，相反，随着岁月的推移，暴露得愈来愈明显和突出。

米克沙特一生的创作活动，正跟匈牙利历史上这一重要时期有着密切联系。由于他能以深邃锐利的批判眼光，洞察这一时代社会矛盾冲突的实质，因而在作品里描绘出了一幅幅具有时代气息的现实主义画卷。他的作品题材深广，既取材于历史，而更多的是来自现实生活本身；既描写下层劳动人民，也反映和揭露上层社会生活以及没落的中小贵族。在体裁方面，除了长、中、短篇小说，他还写了大量随笔、轶闻、特写，而无论是哪一种体裁，都表现出作者个人的风格。

在米克沙特的几十部作品中，最著名的有：以历史为题材的《匈牙利的两次选举》(1893—1898)和《围攻别斯捷尔采城》(1895)；带传说和民间故事色彩的《圣彼得的伞》(1895)；以及具有强烈揭

露性的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奇婚记》(1900)、《年轻的诺斯季和屠特·玛丽的故事》(1906)和《黑色的城市》(1910)等；另外还有大量的优秀中、短篇。米克沙特的作品，一方面能毫不留情地揭露统治阶级的腐朽、荒淫，指出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对于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抱着深切的同情，由此去发掘和表现出这些小人物内心世界的精神美。

三

收入这个集子的四个中篇，都是米克沙特的优秀之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点，基本上反映出作者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而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风格。它们的主题均以爱情婚姻为中心，但又绝不是流行的爱情故事，每一篇都有其内在的思想涵义和深刻寓意。

从作家创作道路来考察，《笼中鸽》的出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米克沙特作品里浪漫主义色彩比较浓重的话，那么在这之后，现实主义倾向就占据主导地位，作品的思想意义也就更深刻了。这部中篇名作里的爱情、婚姻故事是围绕着金钱的作用展开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金钱日益成为人与人关系的重要

杠杆，也在爱情和家庭生活中显示出威力。从小说的前一篇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诚挚的友情和忠贞不渝的爱情象水晶一样透亮，金钱的力量微不足道，而在第二个故事——四百年后的现实世界里，金钱支配一切，那些道貌岸然的绅士们可以公然欺骗朋友，出卖妻子，另觅新欢，不顾廉耻地奢谈诚实，这就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金钱万能和由此造成的可耻行径暴露无遗。同样，在《聋铁匠柏拉柯夫斯基》里，正是那个贪婪成性、嗜钱如命的高利贷者柯勒老头成为破坏青年人爱情，造成一双情侣悲剧的首恶。《会说话的长袍》那对彼此爱恋的未婚男女不也就是因为没有钱而一再推迟结婚，等到老莱什卡克缝衣服挣到钱后却又铸成这对青年男女和自已悲剧的吗？小说虽然取材于历史传说，但有其现实的时代意义。

米克沙特这几个中篇的另一思想意义还在于：通过普通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婚姻纠葛、悲欢离合，对上层社会和没落的中小贵族，或予以尖酸的揶揄、嘲讽，或予以无情揭露。《卢希奈伊草》里那位年轻姑娘娅波罗柯的悲剧下场，正是对上层统治阶级血淋淋的控诉与批判。放火的是娅波罗柯，但当真相大白时，人们不难得出结论：这场灾难的真正罪魁祸首不是别人，而是那个披着神职人员外衣的

道德败坏的牧师。他打着拯救人们灵魂的幌子，一贯无耻地践踏受他迷惑的妇女的纯洁爱情。至于那位贵族纨袴子弟警察局长，也不是真正爱娅波罗柯，只不过在上层社交场合跟贵妇们玩腻了，想在家里的花瓶插上一枝野花，换一换口味罢了。在《笼中鸽》的第二个故事里，那些上层人物为了金钱追逐女性，玩弄女性的罪行被揭露得更是淋漓尽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大骗子不仅是位议员，最后还当上国会里诚实委员会的头头。《聋铁匠柏拉柯夫斯基》中那个在乡村握有经济实权，靠盘剥农民发家的高利贷者，在土地买卖上吃了大亏之后，竟不惜以独生女儿为诱饵，硬想捞回失去的损失，甚至盘算等待女儿、女婿死后把全部产业继承过来；当然，他的挣扎是荒唐可笑的，因为死神已经离他不远；可是出于这种贪得无厌的金钱欲的支使，最后造成了一对青年恋人的不幸悲剧。

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匈牙利社会结构产生了某些变化。中、小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沦为大贵族地主、金融资本的附庸；他们不事生产，家庭破落，不得不在地方各级行政机构里当小职员，混口饭吃；另一方面又放不下架子，在缅怀和保持古风的幌子下追求昔日的豪华排场，结果只能落到既可笑又可怜的地步。作

者通过生动的描写，对他们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讽刺。

另外，在这几篇作品里，还可以看出，作者的同情灌注在所谓弱者，即普通劳动者身上。朴实的农村姑娘、铁匠、老农等等，已不再是浑浑噩噩的形象，而成为作品里的主人公，体现着热爱生活、勤劳、忠厚等等可贵的品德。这在《卢希奈伊草》、《聋铁匠柏拉柯夫斯基》等篇中都有很好的描写。

四

米克沙特早期的作品浪漫主义情调较浓，后期的作品批判现实主义倾向显得突出。这是就作品的着重点而言，从整体说来，两者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他的那些浪漫主义倾向较为明显的作品里，保持着现实主义成分，而在他的现实主义作品中，也不乏浪漫主义的描写手法，这不但没有破坏整个作品的格局和气氛，反而使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加明朗和突出。例如在《卢希奈伊草》和《会说话的长袍》里，作者采用民间故事、历史传说，使作品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神奇色彩，可是，即使这样，现实主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前者通过女主人公的悲剧，揭露现实生活中教会、上层阶级

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后者的主人公身上则寄托着作者拯救人民的理想，它最后的浪漫主义结局也正反映出现实生活中的力量对比：人民力量暂时还敌不过上层统治阶级，这是造成他们悲剧的主要因素。再看《聋铁匠柏拉柯夫斯基》，这部中篇的主导倾向是批判现实主义，但作者仍然采取许多浪漫主义的描写手法，如一对恋人利用甜瓜花传递信息，一个尚未成熟的男孩子的初恋感受，捷克琴师的奇遇，聋铁匠听到儿子因失恋而自杀的枪声，等等，这些充满浪漫甚至神奇的情节安排都更加衬托出作品的整个思想主题。

浓郁的乡土气息，盎然的生活情趣，这也是米克沙特作品的重要艺术特点之一。他的浪漫主义描写不表现在追求东方色彩或异国情调，更不是注重于情节上的离奇古怪，而是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歌谣、故事、轶闻，或者民族的历史传说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所以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平易的叙述和细腻的描写。例如《笼中鸽》的第一个故事，作者虽然把发生地点放在素有浪漫主义故乡美誉的意大利，目的也是为了跟后一个故事形成鲜明对照，即便这样，故事情节也是合乎情理的，没有故作令人无法理解的离奇描写。在《卢希奈伊草》和《会说话的长袍》里，作者也采取深入细腻的描述，通篇

显出引人入胜的生活情趣。作者善于通过生活场景的安排，人物性格特征的细致刻画，周围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幅富于乡土气息的风俗画，从中获得那个时代的生活真实和艺术感受。米克沙特的作品之所以表现出这种跟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艺术特色，除了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别具慧眼之外，还应从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拥有渊博知识中找到答案。

米克沙特的作品着重塑造人物的典型形象。在刻画人物时，他不是完全客观地去揭示人物内在的性格特征，而是饱含着个人的爱憎情感。虽然作者不直接加以说明，但从故事发展、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不同命运，读者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毫无疑问，作者的同情总是倾注在那些受到损害的小人物身上，因而能创造出一系列丰满的普通劳动者形象，如热爱生活，敢于反抗，不甘受凌辱的娅波罗柯，聪明、勇敢，出身平民的年轻大法官，勤劳、憨厚的老铁匠等等。对那些反面人物，如《达希奈伊草》里的那个牧师，作者着墨不多，而是通过故事的一步步发展和受害者娅波罗柯的悲惨结局，终于揭露出这个人物的丑恶灵魂。至于《聋铁匠柏拉柯夫斯基》里的高利贷者，作者也是抓住他既贪财

又怕死的性格加以描写，表现出了吝啬鬼这类人物的基本特征。

米克沙特的作品还以故事性强和善于运用含蓄、幽默、诙谐的描写技巧见长。作品里不论有多少条线索在发展，到头来都是围绕主题这根轴线统一起来，并注意到故事发展的层次分明，逐步深入，引人入胜。故事末尾，用墨不多，一下子便点明主旨，显得自然而不露痕迹。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这里选译的四篇作品都是第一次译成中文。其中，《卢希奈伊草》和《笼中鸽》选自匈牙利文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米克沙特中篇选》，《会说话的长袍》选自匈牙利莫拉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同名小说集，《聋铁匠柏拉柯夫斯基》选自匈牙利柯尔威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十九、二十世纪匈牙利中、短篇小说选》（英文版）。各篇次序均按创作年代的先后排列。

张春风　冯植生

1982年8月于北京

目　次

卢希奈伊草

序　言

我一直在琢磨，生长在卢希奈伊村附近的那株草，究竟是什么个样子。

它到底生长在哪里呢？是生长在灌木林、芦苇沼泽地、荒凉的赫里庞柯群山之巅，还是生长在花生地边、森林里，或者是生长在草地和玫瑰丛中？

难道说，在俊俏的图特（斯洛伐克）姑娘把这种草放进她们的篮子里，带回去喂小母牛或者老牛之前，人们就不曾注意它已经出现过了么？

什么？它已经出现过了？

是的，事情正是这样！然而，我还是接着讲我的故事吧。

一天夜里，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的家伙把一张无头帖，从卢希奈伊村村长塞库罗·米海依家那扇已经破了的窗户扔进屋里去。事实上，现在在图特人的村子里，即使肯出金子，也不容易找到干这种事的人呢！这张无头帖是这样说的：村里的年轻牧师

是个道德败坏者，务必立即将他从教区住宅驱逐出去，否则，汝等还是将全部家当搬出村外为妙。因为从今天算起，一个礼拜之内，红公鸡必将光顾卢希奈伊村。

对村里的人说来，红公鸡意味着不祥之兆。的确，红公鸡只有煺毛后变成雪白，在厨房里烤时，人们才说它是好东西。

说到做到。我的上帝，不然，人们会怎样想呢？就在被警告的那个礼拜，村里遭了一场大火，几乎烧掉三分之一的村子。起火的那天夜晚，在教堂管事米罗瓦·安德拉什的院子里，又发现有人扔了一张无头帖。这是一张带黄色花边的旧纸条，有几处地方已经撕磨破，用已分辨不出颜色的脏线缠住，跟第一张没有什么两样。

瞧，上面写的尽是中伤尊敬的牧师先生的话。说他祖父原是犹太人，他本人却偷偷改信天主教。还说他为人轻浮，在他心目中，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可言。他之所以娶他现在的年轻妻子，完全是为了便于同她的姐姐私通（正因为如此，尊贵的夫人的姐姐，漂亮的比茜·米海依太太仍住在卢希奈伊村的牧师家里鬼混）。

无头帖还揭露牧师早先当助理牧师时的种种丑行。当然，拿不出什么过硬的材料。只说他爱过他

雇来的仆人，可是，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尽管邻村那些同牧师不和的人拼命撺掇卢希奈伊村的村民惩办牧师，可是村民们对自己村的牧师的行为并不当怎么一回事。

“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撵走？”第一张无头帖出现时，邻村的村民就这样责问他们。

“因为我们不信会有火灾。虽然帖子威胁说要放火，但并不一定真会这样。”

第一次火灾之后，无头帖的再次出现便意味着有可能再起一次火。过路的邻村村民都以挖苦的口吻提起这桩事：

“咦，事到如今你们怎么还不把那个牧师请出村去呀？”

“我们不懂为什么非要把他赶走不成？现在我们已经相信会出现火灾了，不过，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战胜它。”

果然，他们都迁到玉米地去，或住在葡萄架下。另一部分人则搬到窝棚去住。村民们用树枝、玉米秸搭起茅屋，或用防雨布支起帐篷，在帐篷旁边埋一、两根柱子，用来拴马或者牛等牲口。村子里，除了几间石头房子里还住有人之外，变得空空荡荡的。

向来不懂得忧愁的卢希奈伊村民现在也不得不担惊受怕了。在第二个期限来临之前，他们便从住处跑出来，每天夜里都提心吊胆地警惕着；即便如此，村里的谷仓还是起火了。幸亏老天爷帮忙，没有刮风，火势才不至于蔓延开去，只把谷仓烧光罢了。

倘若又有第三张无头帖扔进教堂唱诗班领唱人布鲁耶克·马加什家地窖的话，那可怎么办？很明显，只要牧师还留在村子里，势必会再发生火灾。

看来这件事非同小可，州府必须采取行动了（一般说来，官府动了，想闹事的就不敢动，这是规律）。州长命令过问此事，责成新上任的警察局长、尊敬的松杜尼·米哈依先生调查此案。

虽然州警察局长只不过是个半大不小的官吏，可是，松杜尼·米哈依先生本人却出身于乘坐驷马高车的名门贵族家庭。在匈牙利，谁生就是位老爷，就万万不能成天想女人，还应该有别的考虑和打算，说穿了，就是要想方设法当上副州长。而要当上副州长，又必须先从当警察局长入手，这是必由之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先取得工作经验。虽然《圣经》上说得很明白：上帝授予人使命的同时，必定赐他以思想。不过，这个人得有钱，还得有点学问才行。

松杜尼当上警察局长不久，机会就来了。一天，一位经验丰富的警官迪里斯克伊·马勒东先生给他送来一份公文，请他批阅。松杜尼看过后，对警官开玩笑说：

“我可以签批，不过得有一个条件。”

“亲爱的朋友，不论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的。”

“嗯，我想要借用您的脑袋。”

“我非常乐意。要是用不着把它砍下，您就能使用的话。因为我也不喜欢它呢！可是，这么一来可能对您是不愉快的。您知道，脑袋砍下来容易，再安回去就费事了。”

“我要求的是您的友谊。同我一道去调查卢希奈伊的案子吧！您是位有经验的人，一定能给我很大帮助。这案子是副州长指定要我去办的。要是我们能一块儿去把案子搞清楚，我将非常高兴。”

“愿意为您效劳。什么时候动身呢？”

“后天。”

“在这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事实。”

“这里有一份状纸，还附有无头帖。您先在家里好好读一读，再考虑考虑。因为我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去了。真见鬼，要是连卢希奈伊村民都不知道这些无头帖是谁写的，又是谁放的火，我怎么能

知道呢？”

“好的，亲爱的朋友，我先拿回去研究一下吧！”

迪里斯克伊·马勒东素以具有最杰出的研究才能著称。他是位经验丰富的警官，足智多谋，有敏锐过人的观察力。多亏他出谋划策，臭名昭著的马斯拉耶伪造钞票案才得以破获。他非常善于跟人交谈，运用他的亲切而又富有吸引力的语调，诱使对方放弃最顽固的态度。事实上，可能还有许多对他有利的说法（相传他曾被调到佩斯，参与过全国警察局的事务），不过，但愿有关他的一些传说不致于损坏他的名声：有人说，凡是州府里发生的棘手的问题，他都能随机应变，应付自如，干得颇为得意。有一次，拉波勒迪的铁匠给他牵来一头小牛作为答谢礼物，他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说：“你把我看作什么人啦？要我喂养这头小牛吗？难道你不会把它的妈妈也一起牵来？”

“卢希奈伊的事件既幼稚又简单，”过了三天，迪里斯克伊看完状纸和无头帖后，更加自信地说。“我肯定很快就能破案。”

“好极了！我非常高兴，”年轻的警察局长回答。“我想借此机会开始我的官场生涯呢。”

“我的朋友，这种生涯并不好。别人想摆脱还

摆脱不了呢！”

“我总得跟我目前的状况断绝关系呐。对于玩纸牌，我已经厌倦透了。呆在家里管理田产，我又没有兴趣。而我总得干点事呀！”

“那么您就回到女人身边去嘛！”

“再不去了！”松杜尼喊叫起来，摆出一副对女人谟不关心的神态。

“那好。我们准备准备，一起去把卢希奈伊的案子弄个水落石出。”

一天早上，他们乘马车出发了，还捎带上那位高度近视的书记员荷马勒·卓利。卓利有边用笔写字，边用鼻子擦掉字的本事，他正是以此出名的。

“对于这个案子，我们从何着手呢？”在路上，松杜尼问道。

“就从牧师那儿下手吧，我们先到他家去！”迪里斯克伊回答。

卢希奈伊村的牧师叫巴林柯·苏姆尔，是位英俊的年轻人，长着一只鹰钩鼻子，一双蓝眼睛，高个子，身材魁梧；一句话，他是位招人喜欢的牧师，正像俗话所说：是女人挑选的对象。

松杜尼和颜悦色地问他：

“您今年多大年纪啦？”

“三十。”

“什么时候担任神职的？”

“已经三年了。”

“什么时候结的婚？”

“今天正好满两个月。”

“（是美好的蜜月呀！）关于这件事，您对谁都不怀疑吗？”

“都不怀疑。”

“然而，”迪里斯克伊从中插话说，“尊敬的先生，看来有人恨您呢！”

“那是可能的，”巴林柯讷讷地说，口气很不肯定。

“您没有仇敌吗？”迪里斯克伊又问他，“过去或者现在有没有人恨您？”

牧师思索了一会，说：

“据我所知，没有人恨我。”

“那么，这就奇怪罗。让我们想想（他边说边捻胡须），无头帖上讲的许多事，只有那些信得过的、熟悉内情的人才会知道。您的仆人都是谁呢？”

“一位管家，他现在还留在我这里。还有两个女仆，全都走了。”

“她们叫什么名字？”

“一个叫奇茨卡·玛克托连娜，另一个叫斯特里尼克·安娜。”

“现在她们在哪儿？”

“据我所知，她们俩都在各自的家里。”

荷马勒·卓利把他们的对话一字不漏地全都记在记录本上。牧师在上面签了字。

“瞧！这就是第一份材料，”松杜尼手里挥舞着那个记录本，开玩笑地说，“是我当警察局长时搞的。”

“是的。不过材料还不够充分！”迪里斯克伊说，看样子他的情绪不太好。“尊敬的牧师先生，您再不知道别的什么了吗？”

“再不知道了，”牧师回答。

“这么说，我们的事情进展不大罗？”州警察局长以一种不懂公务的新手的幼稚口吻回道。他有点犯愁呢。

“别担心，朋友！要是您把老狐狸引出了洞，在抓不到它任何把柄之前，就不要让它回洞。”

“也就是说，您对破案还抱有希望？”

“我先头已经讲了，全部经过都是幼稚的。您等着吧，那个作案的坏蛋今天就会上钩。因为这些无头帖肯定是那个受不了失望折磨的人写的。这个人就住在村里。在图特人的村子里，有几个人会写字呢？好，就算有五十个吧，我们得把他们统统叫来。”

“是的，您想得真周到。不过，现在村子在哪儿呢？”

瞧，村子里到处是被烟火熏黑了的残垣断壁，这里或者那里是一堆堆灰烬，还有烧剩下的家具、器皿和箱子。村子里大约还有一半房屋是完整的，但是屋里空荡荡，看不见半个人影。

“唔，村子在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去吧！”迪里斯克伊回答。“尊敬的牧师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派一个人，领我们到村民居住的地方去呢？”

巴林柯·苏姆尔向他们推荐教区委员米库里克先生。

这时，米库里克先生正好在庭院里抽烟。他是个乾瘦乾瘦的人（人们嘲笑他是鳊鱼不是没有道理的），象一只布达的梨子，又象一只用画笔描画的鸟；他那双闪烁的小眼珠骨碌骨碌转，象两个弹球。

他下身穿着一条刚洗过的呢子短裤，上身却披一件教区委员常穿的咖啡色上衣。

老爷们让他坐在车子前座上，以便指点车子在不易辨认出道路的田野小径上行走。这么一来，公差只好跟随在车子后面步行了，因为车子前座已经容纳不下人。

“尊敬的先生，至于村子么，是有两个呢。”

教区委员对州府来的老爷们说。

“都在什么地方？”

“一个叫‘波库罗’，远在深山里呐；另一个就在这里的葡萄架下，或者说分散在李子树林里。”

“问题是，”松杜克说，“村长和村文书都住在哪里？”

“他们就住在这里的葡萄架下。”

“那么，我们先到他们那里去吧！”

原始生活

州府的老爷们光临这样的穷乡僻壤，无疑是件大事。消息立刻传开了。人们都在探头探脑，交头接耳。老爷们已经到了，教堂的钟声还没有响，这还了得！村民们都大大紧张起来。凡事都得考虑周到呀！维护本村荣誉是村民的本份嘛！人们向公差打听，老爷们喜欢吃些什么，有何嗜好（如果公差亚诺什有点头脑，也应趁机把自己的嗜好告诉村民）。村长吩咐几个青年赶快上马：一个到城里去买肉，一个去取一副新纸牌，一个去打酒。很显然，村里什么都没有，州府来的老爷们是不会高兴的。

松杜尼一行的到来，果然使村民忙碌起来，因为得给他们准备一切呀！村里的文书在苜蓿地尽头

为他们布置了一个正式的办公场所；那里有几棵白杨树，无数银白色小叶子在微风中摇晃。村文书领人在树荫下摆了三张桌子。桌子的左边，妇女们用柔软的帆布搭起临时床铺。倘若老爷们在午餐后有兴致，就可以在那上面打个盹儿。

是的，在午餐之后——但是，在哪儿准备午餐呢？这就需要有一块比较宽敞的地方了。哎唷，孩子们，快，快，你们快去野地支个炉灶，然后快坐上大车到村子去，把米库里克·娅波罗柯叫来。她的烹饪技术是远近闻名的。如果能吃上娅波罗柯亲手做的饭菜，连国王也要不住地用舌头舐嘴巴呢。

然后，公差紧张地跑遍田野和附近的山谷，通知村民说，根据州警察局长的命令，凡是能读会写的人都必须到州府老爷跟前对笔迹。谁胆敢不来，就没有他的好处。

炉灶准备好了。村民们也开始从四面八方往这里聚集；老人、小伙子、小媳妇、姑娘，还有小孩子全都来了。

“先生们，我们开始工作吧！”警察局长说着，把无头帖拿出来，递一份给迪里斯克伊，一份给荷马勒·卓利；他们看完后把无头帖放在桌面上。警察局长笑着问迪里斯克伊：

“是不是先从女人开始？”

“那当然！”迪里斯克伊回答。“如果她们能读会写，她们就会成为世界头号假正经。搞这一套是这类人的拿手好戏。我倒想知道，写这些无头帖的，为什么不是一个女人？对此，我早就有怀疑了。”

“噢！”大家好奇地喊叫起来。

“您是不是猜着啦？”松杜尼贴着他的耳朵问。

“嘘，我什么也不能对您说。我认为，只要一对笔迹，什么都清楚了。等一会儿，您就能看到。现在，我们开始吧！”

图特人按照次序来到桌子旁；走在前面的是几位长着栗色头发、瘦长个子的男青年，还有几位头发往后梳的老年人。随后是妇女们。那些上了年纪的妇女没有一个识字的。年轻、矫健的妇女们穿着绿裙子，腰间束一条杂花腰带，面露淘气的微笑。村长和公差站在一旁监视着村民。

迪里斯克伊把笔放到一个看样子身体还挺硬朗的老人手里，对他说：

“你给我这样写：上帝的仆人！无头帖的开头就是这么写的。”

笔在老者长着厚茧子的手里颤动着。字体歪歪扭扭，颇象狐狸的尾巴。

“洪水①到来之前，人们就是这样写的，”迪

① 据《圣经·创世记》记载，上帝因世人有罪，降洪水灭世时，义人挪亚遵上帝旨意，制造方舟，带领家人及留下的动物乘舟避难。这里的意思是自古以来。

里斯克伊微微一笑说。“你可以走了。下一个！”

现在轮到一个脸上长麻点的小伙子。他刚刚写了几个字母，迪里斯克伊的眼睛便射出威胁的目光，大声叫喊：

“公差，把这个人抓起来！”

就在同一瞬间，书记员也激动地叫喊：纵火犯就在这里！

公差正朝迪里斯克伊那边跑过去，可是刚走了一步，就犹豫地站住了，他现在不知该抓谁好。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尊敬的州警察局长（仿佛是约好似的）也大声嚷嚷着推开自己身后的椅子，抓住站在他面前的那个胖子（瞧，他就是卢希奈伊村的毛皮匠库斯塔·马勒东）。库斯塔吓得连鹅毛笔也从手里掉落到地上去了。当然，这会给他带来不幸的。

“就是你，该上绞架的家伙！”警察局长说。

公差熟知州府的规矩：谁的官衔大，谁说哪个人是罪犯，那个人就是罪犯。于是，他朝毛皮匠奔去，用绳子捆住他的双手。可怜的库斯塔吓得脸无人色，拼命辩解说：

“我象只刚刚出生的羔羊，完全是清白无辜的！”

“无头帖就是你这个恶棍写的！”

“我连一个字都没有写。”

“既然是我看到了你的字体，你想抵赖也白搭。现在得把你捆起来。”

眼看事情就要这么办了，因为卢希奈伊村的屠户，库斯塔的死对头也站出来为州警察局长帮腔，事情不是闹着玩的咧！就在这时候，迪里斯克伊先生说话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老弟，别这么干，会乱了套的。我看过那些无头帖……我不会放过这个人的。”

“您听我说，”州警察局长象个激动的猎人，喘着气说，仿佛有人要把他击中的兔子抢走似的。“您来看，纵火犯的字迹不是这样的吗？”

“噢，我要抓的这个人写的字体跟您要抓的那个人的字体是一样呀！”

“拿来给我看看！”州警察局长叫喊着，把警官要抓的那个人写的纸条拿过去仔细观看着。

“这太奇怪了，马勒茨[1]叔叔。无头帖毕竟不可能由两个人写的呀！……”

“三个，尊敬的老爷，是三个，”书记员在这中间也插话说。“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份同样的字体。”

“要是这样，您就把那只蜥蜴逮住嘛！”松杜

---

① 迪里斯克伊，马勒东的爱称。

尼愤怒地说。

结果，他们三个人只好面面相觑。只有村长塞库罗先生笑着说：

"呵，尊敬的先生们还想象不出其中的原委吗？事情很清楚嘛。全村的人只能写两种字体。老年人的字体是模仿故去的教堂唱诗班领唱人的字体，而年青人的字体是从现在的教堂唱诗班领唱人那里学来的。"

村长讲的话是对的。村民的字体不可能有什么独特的标记。那个老的赞美诗领唱人赫罗瓦茨·丹尼尔教士虽说已经故去，但他的字体依然活着，就象他在唱诗班里的功绩一样，是不朽的。然而有人认为，无头帖的字体是现任教堂赞美诗领唱人布鲁耶克·马加什教士教出来的徒弟的字体。

老爷们立即派人去把布鲁耶克·马加什叫来（这并不难，只要把声音放高些，他就能听到；他正在比斯库柘·亚诺什家的庭院前面半躺着吸烟呢！），也许他能把他的学生认出来。

"这些字体全都是一个样的，"他看了一遍，耸耸肩膀，骄傲地说，"因为我是个喜欢一个模样的人。我教给他们的也是一个模样的东西。他们之间谁也不比谁高明。"

（这就是好心人布鲁耶克·马加什对平等的理

解。）

“要是我们在太阳光底下都没能把卢希奈伊这桩复杂的案子弄个水落石出，我们就只好丢掉乌纱帽啦！”松杜尼抱怨说。“唉，现在一切全完啦！”

“完不了。刚才我们研究的方向错了，那倒是真的。不过，我不会就此罢休，不再去作其他方面的考虑。您不要失望，让我采取别的行动好了。首先，无论如何我们得把办公地点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因为风马上就要把炉灶那儿的烟往这里吹，这么一来，烟就会迷住我们的眼睛。”迪里斯克伊说。

果然不错，临时砌成的炉灶里的火燃烧得正旺，蓝烟腾腾，直冲天际；炉膛里的火焰在欢乐地跳动。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正在那里忙活着；她削土豆，剥大葱，切肉；把锅里煮好的食物放进盘子里去。同炊烟一起飘过来的是肉香和灌木丛里草莓的清香。

“那就是米库里克·娅波罗尼卡①，”村文书敦请老爷们注意那个女子。“她烧的菜味道可好啦，很少有人比得上她。”

“照您这么说，呆一会儿我们就能尝到一个漂亮女人做的午餐罗！”松杜尼说。

① 米库里克·娅波罗柯的昵称。

"她还是个姑娘呢！"布鲁耶克教士打断他的话说。这时，他正在悠闲地站在老爷们的身边。

"离得远了点儿，"迪里斯克伊老头说，"老弟，我们不过去看看她吗？"

"要是她跟她老子一个样，就不用再费功夫了，"松杜尼冷漠地回了一句。"她父亲不就是那个领我们到这儿来的教区委员吗？"

"正是。他是个专门给马匹改头换面的人。"村长说。

"那是什么样的手艺？"

"那并不是一门好手艺，"村文书说。"但现在老头已经洗手不干了。他成了个诚实的人，有了财产，还担任教区委员职务。"

"他是怎样给马匹改头换面的呢？"州警察局长对此很感兴趣。这时，迪里斯克伊已踱到灶边去，把他的烟斗点燃。

"没有一个地方的马市是他没有去过的。"

"就是说，跟马贩子差不多，对吗？"

"可是他从来没有买过一匹马，"村长接过话茬，开始叙述："散集后，他就收罗那些没有顾主的马匹的执照，拿去让征税员盖上日戳。这时，那些马的主人便一窝蜂向他涌去，他只要花上四个或

者五个克罗耳查① 就能买到一张执照。不言而喻，散集后谁都不要这些执照② 了。”

“这家伙大概是疯子，不然的话，他要那些玩艺儿干吗？”

“尊敬的先生，附近有的是盗马贼。他们偷来一匹比一匹漂亮的马儿。米库里克先生的收入就是建立在这种买卖上的。很明显，没有执照的马匹，正经人是不愿意买的，即使肯买，也不会出高价。要是有了执照，说明马匹的来路是正当的，就能卖到高于没有执照的马的六倍价钱。”

“我开始有点明白其中的奥妙了！”松杜尼叫喊着，睁大了眼睛。

“那些盗马贼找上米库里克，让他去看他们偷来的马。然后他在大铁箱子里找出同那些马的毛色相符的执照；有说明马是栗色的执照，也有说明马是灰色的执照。在上千张执照里总能找出跟所有马匹相符合的执照的。那些盗马贼每张执照付给他五个福林③ 。这样，那些偷来的马匹立即变成从诚实人那里购买的牲口。至于那些标有马的特征的

① 匈牙利最小的旧辅币。

② 集市上没有顾主的马匹，意思是老弱的牲口，卖不出去，只好送去屠宰场，因此，执照自然也就没用了。

③ 匈牙利币名，一九四五年以前，一福林等于一百克罗查。

执照，他竟索价十个福林。后来有人向法院告发……事情总是在变化……”

“那是自然的。他没有被关进监狱里去吗？”

“才不会呢。他懂得用别的方法来解脱自己。”

“怎么，法律惩处不了他吗？”

“用不着等法律来找他，他就骑在偷来的马背上溜了！”

“啊，真有意思，”松杜尼惊讶地叫喊。“他那么些收罗来的执照后来怎么样了？”

“那些执照后来被法院没收了。打那以后，米库里克先生彻底改邪归正。至少现在没有听说有人告发他。”

在松杜尼通过这种方式来增进自己的行政管理知识时，迪里斯克伊老先生已经从炉灶那边蹒跚着回来了。

“哦，尊贵的先生，您找到什么线索啦？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对吗？”村长问。

“一只有价值的小狗，”他快活地回答，还用舌头“得”地弹了一下。“咦，要是我年轻一些就好罗！”

“老叔，您今年多大岁数啦？”州警察局长追问。

“顽固的四十。”

“那未免过时啦！”村文书插嘴说，用讽刺的眼光盯住老迪里斯克伊。

“唉！我得承认，十六年前，我就是这个岁数了。现在，我已经不受情欲的驱使。我感到痛心，因为我不得不到那儿去，为的是要正式跟那个姑娘谈一谈。”

“是正式吗？”在场的人都笑着追问他。“好一块‘官府’的遮羞布呀！”

“不骗您们，除了开玩笑，我不可能跟她说别的，因为那里有许多双机灵的眼睛。”

“唉，您想跟她说什么呢？”州警察局长好奇地问。

“我想问问她，她本人会不会织点什么。”

他的话音刚落，大家立刻笑了起来。警官先生真够幽默呀！

“只要您需要，”松杜尼说，“她当然会罗！”

“不，不，不是那个意思。我真的需要一个会编编织织的人。”

“娅波罗尼卡是会的，”村文书说。他一直摸不透，迪里斯克伊先生是不是在开玩笑。

“请您把她叫过来一会儿。”

村文书亲自去叫她。他说，这种姑娘害怕到老爷跟前来；因此，他得亲自去给她打打气。

"呵，她还是一只纯洁的小羊羔呢！"松杜尼挖苦地说。

她很快就来了，迈着犹豫不决的步子。一双闪烁着魅力的又大又黑的眼睛低垂着。走到半道上，她摘下那条厨娘裹在头上的绣花巾，象那些贵夫人拿下披着的大围巾似的，也随便搭在滚圆的手臂上。

她下身穿着长裙，可又不象这里的村妇穿的那种裙子。她穿的裙子长及脚踝。她的辫子不是垂在背上，而是巧妙地盘在头上。她身段苗条，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显然有点做作，但说实话，这时候连孔雀也比不上她好看呢。

"一只真正的小羚羊！"当她走过来时，在场的男人都在咬耳朵。

她棕色的脸蛋泛起红晕，小小的脑门光滑得象大理石，眉毛的上方显出一道皱纹。一张椭圆形的脸孔透出男人般的气概，说明她是经过风霜的。的确，在卢希奈伊村，姑娘们都是在艰苦的环境里长大的。

松杜尼本已疲惫的面孔顿时容光焕发。哎唷，她真漂亮呀！

"孩子，我所以叫你来，"迪里斯克伊温和地对她说，"是想要你帮点忙。咦，别害怕，我们不

是坏人，村文书先生说，你很会织东西。”

“是的，俺会。”她做了一个讨人喜欢的动作，回答说。

“孩子，那你就把织针拿出来吧，带在身边吗？”

“不，放在家里呢。”

“等一会儿我们派公差去取。你在这里还有好多活要干呢。”

“不，不，”她边说边做了一个推托的手势。“俺自己去取。别人是找不着的。再说，俺家离这儿也不远。俺们就住在村边。”

“你们没有迁出来吗？”

“俺们家是石头房子，火烧不着；再说，屋顶是用瓦盖的呢。”

迪里斯克伊向公差点头示意，说：

“你陪这位姑娘去走一趟，”然后悄悄地对公差说，“路上不要让她跟别人说起织针的事。要保守秘密。”

在这种场合，迪里斯克伊的举动更加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因此，他几乎招来一场围攻。

“真是无法理解！”村长喃喃地说。

“您要干什么，我一点也想象不出来。”荷马勒·卓利沉思着说。

“尊贵的先生，您不妨告诉我们嘛！”村文书的口气十分恳切。“人多眼亮，自然也能看得更清楚。难道说我们就不能参与此事吗？”

“先生们，您们懂不懂得需要等待呢？”迪里斯克伊微微一笑问道。

“我们不懂，”松杜尼不耐烦地跺着脚说，好奇心使他实在忍受不了了。

“嗯，可是我懂，我得等待她把织针拿来！”

他愈是鬼鬼祟祟，做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就愈发挑起人们想要知道的欲望。但是，即使他们拿来钳子，使出各种手段，此时此刻也休想从他嘴里夹出半点秘密。末了，松杜尼挖苦他说：

“您真不愧具有警察的头脑。亏您想得出来，叫她去取织针，又想保密。一想到这，我禁不住要哈哈大笑。在路上还不让别人知道，哈、哈、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米库里克的女儿回家取织针，这也算得上头等机密？下午，她就会给您织好一顶睡帽，不是吗？”

“您说的要不是气话，那就好极了。我看得出来，再这样下去，我会被您搞得不得安宁的。唔，在他们回来之前，我到搭帐篷的村子里去散散步。”

“我同您一块儿去，我也要到那里走走。”州

警察局长说。

“好吧。我看见这儿有只号角，要是那个姑娘回来了，就请您们吹响它。”警官对村长等人说。

灰烬几乎覆盖着整个田野，连青草的根部也被染黑了。风一吹，树枝上的灰烬簌簌往下落。帐篷自然也被灰烬染黑了。到处都有红公鸡留下的足迹，仿佛要向人们证明，它曾到此地一游，并用黑体字母写下自己的姓名……

顽皮的图特村童正在炉灶前面玩耍。他们是那样欢快，似乎不知道红公鸡曾飞到这里把村子毁坏似的。他们用泥巴捏成小人，在泥人身上杵了个洞，用绳子穿上，挂在木板上，然后对着小泥人振振有词地念起咒来：“小泥人，小泥人，你象贝斯特勒赤城的教堂钟声那样吼叫吧！要不，你就叫得比钟声更响亮些。”接着，孩子们又用土豆蔓穿着一个绿扣子，挂在树叉上，说：“小扣子，小扣子，你象只小铅球，快快跑！”瞧，小扣子果然来回跑动了。呵，瞧这些小强盗，他们多会作乐呀！

在李子树林里，李子树一棵挨着一棵，白色的小李子象在空中飘荡的轻舟；远远望去，又象白天鹅在天空遨游。这里才是真正的神仙乐园呢。在两棵树的粗壮枝叉之间系着一条条白布单子，上面放着吃奶的婴儿。孩子的母亲去锄地时，婴儿便舒适

地躺在树荫下的白布单摇篮里；风儿轻轻地摇动着树枝，树叶子给他们唱催眠曲，两头系在树枝上的白布单小床，也随风荡漾。

……倘若有人偷偷溜到这里，把这些无人照看的婴儿都掉过个儿的话，我的上帝，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大多数茅屋里都空无一人，只留下一两个孩子看家。

"家里大人都到哪儿去了？"迪里斯克伊用亲昵的口吻问一个看家的小家伙。在这方面，他是很有办法的。

"都出去了，各干各的去了。我母亲到草地去刈草。我祖母去磨坊磨面。我父亲到法律面前去了；上头来的人正在那里找纵火犯呢。"小家伙有条不紊地回答。

"你听到什么了？那个纵火犯找着了没有？"

"怎么能找着呢？大伙都说，下来的老爷们什么都不知道。要是他们不去向赫鲁巴克老头求教，一辈子也休想找着。"

"哦，看来我们还得说些恭维话呢！"松杜尼对迪里斯克伊说。

"这倒用不着……喏，这里不是站着一个小伙子吗？你说说，赫鲁巴克是谁？"迪里斯克伊向他

打听。

“不知道，”小伙子生气地说。然后从他们面前跑过去，吹了声口哨，蹭蹭上了树，坐在一根树杈上。

州府的老爷们继续往前走，等遇见另一个人时才收住脚步，同他攀谈起来。

那是个身体有点虚胖的庄稼汉，歪躺在摊在自家茅屋前面的一领毛皮大衣上面。

“老乡，身体不合适吗？”

“尊敬的老爷，俺害寒热病哪！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他回答的时候，牙齿还在打战。

“是的，这病可讨厌啦！你没有抓点药吃吗？”

“要是还住在村里，俺这病兴许早就好了。可这里没有能治病的好药。俗话说，世界是个有九千人在九座坟墓上打滚的地方。可俺们这个穷狗窝连一座坟墓都没有。”

“你估计大家要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呢？”

那个生病的庄稼汉长叹了一口气，说：

“唉，要烧，就叫它烧个精光得了。俺们现在都烦透啦！大伙也想开了，等天气暖和了，就动手盖新房。”

说真的，这位生病的老乡倒是个乐天派。

葡萄园的尽头，有棵枯死了的大樱桃树；就在

那里，呈现出一片最原始的五光十色的画面：用细绳子系在树身上的一束杜松枝①，招揽了不少行人。

“瞧，这是一家地点适中的酒店。”

是的，机智的犹太人柯恩·莫尔索性把买卖搬到这里来了。在这里开酒店用不着大的家什，只需要一桶白酒和一根粉笔就可以开张了。

柯恩·莫尔站在酒桶旁，正在跟人进行复杂的讨价还价；要价人正好被一丛灌木挡住，因此，没有注意到正朝酒店走去的老爷们。

“两个福林，你卖不卖？”柯恩·莫尔用肯定的语调问道。

“真是厚颜无耻！”对方愤愤不平地说。“一份执照只给两个福林，亏你说得出口！”

“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犹太人尖叫起来。“我早就算好了，它顶多能卖六个福林；我得从中赚四个福林，这才同意给你两个福林。”

（这完全是犹太人的逻辑——迪里斯克伊微笑着用胳膊肘碰了碰州警察局长。嘘，别作声！）

“让上帝惩罚你！”现在，那个人又说了。“你就给六个福林吧！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要六个

---

① 乡村酒店的标记。

福林才卖。”

“这种买卖我从来还没有做过呢！”莫尔先生说，“这样吧，我出四个福林，要是你让我还价的话。”

“少一分钱我也不卖。实在不能再便宜了。”

就在这一瞬间，远处传来了号角声。

“他们在催我们回去呢，我们走吧！”松杜尼赶紧说。

“不，不，我对这儿的对话感到好奇。要是不听完，我就不走。瞧，那个犹太人发现我们了……瞧，他吓得向那个家伙比比划划。喏，那个坏蛋溜了。唉呀呀！唉呀呀！”

“甭管他，马勒茨叔叔，”松杜尼神态高傲，话里带刺地说，“您用不着什么都要知道呀！这桩事只要我知道就够了。”

“您知道什么？”

“我知道，那个跑掉的人是谁，也知道刚才他们说些什么。”

“您不可能知道，米斯柯① 老弟。您说说，那个人是谁？”

“米库里克·亚诺什。”

---

① 松杜尼·米哈依的爱称。

“还有执照和马匹的事呢？”

“我也清楚了，”他以胜利者的口吻说。“我跟您实说了吧，我已经盘算好了，我要整个州的人都为这桩事大吃一惊！”

“别开玩笑了，米斯柯老弟！”迪里斯克伊说，脸上露出想打探的神色，其中还包含着忌妒和怀疑。

“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您现在不能说出来让我听听吗？”

“这跟纵火案无关。我们走吧！”

“我看，您这是想报复我，只因为我不肯对您谈我的计划。我们要不要交换想法？”

“没有必要了。您的想法我也猜出八分啦。”

“我可以向您透个气，我的想法非常美妙。我想，这个案子既简单又有趣。”

告密的棉线

他们回到原地时，米库里克的女儿已经带来织针在等候他们。

“把其他村民全打发走，”迪里斯克伊吩咐村长说，“我们不需要他们了。他们留在这里反而碍事。”

“不需要询问他们了吗？”村长问道。

“下午，书记员再讯问一些人之后，就可以结束了。首先，得问那些发生火灾时最先来到现场的人，再就是巴林柯·苏姆尔过去的仆人；我已经记下她们的姓名，一个叫奇茨卡·玛克托连娜，另一个叫斯特里尼克·安娜。”

“她们俩都住在山里的村子里，那个村子叫波库拉。”

“必要的话，我们会去的。现在，我们开始工作吧！您把所有在场的村民都打发走。”

村长一声令下，吵吵嚷嚷的人群全被轰走了。桌子旁边没有别人，只剩下三位州府来的老爷和公差，还有村长、村文书和布鲁耶克·马加什，他是留下来负责膳食工作的；不言而喻，这是眼下最有油水的职务。

“娅波罗柯，走近些！”迪里斯克伊把脸一沉，用严厉的语气对她说。“你用不着害怕。现在，你是这里最重要的人物哩，坐到桌边来吧！”

说完，他把手伸进上衣里面的口袋。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屏息以待。他从衣兜里掏出无头帖，小心翼翼地解开缠在上头的线绳。

“这是棉线，”他慢吞吞地说，令人感到窒息。“我在家里用放大镜仔细看过了，可以肯定是

棉线。”

在场的人无不流露出失望的神情。本来，大家都以为他会拿出不寻常的证据呢。

“我怀疑，”他继续说，“这些线是从一种长统袜子上拆下来的。”

“完全有可能，”村长嘟哝着。

“等一会儿我们就清楚了。喂，娅波罗柯，你把这些棉线拿去，再把它织成长统袜子。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原来长统袜子的颜色和样子。这是那个纵火犯料想不到的。嘻、嘻、嘻！”

“真见鬼！”村文书叫喊道。“这个想法不赖，是个聪明的主意！”

米库里克·娅波罗尼卡接过棉线，织针开始在她那双纤细白皙的手指中间来回飞舞。大家的眼睛都在望着她。也许她的手在哆嗦呢。

“用不着这么快呀！”村文书提醒她说。

“这个姑娘正在闹恋爱呢！”村长塞库罗跟她打趣说。“看她的人越多，她心里的火就烧得越旺。”

娅波罗柯臊得连耳根都红了，手更加哆嗦起来。瞧，就在这当儿，线断了。

“别围着看她啦，别扰乱她呀！”松杜尼出面干涉了。“要是我们的眼睛把她‘吃’了，她还能

织什么呢？”

可是，他自己的眼睛也没有离开过这个美丽的姑娘！

要完成州府指派的编织工作是很困难的（不过，这同上面摊派的其他工作也是一样的哪！）。总共有七、八双粗野、贪婪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棉线显现出原来的真面目：原来是从一双黄蓝颜色长统袜子上拆下来的线团，有半个巴掌大小。

“找着线索了，”村长喊了起来。“我认得这种可怕的长统袜子。”

“您要是认识，那太好了。在城里，犹太人都在家门口出卖这种长统袜子。依我的浅见，线索还很不清楚。不过，总比什么线索都没有强。尤其是在卢希奈伊，穿得起这种长统袜子的大概没有几个。”迪里斯克伊说。

村长马上掰着手指数起来：

“村里穿长统袜子的人家有：牧师太太，一家；毛皮匠的老婆，两家；磨房主的老婆和女儿，三家；犹太商人的老婆和母亲，四家；还有娅波罗柯姑娘也穿……”

听到这话，娅波罗柯的脸红得象根点燃的蜡烛头。

“娅波罗柯，你可以到炉灶那儿去了，”迪里斯克伊打断村长的话，对她说，“你辛苦了，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工作。”

娅波罗柯刚走开，他又说：

“村长先生，请接着说下去，还有谁穿长统袜子呢？”

“还有我的老姿；除此之外，村子里再没有别的人家的妇女穿长统袜子了。”

“看来，您对村里的底细了如指掌咧。”

“这是村长的职责嘛！”

“不错。可是，对女人腿脚肥瘦的了解，就不属于村长的职权范围罗。过一会儿，我要专程去请教村长太太。得了，玩笑开够了。您们同公差还是趁热打铁，到刚才提到的几家人家挨个搜查搜查。”

“要是我们找到了，怎么处置呢？”

“倘若在哪一家搜查出这种颜色的长统袜子，就把那家的女人统统抓起来。即使袜子拆了，也要把物主抓住。”

“哼，好戏还在后头呢！”出发前，村长嘟囔着。“我得去搜查我老婆的衣物了。”

迪里斯克伊目送他们离去，然后傲慢地说：

“现在，我已经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可以松口气了。”

仿佛要证明他现时的心境是多么的平静，他满满地装了一锅烟，又从装有文书的外衣口袋里摸出火柴。

“现在点烟可不是时候，马勒茨叔叔。我看见漂亮的娅波罗柯正在收拾桌子哩。看来马上就开饭了。”

“时间宝贵哪，米斯柯老弟！等她摆好桌子，我也该抽完半锅烟了。”

瞧，就在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些废纸片时，突然白着脸惊叫起来！

“哦，我该变成不诚实的人了。太可怕啦！”

迪里斯克伊脖子的血管在膨胀，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动，眼睛里充满血丝。

“我的上帝，到底出了什么事啦？”

“您拿去念吧！”他喘着气，把手里的一个纸团塞给松杜尼。

松杜尼把纸团摊开，扯平整。呵，那些同无头帖一模一样的字母象魔鬼似的出现在他眼前。他们象一群欢乐的小魔鬼，正在白纸条上跳舞呢。纸条上这样写着：

“你是一头长着褐色胡子的贪婪的公山羊！（唉，这倒是个漂亮的小标题！）倘若你不立即停止调查，硬把你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圈子里来，当心

你的房子、家什会统统被烧掉。我们要叫你的妻子知道，你是个专爱粘花惹草的家伙。我们很清楚你这个老罪犯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缺德事。实话告诉你，耶连奈伊地方的许多小媳妇正要告发你呢。”

“这是无耻的诽谤！”松杜尼说。“您在什么地方找着这张纸的？”

“我自己的口袋里。”

“这样的事我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呢！”

“这恶棍到底有几颗脑袋！”迪里斯克伊大叫起来：“死到临头，他怎么还敢这样使坏呢？”

“我亲爱的大叔，传出去会被人取笑的。”

“被取笑的不是我，”老头打了个喷嚏，说：“而是法律、州府，甚至是国王本人。”

“不难看出，这是那个纵火犯或者他的帮凶干的。他们就躲藏在我们周围。可是，他们是谁？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在十九世纪不该出现这样的怪事。亲爱的老弟，我说村子是魔鬼放火烧的。”

“这个结论是官府所不能接受的，”荷马勒·卓利结结巴巴地说。

“只有魔鬼才会这样机灵、能干，或者……”

“也许是一个女人干的。”

“要是这样，不但官府不能接受，就连魔鬼也

不会接受。”

这时候，远处传来了娅波罗柯银铃般清脆的声音：

“文书先生，饭菜准备好嘞！”

厨娘本人也慢条斯理，一扭一扭地走过来，可表面上仍显出一副恭顺的模样。

“全准备好了，请吧！”她对他们说。

是的，现在该是吃午饭的时候了。牧羊人早已踩着自己的身影，在卢希奈伊，这意味着到中午了。开饭时间稍稍耽误了点儿，那是因为刚才那些事情妨碍了厨娘的工作。

没关系，现在一切都很顺利，足够补偿尊贵老爷们的损失。菜肴味道很好，只不过稍稍辣了一点，可是，红烧羊肉却是真正的佳肴。还有，吃起来嘎巴嘎巴响的炸面卷的味道如何呢？那就无需多费笔墨形容了。

老爷们按等级就座。布鲁耶克坐在末座。开饭前，他就尝遍了所有的菜肴，业已知晓该先上哪一道菜。这就赋予他一种高贵的义务，对端上来的每一道菜都评论一番。

也许他在暗自思忖，这顿饭似乎还缺少点什么，可是，嘴上仍以雄辩家的姿态高度评价上桌的菜肴，以增进大家的食欲。他不止一、两次地捏捏娅

波罗柯的脸蛋说：“看来得把你的小手镀上金子才好呢！”在吃红烧羊肉这道菜之前，按习惯要先念一段祝词。这时候，酒劲已经使他的头脑有点迷糊了，他就信口胡诌一通。酒虽然有些发酸，他仍然是杯不离口。等到上辣子鱼时，他的话变得有点刻薄了，看来是辣椒太辣，他的舌头受不了的缘故。他说：“狗娘养的，这种鱼，象是我们圣主耶稣赐给的。”（因为辣椒太辣，他没能吃好这道圣经上的名菜。）

总之，大家对这顿午饭都很满意。只有迪里斯克伊神情不安地盯着那条田野小径，看公差是否同村长回来了。那是他的最后一线希望。要是连这点希望也落空了，他真的就没有招数啦，只好等到晚上回到家里叫人嘲笑了。天啊，在俱乐部里，为了这张偷偷塞进他口袋里的无头帖，人们会给他编造出多少难听的笑话！他一想到这，不由得咬牙切齿，怒冲冲地说：“哼，等着吧，那个恶棍会落在我手里的！”

松杜尼对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抱着冷漠的态度。他宁愿围着娅波罗柯打转，跟她调情（“咦，米斯柯老弟，您怎么老毛病又犯啦？”迪里斯克伊责备说）。

呵，等候的时间太长了。的确，等候是最难熬

的啊！村长他们终于在苜蓿地那里出现了。他们不是疾走，而是在溜达。这本身就是不祥的征兆。

“您们找到什么了吗？”迪里斯克伊用稍稍迟疑的声音问道。要是他们回答说有收获时，他会马上活跃起来的。

“尊贵的老爷，一无所得，没见到要找的那种长统袜子。”

“那么，就是说一切都是徒劳罗！”他嚷嚷着，一气之下把无头帖扔在地上。然后转过身对松杜克说：“老弟，要是您有能耐，您来干吧！我可是没辙了。”

“我也没有主意呀！”松杜尼以一种冷淡得可怕的口气回答。

这时，布鲁耶克建议他们考虑一下周围的环境和情况，看看怎样能用最好的方法把凡是有嫌疑的人过一过筛子。

“教士先生，您说说看，”松杜尼幽默地说，“因为您比我们更会筛筛子呀！”

村长也有一个建议。他说：

“我们不妨去找那个老智叟，请他给出个主意。”

现在，迪里斯克伊象个落水的人，连根稻草也不放过。

“那个老智叟是谁？”他心里焦虑，但表面上还装做平静的样子。

“是位寿星老儿，住在山中的‘窝棚’里，一位真正的先知。村里人碰到解决不了的事，都去求他给出个主意。大伙称呼他赫鲁巴克。我做孩子时，曾经见过他一次。”

赫鲁巴克？迪里斯克伊先生想起来了，他同松杜尼去散步时遇见的那个小伙子，也提到过赫鲁巴克。这里的人们都相信，赫鲁巴克能给他们指出真正的线索。可是，谁能说出其中的奥妙呢？呵，赫鲁巴克的话就象上帝的话一样，在人们中间享有崇高的威信。这里是一个迷信盛行的国度，赫鲁巴克犹如传说中的巨人，屹立在神圣的山峰上，俯视着这一带乡村。一大片灰朦朦的浓雾笼罩着山巅，使人们产生一种沉重感，甚至觉得神志不清。从树林里的喧闹声中隐隐约约发出某种神秘的呼唤。

“到他那儿去怎么走？”迪里斯克伊问。

“坐车子去是不行的，最多能骑马去，因为那一带的路有些地方很陡。”

“村长先生，我们去吧，我能骑马。”

“到那里去不会错。回来的路上要经过‘波库罗’，在那里，尊贵的老爷们还得忙一阵子哩！”

“为什么叫‘波库罗’村呢？”

“我们原来的村子有一部分人迁到斯克里诺盆地去了。他们在那里选举了原卢希奈伊村的司库当村长。这么一来，我们这儿的村子叫塞库罗，他那里的村子叫波库罗。这么一来就区别开啦！”

“原来如此。不过，我听说您们之间不和，是吗？”

塞库罗笑了笑，说：

“他这人有些反复无常。尊贵的先生，您听说过那桩蠢事了吗？”

“什么事？”松杜尼好奇地问。

“尊贵的先生，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俩都是天主教徒，都去耶连奈伊的教堂做弥撒。波库罗很有点钱，也很骄横，老抱怨神父向主祈求福音时，总是提到我的名字。因此，有一次，他去找神父，答应给神父十枚金币，要是神父同意从此以后用‘波库罗’来代替‘塞库罗’的话。”

“闲话少说，我们还是赶紧动身吧！”迪里斯克伊显得有些不耐烦，催促着村长。“在波库罗村，我们还要传讯两个女证人呢。要是村长先生能够先行到那里去布置一下，就再好不过了，免得临时找不着她们。”

“要准备几匹马呢？”塞库罗村长问。

“我们来安排一下。书记员留在这里，讯问那

些发生火灾时先赶到现场的人。因为即使我们从他们嘴里得不到什么线索，对官府的档案库也有好处，说明这桩案件是经过全面调查的。村文书先生跟我们一道去，还有州警察局长先生……”

“我一步也不想动弹了，”松杜尼声言。“我就在这里等您。”

说完，他躺在用稻草铺的临时床铺上，嘴里吸着雪茄烟，望着天上的浮云，然后又看看娅波罗柯迷人的面孔和美丽的身段。

“哦，我可怎么办？”布鲁耶克先生站出来问。

“您留在这里，负责监护。要是有人想跟娅波罗柯打打闹闹，就叫他规矩点儿。”

“要是我也有这种兴趣呢？”

“您是神职人员，不允许这样做的。”

“噢，我的天哪！”布鲁耶克·马加什憨厚地笑着。“事情倒有点滑稽。我也是凡人嘛！可是，作为神职人员，我更加倍迷恋天使呢。”

“去您的！”娅波罗柯反对说。“谁稀罕要您这样的丑八怪鼻子？”

教士的鼻子的确有点红，不过，从什么时候开始，红被认为是丑的呢？

“哎哟，娅波罗柯妹子，”他感到委屈，叹了

口气说，“您并不总是对教会人士这样正经的呀！”

在慌乱中，娅波罗柯失手把一个瓷盘掉到地上，立刻摔碎了。在烧得正旺的炉灶里，仿佛有一双灰色眼睛在闪烁着。从这位有教养的布鲁耶克先生的话里，不难听出他也想染指娅波罗柯呢。

“别斗嘴啦，”村长开口了。“眼下要解决的难题是，谁知道去赫鲁巴克那里的道路？我可不认道呀！”

“我也不认得，”村文书说。“嗯，去找赫鲁巴克倒不错，可千万别走错了路。”

“俺认识路，”米库里克·娅波罗柯插话说。“俺到过那里，还不止一次呢。”

“你要领警官先生去，”塞库罗问道，“真的吗？”

“为什么不是真的？村长先生，给俺也备一匹马吧！”

“你敢骑马？”

“怎么不敢？”她格格地笑了起来，活泼得象一只斑鸠。

“不用鞍辔吧？”

“当然不用。”

这时，松杜尼一骨碌爬起来，说：

“那也给我牵一匹马来吧！”

先知赫鲁巴克

不一会儿，五匹善走山路的小种马驮着他们出发了。娅波罗柯挑选的那匹小马，跑起路来竟象她自己那样轻盈。马背上没有鞍鞯。但她坐在上面，活象小马儿的“姊姊”。她撅了一根细柳枝，扬了扬，说：“走呀，漂亮哥儿！”漂亮哥儿踏着碎步急速前进；骑在它背上的“姊姊”，袅娜多姿，从肩膀到腿脚，在波浪式的颠簸中象水蛇一样扭动着，十分妩媚动人。

老爷们几乎赶不上她。塞库罗穿一身绸衣服；为了讨好娅波罗柯，特意给她选了一匹最好的马。

的确，人们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窝棚”的。

“窝棚”——至少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就象阿尔弗勒德①平原农民的农舍那样，是边区图特人的住所。只要石头山的脚下露出一块不大的土地，那里就会出现一间小“窝棚”。人们就靠耕种这块土地过活。人们离开村子，来到这种土地上，白天干活，夜间住在“窝棚”里，直到把

① 匈牙利著名的大平原，位于东部地区。

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才回到村中自己的家。只有那些富户才有条件长年住在村里。因为他们土地多，而且是租赁给别人耕种的，要是地里庄稼被人偷了，而他那一份还是少不了的。穷人的境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在田野里能找到的东西是很少的。总而言之，村民们不得不在远离村子的地方弄几块地来耕种；于是，在光秃秃的丘陵地，在高高的石灰岩中间，便冒出一间白色的棚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窝棚”。在棚屋周围有些可以耕作的贫瘠的土地。只要把上面的石子弄走，就能清理出一块不大不小的地，够他们耕作一辈子。

但是，石子下面的黄黏土却向图特人提出抗议，带着责备的口吻说：“你们把我的石子搬走干吗？这里不会给你们长出东西来的。”人们在那里试种玫瑰、芋头、玉米。然而，这里的土质不欢迎它们，它们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原来的地方，也就是返回适合于这些诚实的植物生长的乐园里去。

但是，这里的土质对两种植物和动物却是例外。它喜欢它们。在这里，土豆和燕麦长得很好；土豆个头大，燕麦颗粒饱满。在这寒冷的山区，比平原地区为山羊和绵羊提供更多味美可口的青草。然而，这儿的土地不止一次地抱怨图特人没有很好保护和使用耕地。每当下大雨，或者暴雨哗哗往

下落时，就给这里的耕地带来毁坏性的灾难。雨水把表土冲刷走，还冲坍人们多年来用辛勤劳动砌成的石坝。人们又得象当年那样，把被冲垮的石块重新垒起来。勤劳的庄稼汉又得慢慢地从石头堆里清理出一块新的地块。

当州府的老爷们一行穿过一边是高山、另一边是悬崖峭壁的山路时，马儿只能缓慢地一步步往前走。有些地段的山路象华丽的服饰，滚着带毛的纬茅和小灌木丛的花边。灌木丛的后面，是阔叶桦树和傲慢的山毛榉树，它们的白叶子一闪一闪，可怜巴巴，象孤儿的头发，又象从光秃秃的土地上长的赘疣。在高山上，山泉哗哗往下流，把光怪陆离的小石子也一起冲下来。

有时候，路面骤然变得很狭窄，人和马只能象鹅儿那样，一踱一踱地往前走。娅波罗柯按辔缓行，腾出道来让村长走在头里。塞库罗离开了大伙，便催马朝波库罗村的方向走去。他得先行到那里去为迎接这些尊贵的老爷做好准备。这样一来，走在前面给老爷们领路的任务又落在娅波罗柯的身上了。她那美丽的头发被伸到路中央的一根树枝挂住，发夹子被拽掉了；于是，原来很巧妙地盘在头顶上的辫子松动了，落在她那雪白的肩膀上，淘气地来回甩动。

松杜尼催马赶到她身边。但是，很奇怪，她骑的那匹小灰马却站在悬崖上，一动不动。

“唉，娅波罗柯，”松杜尼叹了口气，说：“你这朵花万一在这里的狼群和老熊中间凋谢，那就糟了。”

当然，用模棱两可的话语跟娅波罗柯攀谈并不容易。有时，她的回答非常直截了当，不动声色，语调冷冰冰，而且很严厉，象把剪子，把话头绞断了。不过，赶上她高兴时，她的声调着实变得柔和动听。

“狼和熊对俺比人对俺还要好些哪！”她回答说。“它们从来不象人那样伤害过俺呢。”

“娅波罗柯，要是你肯动动脑子，一定能穿上绸缎衣裳，坐上四匹马拉的车子，会有许多仆人簇拥着你，替你开门，关门。”

姑娘叹了一口气，淡然地说：

“现在，俺什么都不需要了。”

“哎唷，难道你想去当修女不成？”

她把头低俯到马脖子上，用胳膊肘支撑着，双手托着下巴颏，偏着脑袋，乜斜着眼睛，从下往上打量着松杜尼。哎哟，这时候她的模样才迷人呢！

“也许比这更坏！”她温情地、然而却是悲伤地回答。

“娅波罗柯，你心里一定藏着什么伤心事。你必定正在为这事发愁。这从你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来。”

她象陷入梦幻，凝视着远处的树木和青草，沉默不语，更不回答松杜尼的问话。她让马儿放慢脚步，好让其他人赶上他们。松杜尼懊恼地咬着自己金色的唇髭，意思是说：“没有市场。”他还从来不曾被姑娘冷落过呢！

他们就这样默默无言地朝着赫里庞柯山路走去，走了很长时间。这里的路仿佛都是一个样子。四周寂然无声。由于大家都得时刻提心吊胆把好缰绳，顾不上说话，因此显得特别的乏味。突然间，从山的左边传来了图特人悠扬的歌声，不禁使他们高兴起来。歌词是这样的：

我的心上人为何如此傲慢？
他一无所有，既没有庄园，也没有牲口棚；
他皮带上的五个扣子是铜做的，
他身无分文，兜里揣的是块破石头。

“我嗅到一点人味了，”迪里斯克伊听到歌声后说。

“老爷，快到了。俺们快到赫鲁巴克住的窝棚

了，”娅波罗柯说。“现在，只要朝有人唱歌的方向走去就到了。”

过了一小会儿，歌声顿时消失了，跟着而来的是号啕的哭声，打破了山那边的沉寂。凭着对面远山上传来的杜鹃的叫声，可以推算出卢希奈伊人的寿命还有多长，这在许多书上都有过记载……

他们在一块象腊肉般的岩石旁边拐了个弯；刹那间，在他们面前，也就是岩石背面的一块平地上，出现了赫鲁巴克居住的低矮的窝棚。棚屋只有一扇小门，茅草做的棚顶已经百孔千疮，到处透风。这对厨房的炊烟倒挺方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往外冒。

在茅草屋旁边的一个树墩上，蹲着一个年迈妇女，她满脸皱纹，正在悲伤地抽搭呢。

“到了，”娅波罗柯说着，嗖地从漂亮哥儿背上跳下来。由于骑马，加上山里空气十分清新，她的脸蛋变得红扑扑的。她的话语有一股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迪里斯克伊同村文书都不约而同地互相对看了一会，接着他又同松杜尼交换了眼色。

随后，迪里斯克伊径直朝那个不停地抽抽搭搭的老妇人走去，问道：

“老妈妈，什么事使你哭得这样伤心呀？”

“俺怎能不哭呢？”她的胸脯一起一伏地喘着

气说。“俺爹打俺啦！”

“你父亲还活着？”迪里斯克伊不胜惊讶地问：“这怎么可能呢？”

“喏，喏！老奶奶，”娅波罗柯凑到她的身边，亲昵地安慰她说。“不值得把眼泪洒在地上的。老奶奶，您认识我吗？”

“俺怎么会不认识你呢？你不就是那个倒卖马匹执照的人的闺女吗？”

这时，从棚屋里又走出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翁，他是听到屋外的喧哗声，觉得纳闷才出来看看的。老人身体硬朗，满脸红光，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一只手拎着一双旧鞋，另一只手握着一把锥子；锥子是补鞋用的。

“怎么？”他瓮声瓮气地问：“老爷们光临，有什么事吗？”

迪里斯克伊对此感到惊讶不迭，忙问：

“您是这个女人的父亲吗？”

“是呀，真叫俺伤心哪！要是俺那死去的老伴生下一块石头，也比生她强。”

“您为什么要打她呢？”

“她不听俺的话，”他轻蔑地说，“俺干吗不打她呢？”

说完，老人又生气地抬起手，做了个还要打女

儿的架势。他举手时，宽宽的袖子落在肩上，露出筋肉粗壮的手臂。

“别号了，你这个贱东西！”他板着脸孔对女儿说：“在客人面前哭，还不觉得害羞。要是嫌打的不够，回头再揍你。”

“这可怜的女人犯了什么过错？”

“什么过错？”老人没好气地说。“她嘴里不停地哼哼情歌，跟猫儿玩得可来劲了，可就是不肯摇她爷爷睡觉。”

听他这么一说，迪里斯克伊叼在嘴里的烟斗差点掉在地上。

“您说什么？您还有父亲？”他疑心地叫了起来。

“为什么没有呢？人人都认得老赫鲁巴克嘛！”

“不要跟我开玩笑了。您父亲真的还健在么？”

“哎哟，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谁都有老子呀！”

接着，他粗鲁地对迪里斯克伊说：

“要是您老爷不信，就看看那儿吧！喏，躺在那棵松树下的。”

“他大约有多大岁数啦？”

“俺说不上来他有多大岁数。这么说吧，他吃面包比俺多吃了一倍。”

“那您这位姑娘呢？”

他略带轻视的口吻回答：

“您是问安曹勒柯吗？她能有多大呢？今年才六十嘛！老爷，光阴似箭，孩子都长大了。”

“我们能跟您父亲谈谈吗？”

“要是他没有睡着，怎么不能呢？不过，他近来常常打盹儿，这种时候，是很难唤醒他的。咱们来想想法子吧！”

“米斯柯，您不去吗？”迪里斯克伊问州警察局长。

“不，我不去，”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一屁股坐到娅波罗柯身旁的一根木头上。

“我已经知道谁是纵火犯，”他贴着她的耳朵说。

“是谁？”娅波罗柯压低声音问。

州警察局长更靠近她些，说：

“是你。”

娅波罗柯颤抖着，脸色唰的一下变得煞白。

“本来，我的心已经象潮湿的火绒，可是你放一把火又把它燃烧起来。娅波罗柯，我爱你呀！”

这时，姑娘象一只窒息了的小鸟，突然吸到一

口空气，抖动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去……那是多么美妙的小脑袋呀！

"跟我走吧，我要把你一起带走，"他满脸通红，热切地继续说。"我会为你作好安排，使你获得应有的身份，受到人们的尊重。"

"不，不，"她轻轻地说。"您放开俺吧！"

她随即跳了起来，象一头受惊的小鹿，飞快地朝松树奔去。

这时候，人们正好跟那位无所不知的赫鲁巴克谈话。他们走到他跟前时，他刚刚醒过来。赫鲁巴克躺在一个大木盆里，身体下面垫的是松软的破麻絮。他脑袋上连一根头发丝都不剩了，只见他头皮皱裂，乍一看，很象套着一顶棉线织成的帽子。他的眉毛很粗，在白睫毛下眨巴着的眼睛使他活象一只被魔鬼引诱到村边来的兔子。他的脸孔腊黄，只因他嘴里叼着烟斗，才表明他还属于这个世界；他吸着烟斗，象婴儿嘬着母亲的奶头。

"唉，你们是为那个纵火案来的吗？"他声音嘶哑、微弱，仿佛发自地底下的深处。

"是的，他们正是为那个案子来请教您的，"迪里斯克伊说。"您是位有经验的人，见多识广。"

"俺所以能知道许多事，是因为俺总是闭着眼

睛，竖着耳朵的缘故。好吧，你说说，到目前为止，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先知赫鲁巴克居然用“你”来称呼州府的老爷。）

迪里斯克伊对他讲述在这之前，他们用对笔迹的办法所得到的结果。

老人冲村文书叽里咕噜：“你摇摇木盆吧！我的孩子，摇吧，摇吧！这样，我讲起话来带劲儿些。”

“对笔迹吗？”他含糊不清地说，嘴形很难看。他伸出他那只枯瘦的小手，想去抓那只在木盆上面嗡嗡叫唤的苍蝇。

“真愚蠢！要是你们把一百个刚出生的婴儿抱来这里，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一个模样的。不过，等他们长大了，那模样就完全不一样了。村民们的字体就是这种还没有定形的婴儿。喂，孩子们，你们还做了些什么呢？”

现在，迪里斯克伊又把关于长统袜子的事告诉他。迪里斯克伊那副神态，活象一只矫健的兀鹰；他暗自思量，这一次准能胜过这位山中的智者一筹。果然，老人全神贯注地把他的话从头到尾听完，然后对村文书说：

“孩子，你挠挠我的脚板。”

村文书只好照他的话去做。既然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可以当国王，那么，一位上百岁的寿星老儿，必然能象教皇那样叫人肃然起敬。

村文书给他挠痒的时候，老人脸上露出一种特有的快感，两片嘴唇一张一噏，象是在微笑。他不再眨巴眼睛了，一只手摇晃着，乐滋滋的，象羔羊舐到了盐巴似的。

“哦，那倒不坏……一双长统袜子……不过，孩子，你不知道，线是没有嘴巴的，针也不长眼睛。长统袜子也会弄虚作假……小心，因为长统袜子是有头没尾的！”

“老爷爷，这倒是真的。人们看不到线的尽头，因为它又躲藏到袜子的花边里去了。”

“喂，亲爱的孩子们，你们还做了什么呢？”

“我们盘问过那个牧师。”

“唔，这是个聪明的办法。牧师对什么事情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大伙都把脑袋朝他伸过去的那个人，肯定知道石头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唉，难道不是这样吗？”

以具有警察的才干和聪明头脑著称的迪里斯克伊·马勒东站在寿星老儿的脑袋旁，象个乳臭小儿，不停地扭捏着。他觉得这种嘲笑毫无根据，但又拗不过老人，着实感到束手无策，仿佛手里拿着记录

本，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工作似的，不懂得该如何从巴林柯·苏姆尔嘴里把实话掏出来。

“嗐，你们都是些没有经验的毛孩子，”这位图特人的马吐亚连①说：“你们什么都不懂。你们曾经这样问牧师，现在或者过去有没有人非常恨他。唉，是不是？”

“老爷爷，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迪里斯克伊象绵羊一样谦逊起来。“我们还需要接着侦查吗？”

“孩子们，你们回去吧！”赫鲁巴克以先知的口吻说。“你们去告诉州府的老爷，就说……”

“老爷爷，我们说什么呢？”迪里斯克伊如获重释，问道。

“就说改派那些比你们更聪明的人来。”

一向傲慢的迪里斯克伊，听了寿星老儿的话，只好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

“老爷爷，您这话怎么讲？难道在调查这桩案件的过程中，我们出差错了？”

赫鲁巴克闭上眼睛，张着嘴巴，竭力想把话挤出来。由于他已经没有牙齿，嘴里漏风，只见他蠕动嘴唇时，发出嗞嗞的响声。因此，要听清楚他讲的话是很不容易的。

---

① 传说他是图特人最早的族长之一，活到九百六十九岁。

“你们有什么过错？唔，唔，正好相反，你们应该这样问牧师，是不是有人在什么时候死乞白赖地爱过他……好，你们走吧，现在我要睡了！”

“老爷爷，上帝保佑您！祝您健康长寿！”村文书向他表示谢意。

“有了，”他讷讷地说。“健康长寿倒是有了，可惜小小的烟斗却没能装满烟。”

迪里斯克伊弯下腰，把寿星老儿的小小烟斗装满烟草，然后，踮着脚尖离开寿星老儿躺在它下面的松树，说：

“老赫鲁巴克是对的，应该照他说的去寻找。”

深山里先知的开导，在他面前展现了新的视野，新的天地。新的血液又在他的血管里沸腾，激起他行动和再试试的热情。一回到窝棚前面，他就激动地对同来的伙伴们叫喊：

“好，上马！去波库罗村讯问那两个姑娘！”

知识草

就外观而言，波库罗村跟塞库罗村十分相似。只不过波库罗先生的能耐大一些，即使是临时的统治者，也要表现出要有所作为，才无愧于村长的权杖。因此，当塞库罗把州府的老爷们快要到来的信

息告诉他时，他便把全村的人都召来，准备了一份申请书，叫大家签名，请求州府给这个不幸的村子发一支水枪①。

然而，归根结底还是塞库罗先生比他有经验，因为塞库罗知道，他们是不可能得到水枪的，所以他在自己的村里就没有发动村民起来请愿。

从兴致勃勃的塞库罗先生嘴里说出来的普普通通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在人们中间传开了。人人都在议论，尤其是长统袜子的事更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女人们都觉得好笑。老奶奶柯斯卡勒·安德拉什太太大声嚷嚷："一块软拉巴儿的裹脚布，也成了世界头等大事！"

大伙一个劲地向塞库罗先生打探消息，诸如对笔迹是怎样进行的？老爷们是不是怀疑谁？或者是不是搞清楚了哪一家有杂色长统袜？

在这之前，波库罗是唯一对此事表示冷淡的人，因为事情出在塞库罗村，他犯不着去伤脑筋。

可是，眼下事情就要落在他当村长的村子上来了。

他预感到他和他的村子都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通追查，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小心应付，把事

① 得到州府承认的一种标记，村子的地位也相应提高。

情办稳妥。

当他看见老爷们从山上下来时，他早已坐在马鞍上恭候，并走在头里给他们引路，态度不卑不亢。

在波库罗村，一切全都准备就绪：正式办公用的桌子和鞭笞罪犯时用的长凳；酒瓶早已放在盛满凉水的木桶里拔着呢。波库罗很懂得州府的尊贵老爷们都需要些什么！可惜，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从卢希奈伊搬来手铐和脚镣。

村民们站成两行，人人眼睛里都流露出好奇的神色，有些人还踮着脚尖，象在观看古代举行的军事仪式。有时，他们也跟着高声呼喊乌拉！不过，谁也不懂得“乌拉”是什么意思。管它呢，反正在卢希奈伊一带，自古以来，人们看见官府老爷时就是这样呼喊的。

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使村民们眼界大开。一位年纪较大的老爷骑在马背上，腰板挺得笔直。那位满头金发的年轻老爷显得更精神，据说他的一座庄园里居然有五百扇窗子。每年夏天，村民们都去他的庄园附近收割庄稼。大家都在对他们的到来议论纷纷。这种场面，在这里的绿色原野上是从来未曾见过的。

村民们都站在那里看热闹。瞧，在老爷们后面

的，既不是书记员，也不是陪审官，而是米库里克·娅波罗柯。

村民们出自好奇而产生的骚动渐渐平静下来了。可是不少人，特别是妇女，又在挖苦起娅波罗柯来了。

“哟，娅波罗柯，你是怎样钻到州府官厅里去的呢？”

“瞧把她美得！在那里，这小妞更能施展她的本事了。”

“可不是嘛！她会成为牧鹅太太的，”阿比卓·格里柯勒（他是个大恶棍）数落说。“要是俺们要打官司，得先把鹅给大法官太太送去，娅波罗柯正好在那里帮着牧鹅哩！”

这些话，老爷们并没有听到。娅波罗柯虽然听到了，却装出一副没听见的样子。

“我要讯问住在这里的两个姑娘，”迪里斯克伊对波库罗说。“也就是要讯问斯特里尼克·安娜和奇茨卡·玛克托连娜。她们都在哪儿？”

“尊贵的老爷，我已经通知她们俩了。一个在草地割草喂牛，已经派人叫去了。另一个就在这儿。斯特里尼克·安娜，你站到前面来。”

只见一个脸色苍白、身材瘦长的女子向桌子这边走近来。桌子四周打上木桩，再用绳索圈起来，

以免拥挤的人群扰乱秩序。

实际上，斯特里尼克·安娜是个一问三不知的姑娘。向她提问时，她不是摇头就是用几乎听不见的“不”字来回答。

“亲爱的孩子，你真是个可爱的‘俺不知道’哇！”村长有点懊恼地责备她说。

“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你得好好回答。你能不能告诉我，牧师跟什么人有过往来？”迪里斯克伊问道。

“俺不知道。”

“他是不是偶尔也跟什么人挑逗来着？你没发现他对某个女人特别热呼吗？”

“尊贵的老爷，这俺说不好……”

“勇敢些，别害怕。有官府的命令，亲爱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敢实说呢？”

“那是因为，”斯特里尼克·安娜讷讷地说。“因为他老是戴着眼镜，俺看不见他的眼神。”

“我的小姑娘，你真傻！这种事你总该懂得吧，比如捏捏脸蛋呀，搂搂抱抱之类的事呗！”

“唔，在尊敬的牧师先生家里，俺从来没见过有这种事。只看见过他好几次亲玛克托连娜的嘴巴。”

“你瞧，这不就是了？玛克托连娜让他亲了吗？”

“她也好几次回亲尊敬的牧师先生的嘴来着。”

迪里斯克伊满意地搓着手。

“够了，孩子。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个玛克托连娜吧！”

他骄傲地回过头，看了看松杜尼，说：“有点眉目啦！”松杜尼只朝他肯定地点点头，眼睛却在寻找娅波罗柯。她正倚在一棵槐树上，身体微微颤抖，脸色苍白。他便凑近去问道：

“娅波罗柯，出什么事了？你不舒服吗？”

“没什么，没什么……俺有点心慌，不过已经过去了。”

“奇茨卡·玛克托连娜还没有来吗？”迪里斯克伊不耐烦地冲公差嚷嚷。

“俺来咧！”从远处传来一个勇敢、有力的声音。

随即看见一个体格健壮、身材高大的姑娘拨开人群，走了过来。人们给她闪出一条道，让她走近桌子旁。她手里拿着镰刀，背上背着一只装满青草的背篓，背篓上的麻绳背带把她的肩膀和腋下勒得紧紧的，使背篓贴扣在她的脊背上。她那宽宽的面庞，象朵绽开的玫瑰那样红润。她背上的背篓里有许多不显眼的青草，仿佛都怀着新奇的心情，用闪亮的眼睛窥视着周围的一切。总之，背篓里的狼尾

巴草、狗尾巴草（大概不下上千种草呢！）都从背篓的顶端探出头来，把她的脑袋团团围住。

“俺来咧！”她说着，突然，她那双清澈、湛蓝的眼睛向四周迅速地扫视了一遍。当她发现娅波罗柯站在附近时，便恨恨地把头扭开。

“俺来咧！”她一再重复说。“老爷们总不会把俺吊死吧！”

“我的孩子，别饶舌了。你得好好回答我的问话。”

“俺没有不回答呀！”她说话很冲，犹如一个士兵，把手背搁在臀部。“当着全村人的面盘问俺，是不是要叫俺出丑？哼，用不着在俺身上搜什么杂色长统袜子啦。放火的不是俺，俺父亲是个诚实人。俺敢站在法律面前起誓。俺过去是牧师的相好，不过，俺还是个诚实姑娘。”

她的声音愈来愈尖厉，也愈来愈激动。

“要是老爷们想知道，俺就实说了吧，杂色长统袜子在那儿！”她激动得放肆地叫起来。“……就在那儿，……老爷们过去瞅瞅米库里克·娅波罗柯的大腿吧！”

松杜尼气呼呼地跳起来，冲着她说：

“你怎么胆敢诬告人呢？”

“长统袜子就在她腿上，……俺看见了。”

她那双鼓得象玻璃球似的眼珠死死盯住娅波罗柯。这时，娅波罗柯一动不动，靠在槐树上，象一尊雕像；由于紧闭双唇，两眼放射着光芒，她此时又活象一头兀鹰。

“你是透过衣服看见的吗？”松杜尼朝玛克托连娜吼叫。

“是透过衣服看见的。”

村民们都骚动起来，有谩骂的，有喧闹的，都一窝蜂似的朝用绳子围起来的桌子前拥去。

有一拨人叫喊：“草有魔力！”另一拨人高呼：“俺们要求老爷们秉公明断！”刹那间，村民们的吵嚷声逐渐变成一场可怕的暴风雨。迪里斯克伊和松杜尼再也控制不住局面了。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刻，突然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吼叫起来，盖过杂乱的人声：

“她背篓里有一株知识草！”

许多人喧嚷着朝娅波罗柯走去，口口声声要抓住她，把她捆起来。“非把她交给刽子手不可！”一个身强力壮的独眼男人象打雷似地咆哮着。他头上戴着一顶帽沿上装饰着蜗牛壳的帽子。

娅波罗柯象头被子弹击中的老虎，倒在地上晕厥过去。过一会儿，她苏醒过来了，象弹子一样弹了出去，站在玛克托连娜身旁，怒不可遏，大口大

口地喘着粗气。她那张刷白的脸孔慢慢涨得绯红。她伸出铁一般的手臂，一把将玛克托连娜背上的背篓扯了下来，转过身，用力摔在地上，青草从篓筐里掉了出来。

村民个个象脱缰的马，朝娅波罗柯奔去，你推我搡，争先恐后地抢夺那些被蹂躏和发蔫的小草。大家都认为，在这些青草里必定有一株知识草；然而，谁又知道在这许多青草当中，哪一株是知识草呢？

“放开俺！”娅波罗柯朝人们喊叫着，从七、八个男人的手里挣扎出来，随即跑到用绳子围起来的栏杆旁，象豹子一样一跃而过，跳到州府老爷们用来审案的桌子跟前。

“那个女人在撒谎！”她叫喊着。她那银铃般的声音多么清脆，深深地打动了人们的心弦。“卢希奈伊人，你们看看这儿……”

人群顿时鸦雀无声。仿佛有一只乌鸦从娅波罗柯头顶掠过，还能听见它扑扇翅膀时发出的飕飕飕飕的声音。

“看这儿！”她再次重复，胸脯在急速地起伏。她弯下腰，她那乌黑的发辫便落在桌面上。她撩起下身穿的小花点蓝裙子，一直撩到小腿，或者更往上些……

她闭上眼睛，让人们看个够吧，她自己是不看的。而其他人自然都是把眼睛睁得鼓鼓的。

“这姑娘是无辜的！”人们叫喊着，沮丧地把手里的草扔掉。

……娅波罗柯穿的是白色长统袜子，白得象雪一样耀眼。

这是多么撩人的场面呵！……卢希奈伊村的男人永远不会忘记娅波罗柯那迷人的秀腿。连波库罗先生也不曾料到在他的村子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娅波罗柯胜利地脱逃了，可是，诽谤者玛克托连娜最后却受到了惩罚（乡亲们！上帝是常在的！）。由于紧张，她当场昏厥过去，苏醒过来后就病倒了。谁也不怜悯她（对于恶人，这是罪有应得）。只有州府的老爷们还多少对她表示关心，原因是倘若她病倒不起，就不能从她嘴里得到供词。

“她是知道底细的，”迪里斯克伊喃喃地说。“她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我们得牢牢抓住不放。”

于是，迪里斯克伊指示村长：要把她好好监护起来，等候发落。现在，他们得走了，因为太阳已经偏西。象盘子大小的太阳在殷红耀眼的天际翻滚了一会儿，然后安详地降落到赫里庞柯山后去了。

冷风吹来，树丛簌簌响。青蛙在荒凉的沼泽地里举行晚会。有时，青蛙突然从他们的马腿前蹦过去。树林里鸟儿唧唧喳喳，匆匆飞来又飞去，雏鸟在树上的巢里嗷嗷待哺，叫个不停。一切迹象表明，大自然准备换装了：要穿上那件休息时才穿的棕色晚服。

迪里斯克伊、塞库罗村长和村文书骑马走在前头，松杜尼有意落在他们后面，好跟娅波罗柯缓辔同行。她的脸色稍稍有些苍白，眼圈乌黑，即使是这样，她仍然显得很美。她那双大眼珠在疲倦的眼眶里闪动着，象黑夜里的萤火虫。

“哦，”松杜尼对她说。“可怜的姑娘，你多么不幸呀！”

娅波罗柯默不作声，只是耸耸肩膀。

“你必须离开这里，你不能留在这里了。在这里，你的诚实已经不值得夸耀。”

“为什么？”她轻声地问，“您们听到俺的什么坏话了吗？”

“都是因为你父亲的缘故。”

“关于俺父亲，您们了解到什么啦？”她傲然地问。

“关于他的事，我全了解。我知道你父亲做假执照买卖。”

她脸上的肌肉抽搐着，继续往前走。

“那是恶意诽谤！”她急忙替自己父亲辩解，声音有些嘶哑。

“今天，我亲耳听到他同犹太商贩在讨价还价。娅波罗柯，你要么跟我走，要么跟你父亲走。”

“让上帝惩罚那个犹太人！”她叫喊道，声音象是从心房里迸发出来似的。“他出卖了俺们一家。”

她感到眼前一片漆黑，身体开始摇晃起来。缰绳从她手中掉落了。她象是太阳穴被人猛击了一下，立刻从马背上滚落下来，晕倒在地上。

“哎唷，你这是怎么啦？”松杜尼惊慌地跳下马（马便擅自朝前跑了；当然，他也顾不上去追马）。“娅波罗柯，你醒醒，我的心肝儿！”

但是，娅波罗柯躺卧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双目紧闭，一动不动，脸色苍白，象一具死尸。路旁有一簇干枯了的孤零零的野玫瑰丛，枝条上的利刺毕露。她的一条腿正巧摔在这簇野玫瑰上。噢，幸好摔着的不是脑袋，否则就更惨了。殷红的鲜血从她的腿上淌出来，溅红了她周围地上的青草和被压断了的小枝条……有谁相信，这簇枯死了的野玫瑰丛竟又长出玫瑰花呢？！

松杜尼怀着沮丧的心情，高声呼喊迪里斯克伊

他们，但没有人应声，不知他们已经走到哪里去了。众多的青蛙在呱呱地拼命叫唤，无数的蟋蟀在唧唧地鸣，小蚱蜢在嗞嗞地叫，老是在嘤嘤嗡嗡的黄蜂此时反而停止了叫喊。

松杜尼被这意外事件弄得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是先跑到小溪边去取点水，洒在她的脸上，还是先解开她的内衣，好让她缓过气来？

当然，得先解开她的内衣。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呀！……沸腾的血液象火焰，烧透他的全身！

“娅波罗柯，我的小宝贝！睁开你聪明的眼睛……你还活着的呀！”

他跪在她的身边，苦苦哀求：

“看一看我吧！哪怕只看一眼呢，你的胸脯还温热着哪！”

他象疯了似的跑去找水。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一排柳树，就在柳树丛下面，有一股银白色的山溪潺潺而流。他不顾一切跑了过去，先用麻布巾在小溪里浸湿了，再把水拧到他的帽子里。

现在有救了。他象一个吝啬鬼捧着宝贝似的端着盛水的帽子回来。他在她脸上洒了一些水，又用那只沾水的手抚摩着她那白皙、光滑的脑门。好了，从姑娘的胸口吐出一声叹息，又从她的喉咙里

发出几声微弱的呻吟。谢天谢地，她终于苏醒过来了。

她腿上的血还在不住地往外淌。伤势是不是很重呢？他的帽子是呢子作的，水没有流尽，还剩下一点儿。要不要用水洗洗她的伤口？恶作剧的恶魔在向他招手，冲他挤眉弄眼……阿姆勒① 也从背后推他的手，用箭头杵他的脊椎骨。其实，看女人大腿上的伤口是不合适的。不过，现在情况特殊，无论如何得看一看！人，本来就是医生呀，我可怜的小秀腿！哎哟，她腿上的长统袜子全被血染红了，得赶快把它脱掉……

松杜尼毫不犹豫地托起娅波罗柯的腿脚，动手给她退下袜子。他看到了她那迷人的大腿。她的脚脖子隆起，腿上伤口的血还没有止住……他把袜子再往下拉一拉；突然间，他仿佛被冷风吹了似的，禁不住打了几个寒战，恐惧地大叫一声。

在白色长统袜子下面，他发现她穿的是一双黄蓝杂色的长统袜子。这正是他们要查找的物证呀！

就在这会功夫，姑娘恢复了知觉，睁开了眼睛。

“俺在什么地方？”她叹了口气，问道。

---

① 古罗马神话里的爱神。

松杜尼坐在离她不远的草地上，没有回答她的问话。他扭过脸，凝视着一片模糊的天空。大概他是在询问那闪闪发亮的星星：这个美丽的天使竟是臭名昭著的魔鬼，这可能吗？……上帝，您为什么要欺骗那些可怜而单纯的人呢？

天上的繁星什么也没有回答。

娅波罗柯四下望了望，立刻意识到刚才发生的一切。她使尽全身的力气，挣扎着爬到松杜尼身旁，悲哀地问道：

“您全看见啦？”

“看见了，”他忧郁地回答。

随后又是一阵沉默。谁也不吭声。最后，还是松杜尼先开口，声音仿佛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是真的吗？”他仅仅这么简单地问了一句。

“真的，”她也仅仅这么简单地回答一句。停了一会儿，她又添加一句：

“您把俺抓起来吧，俺是罪有应得。”

松杜尼怔怔地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象做梦似的，对她产生了一种无限的怜爱。于是，他朝那匹小种马走去（这匹马还在等候着娅波罗柯，而松杜尼骑的那匹马却驮着空鞍走远了）。

“起来吧，娅波罗柯！”他温和地对她说，声音有点发颤。“这匹马的马背可以容纳得下咱们

俩。”

松杜尼把她搀扶起来，抱上马背，搂在自己怀里。这时，森林里一片漆黑。州警察局长同罪犯就这么双双骑着一匹马往回走。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俺太爱那个牧师，才报复他的。”她打了一个寒战，喘着大气说，样子显得十分激动。“他发过誓要娶俺做妻子，可是他欺骗了俺。”

随后，他们又默默无言地走了好一阵子。松杜尼的脸上感受到姑娘热呼呼的呼吸，听到她在喘气。对他来说，这是无限的享受。

当他们走到锯木场附近时，又从松杜尼嘴里冒出一个学究式的问题：

“娅波罗柯，告诉我，那个姑娘怎么会知道长统袜子就穿在你的腿上呢？这事真怪，叫人无法理解，难道说她的背篓里，真有知识草？”

娅波罗柯怀着刻骨仇恨，声音发颤地说：

“是的，是知识草。哈、哈、哈！她自己也尝过这种苦头。玛克托连娜也爱着牧师。为了俺，牧师把她甩了。她一直在妒忌俺，到处跟踪俺。她至今还以为牧师跟俺私通呢。今天早上，她准是躲在窗户外面偷看俺了。警官先生叫俺回家去取织针时，俺多少也猜想到一些了。公差很鬼，俺来不及换袜

子，只好赶忙把白长统袜子套在杂色长统袜子上面。”

听到这话，州警察局长不再询问什么了，只是这样对她说：

“我把你带到哪儿去呢？”

“随您的便！”姑娘回答说，羞涩地垂下脑袋。

“唉，娅波罗柯，你知道我要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吗？”他心中一阵冲动，贴着她的耳朵说。“我要把你带到我的庄园去。在那里，你会得到幸福的。你可以枕着柔软的丝绸枕头睡觉，用玫瑰香露洗澡。你去吗？”

“去！嗯，……在那里，俺真的可以枕着丝绸枕头睡觉吗？”

“娅波罗柯，你的口气为什么这样冷冰冰的呢？”

“哦，”她说着，转过脸对着松杜尼。“您看见了吗？俺在笑呢。”

“咱们俩就在那里一起生活。一有空闲，我就回到你的身边。任何人再也不会知道这桩丑事了。你想，那多好呀！……吻我吧！娅波罗柯。”

她避开他，抬起手挡住他凑过来的脸孔，说：

“再等等，……等回到家里，以后再……”

在她的唇边，又流露出她先前有过的那种情意缠绵的微笑，这，尽管在黑暗中，松杜尼也看到了，于是，仿佛整座森林都跟着笑了起来。

现在，他们骑马来到耶连奈伊的悬崖边。

“在这里，您得格外小心！”娅波罗柯把嘴对着松杜尼的耳朵，轻声提醒他说。这时，他们已经象一对情侣那样，彼此身体贴得愈来愈紧。“这个地方可危险啦！”

松杜尼用双手勒住马缰绳，小心翼翼地探视着这条窄道的四周。路的另一边是一个巨大的黑洞洞的深渊。

就在这一瞬间，娅波罗柯冷不防从他的怀里出溜出去，象敏捷的蜥蜴，很有弹性地扭动着纤细的身躯，投身到那黑魆魆的洞穴里去……飞呀，飞呀，直往深处飞去！

她仿佛是一只蝙蝠，朝着地狱飞去。

可以想象，无底的深渊无声地把她吞噬了。

* * *

一匹马驮着空空的鞍辔回到村里。

大家都吓了一大跳。我的上帝，州警察局长出了什么事了？

不久，松杜尼哭丧着脸，骑着另一匹马回来

了。这使全部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州警察局长竟然骑在原来是娅波罗柯骑的那匹马背上！他们究竟是怎样交换着马骑的呢？娅波罗柯又出了什么事了？

松杜尼把事情的经过全都对大家讲了；在讲述时，他流了两次泪。他说，娅波罗柯怎样从马背上摔下来，昏倒在地上；他又如何在她的白长统袜子下面发现了那双杂色的长统袜子，以及其他，等等。

"赫鲁巴克老头是对的！"迪里斯克伊颇有感慨地叫喊起来。

松杜尼双手捂着脸孔，说：

"我永远不再盯着看女人了。从今以后，我要献身于公众事业。"

这个消息在卢希奈伊的两个村子里很快传开了。第二天，人们开始迁回到原先的村子。

"今后再不会发生火灾了！"人们这样说着，都松了一口气。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年，但是，姑娘们和年轻媳妇们还经常在村边寻觅那种奇异的草，也就是那天午后，可能藏在玛克托连娜背篓里的那种草。谁要是找着它，就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要是姑娘们在寻觅这株草，还情有可原——可是，年轻媳妇们又有什么必要去找它呢？

1886年作

会说话的长袍

第　一　章

遭殃的修道士以及他们受到的隆重欢迎

那些抱怨“土耳其人[①]在我们这里住了一、两百年”的城市市民，简直是患了精神病。

其实，那些既没有土耳其人，也没有拉庞茨[②]，又没有库鲁茨[③]居住的地方，才是真正的遭殃，譬如在克茨克梅特，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人们生活很苦；因为交战的各方，只要有一方在一个地方驻

① 一五二六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莫哈茨打败了匈牙利军队，进驻布达；从此，匈牙利国土实际上被分割为三部分，南部和中部由土耳其人占领，西北部附属于奥地利，东北部成为匈牙利自由战士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战斗堡垒，有些地方又成为三不管的地区。这种情况，直到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垮台后才结束。

② 指十六至十八世纪期间依附于奥地利的匈牙利人。

③ 泛指十六至十八世纪反对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王室在匈牙利的统治，争取和维护匈牙利民族独立与自由的匈牙利战士。

防，就在那里进行统治，其他各方连鼻子也不敢往那里伸一伸，而那些哪一方的人都不驻扎的地方（如克茨克梅特），则三方面的人都变着法子去敲诈勒索。

一天，布达的帕夏①突然对牲畜和金钱发生兴趣，说："喂，巴伊②，我的孩子，你给克茨克梅特的法官写封信吧！"

信立刻可以发出，在华丽的词藻中间，少不了诸如"开动你们的脑筋"之类的句子。

这样一来，沙勒诺克的莫斯托巴伊二话没说，就对切格莱德、格勒什、克茨克梅特及其邻近的村子进行一次洗劫。凡是做礼拜的日子，他都要从这些地方拿走财物。他命令部下说："士兵们，你们不用干别的，骑上你们的马，把老爷的信分送到所有的城镇和乡村去！"

信里对勇士柯赫里·伊姆雷掌管的那些较为富裕的小城镇也提出同样的要求，可是柯赫里一向只接受来自塞切尼的奥地利皇帝的命令，即使库鲁茨有什么需要，连加茨州长、高贵的多勒瓦什·亚诺什先生也无权向他摊派任务；而在库鲁茨方面来

---

①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高级军政官员的称谓。
②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级别较低的地方官员的称谓。

说，是需要经常得到供给的。

瞧，鞑靼人漫山遍野，朝这里开过来了。他们是柯勒格伊苏丹手下的军队，侵略成性，残酷无比。有谁敢跟他们交好呢！

那时候，在克茨克梅特州已经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城镇。这些城镇不仅市容美观，而且声誉也好，因此几乎召来了大半个国家的土耳其、德国和匈牙利商人。可是，集市往往以可悲的结局告终，因为正当集市贸易进行之际，库鲁茨、土耳其人或者一支拉庞茨军队在尘土飞扬的道上象乌云一样涌过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所有最值钱的物品一抢而光，然后化为一股青烟，消失在迷雾之中。

末了，尊贵的城镇只好把这一口苦水咽下去。因为要是抢夺的是土耳其人，拉庞茨就会给城镇送来一份长长的账单，说：请赔偿我方商人的损失，哪怕你们连一块石头也不剩下，我们也不管。要是抢劫的是拉庞茨，对那些可怜的商人来说也是无所谓的，因为库鲁茨和土耳其方面同样会为他们各自的商人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而且总数都在千枚金币以上。

克茨克梅特大法官苏茨·亚诺什唉声叹气，失望地用手杖戳着地：

“我们从哪儿来的这么许多金子呢？我们这里

豹地底下并不是格勒莫茨金矿呀！勇士先生们，从这里直到地狱，全都是沙子呵！”

最后，他实在忍受不了，在跟自己的亲信商议后，把这件事亲自禀报总督。向弗格德·巴勒总督交涉的结果是非常令人颓丧的，当叙述到他们的要求时，总督发话：

“你们休想多要，我是不会给的。”

“尊敬的总督，我们不希望多要，我们的东西还嫌多呢。”

“那很好，好极了。”总督微笑地插话说。

“我们请您买下我们的集市。”

总督想了想，干咳了两声，说：

“唔，事情不好办哪！那种买卖不好做，买主买下的东西毫无用处。”

过不多久，奥地利的理奥普勒特一世下了一道圣旨，从此取缔克茨克梅特的集市。

土耳其人和库鲁茨对此都很恼火：

“这些富有的坏蛋竟敢剥夺我们的副业收入！”

当然，他们都是一些很机灵的家伙，在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天，著名的库鲁茨中尉率领部下侵入克茨克梅特，直奔圣芳济会修道院，吩咐手下的勇士说：

“孩子们，除了修道院长，你们什么也别碰；我们把院长绑走，这里的人会来赎他回去。”

他们将肥胖的修道院院长布鲁诺捉住，让他骑在一头骡子的背上。这头骡子是修道院园子里的忠实的工人，整天拉水车。为了不让一直在咒骂和挣扎的院长从布里（大家管这头骡子叫布里）的背上掉下来，他们用皮带把他捆在骡背上。

果然不出所料，这件事在克茨克梅特的教友中间引起巨大的恐慌。在李特克伊长老的主持下，寡妇法比安·巴勒太太、佞佝柯勒库耶·约里安纳和布勒奇·克拉罗老头参加了募集赎金的工作，托着募捐箱挨家挨户去募捐。

“我们一定要赎回可怜的布鲁诺院长。他在复活节做的布道讲得多好呀，我们可不能抛弃他。”他们一再地这样说。

他们募集到一百枚金币。妇女们推举参议员普鲁斯诺奇·格保尔、教区委员巴波什·亚诺什和车匠托马·格勒格依当代表，带着钱去找库鲁茨的兵营。他们历经艰险，才找到曹托·伊斯特万。一见面，曹托就呵斥他们：

“喂，你们都是克茨克梅特人，是不是？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是为他来的！”巴波什虔诚地说，一双

灰眼睛望着天空。

“是谁？是那头骡子还是院长？”狡猾的曹托·伊斯特万有意拿他们开心。

“要是能达成协议的话，两个都要。”普鲁斯诺奇先生回答。

“那个院长值不了几个钱。那头骡子对我们倒挺有用，可以让它驮我们军营的大鼓。”

克茨克梅特人听到中尉这番话，心中暗自欢喜；要是说院长值不了几个钱，那么，只要付很少的钱，库鲁茨准会把人交出来。于是，他们频频点头，表示同意中尉的看法。

“依您看，我们得付多少钱呢？”

“只要三枚金币，你们就可以把他带回去。”

他们三人相对微笑了一阵，仿佛在说：“便宜，实在是够便宜啦！”普鲁斯诺奇急忙把自己身上的蓝色斗篷的一角往后一撩，随手从皮里大衣口袋里掏出三枚金币。

“喏，钱在这里，中尉先生，您拿着吧！”

然而，中尉却很客气地把参议员的手掌推开去，说：

“院长是骡子驮来的，现在也必须让骡子驮他回去。这是真理。离开这头骡子，买卖是谈不成的。”

“上帝保佑！”参议员高兴地问道：“我们得为那头骡子付多少赎金呢？”

“按规定价格，”话从曹托嘴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迸，“一百九十七枚金币。”

克茨克梅特的三个殷实户听到这个价，不由得心里凉了半截。矮胖子巴波什吃惊地瞥了中尉一眼，心里想，他是不是开玩笑？但是，中尉那晒黑了的脸庞拉得老长，神情异常严肃，跟刚才的态度大不一样。不过，克茨克梅特人也不甘示弱。

“中尉先生，对一头骡子要价这么高，您还有良心吗？这么多钱足够买四匹阿拉伯良马啦！”

“勇士先生，咱们把骡子同院长分开来谈吧！”

“我们改天再来赎骡子吧！”巴波什接着说。

紧接着，托马·格勒格依又同中尉重新进行外交磋商；他说，修道院的长老们不能再使唤这头骡子了，因为它在一个新教徒的军营里执行过军务，已经失去自己的声誉。

心眼最多的要数普鲁斯诺奇先生，因为他立刻看透中尉的意图，赎回院长需要二百枚金币。至于硬要搭上那头骡子，纯粹是为了开开心。于是，他从衣袋里掏出他那只祖传的钱包，包里的金币叮当响。

“这里正好是一百枚金币，不多也不少。我们

要么把钱带回去，要么把院长带回去，二者必居其一。勇士先生，全凭您一句话啦！”

“不成！”中尉固执地摇摇头。

“您想一想吧，”巴波什争论说，“出卖我主耶稣才三十块银币。布鲁诺院长怎么能值得上一百枚金币呢？”

“别跟我讲道！”库鲁茨中尉申斥他们。“不错，出卖耶稣是三十块银币；不过，基督教从死人身上榨取了多少钱财，难道你们这也不知道?！”

最后，买卖终于在这种你嘲我讽的讨价还价中以一百枚金币成交了。曹托中尉把金币一枚一枚地反复细看了一遍，看看有没有被磨损了的，还逐个地敲了敲，试试成色足不足（因为那时候就已经有人专门铸造假币了）。一切办理妥当之后，布鲁诺院长就获释了。在三位代表陪同下，他终于能回克茨克梅特了。

但是，他们的高兴没能持续多久。当他们离开纳吉克勒什（那里甲虫背壳般的房屋，隐没在紫色暮霭中），眼看快到修道院时（克茨克梅特教堂的塔尖已清晰可见），前面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向他们涌过来。

“那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嘀咕着。

“很显然，在我们前面的是欢迎的人群。”巴

波什说。

“院长先生，还会有人致欢迎词呢。大家是不会无缘无故派出代表的。”参议员接着说。

听了这话，布鲁诺院长的眼眶里立刻滚动着泪花。

“我那些可怜的教友是多么爱护我呀！致欢迎词的会是谁呢？”

“当然是善于词令的李特克伊长老罗！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一定是他，没错。我瞅见他了，他就站在队伍前头。要不是他，我就变成狗。”车匠发誓说。

托马·格勒格依先生用不着变成狗，因为那个人的确是李特克伊长老。从远处就可以认出他那魁梧的身材和头上那顶宽边帽；可惜，陪伴他的不是列队欢迎的人群，而是穷凶极恶的阿里·米勒耶将军率领的土耳其士兵。

“晚安，晚安！”土耳其将军催马来到他们身旁，叫喊：“好人，你们把院长带回来了，是不是？我们是来把归我们所有的那个长老带走的。”

说完，他放声哈哈大笑。李特克伊长老嘴里呼喊着圣主耶稣，恳求主的拯救。布鲁诺院长向李特克伊长老挥动手帕，说：

“亲爱的，您尽管放心，我们也一定要把您赎

回来的。”

果然，院长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募捐。寡妇法比安·巴勒太太、偻佝柯勒库耶·约里安纳和布勒奇·克拉罗老头再次召集来那些可怜的人们，说：

“我们不能眼看那个值得怜悯的修道士毁在异教徒手里。要是那样的话，耶稣基督会把我们想象成什么人呢？”

遇到那些不肯解囊相助的人，法比安·巴勒太太就说：

“对你的行为，跟我们不和的纳吉克勒什人会说什么呢？”

总之，克茨克梅特每个有良心的人都得忍痛拿出点钱来。不久，李特克伊修道士也就回来了。

倘若事情就此了结，也就罢了；但是，拿修道士当肉票，却成了一种时髦，只要哪一方的首领缺少哪怕是很小的一笔费用，也要发出命令：

“我需要一个克茨克梅特的修道士！”（这意味着在金钱的市场上将有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交易。）

这种勒索敲诈的事就这么延续了一个时期；后来，连大法官苏茨·亚诺什先生对于克茨克梅特受到如此盘剥也感到不好意思了，为了杜绝这类事情，他发出一道无视宗教利益的命令：

“要是上帝放弃他的仆人不管，我们为什么也不呢？说穿了，我们首先应该关心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财产。”

后来，虽然也绑走了几位修道士，却不象先前那样起作用了。修道士的价值骤然降到零。于是，那些掠夺成性的老爷们便把注意力转到别的货物上去，准备猎取那些似乎难于到手的对象。

在圣彼得—圣保罗节那天，从沙勒诺克方面来的土耳其人长驱直入克茨克梅特，把刚从教堂里出来的大法官的年轻妻子和托马·格勒格依太太强行掳走。

这件事震惊全城。市民们，这事开不得半点玩笑呀！因为关系到修道士的时候，只要他们还活着，可以要点花招，是不会出什么大事的。可是，女人就不一样了。真见鬼！女人落到他们手里，情况要复杂得多。

苏茨·亚诺什感到非常伤心，以至立刻放下他的大法官权杖，把一幢房子卖掉，同托马·格勒格依结伴去找他们的妻子。苏茨·亚诺什先生为了赎回自己的心上人，足足交付了二百枚金币；然而，托马·格勒格依只肯先出二十五枚金币，等土耳其人放他妻子回去后，再补足到一百枚金币；要是他们把他妻子留下，就让她永远留下好了，因为只要

有一百枚金币，他可以另娶一个女人了。耶勒弗卡勒将军略加盘算了一会儿后，忧愁地说：

"我的朋友，你只管把那个女人带回去吧！"

从此以后，恐惧就笼罩着克茨克梅特城的上空。库鲁茨的军队跟着也来了，把本城富翁维格托马什·维曹尚未出闺的姑娘从一次宴会上抢走了；那时，她正同比她年轻的纳吉·米哈依在一起，就在他们俩谈得十分投机的当儿，曹托先生的轻骑兵用大刀把大门劈开了。先生们，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们甚至连那些藏在卧室里的有点姿色的女人也全带走了。随后，柯勒格伊苏丹也发出命令说，要克茨克梅特把城里十个最漂亮的女人送去供他受用。驻扎在布达的土耳其人将随时随地都可能来要人。

从此，再也听不到克茨克梅特姑娘这样的歌声："谁是真正的年轻小伙子，谁就会从这里娶走姑娘！"因为这里的姑娘是以美貌出名的。这一点，连格勒什的青年也从来不否认。

毫无疑问，这次失望是普遍的。人们象是被用黑色的呢子蒙住脑袋，关在童话般的城市里，等待着双头龙依次把他们吃掉。今天轮到这一个，下一次该轮到谁呢？这是一根飘忽不定、看不见的套索，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每一个人的脖子。白天，只要

什么地方尘埃滚滚，就会引起人们巨大的畏惧。夜间，要是托勒法约森林的矮树林沙沙作响，发出象部队急行军时的喧闹声，人们就惊慌失措："哎呀，巡逻的士兵来了！"每天晚上，妇女们都合着双手，虔诚地向城市的护卫者，圣米克洛什主教祷告：仿佛他手里的那根弯曲的手杖会显灵似的，而这根刻有城市印记的手杖正刺进一只山羊的心脏。

（依我看，这些祷告词不见得都是这样结束的："要是这是出于上帝的旨意，那么，我的主啊，宁可让曹托的轻骑兵来，也别叫那些脖子上长着狗头的鞑靼人和布达的土耳其人来。"）

第　二　章

新法官，新情况

人们的痛苦一天天地增长着。城里的情况眼看愈来愈糟。自从集市被驱散以后，司法部门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因为再没有什么事情好麻烦法庭的了；而按照惯例，在克茨克梅特是设有"临时法庭"审理民事纠纷的。这种法庭一般由来赶集的外地人中间产生一定数目的代表参与组成。自从苏茨

·亚诺什大法官放下权杖后，还没有人敢去碰这根权杖。不会有这种傻瓜的！因为克茨克梅特城几乎每天都接到四、五道命令，提出的要求又是难以满足的；而且每道命令后面还附有冠冕堂皇的言辞："因为我是给你们带来慈悲的！"呸，这还成什么世道！简直是神经病！

人们这样大声地嚷嚷着：

"我们要么从这里迁走，要么死在这里，总不能这样熬下去呀！"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要是连皇帝都办不到，就我们这几个人还能把土耳其人从我们国土撵走？"

正当忧心忡忡的市政参议员们聚集在市政厅商议对策的时候，从敞开着的窗户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

"我已经说过了，先生们，您们听着，不要把土耳其人赶走，得要把他们请到克茨克梅特来！"

参议员们面面相觑。

"是谁胆敢如此放肆？是谁在外面讲话？"

"莱什卡克裁缝的儿子。"

"他怎么敢参与我们的商议呢？"约兰迪·马勒东愤愤地说。他又对公务员挥挥手："去把窗户关上！"

普鲁斯诺奇·格保尔仿佛被雷声震醒过来似的，从座位上蹦起来：

"我说，咱们不要把那个年轻人赶走，还是把他叫进来，听听他的见解。"

在场的人直摇头，可又不敢反对这位最受人尊敬的参议员，惟有阿柯什东·克里什托夫赌气地说：

"父亲是个疯子，儿子必定也是个疯子。要我们从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嘴里听取意见吗？他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了。"

"您说什么？"克里什东·弗仑茨好奇地问道。

"他被除名了，哈、哈、哈！他被学校除名了。就让他来出主意吧！反正咱们的威望很高，即使因此而使咱们的威信降低些也无伤大局。"

接着，他又数落这个青年的父亲是个傻瓜，脑子里缺少一根弦。他说，有一天，好心肠的布鲁诺院长叫他去取一件大衣，要他拿回去把大衣上的油渍去掉，他竟用剪子把衣服上有油污的地方全绞掉。这差一点没把布鲁诺院长气成瘫痪。就在这个时候，公务员皮曹·卓利激动地把莱什卡克裁缝的儿子带进来了。

这个年轻人长得很英俊，修长的个子，头发剪得短短的，象竖着的猪鬃。

"我的孩子，"普鲁斯诺奇态度和蔼地对他

说，“刚才是你的喊话震动了我的耳膜。别害怕，把你的想法细细地说给我们听吧！”

莱什卡克·米斯柯毫不畏惧，口齿清楚，一板一眼地说开了：

“尊敬的先生们，我是这样想的：考虑到咱们经常接到苏丹的命令，所以从咱们城市的利益着想，要是在咱们这里有一位土耳其的地方长官，就能免去许多小麻烦。尊敬的先生们，不错，咱们的城市是自由的城市。不过，这种自由是被铁链锁住的自由。咱们必须找到一位好相处的暴君。”

参加商议的人们惊讶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脸上都流露出犹豫不决的神色。他们已经许久听不到这样热忱、美好的话语了；在这个房间里，还不曾有人发出如此动听而又有价值的声音。他们从大清早就聚集在这里，商量了好半天，还谈不出什么名堂来。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话，仿佛是在黑暗中突然点亮的一根蜡烛，使他们眼前亮堂起来了。

“好极了！”普斯托·马迪叫喊起来，“这是聪明的说法。”

“好极了！”两鬓斑白的巴图·久尔治边说，边摇晃着他那串挂在胸前的银链子。“总算从谷仓里拣到一颗纯麦粒了。”

普鲁斯诺奇·格保尔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

莱什卡克·米斯柯①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

"我的孩子，您当选了。从现在起，"他郑重地说，"您，莱什卡克·米哈依先生就坐在我们当中了。"（在这张铺着绿呢的桌子旁边，恰好有一个空位子，原先是属于苏茨·亚诺什先生的。）

房间里迸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每当匈牙利人对一种令人吃惊的转折的出现表示喜欢的时候，总是这样热烈欢呼的。城里的这些长者都从座位上站起来，跟他们的新同事热烈握手。连阿柯什东·克里什托夫也表示和解了，侧过头去对克里什东·弗仑茨耳语：

"要是他没有那个山羊父亲就好罗！"

"您将就点吧！"克里什东尖酸地回答他。"咱们的城徽上不也是一只咩咩叫的山羊吗？"

"这倒不假。可是，他父亲来到克茨克梅特时，不过是个斯洛伐克鞋匠罢了！"

"这在他儿子身上却看不出来。"

的确，不久前，人们可以从一本医学杂志上读到，如果在一个白人的伤口（医学上的术语叫缺乏皮的延续）上移植一块有色人种的皮肤，那么这一小块有色皮肤在白人身上就会慢慢变白，要是白人

① 莱什卡克．米哈依的爱称。

的皮肤移植在有色人种的身上，它就会变成有色的皮肤。在匈牙利的大城市里，这一过程已经进行了好几个世纪。老裁缝莱什卡克长着一头灰发，圆脑袋，活象一头瘦山羊，而米斯柯却长着一张椭圆形的脸，一双褐色的核桃般的大眼睛，露出狡猾的神色，两撇细细的唇髭，说明他是地道的匈奴种；他要不是穿衬衣，而是穿着庄严礼服的话，很显然，他看上去必定会是那些肖像挂在墙上的老一辈市政参议员中某一位的子孙。

现在，会议进行得很热烈。他们终于把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了，不惜任何代价去找来土耳其人，这在克茨克梅特的政治生活中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呢。

坐在前排的普鲁斯诺奇把话转到新的题目上去，他说：

“现在，大法官的空缺得有人去填补。在和平时期，这是对市民美德的一种奖赏，全城的人都要参加选举。可是现在，许多城市的大法官都成了牺牲品，他们中间有一个被布达的土耳其总督装在木笼子里带走，另一个被关在君士坦丁堡的囚犯营里受折磨，第三个被库鲁茨用枪矛挑死了，第四个被捉去强迫入伙。今天，我可以说，担负大法官的职责是一种英勇的自我牺牲行为。我们没有权利运用选举的方式将我们的同伴往不幸的火坑里推。现

在，我投谁的票呢？投那位受我尊敬的人的票吗？有没有这种可能，人们不投那位受到公众信赖的人的票，而是把那个受到大家仇恨的人推选出来呢？尊敬的先生们，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对呀，是这样的！”大家都这样说，热烈赞赏他的这一番话。

“在这种情况下，大法官必须从参议员中产生，要是您们中间有谁自告奋勇承担大法官职责，这就是一种可能性……”

参议员们不安地面面相觑。大厅里象教堂那样肃静，大家都木然地坐在那里。

“没有人愿意承担？”他脸色阴沉地问道。“那我们只好采取最后手段罗！按照古老的惯例，参议员中间必须有人出来承担这一最后的义不容辞的任务。皮曹，把铅匣子拿进来。”

公务员从隔壁小房间端来了一个小小的铅匣子，匣子的四面用头发编成的绳子打成十字形的结。

“这里面有十二枚骰子，”普鲁斯诺奇缓慢地说着，把骰子全都倒在桌子中央；它们象是在绿茵草坪上顽耍，秋天的阳光照射着它们。“一枚是黑的，十一枚是白的。谁要是拿着黑子，他就是大法官！”

说完，他又把骰子全放回到匣子里去。

“可是，现在只有十一位参议员到会，”克里什东先生声音发颤地插话说，“多了一枚骰子。”

“要是莱什卡克先生也参加抽的话，就不多了。”

“只要他眼睛不瞎，也必须抽一枚。”约兰迪先生认为，“既然享受权利，当然也得尽义务嘛！”

“让他也抽一枚！”他们一致通过了这项决定。

莱什卡克·米斯柯兴奋得眼睛闪闪发光，满脸通红。

“也许我会抽到黑子，”他暗自思忖。

这会儿功夫，通过公务员的嘴，把米斯柯在这里的情形走漏到外面正在闲谈的人群中去了，说是参议员们从大清早就聚集在一起商议，正当他们感到束无手策的时候，米斯柯来到窗下，给他们的讨论投进了一颗智慧的火星。普鲁斯诺奇·格保尔听到了他的声音，把他从街上请了进去，让他同城里的长者们在一起，坐在绿色桌子旁边。这是闻所未闻的呀！普鲁斯诺奇·格保尔可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那双猫头鹰眼睛即使在大白天也能辨别出好赖来的。

人们象潮水般向市政厅涌去。在喧哗声中不时爆发出这样的喊声：

“莱什卡克·米斯柯万岁！我们要见莱什卡

克！我们要听他讲话！”

法比安娜太太正对着人群说话，兴奋得吐沫星子四溅。

“让他宣布他的想法吧！上帝赐给他智慧，让他说出如何把咱们可怜的城市从邪恶的异教徒手中拯救出来的办法。莱达什太太，您问为什么上帝挑选上他吗？这是因为上帝喜欢手艺人的孩子。我们的天主耶稣本人原来也是木匠的儿子！而米斯柯正是裁缝的儿子。瞧，他不就来了吗？”

果然，莱什卡克·马加什从隔壁的小屋子快步走出来，一脸怒气，一只手里拿着尺子，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件正待缝制的蓝上衣。

“狗崽子在哪里？我要揍死他！”他激动地叫喊，“出来，快出来！”

“他正在议事厅里哪！”

“谁？是米斯柯吗？他是怎么进去的？他竟敢从我的眼皮底下溜掉。我正在缝衣服，他就从家里溜出来了。我会对付这个流氓的！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一个钟头以前，我让他把铁烙烧热，因为今天我得把这件上衣给哈拉斯的法官送去，他明天要作为使节上佩斯州去呢。刚才，我对着厨房喊：‘米斯柯，可以把铁烙拿来啦！’可是，不但没看到他拿铁烙出来，连人影也没了。这能叫人不生气吗？”

专做皮毛服饰的裁缝柯托纳·巴林特为米斯柯辩护：

“一个大小子总不能老当学徒，整天干烧铁烙的活呀！他受罪受够了。”

“你最好管一管自己的事吧！”裁缝师傅冷冷地将他的话顶了回去。“没有别的活好让他干，难道就不该叫他烧铁烙？我迟早要把他吊死的。是的，他专爱管闲事。看我不把这个恶棍揍一顿才怪呢！”

“爱管闲事也没有什么不好嘛！”柯托纳·巴林特又插嘴了。今天，连他也变得聪明了。

“要是我不管教他，他会堕落的。”

正当柯托纳·巴林特尽量用温和的语调向他的同行解释，米斯柯是怎样进到议事厅去的时候，议事厅的那扇窗子被用力推开了，普鲁斯诺奇·格保尔先生探出头来叫喊：

“尊敬的克茨克梅特城的市民们！”他的声音柔和而庄重。“我以议会的名义向你们宣布：从今天起，一年内，根据法律和我们的惯例，值得尊敬的勇士莱什卡克·米哈依先生当上了这座城市的大法官。”

听到这个消息，人群中立刻喧嚷起来。也许有人会说：哈、哈、哈，原来是这个莱什卡克·米哈依！但与此同时，也听到另一个声音呼喊：万岁！

马上有成千的人跟着喊了起来。

街上的人们不断地高声喝采。愈来愈多好奇的人也从家里跑到街上来。只见有人手里拿着铁钩、水桶，问道："哪儿着火了？"也有人问："什么？出了什么事啦？"

市政厅的大门开了，参议员一对对地从里面走出来，莱什卡克·米哈依走在他们中间。

"来了！来了！"

大伙儿推推搡搡，都想挤到他的身边。

莱什卡克·米哈依迈着骄傲、庄严的步伐，仿佛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满脸红光，象个走运的年轻人，笑眯眯地望着人群。他的身旁是一对对的公务员。他把权杖高高举起，仿佛是一位古罗马的执政官。这根权杖就是克茨克梅特城权力的象征。

但是，他够得上被称为尊敬的法官先生吗？在那些穿戴整齐，衣服前胸都是双排银扣子的令人起敬的参议员中间，混进一个穿着背心和衬衫的二十二岁的年轻小伙子，不免使人觉得有点奇怪。或者正因为他的模样看来很有趣，人群里才发出狂喜的呼喊。这时，老莱什卡克的脸色变得白一阵、红一阵。

"我的上帝，我是不是在做梦？"他用手背擦

擦他那小小的灰眼睛，大概他是抹去夺眶而出的泪珠。“邻居，扶我一把呀！”

要不是柯托纳·巴林特搀扶着他，他就要晕倒在地上了。

“喂，要是他现在有这么大的权力，您就是能指挥咱们城大法官的总督啦！”柯托纳·巴林特这样对他说。

老莱什卡克张口结舌，尺子从他手中轻轻地掉到地上。他闭上眼睛，但即使是在黑暗中，他也能感觉到大法官朝他走来，象只大老鼠，一下子扑到他的身上。老头把那件还没有烫好的新上衣披在儿子身上，衣服上还漂着白线呢。

人们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变得更加活跃了。柯托纳·巴林特高声地跟他开玩笑：

“喂，马加什叔叔，哈拉斯的法官现在穿什么衣服去出席会议呢？”

老裁缝傲慢地回答：

“去你的吧！他算老几，配我替他缝衣服吗？”

说完，他象一头准备参加角斗的公牛，冲出人群，径直往家里跑去。他的小房屋前面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棵大梨树，树上结的果实特别多，挂满熟了的大梨的树枝都快要弯到地面了。

这是一个丰收年。他爬上树，使劲摇晃着树

枝。他闻到了梨香，他一点也不心疼，不停地把大梨往人群扔去。孩子们和妇女们都欢叫着，从地上捡起果子；这些果子就象是国王举行加冕典礼时，司库官员散发的金币一样。男人们也把在地上滚动的大梨捡起来吃。

“你们吃吧！你们放开肚子吃呀！”老头尖叫着，更使劲地摇晃着梨树，直摇到老梨树上只剩下一只大梨为止。

……他就是这样为他的儿子举行就职仪式的。

第　三　章

使者阿柯什东·克里什托夫的特殊使命

选举大法官的第一个高潮过去了。到第二、第三天，群众的热情便冷却下来了。“这只不过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他们接着议论说，“真是开玩笑呀！”

“咱们的城市会被人取笑的！”有些人沮丧地说。

“这只不过是那些参议员推卸责任的一种策略。”也有人这样认为。

这里或者那里都能听到令人懊恼的话语，人们私下发泄不满，甚至还搀和着忌妒。可是，其他地

方的行政当局却匆忙承认克茨克梅特的新大法官。耶勒弗卡勒将军以"优秀的沙勒诺克城堡的保卫者"的名义给他送来了一封友好的信，信里说，要是克茨克梅特人赎回留在他那里的两名修道士，这种高贵的行动就能导致他完满地行使大法官的职权。曹托先生客气地向他提出要四车面包的要求。布达总督的代表哈里勒来到克茨克梅特，处理有关税务上的事务；这位使者坐在市政厅里抱怨说，人们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跟他 商 议 事 务。听他这么一说，大法官转身走了出去，顺手把门关上。过了一会儿，公务员又推门进来，用绳子牵来一头公山羊。

"你这异教徒，牵来这头愚蠢的 动 物 想 干什么？"哈里勒问道。

"我是奉大法官的命令牵来的，因为您想跟长胡子的商议问题。"公务员回答。

克茨克梅特人喜欢玩这种"王牌"。米斯柯的声誉也跟着提高了。

"他会成为一位大人物的。他不允许别人小看他。他把那个家伙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大法官。"人们都这么说。

从那以后，人们都以很大的兴趣注视着他，看他如何行事。可是，公众每天听到的只是一些有关他的鸡毛蒜皮的琐事。

人们说，大法官把城里浑名“神锤”的巴洛克·亚诺什召来，还从柏拉苏请来有名的手饰匠瓦勒特·维策勒，让他们打造一根鞭柄上带环的鞭子，鞭把儿是金的，镶着黄、绿和其他各色宝石；还有一根精致的斧头柄手杖，杖身是金的，杖柄是银的。这种谁也没有见过的事情终于出现了。这两件宝贝得破费多少钱财呀！

（咦，克茨克梅特城花得起这笔钱吗？）

第二个礼拜日，大法官和两位参议员走进店铺，买了代表民族色彩的三色绶带，然后驾着四轮马车到西克拉去了。

西克拉是克茨克梅特城外的荒野。那里是沙土的海洋。很久以来，那里是连半棵树木也无法生长的不毛之地，沙土自由飞跑、迁移，象无法无天的海涛，随着自己的性子吞噬着无边的大地。

西克拉周围无穷无尽的沙丘上既没有水，也不生长植物。太阳光把百合花般美丽的颜色直接撒在千千万万颗沙粒上，这些沙粒在迅速移动，象是有千万把笤帚在不停地打扫着它们；其实，只是阳光在它们上面活动和跳跃。在这里，连田鼠也无法造窝。因为这片土地无时无刻不在变动。在一片没有固定下来的土地上，任凭你是谁都无法在这里找

到自己的家园。只有出远门回来后还能找到洞口的地方，田鼠才喜欢打洞。可是，在这里，谁能在那片松软的沙丘上作出标记，表明那是他昨天找到的那个沙丘呢？沙土象个不知疲倦的旅客，来去匆匆；他们分散开来，奔跑着，在别的什么地方又形成新的沙丘。

这里是死一般的沉寂。偶尔才听到燕子在天空发出一、两声呢喃。当然，它们是不会飞到这里来逗留的。离这里很远的地方，传来阵阵的野鸭叫声。可能在远处的什么地方有一片长着芦苇的沼泽地。接着又传来鹭鸶粗声粗气的呼喊。

太阳升起的时候，总是从一个沙丘那儿慢慢爬出来，黄昏时分，又从另一个沙丘那儿沉落下去。太阳也象一团闪闪发光的流动沙丘，从高高的天空把它单调的褐色光芒洒向大地。

他们走完一段很长的路程，突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兴奋地叫喊："草！草！"看来，在不远的地方一定有水源。在这些长着矮小的青草的地里，我们亲爱的河流，神话般的蒂萨河① 绕行其间。河的左边闪现出一间小小的白屋顶茅舍，那是草原法官的住宅。屋后是富饶的牧场，再过去是沙沙作响

---

① 多瑙河中游的左支流，纵贯匈牙利东部，是典型的低平原河流。

的芦苇荡。那边有一处羊栏，它的对过是一排呈褐色的倾斜的棚子，马群都到这有“顶棚的房屋”来栖身。

草原上的生活吸引着大法官。他仔细观察着这里的一切。然后，他给看管牛群和马群的牧人下达一道命令，要他们挑选一百头有尖角的大白阉牛和五十四一点毛病都没有的烈马，在四个礼拜后的黎明时刻，送到市政厅门口。大法官还吩咐他们把烈马的鬃毛用富有民族特色的绸带扎好，牛犄角上也要披挂缎彩带。

市政当局对这道命令没有采取保密措施。城里的几位头头前脚回城，消息后脚就到。要是当时克茨克梅特有报纸，责任编辑该挥动他的神笔大书特书了。可惜，当时城里的人们只在酒馆里议论这桩事情。

“鞭把儿上带环的鞭子，银斧柄金杖，还有披红挂绿的阉牛和烈马！没准是王子要来参加尊贵的城市的放牧节哪！”人们在议论着。

但是，当皮曹·卓利第二天敲着鼓，在主要街道上直着嗓子叫喊时，人们的好奇心更强烈了。皮曹说：

“注意罗！注意罗！有关人士注意罗！”

皮曹击过第一通鼓后，稍稍停顿了一会儿，把

他那象甜菜头似的脑袋歪向一边，很象一只肥鹅，但他的嘴却非常敏捷地对着装在他的皮里大衣兜里的短脖子酒瓶，呷了一口酒，润一润喉咙，然后象打雷似的宣布告示的主要内容：

“凡愿当土耳其皇帝妃子者，务必于礼拜日之前到尊贵的大法官处报到。”

这个通知马上在克茨克梅特引起反响，有的人不安，有的人发笑。

“大法官疯了，是不是？”

“这就是不成熟的孩子！”许多人抱怨说。

那些了解内情的人，脸上虽然露出微笑，心里却在打鼓，摇摇头说：“恐怕不会有什么结果吧！”

人们与其说是相信，毋宁说是出于好奇，才对这种荣誉感到高兴。土耳其皇帝要同克茨克梅特某个人家结亲，这毕竟是一桩好事呀！尊贵的陛下胃口真好呵！（喂，纳吉克勒什人，你们眼红了吧？）

城里的姑娘和那些准备再嫁的年轻寡妇，一谈起这件有趣的新闻，总感到有些惴惴不安。接连五天，她们在井边、渍麻池旁和凡是能够聚堆聊天的地方，都相互用俏皮话来嘲笑皇帝娶媳妇的新闻。

大法官的计划虽象一只蜗牛慢慢爬，却眼看着就要赶上懒惰的小鹿了。消息传来，说是默罕默德四世苏丹正巡幸布达。人们奔走相告，市政当局将

给他送去一百头阉牛、五十匹马、把儿上带环的鞭子和斧头柄手杖，此外，参议员们还将从那些毛遂自荐的女人当中，挑选出四名最有姿色的作为礼物，献给苏丹陛下。

“怎么只挑四个呢？”漂亮的伊诺柯依·巴勒太太边煮果酱边说风凉话，“可怜的土耳其皇帝！”

“傻妹子，你可知道，”屠特·马迪忙对她解释说，“他在宫里已经有三百六十六名妻妾了。”

“亲爱的大叔，要是皇帝陛下每天早上都要鞭打她们，就够他忙活的了。”有点小聪明的金发女人乌克·久尔吉太太插话说。

“我的孩子，你疯啦！土耳其皇帝不象你丈夫乌克打骂妻子。他也不能全看见她们，因为他总共有三百六十六位嫔妃哪！而他每天只能幸一个罢哩！”

（他一向以会说俏皮话著称。）

阿柯什东·柯托太太是个爱动脑筋的女人，想从这许多嫔妃当中找出那个最不幸的女人来。

“哼，要是那个在二月份排在第二十九号的妃子，遇到那一年的二月份只有二十八天的时候，她该怎么办呢？”

其实，屠特·马迪对此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得喃喃地说：“土耳其人使用的历法跟咱们的不一样！”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对苏丹的那个第三

百六十六号妃子表示同情。（噢，她是多么可怜而又不幸的人儿呀！）

不久，人们的好奇心又被引到谁会中选的问题上了。谁要是把克茨克梅特花园里的四朵最美丽的玫瑰泄露出去，他肯定是一个大笨蛋。市政当局的头头们将选中谁呢？

女人们在暗自焦急、观望，甚至心里痒痒的，可又碍于面子，只好强制自己说："不要作声，等着瞧！"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大法官方面的情形。整整一个礼拜，连一条小鱼也没有上钩。

礼拜日，法比安娜太太描眉涂粉，穿上连衣裙，来到市政厅。

"大法官先生，您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了吧！"她故意挤眉弄眼地说。

"大概您是来交纳税款的？"

"那您可没猜对！"

她举起手中那条绣花手绢，卖弄风情地朝莱什卡克拂了一拂。

"您不会是来告谁的状吧？"

"哪能呀！"

"不会是为了赎回修道士的事吧？"大法官继续问道，心里不免打了一个寒颤。法比安娜太太伤

心地低下脑袋，哼哼唧唧地说：

“您既然猜不着，我又何必自己张口呐！”

从她的声调里，流露出痛苦和难过的忧郁感。

“什么？难道您是来自荐的？”

“我是个寡妇，”她不好意思地说。

“嗯，先说一说您的理由吧！”

“我是为了咱们城市的利益才这样做的，”她接着说，脸刷地红到耳根。

“布鲁诺院长和李特克伊长老对此将会怎么说呢？”大法官自言自语，心中又是烦恼，又觉得好笑。“他们不是快要把您升为圣徒了吗？”

“不错，做弥撒时他们是为我的灵魂将来能够升天恳求上帝来着。我的灵魂仍然是忠实于基督的。只是为了咱们城市的利益，我愿意牺牲我的肉体。”

“好极了，好极了！我马上把您的名字给登记上。”

除了她之外，还有一、两个厚脸皮的女人也自动找上门来。她们是纳吉·潘娜、寡妇克梅涅什太太和邦纳·玛利亚。大法官毫不客气地把她们一个个从房间里轰出去，对她们说：“喂，给我从这里滚出去！你们一个个长得象个木头人，哪个魔鬼要你们呢？”

他又生气地对那个一脸雀斑的姑娘说：

“你家里有没有镜子？”

“尊敬的大法官先生，俺家里没有镜子。”

“好，要是你家里没有镜子，那你就去找一桶水，照一照你的尊容。你觉得自己长得还有个人样再来也不迟。”

当人们听到这段插曲时，都感到非常可乐。第二天是礼拜一，在市政厅举行的例会上，参议员们对于选美女的事能否成功，不得不表示担心了。

“喂，选出来了没有？”

“没有一个合适的，”莱什卡克懊丧地回答。

普鲁斯诺奇·格保尔先生快活地轻轻干咳了两声，说：

“咱们自己打错算盘了。土耳其皇帝陛下在克茨克梅特找四个妈妈，倒比找四个嫔妃容易得多。”

“我叫找的是四个嫔妃，”大法官口气很坚定。

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他的态度总是很顽固，任何人都无法使他改变。

“没有鲜花，我们是寸步难行呀！”

说完，他把布达帕夏的信交给参议员们看。信中，帕夏就他提出的关于尊贵的苏丹陛下最喜欢什么礼物的询问，作了具有东方人特点的模棱两可的答复。

“你们可以给陛下献马匹、武器、烤肉和鲜花！”

“哈、哈、哈，土耳其皇帝还需要鲜花！”

可是，因为没有诱饵，至今还没有人自愿承担这项任务。土耳其皇帝本人并不能当诱饵！

有谁崇拜土耳其苏丹呢？要是蒂萨河畔有位富有的磨坊主，神态傲慢，穿着合身的漂亮的皮里大衣，脚登铮亮的皮靴，想找一个忠实的妻子，那又是另一回事！可是，土耳其苏丹！女人们对他的了解甚微，只知道他是帕夏的总头目，而对于帕夏，她们只知道这么一点：“土耳其帕夏，都是大肚呱呱的人。”

是的，连麻雀也不会自投罗网。只要麦秆里渗着麦粒，怎么也无法把马嘴堵住。要不是雪白的脂肪在那里发出难以抗拒的肉香，小老鼠就不会掉进陷阱。

要勾引克茨克梅特的姑娘们，同样需要下诱饵。

可是，需要下什么样的诱饵才能让她们上钩呢？我的上帝，不是别的，是衣服。珍珠、绸缎和花边。这是三位一体，不过是地狱的三位一体。有了这几样东西，连地狱里的魔鬼心里也要痒痒；一个说：“来呀！看看这些漂亮的服饰！”第二个怂恿说：“咱们来穿穿看吧！”第三个喃喃地说：“我知道，这会被人咒骂的！”

莱什卡克·米哈依给懂行的女人分派了任务，有的去塞格德，有的去布达，从土耳其商人那里采购最漂亮的丝绸锦缎、布匹、金、银花边的呢子，精致的丝绸花边，镶嵌着宝石的闪闪发亮的耳坠子。他还吩咐她们说，千万别忘记买手镯。她们神不知鬼不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她们非常用心，仿佛是为四位公主参加舞会置办服饰一样。

老莱什卡克也没有闲着。他受儿子的委托，坐上马车，到邻近的大贵族瓦亚克、法亚克和巴里乌苏克等的庄园里去；不久前，老人一直为他们干活（他是远近闻名的裁缝）。他对他们说，为了城市的利益（他们在克茨克梅特都有自己的产业），请他们把自家专做女服的女裁缝借给市政当局。

号称“城市的保卫者”的贵妇们处处表现出慈悲。因此，马加什师傅不难把女裁缝用车子接回克茨克梅特。

当装有采购货物的大箱子运到时，市民无不啧啧称奇。女裁缝们在莱什卡克·马加什的监督下日夜不停地忙碌着。剪子、顶针在发出优美的响声。她们飞针走线，用丝绒和绸缎缝制的衣裳慢慢成形了。这是一件女服，那是一条裙子。瞧，一件胸衣又做得了；这件胸衣是白绸子的，象雪一样白得耀眼。那个在打皱褶的地方缝着许多小金属片的是

什么呢？是女帽。四朵鲜花里两朵应是未出阁的少女，另外两朵是年轻媳妇。用不着多说，城里的姑娘和女人，白天谈论着这些服饰，连晚上做梦也梦见这些服饰。

要不是尊敬的布鲁诺院长和李特克伊长老在从中作梗，本来一切都会进行得很顺当的。

他们不喜欢这个让土耳其人在克茨克梅特当权的计划。因为哪怕只来一个土耳其人，他也会不断向城里的人伸手的。

“人是不能朝三暮四的。对主进行欺骗，主是不会收留他们的。还是让克茨克梅特人继续做上帝的仆人吧！”他们这样说。

他们咒骂，发表激烈的演说以反对新上任的大法官，说他讨好土耳其人，拿圣米克洛什主教的城市做交易，带走他们的贞洁，出卖他们的灵魂。

这些话无疑是火上浇油。愤怒的人愈来愈多了。第二个礼拜日，做完布道以后，怒气冲冲的人们聚拢在一块，来到市政厅，挥拳伸臂威胁说：

“大法官下台！参议员们下台！”

天主教徒显得特别激动。那些来自捷克，在这里已定居了上百年的路德教徒，还有从托勒奈伊偶尔来到这里的加尔文教徒（他们喜欢聚居在坟墓街，作为新教徒，头上裹的头巾挺象教皇头上戴的

三角皇冠），这一次，也被煽动起来了。

普鲁斯诺奇和阿柯什东先生神色慌张地跑来找大法官，对他说：

“不得了罗，闯下大祸啦！愤怒的人群要冲进来了。难道您没有听见吗？”

“我当然听见！”大法官冷静地回答。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要不要放弃原来的计划？”

米斯柯扬一扬眉毛，讽刺地说：

“院长出来反对咱们固然糟糕，但有没有比这更糟的呢？”

“没有比这更糟的了，”普鲁斯诺奇说。“可是，咱们还得估计一下形势。两个礼拜以来，那两位长老一直想方设法煽动人们起来反对咱们。”

“问题的实质在于，主宰克茨克梅特命运的是咱们呢，还是街上的那些人？我想，主宰克茨克梅特命运的是咱们。因此，咱们既然作出了决定，就应该执行。”

年轻大法官讲出来的话是那样庄重而又强硬，使性格刚强的普鲁斯诺奇也受到感染，只有阿柯什东的话里还带刺：

“大法官先生，态度固执并不总是表明一个人的聪明。因为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在他们还没有

掐咱们脖子之前，咱们就应该采取反措施。”

“咱们是要采取反措施的。一个半小时以后，您就准备上马吧！”

“我？”

“是的。您将作为一位秘密使者，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到哪里去？”

“尊敬的先生们，咱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不过，咱们的嘴可要严一些。我事先声明，谁要是把事情捅出去，我就要控告他。”

“瞧您说话的口气，俨然以一个独裁者自居。”体弱多病的约兰迪参议员抱怨说。

这时候，在场的人围成一圈，都沉着脸，眼睛里流露出有点惊慌不安的神情。

“我们听听您的高见吧！”

“阿柯什东去找库鲁茨的军队，也就是去找曹托·伊斯特万。”

“要我去找那个贼？等着瞧吧，要是他出现在我眼前，看我怎样收拾他。”

“不要开罪于他。要心平气和地跟他商量，问他要是暂时由他们把院长和那个修道士再掳走一次，需要付给他们多少钱。不过，这件事得立刻办妥。在一个短时间里，咱们不需要这两个人。”

这些克茨克梅特城的头头们绷得紧紧的面孔顿时露出了微笑，他们不再害怕，脸上也有了血色。普鲁斯诺奇先生高兴得用手拍拍脑门。

“我为什么没想到这一点呢？这个办法好，是个聪明的主意！您是位天生的外交家。”

“有时，逼一逼倒能使人想出好主意。咱们没有权利反对修道士；既不能把他们抓起来，又不能禁止他们布道。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曹托·伊斯特万来帮忙。”

“准备答应给他多少钱呢？”阿柯什东边往外走边高兴地问。

“您尽量把价钱压低些，因为现在干他们那一行的，买卖不兴隆。您就答应给他提出来的半价好了。”

一个半小时以后，阿柯什东骑的那匹栗色母马在去切格莱德的大路上扬起一溜尘埃。第二天晚上，曹托的人果然来把两位虔诚的修道士绑走了。……这就是阿柯什东·克里什托夫先生作为秘密使者所执行的任务；不过，他至死不愿意提起这趟使命。只是到他老态龙钟的时候，才时常怀着兴奋而又恋恋不舍的心情傲慢地吹嘘：“哦，那时候，我是作为拥有全权的使节到托克伊[①]老爷的宫庭里去的。”

---

① 库鲁茨的首领。

第　四　章

四辆灰绿色的车子出发了

两位修道士被带走后，克茨克梅特市民的愤怒也随之平息下来。克茨克梅特的头头挑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准备把奉献给土耳其皇帝的礼物送往布达。

美女穿戴的服饰已经准备齐全。三天前，这些服饰陈列在市政厅里供公众观赏。市政厅成了人们朝拜的圣地。

公务员皮曹护卫着那张摆着激动人心的物品的大桌子；他象一位天国的护卫神，可惜，手里拿的不是宝剑，而是一根榛木棒。

这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是那样漂亮，连皮曹也为之眼馋呢！

“这些服饰对于衣衫褴褛的女人是大有帮助的！”

有时，他还招揽那些长像比较漂亮的女人，说这些穿戴对她们很合适。

“我的小鸽子，穿穿试试看嘛！隔壁还有一个

更衣间呢！”他撺掇她们说。

谁能抗拒这种诱惑！谁不为之动心呢？连《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中出现的宝贝都比不上这儿的服饰具有魔力呢！

有多少姑娘象小鹿那样，围着这张大桌子跳来跳去呵！她们温顺的眼睛很快就睁圆了，闪烁着光芒，象盏盏飘忽不定的油灯，身子和四肢也开始颤动，连太阳穴也在扑扑地跳。这时候，皮曹就开口了："我的小妹妹，你们谁来试着穿一穿吧！只要还活着，怎么能不试试！"

哎呀，谁来穿穿看？瞧，她们中间有人站出来了。有两个妇人帮她打扮。不一会，姑娘从更衣间出来了，只见她头发上扎的是漂亮的丝带，上身穿着镶滚边的紧身马甲，里面的胸衣、乳罩隐约可见，下身穿着绣有黑樱桃图案的绸缎裙子，脚上穿的是鲜红的长统靴子，还戴着耳坠、手镯等等。

"哦，我的心肝，现在你自己照照镜子看吧！"皮曹说。

人们给她拿来镜子，她一照，不由得高兴地尖叫起来；在镜子里，她看到的是一位象童话里的仙女呀！

当她自己看够了，胸脯一起一伏，正甜丝丝自我陶醉时，又是那个护卫天使站在她的面前，要么

说，“喂，够了，脱下来吧！”要么就说，“你喜欢，就永远穿这样的衣服好啦！”

可不，这时候她得有胆量当着众人的面说：“你们尽管嘲笑吧！我不在乎！”要不然的话，她就得脱下那件合身的上衣，解下那条令人羡慕的裙子，脱掉那双神气的小皮靴，摘下那些闪闪发光的手饰，重新穿上那些褴褛的衣裳。

所有的女人都愿意试试，而且穿上后都不愿意脱掉。

连那些年纪稍大的女人也都动了心，跃跃欲试，因为她们的头脑也有点发热呢。

最后只好严禁人人都来试穿，只让那些无依无靠的穷美人试着穿。

从这说明皮曹的权力不小，因为他有权决定哪个女人长得漂亮。虽然巴里斯①只须要一个金苹果，而皮曹却要一篮子金苹果才能买通他。为了求得他的允许，人们得对他微笑，给他送火腿、面包，还有一瓶瓶美酒。因为他现在可是个有权的大人物啦！也许过了十年、十五年，那些女人会这样对别人说：“不要小看我，我穿过莱什卡克准备的服饰！”对妇女来说，这无疑算得上一桩光荣的事迹。果然，

① 传说中的希腊神，由他评判给最漂亮的女神一只金苹果。

后来这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对这类古老的往事我不便再去深追细问，倘若再深究下去，对故事本身也颇为不利（因为事过两百年，就很难得到证实）。但事实毕竟是事实，尽管它有许多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如关于吉卜赛姑娘的传说便是一例。

有个长着一头乌发，衣衫褴褛，光着脚丫子的吉卜赛姑娘走进市政厅，她那双大眼睛在滴溜滴溜地转，张着嘴，两排雪白的牙齿象闪亮的东方珍珠。

这吉卜赛姑娘完全还是一个孩子，个子修长，给人一种弱不经风的感觉；她徘徊、犹豫了好一会儿，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对公务员说：

“呵，俺可以试一试吗？”

皮曹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愤慨地说：

“癞蛤蟆也想变成天鹅？你还是给我滚到地狱去吧！”

他的每一个字都象一团团的乌云，径直往姑娘的脸上、额角上涌来。她感到非常伤心。真见鬼，连这只野松鼠也想装扮自己呢！她扭过脸，流泪了，顺手用衣袖拭去泪水。

幸好（或许是不幸）大法官正在市政厅，注意到了她的悲哀。他用手碰了碰她的肩膀。她害怕得颤抖着。

“你自己挑选衣服穿，打扮起来吧！”大法官温和地对她说。

她犹豫不决地抬头望着他。

“他不允许！”她指指皮曹，又耸耸一只肩膀说。

“要是我作为城市的大法官允许，你还不敢穿吗？”

看样子，她是破涕为笑了。

“在这里，是您说了算，对吗？”

“皮曹，”大法官微微一笑，说，“给这个小姑娘最漂亮的衣服，让我们看看，她打扮起来后是个什么模样。”

约摸过了一刻钟，她梳洗完毕，穿戴整齐，轻盈地从更衣间走出来。

噢，这究竟是在梦里还是现实呢？她的模样标致，象位公主，不得不引人注目。黑绸衣裳穿在她的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涂上胭脂的嘴唇殷红得可爱。

“你是谁家的女儿？”大法官也被她迷住了。

“俺是比吕老头的女儿。俺父亲经常在‘漂亮的渔人之家’卖唱。”（这是蒂萨河畔的村庄中有点名气的一家旅店。）

“你叫什么名字？”

"俺叫齐娜。"

"你愿意跟我们去布达吗？"

她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膀。

"那么，衣服你就留着穿吧！"

"俺走咧！"

就这样，有了一朵最漂亮的鲜花，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只要在那许多最合适的女人当中再挑选出三个人来就妥了。最后入选的是淡黄头发、水蛇腰、有一双紫罗兰般的眼睛的巴里·玛利亚，高个子美人柯托纳·马格托娜和神气十足、肉呼呼的巴勒·阿格尼丝，她把脸蛋涂抹得象锦葵。

等着瞧吧！苏丹会一个个地亲吻她们，从此波斯的爱情诗人不再歌唱比她们更美貌的女人。

总之，现在是万事齐备，可以出发了。

礼拜日，牧人准备好一百头犄角上披挂着漂亮缎带的阉牛和五十匹脖子上系着小铃铛的马匹。要送给苏丹的美人两人一起分乘两辆车子；她们中间有两个最风骚的小媳妇，是自愿去的。

然后，衣冠楚楚的参议员们也分别坐上为他们准备的车子。最前面一辆车子上坐的是大法官和克里什东·弗仑茨；此外还有伊诺柯·尤若夫。他们的车子率领着马群和牛群。坐在第二辆车子上的阿柯什东先生居然以最关心送给苏丹的鲜花的"花

匠”自居——这就是政治！跟他同坐一辆车子的普鲁斯诺奇·格保尔小心地把要奉献给苏丹的武器藏在他漂亮的绸缎衣服里。第六位是偻佝伊梅茨·久尔吉，他虽然长得其丑无比，却精通土耳其语和鞑靼语，是去当“通事”的。

欢送的人群不住地大声欢呼；留在家里的妇女急忙摘下头巾，挥动着向四朵鲜花告别；赶车的扬起鞭子，车子便徐徐起动，还有一百头牛和五十匹马的脖子上的铁圈和铃铛声也参加乐队伴奏。

沿途的景色比较单调，这就没有必要多费笔墨了。在阿尔弗勒德平原，几乎全是一个模样。山丘、城市和乡村。海市蜃楼，只不过是在天空中出现的幻影。在秋日的阳光下，举目四望，到处是灰朦朦的山丘。乡村里的茅舍几乎也都是一模一样的。远离村子的地方，偶尔可以看到一座孤零零的农舍，旁边没有树木，只有一口井，是用来饮牲口的。在村子的尽头，可以看见一架风车的车翼，预告过路的旅客，前面离有人家居住的村子不远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广阔的阿尔弗勒德平原，连城市的外观也都是相同的。不过，这里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它值得骄傲的事物。德布雷森以德布雷森学院著称，塞格德有闻名于世的马加什教堂，克茨克梅特则以塔尖上既有加尔文教的风信鸡，也有路

德教的星星和天主教的十字架的圣米克洛什塔出名。每座城市都可以拿出一种驰名的特产；德布雷森有香肠，克茨克梅特有苹果，塞格德有辣椒。同样，在思想领域，它们也有值得骄傲的人物；德布雷森有曹柯奈伊·维德茨·米哈依①，塞格德有杜库尼茨·安德拉什②，克茨克梅特有柯托纳·尤若夫③。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我们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们日夜兼程，最后终于来到人口稠密的布达。在这里，他们开始分头活动了。

首先起作用的是"通事"。伊梅茨的作用不同于那些艳丽的美女。他的嘴是用黄金买来的，当然不同于用胭脂涂抹得令人腻烦的女人的嘴唇。他需要两头来回跑，转达双方的意见。

土耳其苏丹陛下准奏在礼拜三接见克茨克梅特的使者。

---

① 曹柯奈伊·维德茨·米哈依（1773—1805），匈牙利启蒙时期最著名诗人。

② 杜库尼茨·安德拉什（1740—1818），匈牙利作家兼大学教授。

③ 柯托纳·尤若夫（1791—1830），匈牙利著名戏剧家。

第 五 章

皇帝御前的能言善辩之士

克茨克梅特的使者象出席盛大的典礼，个个身穿礼服，腰佩宝剑。莱什卡克·米哈依先生表现出了勇士的风度。

他发表即席演说，忠实而又准确地描述了克茨克梅特城可悲的境况，以致站在他身后的四位参议员（他们昨天已经把伊梅茨先生打发回去了）不得不掉泪。他讲了许多动听的话以后，引出结论：恳求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开恩，派遣一位帕夏或者将军，或者别的哪怕象小姆哥儿一样大小的官员常驻克茨克梅特，以便从那些入侵者的魔掌中拯救克茨克梅特的市民。因为事实很清楚，只要那些入侵者知道苏丹陛下派出官员住在克茨克梅特城，就会让这座城市得到安宁和生存。

他接着又使用动听的言词去打动苏丹陛下，说是派一位将军到克茨克梅特去，克茨克梅特人是不会亏待他的，他们会为他建造一座结实的石头房子，会尊敬他，替他服务，会用甜甜的蜂蜜供养

他，等等。

他说完以后，布达的帕夏的通事纳若勒将军把他庄严的话转达给苏丹陛下。苏丹陛下面容冷淡，不动声色地听着。他是位英俊而又富有同情心的君主，年纪在四十岁上下。他只是偶尔才微微点点头。

布达的实际负责人伊布拉希帕夏站立在紧靠着苏丹陛下坐的椅子旁，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紧张地注视着克茨克梅特的代表，说：

“你的话我们已经听到了。现在，我们要看一看你们的诚意。”

呵，事情来得好快呀！

普鲁斯诺奇向前跨了一步，打开捧在手上的那只苹果绿丝绸口袋，拿出那根举世瞩目的柄上带环的鞭子和斧头柄手杖，然后小心地把这两件宝贝放在苏丹陛下前面的跪垫上。

“尊敬的皇帝陛下，我们把克茨克梅特城的武器奉献在您的脚下。”他必恭必敬地说。

苏丹欠身拿起鞭子端详了一会儿，然后跟伊布拉希帕夏轻声耳语了几句。

这时候，伊诺柯参议员清了清嗓子，开口说：

“我们给陛下的勇士们捎来一些烤肉，请陛下到窗户旁边去过目。”

纳若勒将军机械地把他的话翻译给苏丹听，苏丹看去有点沮丧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踱到窗户旁，从那里可以看到克里什东·弗仑茨先生正在低声地吆喝着那些阉牛和烈马。这位东方的伟大君主对此不感兴趣，显出一副很疲倦的样子，转身又回到座位上去。

……就在这个当儿，大厅的门打开了，一股清爽的气流涌了进来。瞧，四位穿着长裙子，显得既活泼又可爱的克茨克梅特姑娘走进大厅来了。

苏丹陛下敏感地霍然站立起来。

阿柯什东·克里什托夫象个学校里的学生，站在她们当中，作了一个手势，仿佛是手里捧着一束鲜花，准备奉献给牧师，但又不好意思地说：

“陛下，我们给您送来四朵小小鲜花。”

当然，苏丹陛下是听不懂匈牙利话的，可是现在他用不着翻译，顿时龙颜大悦。他高兴地对布达的帕夏叫喊：“伊布拉希，快给他们罩上面纱！”（这是东方的语言，意思是说，不要让周围那些淫荡好色的人的目光缠住她们。）

就在帕夏迅速走出大厅去执行苏丹陛下的命令时，苏丹本人用又慢又长的声调通过通事向他们宣告。通事说：

“至高无上的苏丹陛下对你们这些异教徒说，

他将会考虑你们的要求；在陛下作出决定之前，你们就在外面静候。”

苏丹陛下的通事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说，使节可以告退了。

可是，看来苏丹陛下的兴致正浓。阿柯什东先生认为，这是该做出某种永远值得纪念的事情的好机会，他稍稍抖动了一下身子，整了整衣冠，往前走了几步，对通事说：

“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同您们磋商。高贵的通事先生，请您的主人高抬贵手！”

对这个冒失鬼，在场的帕夏和阿訇无不怒目而视。连同来的参议员也为他的鲁莽行为捏一把汗。好在苏丹本人正在惦记着克茨克梅特献来的那几朵鲜花，脸上一直堆着微笑。只要苏丹陛下在微笑，就意味着阳光普照，青草会生长，石头也会弹琴，总之，万事如意。

“喂，你们这些永不知足的贪婪鬼还有什么要求哇？”伊布拉希的副手、哈桑将军用匈牙利话大声说。“有话快说，外面还有许多使者在等候接见呢！”

“是这么回事，”阿柯什东·克里什托夫鼓起勇气继续说，“我们看见纳吉克勒什的使者在外面。因此，恳请至高无上的苏丹陛下，不管他们提

出什么要求，都不予以答应。”

哈桑将军笑了，向苏丹解释了他们的第二项请求。苏丹陛下本人听到这种古怪的请求，也不免笑了起来（他在宫里从来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请求呢！），快活地问道：

“理由是什么呢？”

莱什卡克·米哈依先生回答说：

“纳吉克勒什同克茨克梅特的关系，象麦加同麦地那①，也象猪同狗那样势不两立。”

苏丹陛下听他这么一说，不禁笑出声来，通事也跟着狞笑，随即转达了苏丹的答复：

“你们可以大大地放心！陛下答应考虑你们的第一个请求，并满足你们的第二个请求。”

说完，苏丹的侍从就把克茨克梅特的使者领到庭院去，在跟他们的邻居纳吉克勒什的使者打照面时，侍从对他们说了声“早上吉祥如意”。几分钟以后，哈桑将军（克茨克梅特的通事前天已经同他通了关节）悄悄走出来，拍拍他们的肩膀，用关照的眼神鼓励他们说：

“你们这些幸运的家伙！你们全赢了。苏丹陛下对你们大为满意。你们不用怀疑，一切都会顺利

① 古代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两座彼此敌对的圣城。

的。”

他满意地搓着双手。克茨克梅特的使者曾经答应他，要是土耳其人在克茨克梅特派驻行政长官，就送给他一百枚金币。

克茨克梅特的使者在庭院里闲谈时，都抱着很大的希望。他们赞扬大法官的那番演说和阿柯什东所采取的果断措施。阿柯什东先生也完全陶醉于自己刚才的壮举。

“我干得不错，对吗？朋友们，在这里同样需要智谋呢！”

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哈桑将军又走了出来，愤怒地挥了一下手臂。由于气愤，他那一脸横肉变得血红，象红辣椒那样。

“嗐，蠢家伙！”他离老远就叫喊：“让你们的幸运见鬼去吧！”

克茨克梅特的使者听到他的话，都愣怔怔地望着他，热呼呼的心一下子变得冰凉。

“请问，出了什么事啦？”大法官问。

“还问呢，你们这些笨驴！纳吉克勒什的使者提出，为了提供劳役和办理其他事务，到布达来比去沙勒诺克要远，负担要重；因此，他们希望在他们的邻近城市克茨克梅特建立土耳其州行政当局的首府。”

“我们……”伊诺柯·尤若夫期期艾艾地说。

“你们曾经向苏丹陛下请求，无论纳吉克勒什人提出什么要求，都不要满足他们。你们自己把路堵死了。”

看来事情没有希望了。莱什卡克咬着他的唇髭，诚实的普鲁斯诺奇咒骂着，克里什东吓得鼻子通红，伊诺柯则老泪纵横，阿柯什东不管三七二十一，匆忙离开，径直朝停在多瑙河岸边的车辆走去，爬上一辆车子躺下，还用皮毛大衣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因为他感到浑身发冷，弄不好会感冒的。

“现在，咱们可以回去啦！”克里什东先生悲伤地轻声说。

“咱们还得恭候苏丹陛下的圣旨。”大法官说。

等到下午三、四点钟，苏丹的大臣同通事来到庭院，把他们领进一间客厅，将一件又宽又大的长袍交给他们，还叫通事告诉他们：

“苏丹陛下赐给你们这件礼物。你们一定要好生使用它！”

参议员个个愁眉苦脸，望着这件浅绿色缎面长袍。它是用金丝线缝制的。他们都莫明其妙，不知苏丹陛下为何要赐给他们一件长袍。他们面面相觑，仿佛彼此惊骇地询问：“就这么个玩艺儿呀？”

普鲁斯诺奇先生则用语言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苏丹陛下再没有别的圣旨吗？”

“没有了，”大臣冷冷地回答。“苏丹陛下对你们是同情的。可是，苏丹陛下的话是不可改变的。反正也是你们所希望的嘛！”

“我们可不可以再晋见苏丹陛下一次？”

“不可以，”大臣拒绝了。

“要是我们在这里把事情办妥了，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去。”普鲁斯诺奇说。

“事到如今，也只好这么着了，”大法官脸色严峻地说。“克里什东先生，您接过那件长袍吧！”

克里什东·弗仑茨先生非常生气，很不尊敬地抓起这件用熊皮做衬里的长袍；本来，他必须吻长袍的下摆的，但事实上他却让长袍的下摆搭拉在地上，拖着长袍跟在大法官的后面走。到了车子旁，他象卷一条普通毛毯似的把长袍卷成一团，塞到车座角落里去。

一个车夫对大法官和其他几位参议员说，阿柯什东先生着凉了，照他的吩咐，已经用车子把他送到瓦茨城去了。他的女儿嫁给瓦茨城的一位富翁。他没有留下什么话，因为他的牙齿一直在捉对儿撕打；尽管如此，他还是说了一句：他再也不愿意看见克茨克梅特城了。

克茨克梅特的使者们吃饱、喝足后，动身回

家。这时，夜幕已经降临，从烟囱冒出的炊烟同雾霭掺和在一块，使天空变得更加阴沉；青蛙从佩斯的泥沼地（现在的链子桥广场）发出令人心烦的叫声；从布达的清真寺传来阿訇催人作祷告的喊叫，着实叫人心惊肉跳；而且还听到从佩斯古老的城堡传来猫头鹰的叫唤。然而在远远的某个小村子里，却响起了基督教堂忧伤的钟声。

白色的雾霭中泛起点点红斑，象是被污染的鲜奶。寓言里那个面目可憎的矮人，脸上露出嘲讽的狞笑，在雾霭中时隐时现；他正在跟一条龙进行搏斗，揪掉龙身上的鳞片。天空中唯一的一团黑云在迅速扩散，而且变得愈来愈宽厚。

他们离开佩斯，从哈德万门泥泞的地段绕出城去，不巧，克里什东乘坐的那辆车子差点陷进那里的渍麻池（就是现在的民族剧院附近）。天空中的那朵乌云扩散得愈来愈快，猛然间把整个月亮吞噬掉了。月亮象一枚大银币掉进长统袜子里去。

天色稍稍有点灰暗，肃穆、忧郁的沉寂笼罩着尚在沉睡的大地。车辆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着。从佩斯那边的农舍传来一声声公鸡的啼鸣。马儿垂头丧气地慢慢走着，车夫都在打盹儿。参议员们都心事重重，默默无言地相对而坐，谁也不想先开口。

其实，他们彼此完全可以交换想法，因为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在思考着同一件事。只要有一个人先开口："咱们回去后怎么交待呢？"另一个就会低声呻吟，凝视着天空，过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回答："现在，我宁愿当一只牧羊狗，这也比当克茨克梅特城的参议员强。"第三位参议员会抬起低垂的脑袋，长叹一声，说："一百头阉牛和五十匹马，只换来这件浅绿色长袍——真是赔大本的买卖呀！"

说完后，他们又陷入沉默，木然地注视着前面一片灰朦朦的雾霭；在雾霭中仿佛闪动着一些令人捉摸不透的面影。

会不会从这些雾团中突然出现一个幽灵呢？瞧，一个比普通的精灵更惹人注目的真正的精灵出现了，出现在这黑魆魆的道路上，正好在车子的前面。

前头拉套的马儿吃了一惊。车夫也把眼睛睁开了。这时，在车子前面传来一个女人温柔的声音：

"停一会儿！"

天主教徒伊诺柯划了一个十字，嘴里喃喃地说："一切好的精灵都必须颂扬上帝！"

"你是谁？"克里什东问道。

"俺是齐娜，吉卜赛姑娘。快让俺上车。"

刚才吓一跳的只是伊诺柯一人，可是现在连普鲁斯诺奇和克里什东都被吓得半死。甚至坐在第二辆车上的大法官也不好意思不跳下车来了。

“小丫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啦？”

“俺是逃出来的！”齐娜直截了当地回答。

“哎哟，你这条小毒蛇，为什么要逃跑呢？”

“因为俺烦死了。”

“哼，你这个放荡的东西！”克里什东搔搔脑袋说。“你知道吗？因为你的缘故，他们会把我们全都吊死的！你立刻滚回去吧！我们怎么办呢？”

“得把她送回去！”普鲁斯诺奇说。

这时候，月亮又突然从云层里钻出来，照亮了这个美丽的姑娘。

她身上那套漂亮的衣服被污泥弄脏了，靴子上黏满泥巴，裙子也被泥水溅湿了；她是从泥泞的道上跑出来的呀！她的模样既漂亮又令人惊异。

“俺不乐意回去，”她执拗地嘟囔着。她因为稍稍有点发颤，微露的白牙在闪亮，胸脯还在一高一低地起伏着。

“你得回去，”大法官说。“我们还得保住脑袋呢！”

姑娘全身颤抖，抬起她那双又大又漂亮的眼睛望着大法官；她的奇特的眼神是那样迷人，充满着

责备的神色，大法官也忍不住叫喊：

“上车吧！坐在我的身旁，我带你回家。”

“大法官先生，大法官先生！”普鲁斯诺奇忧虑地提醒他：“您这是干什么呀！”

“一切由我负责。”

“年轻人，这是冒险，”伊诺柯咆哮起来。

齐娜的眼睛象闪电似的瞥了大法官一眼，眼神里充满着忠诚的热忱。然后，她象一只动作轻巧的小猫，敏捷地跳上车，坐在大法官身旁。

车辆又开始往前移动了。

“你着凉了，”莱什卡克说。他听到她的呼吸有些急促，便顺手从车座角落里摸出那件卷成一团的、土耳其皇帝恩赐的长袍，盖在她的膝盖上。

他又用手心摸摸她的脑门，感到有点发烫。可是，她的皮肤是那么光滑，只要碰一碰就够使人感到痛快！大法官开始有点激动了。

“哦，现在只有一个人是幸福的，”这时候，坐在第一辆车子上的伊诺柯先生叹气说，“那就是阿柯什东·克里什托夫先生，他肯定已经抵达瓦茨了。”

“哦，现在只有一个人是幸福的，”坐在最后一辆车子上的昔日的牧马童，今日的牧牛青年说（他们往回走时，既没有了阉牛，也没有了马匹），

“那就是咱们的大法官莱什卡克先生，因为他现在正在啃吉卜赛姑娘的嘴唇，搂抱着她那动人的腰肢。”

“齐娜，告诉我，”大法官问道，“你是怎样逃出来的？”

“俺买通了那个土耳其老头；他是专守在房门口的，不让俺们迈出门坎一步，俺哄他睡觉，他果然睡着了。”

“你怎样懂得跟他说土耳其话呢？”

“俺从脖子上取下项链，给了他。”

“唔，那么其他三人呢？”

“俺也劝她们逃跑的，可是她们不愿意。她们说，在家里，还得去做短工。在土耳其人那里倒能享福。那里的午饭可好啦，有烤肉、水果和玉米粥。晚饭俺就等不及了。”

“你不也是对那些感兴趣，才跟我们来的吗？”

“俺是喜欢那些衣服。”

“难道说，你现在对这些都腻烦了吗？”

“是的，俺已经讨厌这些东西了。俺愿意回到俺的破破烂烂的家里。”

“哎呀！”大法官忧愁地说，“你可能会给克茨克梅特城带来许多不幸的。齐娜，他们会找你

的。”

她怯生生地愈来愈凑近大法官，全身在颤抖，象微风中的白杨树叶。

“不要害怕！我既然说过了，就不会抛弃你，我讲话是算数的。”

姑娘低下头去亲莱什卡克的手，哭泣着。

年轻小伙子气恼地，甚至有点粗鲁地用手把她的脑袋抬起来，抱怨说：“我又不是主教嘛！”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世界在他面前突然变得复杂起来。他觉得整个大地都在转动；天空的星星在他眼前跳动，车子好象已经翻倒了，路边的青草、芦苇都在狂也似地奔跑起来。随后，他情不自禁地把这美丽的姑娘的小脑袋紧紧贴在自己的胸脯上。

突然间，他又感到羞涩，把她放开了。

“哦，……齐娜，你这是干什么呢？别干傻事了。不要吻我的手，不然的话，我就要把你的那条大辫子绑在那根柱子上，让你的脑袋再不能往这边转动。你把我的心都搅乱啦！”

他抓住她那根蓬松、乌黑发亮的辫子，戏谑地说：

“我可要把它绑在柱子上啦！”

“您要是愿意，您就绑吧！”姑娘柔声细气地说。

“你不要害怕，我不会这样做的。我现在想的是别的事。”

他装着毫不动情的样子，把她那根象蛇一样在撩人的辫子往姑娘的另一只肩膀甩去，象根鞭子在响动，辫子就盘在她那象雕像一样的脖子上。最后，姑娘的这一只肩膀又紧靠着莱什卡克的胸脯。

他们沉默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莱什卡克常常用手掌去抚摸她的脑门。

“我在想，”末了，他终于嗫嚅地说。“你这根辫子无论如何得剪掉。”

齐娜诧异地抬起眼睛。即使是在黑暗中，她的一双眼睛也在闪闪发光。

“齐娜，你再靠近我些，别让车夫听到我讲的话。把你的耳朵贴在我的嘴上。再近些，别害怕，我不会吻你的。”

“您亲俺吧，俺才不后悔呢！”

“得把你的辫子绞掉。”

“绞吧，俺不会后悔的！”

“你绞掉辫子，就下车……”

吉卜赛姑娘焦急不安地扭动着身子。

“土耳其人会到处找你的。我又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来保护你。我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摆在我面前的将是不幸的命运。你得下车，这是确定无疑

的。”

“可是为什么呀？”

“因为苏丹和布达的帕夏的权力比克茨克梅特法官的权力大。要是我的权力比他们大，你现在就可以坐在我的身边，谁都不敢动你一根头发丝。”

“俺不明白您的意思。”

“不久你就会明白的。这只箱子里有一套男人的衣服，是我在布达给自己买的。你从车上下去后，找个僻静地方把它穿上。我把几枚金币放在你的衣服口袋里。穿上这套衣服，你会变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你看怎么样？那时，连魔鬼也认不出你这个齐娜来了。”

齐娜长叹了一声，哭了。

“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几天以后，你可以绕道回到克茨克梅特，装扮成一个找活干的流浪青年裁缝，去找我的父亲。”

齐娜抹去眼泪，哈哈大笑说：

“好，这么做很好！至少俺将来还能见到您。”

“你打扮得邋遢些，别象一头小母马那样嘶叫。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要是老头拒不收留你，你就把这只戒指给他看，这是表明我希望他收留你的标记。”

“到那个时候，想必您也该回到家了，您可以亲自告诉他呀！”

“我说不准那时我会在什么地方，”他愁眉苦脸地说，从手指上脱下一只镶嵌着宝石的戒指，递给齐娜。

稍稍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要是他把你留下来干活，你就不要给他看戒指，不要让我父亲猜出，也不允许任何人知道你是女扮男装的假小子。这是我的希望。”

“那好吧！俺就照您说的去做！”齐娜说。

“那么，我们现在就动手。在天还没有亮以前，你就逃走。”

马车工具箱里有把大剪子，是车夫用来修剪马鬃毛的。现在，当大法官拿起这把剪子时，手不由得打颤，而当他抓住她那根乌黑发亮的发辫时，手抖动得更厉害了。

“我没有勇气把它绞下来，”他说着，缓慢地放下剪刀。

“您为什么要可惜它呢？”姑娘噘着嘴，把剪刀夺了过去。

咔嚓一声，剪刀口张开了，又咔嚓一声，一大把头发被剪掉了。

姑娘把头发剪成小伙子的发式，连她自己也吃

吃地笑起来。

当她习惯地想用一条缎带把头发扎起来时，米哈依已经从箱子里取出一套衣服，卷作一团递给她。

“你换装时要多加小心，要走到最靠近蒂萨河岸的地方去，把换下来的衣服堆放在柳树丛旁边的沙堆上，就象那些自杀的姑娘常常做过的那样，把衣服留下，只把悲伤带走……”

“一切听从您的吩咐……一切。”

“坏啦，坏啦！”在这同时，从克里什东他们乘坐的那辆车上传出失望的叫声。

“出了什么事啦？”大法官高声问道。

“我们的车子陷进泥沼地去了。”

发生这样的事情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当时这一带地方很少有行人车辆来往。人们抱怨说：“这里的道路，除了泥泞之外还是泥泞。”也有人认为：“道路本是车子走出来的，有车辙的地方，人们才可以行走；也就是说，要是以前车子能在那里行走，我们当然也可以行走！”

可是，冷不防车辙消失了，他们乘坐的车子陷入了沼泽地；在月光下，那里的泥沼地很象墨绿的草原。

这里就是裴多菲在诗里称之为傻子的阿尔弗勒

德平原。白天，在海市蜃楼的幻影中，陆地成了水乡，然而到了晚上，又把水乡变成了陆地。这叫人相信什么呢？

车夫在高声咒骂，用鞭子抽打着马匹。可是，车子好不容易从泥地里挣扎出来后，又不知道往哪里走好。第二辆车子想朝另一个方向走，结果也同样陷进了泥沼地。

“我们迷路了。谁知道怎么走？”大法官这样问道。

他们全都从车上跳下来，商量怎么办。

“咱们一定是来到‘地狱湖’附近了，”普鲁斯诺奇先生说。“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有路的。我曾经听跑单帮的人说过，在湖中央有条好走的路。”

“可是，路在哪儿呢？等找到那条路，说不定咱们已经全给淹死啦。”

“赶快把马勒茨老头唤醒。每年秋天下雨季节，他都驮着货物去佩斯好几趟，没准他认得路。喂，放马的，你到最后一辆车上把你的马勒茨叔叔叫醒。”

快活的巴利二话没说，跑去使劲摇醒正在鼾睡的老头。

“出了什么事啦？狗崽子，你那么使劲摇我干吗？”

“老叔，打扰您啦！您认得回克茨克梅特的道吗？”

“让我想想，”一向沉默寡言的牧牛人回答。

“现在，咱们是在‘地狱湖’边，前面的两辆车子已经陷进泥沼地去了。您起来看看，咱们该往哪儿走。”

马勒茨抬头望着天空，细心观察着头顶上千万颗眨巴着眼睛的星星。

“哎呀，您不下车，怎么能看见路呢？”

“在地上能看见什么呢？”他不客气地骂了起来。“车上车下还不是一样？你别捣乱啦！”

他又继续仔细地望着天空。

突然间，他在车座上站了起来，朝克里什东他们乘坐的那辆车子的车夫叫喊：

“孩子，你看见前面头顶上的那两颗星星了吗？一颗的光非常弱，显得苍白，另一颗比较亮，却小一些。这两颗星正好对着。”

“看见了，马勒茨大叔。”车夫回答。

“喂，老弟，你就从这两颗星中间把车子赶过去，那里有路。”

说完，他象干完一件事，又放心睡去了。人们都先后从没膝的泥水里爬到车子上去。等到大法官自己乘坐的那辆车子上去时，齐娜已经不在

了。

正是在这阵混乱之中，她不声不响地消失了，车上只留下一大把散开了的头发。

米哈依边叹气边抓起一缕头发，撒到泥沼地去。乌黑的头发静静地飘落到水面上，微风吹拂绿水，头发在水面上柔情地荡漾着；它们有些被水仙花缠住，有些被污泥沾住，有些又被长得象蝴蝶的野花抓住。

当人们根据牧牛人马勒茨的指点，驱车穿过泥沼地时，在大法官的手里，只剩下唯一的一根被他手指上的一个戒指缠住而留下来的头发了。

“嘿，嘿！”他高声叫喊：“那个女孩子到哪里去了？她坐到哪辆车上去了？”

大家都回答说：

“我们这里没有哇，她不在我们的车上！”

“感谢上帝！”参议员们都松了一口气，低声交谈着：“小家伙跑掉了！”

困难终于克服了。现在，他们的车子毫不费劲地从这个村子穿过另一个村子。

不过，在晨曦照亮车辙之前，路上仍然有些朦胧，但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只要把马勒茨大叔唤醒，他就会给他们指出正确的道路。

“现在，你们把车子直朝那颗小小的发亮

明星的方向赶就行了！”马勒茨对前头的车夫说。

这颗星星给他们照亮从佩斯回到克茨克梅特城的道路，透过云层，给他们指明正确的方向。

第六章

受嘲讽的城市

皮曹在集市上象放连珠炮似地咋呼着，话语非常简单明瞭：“上帝保佑！”“万岁！”如此等等。善于辞令的弗格德·巴勒正在蜂房里练习他的庄严的演说，开头是这样的：“谁没有听说过智者，那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塞纳察①的信息呢？”（当然，谁都听说过的，因为弗格德·巴勒先生在他每次演说的开场白里总提到这位值得尊敬的圣人。）城里的乐队也校正了琴音。一句话，人们都积极做好各种准备。要不是普鲁斯诺奇先生先到达切格莱德，并让快活的牧马人巴利先捎去口信，叫家里的人不要搞什么欢庆活动，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值得高兴的，否则，家里的人还会敲响教堂的大钟

① 塞纳察（公元前4年—公元65年），古罗马哲学家、戏剧家和国务活动家。

呢。

随他们去的跟班个个情绪低落，无精打采。黄昏时分，人们从窗户和栅栏背后带着忧郁的眼神观望着走在前头的队伍。连一声欢呼声也听不到。只有几只狗跟在车子后面汪汪乱吠，这总比被人当面奚落要好受一些。

当天晚上，关于布达之行的消息便不胫而走。说使者没有完成克茨克梅特城人们的嘱托，末了，连他们自己也受到苏丹的嘲弄，送去了许多珍贵的礼品，却只换来一件长袍。真是可悲的耻辱！他们怎么还有脸面把那件长袍带回来呢！

第二天，人们成群结队，聚集在市政厅门口。那些有名望的人士走进大厅，以便从官方人士口中打听这次出使的结果。每当城里出现重大事件，他们都是这样做的，这已经成为惯例。那些平民百姓只得站在市政厅门口议论，一些年轻小伙子放肆地高声尖叫，怪声怪气地哼着小调，不一会儿，人群也跟着哼起来：

克茨克梅特，现在你该感到幸福啦，
因为土耳其皇帝恩赐给你一件长袍。

有几个过路的纳吉克勒什商人讲的话使人们的

情绪更加激动。他们先说给自己车夫听，接着，车夫就用嘲笑的口吻高声重复：

“喂，那件长袍够暖和的吧？”

“可不是，正在大厅里议事的官员个个都象热锅上的蚂蚁呢！”

参议员们都阴沉着脸坐在椅子上。有个别参议员如伊诺柯先生，更显得无精打采。只有大法官先生那张漂亮的褐色脸孔上还露出勇敢、倔强的神色。

关于这次出使的经过，普鲁斯诺奇先生在他动听的演讲里作了描绘。他从一开始就提到上帝（上帝是那样频繁地访问克茨克梅特城，人们甚至可以把他看作是这里的居民了）。普鲁斯诺奇说，他们是在上帝沉重的左手指导下制定计划的，目的在于把这座城市从被勒索和绑票的状态中永远拯救出来。他们是出于好意而采取的行动（上帝可以作证），不曾想到计划会遭受挫折。真的就是真的，这次行动的费用无疑是巨大的，可是，他们本以为有志者会事竟成呢。

开始时，大家都安静地听着。作为官方的正式报告，这次演讲是很出色的，特别是普鲁斯诺奇对任何细节都不放过，而且还带着感情绘声绘色地加以描述：“……礼拜三，我们出现在土耳其皇帝陛下面前的时候，他是穿着元首的大礼服坐在宝座上

的。”正在他想接着往下说的当儿，彼勒梅特·格什巴勒打断他的话，喊道：

“他嘴里叼着烟斗没有？”

经他这么一问，所有在座的人的脸色顿时变得开朗了，从这开始。难听的话一句接着一句冒出来。

所谓的权威很快就降低了。只要第一颗火星把麦秸点着，很快就会把整个麦垛烧光。

“你们把大量的牲口都藏起来了吧？”

“给那几个女人做的镶着红宝石的服饰全都白费了。你们干的好事呀！”

“什么镶嵌着宝石的柄上带环的鞭子，用黄金打造的斧头柄手杖，你们全带去了。真会糟踏钱财呀！”

“最后还落得被人嘲笑一番！我刚才从外面进来，在集市上，纳吉克勒什人在叫喊：‘那件长袍暖和吗？’这给我们的城市带来多大的耻辱呀！”

“你们必须对此负责！”

又高又瘦的贝勒格什·尤若夫从座位上跳起来，圆睁着眼睛，举着手大声威胁说：

“辞职！你们得从这张铺着绿呢的桌子旁边滚开！”

这些煽动性的话得到人们的响应，喊声立刻响彻整个大厅，犹如狂风扫荡着树叶。

“辞职！”

情绪激昂的人们步步紧逼，愈来愈靠近那张绿色会议桌前面。

莱什卡克·米哈依推开椅子，伸手进内衣口袋，把用链子吊挂在口袋里的那颗克茨克梅特城的印章掏出来，连同链子一起扔到会议桌上去，印章便从桌上叽里咕噜滚到大厅的角落里。

“大印在这里，我才不稀罕呢！”

说完，他朝门口匆匆走去。

可是，普特诺奇·巴拉茨把他挡住了。

“伙计，别来这一手！你得留在这里。我要在上帝和公众面前，控告你通敌。是你把我们神圣教会的圣职人员送到皮曹手里。你对我们的城市是欠了债的，应当把你抓起来！”

“你是奉谁之命呢？”莱什卡克傲慢地冷冷反问。普特诺奇先生象是舌头被人割掉似的，吓得讲不出话来。莱什卡克大步离开，走出去时还把大厅的大门重重地关在身后。

跟着就轮到其余的参议员。他们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屈服了，一个接着一个提出辞职。

大家把贝勒格什·尤若夫拥到主席位上，推举他出面维持这乱哄哄的局面。他一上台就说：

“我提议，在我们经过深思熟虑，选出新的领

导班子之前，先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临时负责处理城市的一切事务。三人委员会应由我们中间的一位天主教徒、一位加尔文教徒和一位路德派教徒组成。”

“赞成！”绝大多数人叫喊着。

人们立即选出以下三人组成临时领导班子，他们是：胡莱茨·沙姆耳、普特诺奇·巴拉茨和贝勒格什·尤若夫。

三人共同执政委员会在众人散去之后，马上走进大厅旁边的小房间去商议对策。他们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逮捕莱什卡克·米哈依。

当差役要把米斯柯拉走，投入监狱时，莱什卡克老头哭了，但他内心里却感到骄傲。他先是抓起一块铁烙要打死差役，而当他手中的铁烙被抢走时，又用圣经里骂人的话痛骂皮曹·卓利和莫兹柯·彼士托。

“亲爱的爸爸，不要把这件事看得过于严重，”刚下台的大法官有些气恼地说。“他们是长不了的。”

“他们会因此而吃苦头的，”他又象是舞台上的英雄，挥动拳头继续说，“克茨克梅特，你会象沙度曼城和柯姆罗城那样叫苦的。”

“幸福会向我们微笑，”米斯柯安慰父亲说。

“幸福？”老头象个老太太似的，边哭边数

落。"幸福是位女神，象其他女人一样，她总是追在男人的后面。谁要是同她相爱过一次而又被抛弃，那就再也不能同她相见了。"

他太失望了，发疯似地操起一把剪刀，把一件正在缝制的缎面皮里大衣绞成一块一块的，声音颤抖着说：

"狗东西，我要毁掉你，我要把你绞碎，让世界末日来临吧！"

世界末日并没有来临，毁坏的只是他的皮里大衣，而可怜的米斯柯还是被公差抓走，关在城里那座发了霉的监狱里。

他跟在他们后面追跑，可是，在门口，他的那双腿就不行了，只能在门坎朝着儿子的背影叫喊：

"亲爱的孩子，别害怕！我一定要救你，想法子让你出来！"

的确，对他来说，这是件头等大事。他要去找布达的帕夏，从他那里讨取一道命令，让他们立刻释放他的儿子。要是布达的帕夏心肠不软的话，他就去找沙勒诺克的帕夏，他的命令在这里同样也是有效的。假定说，要是沙勒诺克的帕夏碰巧情绪不佳，还可以去找柯勒格伊苏丹，或者去弗莱克找总督；在最坏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去找曹托先生，他也会发出释放令的；再不然，就去塞切尼找柯哈

里·伊姆雷先生。这些有权势的人都能在克茨克梅特城发号施令。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个流浪青年，毛遂自荐当老莱什卡克的助手。看模样，他是一个长相既漂亮又很有自信心的小伙子。在老莱什卡克外出期间，他说愿意给他看家，接待那些找上门来的主顾。老莱什卡克同意把他留下，由一个叫艾勒耶卡[1]的女孩给他做饭，并对他这样说："拉茨柯[2]，我的孩子，你叫拉茨，对吗？老弟，你不要跟这个女孩子淘气，我事先警告你，因为她是我的教女。"

老头交待一番后就走了。几乎过了整整一个冬天，他才回来。

马勒东预言，今年年头不吉利。敌对的各方都在叫喊困难。在赫克里先生的勇士中间，到圣诞节时，就已经有上百人冻伤了。由于去年是个坏年头，收成不好，士兵们不仅受冻，而且挨饿；因此，如果他们偶尔有越轨行为，就不足为怪了。

老莱什卡克拿着布达的帕夏的命令回到家里的那天晚上，以凶狠著称的柯勒格伊苏丹的一支部队，在奥莱伊将军的率领下兵临克茨克梅特城下，还带着一大群上了脚镣的女人和男人。将军派人骑

---

[1] 艾勒伊的爱称。

[2] 拉茨的爱称。

马给三人委员会下了通牒：

“不信奉真主的狗东西！要是明天上午你们不送来八车面包、四十头阉牛、二十车木材和四千五百块钱，下午我就要率领我的士兵进城，把克茨克梅特城的三个法官杀掉两个，因为对于这座城市，留下一个法官就足够了。你们好好理解我这话的意思吧！”

市政厅里一片惊慌。公务员骑着快马挨家挨户通知，要人们给奥莱伊将军烘烤面包，准备木材。困难的是找不到现钱，因为城里的金库早已掏空。现在，他们已无力应付这种意外的要求。

当莱什卡克·马加什低声下气（每当他去见地位比他高的人，老头都抱这种态度）去找市政厅的三人执政委员会时，发现他们异常愤怒。

“喂，你想干什么？”普特诺奇很不客气地问。

“我的好人，我是为了那个孩子来的。”

“什么样的孩子？”

“就是我的儿子嘛，我要把他带回家去。”

“要是我们能放他就好罗！”

“当然能放他！”老头说着，骄傲地掏出伊布拉希帕夏的信，放到普特诺奇先生的面前。“您们都是仁慈的哪！”

普特诺奇先生把信很快看了一遍，吓得挠挠后脑勺。因为要不是赶巧遇到伊布拉希帕夏高兴，他是从来不会为这点小事亲自下手令的。瞧，手令上有这样的话："依我看，你们的脖子发痒了。"

"这就理当别论罗！"普特诺奇先生的态度也软下来了。"我们服从命令。可是，现在天黑了，典狱长又不在。这样吧，我们明天一早就释放米哈依老弟。"

老裁缝回家去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来到市政厅大门口等着。那天的天气很恶劣，有雾，还飘着点小雪花。

三人执政委员会的成员很早就走进市政厅去；最先到的是普特诺奇先生，他昨晚想出一条妙计，今天一早就匆忙赶来跟他的同伴商量。

"看来，要是我们把莱什卡克·米哈依放了，事情会对我们不利。他这个人聪明，脑子里装的全是鬼主意。"普特诺奇对其他二人说。

"不错，他的脑壳硬得很。可是，我们又不能把土耳其帕夏的手抽回来。"贝勒格什说。

"我想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迟早得释放他。我可以派他到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不过，这要您们委我以全权。"普特诺奇说。

大清早，街上就已出现这么多人，这是很罕见

的。市民们有背着大包小包的，也有用大车把家里的细软和杂物运到远离城市的村子里去的。由于奥莱伊将军的突然到来，人人脸上都呈现出惊恐的神色。话可要说在前头，杰出的奥莱伊将军可不同于曹托先生或者专门掌管财政的德勒维斯贝伊，零敲碎打，只知道命令部下今天掳个修道士，明天抢个漂亮的姑娘。奥莱伊将军是位不干则已，要干就放开手脚干的人。他不常来，要是来了，就要把全城抢个精光，妇女、孩子，什么人也不放过，还有马匹、各类牲口，也一只不留。奥莱伊将军就是这种人物。这次是非满足他的要求不可了。

派出去征集财物的人陆续回到市政厅；有些拿回来一点钱，有些带回来面包、木材。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随着早晨到来的是坏消息。

当普特诺奇先生命令把莱什卡克·米哈依从监狱里放出来时，舆论大哗，怨声四起。

“莱什卡克·米哈依，”三人执政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普特诺奇先生庄严宣布：“您获释了！”

他的话音刚落，大厅里立刻响起一阵不满的喧嚣声。

“布达的首领是他的大保护人！”站在前面的人挖苦说。

莱什卡克·米哈依一句话也不回答，他做了一

个神经质的动作，象是要离开市政厅。

“等一等，您不能去布达！布达的帕夏不是罗马教皇。前任大法官先生，帕夏可以开锁、上锁；可是，他不能开释罪行，因此，您还得自己赎罪。”普特诺奇说。

这使沉闷的空气又变得紧张起来。人们都在屏息以待，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情况。

“凶狠的奥莱伊将军的军队就驻扎在我们的边境渍麻湖畔。他要求我们给他送去一大批贡物，而且必须在今天中午以前送到。可是，我们又无法办到。莱什卡克·米哈依，您知道现在我们如何处理您吗？”

“有话请说，不必绕弯子！”

普特诺奇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声，继续说：

“您捎回来一件著名的长袍。喂，现在我们倒想瞧瞧，您能给它派个好用场！我们要您穿上这件长袍，到那位土耳其将军的军营去。”

米斯柯的心不由得紧缩了一下，因为这一手来得太突然。他的腿脚几乎站立不住了。然而，他突然象是从什么地方获得力量似的，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回响：“不要害怕，不要怕，不要怕……”

他心脏的跳动又变得正常、有力了，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有力了，不过，他表面上还是保持着冷

静。

“要我对土耳其将军说些什么呢？”他问道。

“您告诉他，我们只能给他送去他要求的贡品的半数，即使是这样，也要等一、两天，我们才能够凑足。真见鬼，干脆您就把您那件长袍作为礼物转送给他吧！那件长袍代表着五十匹马、一百头阉牛和一百枚金币呀！嘻、嘻、嘻，这比他要的数目还多呢！要是有剩余的话，您拿回来上缴金库吧！哈、哈、哈！”

“可是，他们会把我当俘掳捆起来带走的。”

普特诺奇耸耸肩膀，说：

“那是您自己的事罗！”

“是吗？”莱什卡克·米哈依悲伤地随口说道：“您们真打算这么处置我吗？”

他带着迷惘的眼神望着这三位头发斑白的执政委员。他们点点头，表示这一判决是正确的。它向那些随便糟蹋市民钱财的人表明，这是一个可怕的榜样。

“您们还是再把我关进监狱里去吧！”他脱口而出，说完，低着脑袋，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您害怕什么呢？”普特诺奇的话里带刺。“您可以穿上那件长袍嘛！”

话音刚落，大厅里的人们就报以阵阵笑声，把莱什卡克·米哈依臊得满脸通红。

“害怕不是我的习惯，”莱什卡克·米哈依傲慢地说。“我什么时候出发呢？”

“我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让您今天上午就走。上路之前，您不作一次忏悔祈祷吗？”

“不。”

老裁缝听到这一消息，就喊冤叫屈，说他们把他那无权的儿子送到鞑靼人的军营里去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不许申辩的死刑判决。他到处呼喊：“好人们，你们不能听任这种不公正的判决呀！你们想一想吧，在三个月以前，他是多么爱护你们哪！拿起斧头和铁叉，你们起来反抗呀！来呀！我带领你们去除掉‘长着三片叶子的车轴草’！”（这是三人执政委员会的浑名。）

可是，人们象是扎了根的树，一动也不动……从窗台上摆着迷迭香和天竺葵的窗户口，出现一张张棕褐色或者金黄色头发的姑娘的愠怒的脸孔，有时还在她们中间发出一、两声悲哀的长叹：“唉，可怜的莱什卡克·米斯柯！”

在这之后，那些漂亮的脸蛋依然留在那里等候着。

“他什么时候来呢？我喜欢看他穿上那件长袍

后是什么模样。可是为什么这么久还不来呵！”

这时候，差役已经在市政厅的庭院里为他准备了马和鞍辔。尽管他穿的那件绿绸缎面的长袍长及脚踝，他仍然很轻巧地纵身上马。当他的右脚踏着马蹬时，他还吹了一声口哨。让那些以为他已经走上绝路的哭丧歌手哭上两百年吧！

两个公差也上了马，象普鲁士武士那样亮出军刀，走在他的两旁。他们从市政厅的后门出去，绕着僻静的街道出城，以免跟那些好奇的人们相遇，招引他们的高喊和取笑。因为这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呀！

三人执政官从窗户看着他们从庭院走出去。因为雾太大，很快就看不见他们的身影。普特诺奇先生高兴地搓着手说：

“嘿，这个家伙再也听不到克茨克梅特的喇叭声了！”（按传统习惯，市政当局每天中午都派人在圣米克洛什塔楼吹喇叭报时。）

随后，他又转过身，对聚集在那里的市民说：

“我们现在赶快去打点贡品，等奥莱伊将军发怒，在进军的道上就会遇到送去给他的礼物。”

象押送被驱逐出境的人那样，公差把莱什卡克·米哈依解到城边。公差是按上头指示办的。要不公事公办，出了事得由他们负责。

也许莱什卡克·米哈依不会去奥莱伊的军营，也许他会拐个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世界大得很嘛！的确，只要他愿意，满可以逃走，从此不再踏上这块土地，就算了事。

但是，他们把他看扁了。他独自一人朝着一望无边的渍麻湖方向的雪地走去时，心里在琢磨：

“我要去，我一定得去。我要是不去，我这一辈子就要落个懦夫的坏名声。要是我去了，没准还能回来。奥莱伊将军是个聪明人，他是不会把死人也带走的，他要的是活人。他还要用他的俘虏来做买卖呢！大不了我被当作俘虏带走。不管怎么着，我都得去走一趟。”

他用他身上穿的那件长袍的下摆拍打胯下的瘦马，好让它走得快一些。昨天，这匹瘦马还在拉磨，今天却驮着一位骑士了。这是上帝的巧安排！三人执政官想，对鞑靼人来说，这匹瘦马也是有用的呢。

“你们派我去的是刑场！”路上，莱什卡克·米哈依想着想着，一股无名怒火涌上心头。

他把拳头举得高高的，说：“哼，要是我逢凶化吉，能够回来，就有你们好看的！”随后，他狠狠地踢了踢马，让它朝前跑去。

这时候，迎面袭来一阵冷风。风是从渍麻湖那

边吹过来的。从远处传来阵阵喧闹声，那是鞑靼人军营里的喧哗。莱什卡克·米哈依说："咱们走吧，我的马儿，咱们朝前去吧！"

在他前面很近的地方有一排褐色的篱笆，是用芦苇编成的，象一道轻便的围墙；在那儿，象是有什么"生物"在活动，但更象是芦苇在抗拒着冷风的袭击。这道孤独的篱笆，象是被人们遗忘的角落（好在这些芦苇对鞑靼人没有什么用处，否则是不能幸免的）。

莱什卡克·米哈依正想骑马绕过这排篱笆时，看见有一个头戴黑色宽边帽，身穿斗篷大衣的男子站在篱笆旁；他也许是为了避一避风雪才到那里去的。

那个人慢慢朝他走来，说：

"站住！莱什卡克·米哈依先生，您听俺说一句话。"

莱什卡克·米哈依连往那里看也不看一眼，就大声地回答：

"你连叫我站住的话都还不会说呢！"

"俺是齐娜！"

呵！终于有了能够叫他停下来的话语了，不但如此，还会叫他从马背上滚下来呢。

"不幸的姑娘，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嘿，你是

个多么英俊的年轻小伙子呀！”

她疲惫无力，伤心地对他谈谈一笑：

“唉，您赶快下马吧！要不然俺就要跳上去啦！您到篱笆这儿来，好让俺穿上那件长袍。”

“你是不是发疯啦？”

“俺全想好了。俺已经听说，他们要派您到那里去。您要是去了，他们或者是把您杀掉，或者把您当俘虏带走。难道俺说的不对吗？”

“齐娜，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等我呢？”

他望着她，感到有些困惑不解，不知道跟她如何说才好。

“要是他们把您杀掉，任何人也不能使您再生。”

“是呀，你的话是有道理的。”

“怪人。您现在别再开玩笑了！要是他们把您当俘虏抓起来，不会有人去赎您的；即便是有，城里那些当权的也会出来阻拦。”

米哈依咬着唇髭，情绪沮丧。

“要是俺去，俺就说俺是莱什卡克·米哈依，如果他们要杀俺时，一定会发现俺是女人，而鞑靼人是不欺侮女人的，那您就可以将俺赎回来。要是他们把俺当作俘虏，没准会把俺认作是莱什卡克·

米哈依，叫城里的人赎回去。快把衣服给俺吧！”

米哈依反对说：

“不，不，你想到哪里去啦？”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齐娜口气很坚决。

“我赎你回来，”他摸摸脑门说，“我怎样赎你回来呀？你说，你可以代替我。可是，你听着，这样办是行不通的。姑娘，别再跟我争辩了。放开我吧！现在，连我也不知道，我们该怎样办才好呢！”

可是，姑娘绝不肯罢手；她已经把那件长袍夺过去，穿在自己身上；她象轻飘飘的羽毛，一转眼功夫，就跃身骑到马背上去了。

再过一会儿，大雾已经将她连人带马吞没了。米哈依愤怒地跟在她后面追赶。

“站住！”他高声呼喊，象是从遥远的天边传来的雷声。“我不允许你这样做！我命令你站住！”

然而，他已经无法同她说话了。就那么一会儿功夫，远去了的人影变成一粒种子那样小了。

姑娘骑着马不停地奔跑，到了鞑靼人的营盘前，才把马勒住站下来。

“领我到你们头领那里去。我叫莱什卡克·米哈依，是克茨克梅特城的使者。”

“好人，你下马吧，我领你去！”一个矮胖子鞑靼人自告奋勇对她说。这个鞑靼人说得一口流利

的伶牙利话。“咦，克茨克梅特法官给你骑的是一匹劣马。瞧，我们的老爷奥莱伊将军来了。他的胡子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光溜溜的。”

果然，身材魁梧的奥莱伊将军骑着一匹栗色骏马正朝他们走近来；他正在巡视军营。

“将军，这位是克茨克梅特城的使者，”那个矮胖子鞑靼士兵报告说。

奥莱伊将军把使者和他身上穿的那件长袍上下左右仔细地打量了一遍，然后温和地说：

“好孩子，要是你不见怪，我请你转过身去。”

齐娜把身子转了过去。

现在，奥莱伊将军又从背面把长袍瞧了一眼，然后扑通跳下马，匍伏在齐娜面前的地上，吻了那件长袍的下摆三次。齐娜睁大着乌黑的眼睛，注视着他的动作，她还以为自己在作梦呢。

“真主保佑！这是真主的预言家默罕默德。克茨克梅特城的使者，您有何吩咐？”

他站在她面前躬身施礼。

齐娜略为踌躇了一会儿，随即坚定地对他说：

“你们必须立刻离开克茨克梅特城！”

奥莱伊将军抬起他那困倦的蛤蟆眼，望着天空，然后转过身，用洪亮的声音冲他的军队叫喊：

“集合，上马，撤！”

第　七　章

克茨克梅特城的光辉时期
——大法官的独裁

莱什卡克·米哈依仍然站在篱笆旁，考虑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往哪里去。他思绪万千，四肢麻木，只是心房还在扑通扑通地直跳。他想："我办了一件坏事。我自私，怯懦。"

不安和痛苦在折磨着他的心。他在黑暗中窥伺着前方，心里想："现在我该往哪里去呢？"

雾霭开始慢慢消散，远处的渍麻湖象一颗巨大的发光的眼睛在闪烁，仿佛向他招呼："来吧，莱什卡克·米哈依，要是你躺在我的怀里，那是最聪明不过的了；我要用银色的被子覆盖你的身躯，你可以在柔软的沙堆上安睡！这是一条笔直的路。"

他朝渍麻湖方向走了几步，但是，在路上有一丛醋栗树，这是附近最高大的树木，它的小树枝象白蝴蝶那样在飘舞，他没有注意看道，竟被树枝绊了一跤。

就在这一瞬间，有一种声音传到他的耳际，他

仿佛听到和感觉到了从远处逐渐传来势如万马奔腾的喧嚣。

他心里感到一阵战栗："坏了，鞑靼人攻城来了！"

可是，马蹄声仿佛逐渐远去；逐渐变得微弱，最后消逝在远方。只有一匹马朝他的方向跑来。得得，得得！是的，只有一匹马，马背上坐着的正是齐娜！

米哈依从地上跳起来，连衣服上的污泥也顾不得掸一掸，就拚命朝她跑过去。

"是你吗？没出事？真的是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齐娜高兴地微笑着。在回答他的问话之前，向他扬一扬脸，象顽皮的女孩子常做的那样。

"向您报告，俺把鞑靼人的军队赶走了。就这么些。他们已经离开这里了。"

"你别这么说呀！"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我恳求你把话说下去！"

她是要往下说的，可是，在继续说下去之前，她带着亲切、爱护的神情轻松地抚摩着那件浅绿色长袍。

"这件长袍可是无价之宝呀，莱什卡克·米哈

依先生！”

“怎么一回事？”

“奥莱伊将军一见俺穿的这件长袍，就立刻滚下马鞍，吻了长袍的下摆三次，然后必恭必敬地问俺，对他有何吩咐。俺叫他带领部队离开这儿，他二话没说，下令把队伍撤走了。”

莱什卡克·米哈依听她这么一说，乐得连嘴巴都合不拢。

“这可能吗？这件长袍有这样大的魔力？”

“俺说的句句是实话。可是，现在没有时间多说了。喏，这是长袍，您拿走吧！这马您也骑着走吧！俺得赶快从另外一条道回去呐。”

“真见鬼，这可是真正的奇迹！”欣喜若狂的米哈依禁不住表示出自己的惊异。“照你这么说，这件长袍可是价值连城啦！”

“俺也是这么想的。俺得赶紧走，被人瞅见就不好了。俺好象看见从城那里有黑呼呼的家伙在挪动，八成是车辆呢。”

一层阴影又掠过米哈依的脸孔。

“齐娜，你答应我不把这事告诉任何人。我感谢你的行动。回头我跟你谈谈……就在今天。真的，齐娜，我有话要跟你说呢。”

“好吧！”她象个行动敏捷的小伙子，迅速消

失在去“裙子树”的小道方向。

米哈依上了大道。他遇到迎面走来的大车队；车上装着面包和木材。西克拉伊·马勒茨使劲吆喝着那些阉牛。在车队前面，三人执政官中的一位，也就是胡莱茨·沙姆耳骑着一匹骏马，马脸上长着白色斑点，马鞍一侧吊着一只黄皮囊，里面装有钱币。有一辆装面包的车子上坐着法比安娜太太；她出自好奇，想去见识见识长着狗头的鞑靼人，才跟着来的。坐在她旁边的是“金嘴”弗格德·巴勒，他一边哆嗦，一边用他那双发亮的兔子眼贪婪地读着一份字母小得象跳蚤的文件。

“瞧，那不是莱什卡克·米哈依吗？”克茨克梅特人在交头接耳。

胡莱茨·沙姆耳并不十分怀恨米哈依（因为他们同是路德教派的教友），出于好奇，他非常和蔼地问道：

“您是莱什卡克·米哈依的幽魂，对吗？”

“我是莱什卡克·米哈依，不是什么幽魂，”米哈依伤心地嘟哝着（谁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想的）。“唉，您们到哪里去？”

“边境上来了客人，”执政官逗趣地说，“给那个可怜的人捎去点吃的。”（这位尊敬的先生是个很幽默的人。）

“您们追不上他啦！”

“怎么？”

“他大概已经走远了。客人不辞而别啦！”

“也许还能追得上吧！”法比安娜太太在一旁嘀里嘟噜地插话。

“真可惜！”弗格德叹气说，“象奥莱伊将军那样会说话的人是很少见的。”

莱什卡克·米哈依把那件长袍的威力一五一十对他们说了一遍。听了他的话，胡莱茨·沙姆耳先生的脸孔变成了猪肝色，或者说象痨病病人的脸孔一样绛红。

“这可是一件大事，”他喃喃地说，下意识地搔搔自己的鼻子。“唔，自从上帝创造世界以来，大概还没有出现过这种事呢！”

胡莱茨·沙姆耳不愧是只狡猾的狐狸。他仅仅犹豫了片刻，便催马奔到高处，喊道：

“喂，车夫们，把车子掉转头回去吧！曙光照到克茨克梅特啦！”

接着，他从马背上跳下来，用尊敬的口吻对莱什卡克·米哈依说：

“莱什卡克·米哈依先生，请您骑我的马吧！看见您骑一匹瘦马，连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哩！”

“这匹马我骑着挺合适，谢谢您的好意啦！这

匹瘦马既然是三位执政官叫我骑的，那么，只一位执政官就无法使我从马背上下来。”

“既然这样，那就遵便吧！弗格德，您骑我的马，快把这个消息带回城去。”

对这位“城里的西塞罗”①来说，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可以显露一下自己的才华。

“是的，我马上就走！能骑上这么漂亮的马，真叫人高兴。可是，您还得把鞭子给我，因为我的皮靴没有按马刺。”

其实，用不着几鞭，这匹烈性子的“金翅雀”就会象童话里那匹吃过上等马料的马驹子，驮着这位演说家奔驰而去。

弗格德的坐骑跑得嘴里直吐白沫，头上冒烟。当他来到集市时，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在那里站着看热闹的人愈聚愈多，群情激昂。演说者绘影绘声地宣称，上帝赐予克茨克梅特城以特殊的仁慈。一件没有灵魂的长袍居然开口说了话，把残忍的敌人从我们城市的边境驱逐出去了。这真是奇迹！克茨克梅特城的市民都高声欢呼。奥莱伊将军匍伏在地上，亲吻莱什卡克·米哈依先生身上穿着的那件长袍下摆三次，然后恭顺地欠身问道：“克茨克梅特

① 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古罗马著名的演说家和作家。

城的使者，您有何吩咐？"莱什卡克·米哈依先生昂首挺胸，象值得尊敬的智慧的西奈察①（有谁没有听说过他呢？）那样不紧不慢地回答："你们别在我的周围打扰我，赶快从这里滚开！"

"西奈察不一定说过这样的话！"受到人们尊敬的加尔文教派牧师莫克罗什·艾约亚什大吼一声，打断他的话。

"面包车、牛、钱袋，执政官和莱什卡克·米哈依先生全都回来了，这可是真的。"

集市上响起了欢乐的风暴。象是蔓延开来的火势，这一震奋人心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城；从这一条街传到另一条街，从这一家传到另一家，人们都惊讶不已，深受感动。那些一肚子气的下台参议员又重新露面了，来到公众中间。人们对普鲁斯诺奇欢呼，伊诺柯老头所到之处，人们无不举帽为他让道。集市上人声鼎沸，嚷嚷着要克里什东·弗仑茨先生讲话。克里什东毫不踌躇地站在一只扣在地上的盛白菜箩筐上，简要地说：

"我要求你们给那个有一颗火热的心的年轻人以公正的待遇，是他为我们大伙赢得今天这个伟大的日子！"

---

① 西奈察（公元前4年—公元65年），古罗马的哲学家、戏剧家和政治活动家。

“公正！”千百个喉咙跟着叫喊。

城里的市民，象洪水暴涨的河流里的波涛，欢腾起来了。到处是一片喧闹、沸腾的景象；男人和妇女都激动得比手划脚，向刚刚来到的人们转述从弗格德·巴勒先生那里听来的有关那件“会说话的长袍”的奇迹；当然，在转述的时候，不免又给那件长袍增添点彩色的丝线。

到处是一片欢呼。人群被煽动起来的巨大热情和动人心弦的呼喊，使黎明的清新空气也微微颤动。人人都在忙活着，你呼我嚷的，可是，人人又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做母亲的忙着把自己美丽、窕窈、含苞欲放的姑娘们从头到脚打扮得漂漂亮亮。那些有声望的市民都争先恐后往市政厅的马厩跑去，以便抢先抓到那四匹黑色种马的笼头（过一会，它们的鬃毛就该扎上彩带了）。老年人背着擂钵到集市去；半路上，他们在“三只苹果”旅店找到制造烟火的胡柏柯师傅，便对他说：“跟我们一起去吧！要是你崇敬上帝，就让我们共同为庆祝做点准备！”“好哇，让我喝完这口酒再走！”胡柏柯高兴地回答。尊敬的路德教派牧师莫里屠利慈·彼得亲自爬上圣米克洛什塔楼，以便在合适的时刻能及时敲响教堂的大钟。从屋顶伸出来的旗杆上的三色旗在风中飘扬，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心；这些旗

多少有点褪色了，因为它们都是贝特仑时代的物品。从那以后，它们很少在克茨克梅特城的屋顶上迎风招展了。

在一个半小时内，十一位下台参议员都急急忙忙披上他们那件有双排银扣的上衣，腰佩叮当响的佩剑，飞快地来到市政厅大门口旁边的小房间碰头。不过，比较艰巨的任务还是落在弗格德·巴勒先生肩上（由此可见，落在担任公职的男人肩上的任务也是不均等的），他必须将原先那份演说稿修改成适合这风云突变的场合；他先把“伟大的将军”这一称呼勾掉，在那个地方写上“光荣的爱国者”，又将“我们向您”改为“您回到我们中间”，等等（毫无疑问，这将是一份非常精彩的讲演稿）。

尽管仪式是临时安排的，但一切仍然显得非常隆重、庄严，只是彩车稍有耽搁。当礼炮轰鸣时，教堂的钟声也庄严地当、当、当响了起来。在莱什卡克·米哈依的身影出现时，人群狂热地呼喊着，朝街上蜂拥而去。他走到哪里，人们就跟到哪里，一直跟到市政厅大门口为止。他在那里下了车，在倾听弗格德·巴勒先生庄严的致辞时，还含笑地朝那些穿着雪白衣裳的姑娘们瞥了一眼，跟所有在场的下台参议员一一握手（他拥抱了普鲁斯诺奇先生），然后轮到他们把他抬了起来，一直抬进议事大厅，将

他放在那张铺着绿呢的桌子的主席位上。

等嘈杂的人声略为平息下来（因为大厅里挤满了城里的所有显要人物），头发已经雪白的普斯托·马迪就站出来发言。他的声音微弱，象黄蜂在嗡嗡嘤嘤叫；他赞扬了莱什卡克·米哈依的功绩，末了，他声嘶力竭地叫喊：

“我们选举他永远当克茨克梅特城的大法官！”

大厅里立刻响起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彼勒梅特·格什巴勒为了引起大家对他的注意，不顾一切地使劲拍着胸脯，还比手划脚地向人们示意，他有十分重要的话要说：

“我，彼勒梅特·格什巴勒在十二个礼拜以前的一次发言里，最先提出这样的建议；我明白无误地说，应该选他永远当大法官。”

“他死后总不能继续主持会议吧！”耶克·格勒约大声嚷嚷，打断他的话。

“当然可以。我们应该当众宣布，并把这个决议写成文件保存起来。既然上帝大发慈悲，让神圣的匈牙利皇冠在光荣的统治者哈布斯堡王室里一代代传下去，那么，克茨克梅特的大法官权杖同样也应该传给莱什卡克·米哈依先生的后代。”

耶克·格勒约：“这两者之间有个小小的区别！”

彼勒梅特·格什巴勒（生气地）：“没有区别！”

耶克·格勒约："皇冠是用金子做的，而大法官的权杖却是山茱萸木做的。"

这时，公认的聪明人迪亚克·亚诺什站出来把这场小小的风波平息下去：

"耶克·格勒约先生是对的，皇冠在弱者的头上也会发出强烈的光，可是，山茱萸木做的手杖在弱者手里却是无力的。因此，山茱萸木手杖就不可能交到他那还没有出世的后代手里。更主要的是，我们不应该用这种无谓的争吵来扰乱这一伟大的日子。我们应当严肃而庄重地按照程序进行工作，因为向任何一个人奉献一张还有人坐着的椅子，他都不会向您表示感谢的。因此，我们的会议首先应该宣布，三人执政委员会只是临时的权力机构，现在应该停止它的活动。"

"他们早已逃之夭夭，他们三人中没有一个在这里。"他的左、右两旁都响起这样的声音。

"那好吧，我们重新选举过去的参议员，并把推选莱什卡克·米哈依当终身大法官的决议记录在案。"

用不着多说，一切都照此办理妥当。大法官象个统治者威严地坐在座位上，冷冷地点点头，算是对大家的推举表示谢意。

他原来脸色苍白，可是当大家开始叫喊时，他

的脸孔又变得象红呢子那样鲜红了。

"我们想听听关于那件长袍的事迹，我们想听您亲自讲一讲事情的经过！"

他坐在椅子上感到很不舒服，样子有点烦躁。他的脖子象被一只铁手紧紧掐住了。要他当着上百人的面，讲一讲同奥莱伊将军见面时的情景……一个他既没有亲身经历，又没有亲自看到的场面，这无疑是要他当着城里人的面撒谎！噢，他没有亲自到鞑靼人的军营去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魔鬼在半道将那个姑娘带来的！既然他没有去过，最好是坦白承认。可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大家愈是称颂他，他的灵魂愈受到折磨，象被撕裂似的。他担心冷不妨吹来一阵微风，把真实情况传播开去。米托斯[1]的大耳朵什么事情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在他面前出现的这一荣誉，象是偷来的，并不使他感到高兴。其实，他是配得上这一荣誉的，无论如何，这件长袍是他得到的。尽管如此，在那张大法官圈手椅的高高的靠背后面，总是有一个使他感到不安的幽灵在游荡。

"我们要听！我们要听！"人们的要求愈来愈迫切，声音愈来愈坚决。

---

① 希腊神话里的国王。

看样子，这一关是躲不过去了。

他困惑地从身上脱下那件长袍，放到那张绿桌上。瞧，这就是克茨克梅特最宝贵的财富！

从此以后，关于这件长袍的特异功能，象故事那样继续流传开去了。

人们的热情使他的报告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所有的人都欣喜若狂，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坐在后面的凳子上轻轻地哭泣。

权力很大的大法官，已经当上了“克茨克梅特的独裁者”。他站了起来，走到那个哭泣的人身边，抓住他的手说：

“亲爱的爸爸，咱们走吧！我想回家去歇一歇。”

艾勒伊和拉茨都在厨房的小门口探头探脑。果子馅的油炸饼已经炸好了，清炖鸡正是火候，烤乳猪却有点凉了；正在这个时候，瞧，莱什卡克父子俩回来了。

“亲爱的孩子，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我收留了一个小伙计；现在，他跟我一道干活。”老头边走边对儿子说。

大法官冷漠地瞥了拉茨一眼：

“就是站在那儿的那个小伙子吗？”

“当我去布达向帕夏求情时，我不能不这么做。

米西①，为了让你再当上大法官，我不得已去布达走一趟（老头的眼睛放射出绿色的光芒）。老莱什卡克搞起政治来，绝不比小莱什卡克差……可是，在这以前，我就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只知道麦秸能垛成麦秸垛，却不懂得手艺人也能从事政治活动。米西，你不要笑话我，不然我要生气的。今后，就让你去干吧！莱什卡克家的血液是非常高贵的。瞧，咱们到家了。”

凡是长时间没有回过父母家的人，一回到家，自然对一切都感到分外亲切。烟囱在傲慢地吐烟，枝头开白花的梨树在高兴地向他点头致意，波特利②在院子里跳跃，西勒莫什③在屋里冲他叫唤，上釉的水罐在欢笑，熟悉的坛坛罐罐排成一溜靠在墙边，连家具也仿佛要对他说些什么，木柴在炉灶里烧得噼噼啪啪响，火苗映在棕色的门框上，象给门嵌上一道金边。

老莱什卡克叹了一口气说：

“可怜你的母亲，要是我能使她复活一天就好罗！”

菜饭端上来了，他们俩坐在桌子旁，屋里迷漫着亲切的气氛。艾勒伊和拉茨来回地忙碌着。在米

① 米哈依的昵称

② ③ 狗的名字。

哈依的眼里，摆在桌子上的碟碗刀叉都在向他招手呢。

“快到地窖去取酒，快去快回！”老莱什卡克吩咐拉茨，然后又转过身来对儿子说：

“我的孩子，动手吧！我知道，你饿了。监狱里的饭菜倒了你的胃口了吧？打从你被抓走后，我也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前些日子，我太悲伤，吃不下。现在，我又因为太高兴，不想吃。在布达，我一直象托尔第·米克洛什①的马那样生活。好，现在我终于把你救出来了！”

“伊布拉希帕夏是位杰出人物，”儿子有点讨好似地嘟哝着（他因为自己的情形跟齐娜相反而变得有点神经质）。

“我的孩子，也可以这么说，他这个老家伙本来就是一头到处找吃的狗呀！开头，他对我暴跳如雷，不理睬我；我呢，也不去自讨没趣。”

“为什么呢？”

“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事情就出在那个吉卜赛姑娘身上。汤不够咸吗？喂，拉茨柯！”

拉茨象枝随风飘舞的柳枝，颤颤悠悠地站在屋门口。

---

① 匈牙利民间传说中的英雄。

“唉，出了什么事啦？傻瓜，你是不是害怕我的儿子？他虽然当上了大人物，也不会咬你一口呀！”

“我不需要盐，谢谢！伊布拉希是为了那个姑娘生气的吗？”

“是呀！他说，她跟着你们逃跑了。要是咱们不把她送回去，或者我不招出她现在在哪里，就要把我关到大牢里去。我对他说，自从她上布达以后，我连她的影子都没有见过；可是，这些话全等于白说。”

“那姑娘做得很聪明，”大法官喃喃地说。“后来呢？”

“幸好就在那几天，有人向他正式报告说，在蒂萨河畔找到了她的衣裳。没准以后会在什么地方把她的尸体捞起来呢。”

“哦！”大法官高兴地打断他的话。“那个姑娘死了吗？”

这时候，拉茨跟着也“哦”了一声，一不小心把刚从厨房端出来的一盘子的烤猪掉到桌子底下去了。

老裁缝师傅发脾气了：

“你这个傻小子，把手伸到油罐里去啦！把盘子拿走，你也给我滚出去！”

可是，他很快又笑了起来：

“今天的怪事真多，死了的小猪居然还会逃跑。”（因为那只烤好的小猪又从桌子底下滚到床底下去了。）

拉茨闹了一个大红脸，蹑手蹑脚，想溜出门外。

“站住！”大法官向她招手，把她叫到自己身边，贴着她的耳朵说了几句。“现在，你可以走了！”

“你还需要什么吗？我倒愿意使唤艾勒伊。这小子太笨。”老裁缝望着离去的青年的背影，这样说道。“我不信他会对于裁缝活有多大兴趣。裁缝是一门优秀的手艺，高尚的科学，它可以把上帝的创造物打扮得更好看：我可以给腰有毛病的人做一套适合于他们穿的衣裳，为那些溜肩膀的人做一套高垫肩的衣服，使他们变得具有男人的气概。孩子，这可不简单哪！”说话间，他用手指拢了拢他那稀疏的头发。“真可惜，这小伙子长了一张温柔、可爱的脸孔；可以肯定地说，他完全象个姑娘。”

“亲爱的爸爸，今天，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那倒是真的。你还是吃烤肉吧！别因为掉在地上而不好意思吃呀！还有一些果子馅的油炸饼，你不喜欢吗？”

“我已经吃了。可是，您还没有把去布达的事讲完呢！”

“噢，我说到哪里啦？是的，来了一份正式通知，伊布拉希帕夏看完，就眉开眼笑了。你可以想象，苏丹催得很紧哩！他派人把有关尸体的报告送去给苏丹。他把我叫到他身边，拍拍我的肩膀说：‘我看你们都是真正的手艺人（我们莱什卡克家里的人过去是手艺人，现在还是手艺人）。好，这里是开释你儿子的手令。不过，你不要说是从我这里拿到的，不然的话，你会坏事的。’就这样，我从他那里得到了手谕。”

“是做得匆忙了些。”

“谁？是我吗？”

“不是您，是帕夏。”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您瞧那儿。”

齐娜，也就是那个吉卜赛姑娘带着可爱的笑容，出现在敞开着的门口，俏皮地扭捏着身子；她上身穿着绣花边的紧身马甲，下身是红边小黑点的棉布裙子；这是艾勒伊的节日衣裳。

莱什卡克老头不由得往后倒退了几步。

“上帝在等着我们啦！”他惊恐地叫喊起来，太阳穴直冒冷汗。“吉卜赛姑娘！唉，你这个幽

灵！”

“亲爱的爸爸，她不是幽灵，是真人。”

“我还以为魔鬼已经把她带走了呢！”

这时候，外面有人在敲门，仿佛是魔鬼听到他的召唤，要走进来呢。当然，进来的不是魔鬼，而是参议员普斯托·马迪先生，陪同他的是弗格德·巴勒和彼勒梅特·格什巴勒。

“上帝保佑！来跟我们一块儿吃吧！您们都好吗？”老莱什卡克对他们说。

“市议会委派我们来见您尊敬的先生。”

“我们乐意听从您们的吩咐，”大法官骄傲地代表他父亲说话。

他们简要地把他离开后议会进行讨论的情况说了一遍：派专人去瓦茨请阿柯什东先生回来，这是头一个决议（非常明智的决议）；第二个决议是，把那件长袍陈列在市政厅，让公众参观三十天，一律免费，要是纳吉克勒什城的人要来观看，每人得付十个第纳①（这很正确）。

“最重要的决议是，”普斯托·马迪继续往下说，“派人去把圣米克洛什教堂圣器室里的那只有锁的铁柜子搬到市政厅，晚上把那件长袍锁在里头，

① 古罗马钱币

白天再拿出来。柜子的钥匙，会议决定派我们来送给您尊敬的先生保管，以免落在外人手里。”

说完，他把穿着丝带的钥匙递给大法官。

“我服从决议。”

莱什卡克·米哈依接过钥匙，然后走到齐娜身旁，把穿着钥匙的丝带挂在她的脖子上。

“藏在你的胸衣里，齐娜！”

齐娜臊得连耳根都红了。她下意识地将头上的红绸巾扯下来挡住自己的眼睛，当然，这样一来，她的后脑勺就露出小伙子般的短发。

普斯托·马迪先生转过身对着窗户，摇晃着他那颗大脑袋："美丽姑娘的胸脯，这是一个外人不能伸手的地方。”

老裁缝快活地叫喊：

“不，他是个小伙子，叫拉茨（从他的头发就可以看出来嘛！）”

大法官微微一笑：

“是这样的……。亲爱的爸爸，奇迹出现了。编年史上将会这样记载：一个少年裁缝变成大法官的妻子。”

听了这番话，那个姑娘的脸上流露出赞许的神色，米哈依那具有吸引力的目光仿佛在热烈地抚摩着她的脑门，使她一时说不出话来。她想，她会因

为感到过于幸福而晕倒的。她把手捂住胸口，朝门外跑去。

老裁缝象一只大老鼠，生气地跳了起来：

“你跟我耍什么阴谋？现在，你要不是城里的大法官，我自然没话可说。米斯柯，我问你，你刚才讲的不三不四的话是什么意思？你打算要干吗？”

“我要娶她做妻子。”

“你，克茨克梅特城的终身大法官？”

“为什么不是我呢？”

老人悲伤地耷拉着脑袋：

“布达的帕夏要是知道了，会把咱们俩都杀死的。”

“那件长袍会保护咱们不受帕夏的侵犯。何况他们已经听说齐娜掉进蒂萨河，会把这件事了了，不再找她。”

“会有人去告密的。上帝保佑！你们三位也劝劝他吧！别象三根木头似地蠢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呀！”

趁此机会，彼勒梅特·格什巴勒开口了；他说尊贵的大法官应当从城里五户最富有的人家的姑娘中间挑选一位妻子。这个出身低微的姑娘是配不上他这种高尚身份的人的。

“您可以这么认为，”米哈依笑笑说。“不过，要是齐娜出身于埃及王宫呢？”

“大法官先生，您要证明这一点是有困难的。”

“正如您想要证明她不是来自埃及宫庭那样困难。”

彼勒梅特笑了。普斯托也笑了，因为他的看法是：“大法官懂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用不着别人多嘴。”

但是，弗格德·巴勒先生却提出了这件事情的精神方面的问题。

“不是谁都可以做大法官妻子的。她应该是知书明礼，懂得如何待人接物的聪明女人。”

“哎哟哟！”莱什卡克·米哈依生气地回答，“尊敬的西尼察说过，女人只要懂得下雨时必须躲在屋檐下面就够了。”

“咱们别在这里磨嘴皮子啦！”彼勒梅特先生耸耸肩膀。他想，最好不要扰乱今晚美好、宁静的气氛，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其他两人从房间里拖走了。

在路上，对于齐娜姑娘的故事，他们三人有三种说法，而且后来全传出去了。直到今天，那些多嘴多舌的女人还到处说：

“她一定是对他施了法术了，把迷魂汤渗进饮

料里叫他喝下去，不然的话，这种事是无法理解的。象他那样精明的人也会出这样的大错，真是太可怕了。”

但是，对于这件“新鲜事”，普特诺奇·巴拉茨比那些爱说别人坏话的女人更感兴趣。当天夜里，他就兼程赶到布达，把消息出卖给帕夏。他说，那个逃跑的吉卜赛姑娘还活看，莱什卡克·米哈依把她藏起来了，还打算娶她做妻子呢。可是，象后来知道的那样，布达的帕夏的态度却有点反常；据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皱着眉头问：“也就是说，你肯定她还活着？”“是的，还活着。”帕夏对左右的侍卫点头示意：“把这个人带下去，摁在地上抽他五十鞭子，然后再把他拖回来。”当卫士把普特诺奇架回来时，伊布拉希帕夏心平气和地问他：“怎么样？那个姑娘还活着吗？”“没有，仁慈的帕夏，她怎么还能活着呢！”伊布拉希满意地搓着双手：“你这个人应该懂得，要是我上奏苏丹，说谁死了，谁就被深深地埋在地里，不会再活了。”

这就是出卖者普特诺奇的下场，象莱什卡克·米哈依这样走运的人，当然也是少有的。阳光普照，他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权力与日俱增，威望愈加巩固。克茨克梅特城的作用开始愈来愈大了。

那件长袍的威力顶得上一支军队，抵御着敌人。这支军队不需要制服、给养，对谁都不会造成祸害。

的确，克茨克梅特人再不用害怕敌人了。他们甚至很开心地望着一支入侵的土耳其军队在那件长袍面前致敬，然后撤离。这给人们带来莫大的欢乐。这种时候，大法官骑着高头大马，四个骑马的公差前呼后拥，护送他出城门。男人、妇女、孩子，都倾城而出，去欣赏这一壮观的场面：土耳其军队的首领跪下去亲吻那件长袍的下摆，然后又向大法官躬身问道："先生，您有何吩咐？"

关于这件会说话的长袍的传说，传遍了全国，而且还给它不断地增添许多神奇的色彩；说它在危险时刻会说话，能给大法官出主意；说无论是什么病人，只要摸一摸它，病就会好；要是姑娘或者寡妇吻一吻它，就会找到自己的意中人。比较有见识的人认为：这件长袍并不是什么上帝特别创造的奇迹，只是袍子上绣着苏丹陛下亲笔书写的字："你们必须服从穿着这件长袍的人。"但是，作为手艺高超的艺人莱什卡克·马加什（他在国外也颇有点名气呢！），却不太看得起这件长袍，说：

"这件长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要我有空闲，这种衣服我也会做。"

无论马加什如何看不上眼，这件长袍的神力仍然给莱什卡克·米哈依个人带来魔术般的光环。他个人的历史、权力也象传奇似的被披上五彩缤纷的外衣。在那些宁静的夜晚，在远离克茨克梅特上百里以外的茅舍里，人们都在谈论着他和他的事迹。甚至离克茨克梅特很远的塞格德的青年渔民，对他也非常崇拜，边撒网，边沉思："现在，克茨克梅特的大法官在干些什么呢？他午点①吃的是火腿，用的是把儿上镶嵌着宝石的刀子……"

这件会说话的长袍，不仅对敌人这样说："你们赶快从克茨克梅特滚回去！"而且还对好朋友和响当当的金子说："你们到克茨克梅特来吧！"富商、贵族纷纷携带他们的财产来到这"最勇敢的城市"居住。家长们也把他们最心爱的孩子送到克茨克梅特来上学；弹指之间，克茨克梅特的大街上到处是学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学校兴建起来了。居民象童话里讲的那样转眼就富起来。

当然，任何好的事物都有它坏的一面。这件长袍使人们发了财，而财产又招来强盗和小偷，他们跑进克茨克梅特城来偷摸抢劫。但是，一切坏事也有它好的一面。因为出了盗贼，克茨克梅特市政厅就

① 匈牙利人习惯于下午三、四点钟吃一次茶点。

宣布成立军事审判庭；又由于州府无力处理这类案子，最高审判权就暂时落在克茨克梅特城的头头手里。

只差那么一丁点，克茨克梅特就成为国王的城市了。

第八章

第二件长袍

现在，莱什卡克·米哈依真正拥有全部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了。作为大法官，他的威信愈来愈高，以至国王也派遣钦差大臣赐给他“克茨克梅特贵族”头衔，还赐给他一块盾牌，盾牌的一面刻有身穿那件会说话长袍的骑士骑着高头大马，站立在银色的原野上；另一面是三只蹀躞而立的金色狐狸（国王陛下的构思真绝！）。

可是，他想要得到真正的幸福，还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跟齐娜结婚。

对于这桩婚事，谁也不能阻拦他。

老莱什卡克的情绪早已平静下来了。这个无家可归的小东西很讨人喜欢，每当晚上她抚摸着他

那扎手的下巴的胡须时，他还以为自己是生活在天堂里呢。她现在出落得更漂亮动人了，体态媚人，皮肤红润，圆圆的脸，象一颗熟了的桃子。一句话，她成了这一带地方首屈一指的美人儿。

她愈来愈讨人喜欢，也更赢得老人的信任。他叫她"我的儿媳"，并催促米斯柯快点把婚事办了，因为连上帝也会娶她的。

可是，米斯柯遇到困难时，会不耐烦地大发雷霆，顺利时，又显得轻率；总之，他现在变得脾气古怪，反复无常了。

当然，他们的婚事还得多加小心，要是没有土耳其帕夏的准许，就不好办。尽管那些无形的残酷的手在伺机捣毁鸟窝，鸟儿总还是要筑巢的，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其实，普特诺奇在帕夏面前自讨没趣回来后，无疑也带回一个信息：帕夏再也不会找这位吉卜赛姑娘的麻烦了。

"现在，你们可以举行婚礼啦，孩子们！"老头催促他们说。

"我们再等一等，好让齐娜的头发长长点！"米哈依回答。"要是她的短头发戴上花冠，是会使人感到奇怪的。"

一年后，她的头发长好了。瞧，她的头发长得

多漂亮呵！一天晚上，当他们俩在一块儿窃窃私语时，象抓小偷似的，她用自己头上那两条又大又粗的辫子把他的双手捆了起来。

“呵，大法官的手被捆住了！”她顽皮地挑逗说。

米哈依终于懂得她的意思了。

“是该举行婚礼的时候了。齐娜，这也是我所盼望的日子哪！可是，你要知道，要是你抓紧时间学点做大法官妻子的礼仪，那会更好些。在这期间，我也得作必要的准备，以便能供养一个大法官妻子。”

米哈依请学问渊博的莫里屠利兹先生来教导齐娜。一年半以后，莫里屠利兹对大法官说：

“依我看，她已经懂得做大法官妻子的规矩和礼节了。”

这时候，米哈依也积蓄了一笔钱；可是，就在这当儿，有位贵族给他来了一封信。从此，这个幸福的年轻人便有点飘飘然起来。地方上的贵族老爷来拜访他，想跟他交好，于是他就不怎么把齐娜放在心上了。高贵的人是不能整天谈情说爱的，因为这会被别人当笑料。他仿佛换了一层皮，血液也起了变化，连他的脾性也变得更加古里古怪了。一些人的殷勤把他弄胡涂了。他们提出要把贝尼茨基小

姐介绍给他，以促成他将来当州长，就象特克伊·伊姆雷当上皇帝的州长一样……不过，这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克茨克梅特人说，他们的大法官地位变得越高，就越发小看他们。

唉，齐娜多么伤心啊！在屋后的园子里，在那棵大梨树下，他们一起度过多少个美好的夏夜啊！他们相互偎依，絮语缠绵。那时候，齐娜感到无比的幸福。现在，米哈依很难得跟她坐在一起了（有时，他应邀到贵族的庄园作客，一去就是好几个星期），要是他回家来，即使对她说上几句贴心话，可末了总是这样叮嘱她：

“齐娜，我亲爱的小鸽子，你可要注意，千万不要说漏了嘴，别再说那一天是你……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千万别提你曾经在……奥莱伊将军面前……，不然，你就会把我坑害了。”

这种时候，她象是被人捅了一刀似的难受。她成了一个被怀疑的女人。她想，米哈依并不真心爱她，而是怕她；他所以给她戴上未婚妻的戒指，是想让她保持沉默。

她一天比一天悲伤，脸蛋上鲜红的玫瑰色消失了，眼睛里迷人的光芒熄灭了，变得忧郁、阴沉。即使是这样，她仍然是美丽的。

见此情景，老莱什卡克吓了一跳，以为她生病

了，同时也猜出了她的病因。

“别担心，不要折磨自己，我的小宝贝。你要爱护自己才是。实话告诉你，他只要有钱，明天就会同你举行婚礼。可是，他积攒不起钱，只要手头有几个钱，都花在同法约克和贝尼茨基的交际上了。我了解米斯柯，他有点任性，可心还是好的。他是我一手拉扯大的。你知道，他要是摆架子，样子有多么可笑；这种时候，野草莓要不是放在银盘里，他即使是饿了也不肯吃。现在，米斯柯是自作自受。我们就让他跟那些挂着头衔的贵族狐狸一同进餐吧！要么，这些贵族狐狸把他吃掉，要么，他把狐狸吃掉。这些有贵族头衔的动物都是非常贪婪的。”

这时，齐娜只好叹气。老头讲的这许多好话并不能治愈她的伤痛。

“你不要叹气，还是象从前那样微笑吧！要是我说得出口的话，我要说，你跳起舞来吧！”他边对齐娜说，边神秘地霎霎眼睛，暗暗地对自己说：“喂，马加什，千万别说漏了嘴！”

至于这个秘密，齐娜无从想象。事情是这样的：这几天，有两个穿着整齐的陌生人频繁地来找老莱什卡克。他们来时，天色往往已经很晚，老莱什卡克把他们领到后边的房间去，关起门来密谈

了很长时间。老头对密谈守口如瓶，从不透露来者是谁，是来干什么的。

一天晚上，看来事情终于谈妥了，老头就把齐娜的脑袋搂在自己的怀里，抚摸着她那一头乌亮的秀发（对他来说，这是最大的乐趣）。

“齐娜，这下子你可以高兴啦，你的好日子就要来了。米斯柯的心收回来了。现在可以举行婚礼了。我已经为你置办好嫁妆，叫那些法约克和贝尼茨基小姐们去忌妒吧！笑呀，齐娜，现在，你有那么多的钱，连你们的孩子（用不着脸红，干吗要为我的孙子感到难为情呢！）也能捧着金子玩耍。”

老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金币。金灿灿的硬币在齐娜面前闪耀着。

“您从哪里得来这么多钱呢？”姑娘被这一情景惊得目瞪口呆。

“是呀，这么多钱，谁能比得了呢？孩子，你听我说，我要把一切全都告诉你。你要明白，我所以要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我知道，米斯柯要是没有钱，就无法娶你做妻子。另一方面，我也是爱面子的人，我要在我身后留下一件东西，好让一千年后的裁缝们这样提到我：‘从前，曾经有一位叫莱什卡克·马加什的裁缝，是他缝的这件长袍’。”

“俺猜不出您这是什么意思。”

老头凑近她的耳朵往下说：

“这些天，有两个陌生人来找我，你可能也看见他们了；他们中间一个矮一些，胖一些，另一个是大个子。他们是以某个城市的名义来找我的；可是，他们究竟是代表哪一个城市，却不肯对我实说。我也不想打听，管他是从哪里来的呢？反正他们人已经在这里了。他们找到了我，对我说：‘师傅，您的手艺高超，我们所以要找您，是想让您富起来，成为不朽的人物。’‘您们要我干吗？’‘请您为我们缝制一件跟克茨克梅特人那件一模一样的长袍，要做得完全一样，就象两个鸡蛋或者两粒麦子，叫别人分辨不出来。’‘只要我看见过的衣服，’我回答：‘我的针就能照样缝制出同样的一件来’。”

齐娜感到身上一阵寒战，把身体更紧地贴近老裁缝。

“您们是怎样商量定的呢？”

“我们达成了协议；换句话说，我们经过了一番商议后，达成了协议。他们出五千金币，先付五百。我的孩子，这些金币都是你的啦！”

“可是，您真的会做吗？”

“我？”老头眼睛闪闪发光。“怎么？你把我看成什么啦！既然我答应下来，当然会做出一件了

不起的长袍。”

“不会出什么差错？”姑娘有点怯懦地问道。

老头笑了。

“会出什么差错呢？那个城市又有了一件会说话的长袍，这不就完啦！眼下，土耳其人可以对两百座城池进行抢劫和勒索，多了这件长袍，他们还剩下一百九十九座呐，不致于饿死的。”

“对呀，对呀！”齐娜快活地说。

“我的宝贝，你把钥匙给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我得好好看看那件长袍，然后赶快照着做一件一模一样的。这样，你们就能很快举行婚宴。我是多么想看看年青小伙子同姑娘们翩翩起舞啊！”

他们俩仔细地计划着：新娘穿什么样的礼服，戴什么样的花冠，着什么样的皮靴；从五千金币中拿出四千交给米哈依，说：“钱在这里，你可不能说你妻子没有陪嫁。”他会问：“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这样回答他：“我们是在一座有洞的桥下找到的。”最后，谁也想不到这个永远猜不透的谜，而幸福生活也跟着开始了。

齐娜高兴得笑了起来，拍着手，心里充满着对老莱什卡克替她描绘的那幅彩色的未来图景的憧憬。

第二天，凭齐娜的那把钥匙，老莱什卡克走进市政厅，打开铁柜子，细细看了那件长袍，然后动身到塞格德去，从土耳其富商那里买了浅绿色丝绸、金丝线、花边和熊皮衬里等等；当一切材料置办齐全以后，他就回家，不顾一切地拼命干起活来

这件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每天夜里，他偷偷地把那件长袍藏在斗篷里拿回家，第二天清早又送回去。他可以自由出入大法官的办公室，谁也没有去管他；很可能是大法官派他来取东西的嘛！

从晚上到第二天黎明这段时间，他把自己关在后面的房间里，满怀热忱，全神贯注，精心缝制衣服。有时，他把齐娜叫去，让她看看他已经做好的衣服的某一部分。他的眼睛闪亮，额角冒着汗珠，气喘吁吁，声音发颤地对她说："瞧，这是前襟，这是领子，这是袖子。"

经过半个月的辛勤劳动，第二件长袍的最后一道工序终于完成了。老裁缝把长袍上下左右打量了一遍，心里乐滋滋的，他想："还能有比它更完美的吗？"

这时候正好是午夜，公鸡打鸣了。老裁缝往窗外探探头。他约好让那两个陌生人在午夜时分来找他。他们一直潜伏在附近，等候老裁缝把长袍做好。

波特利以狂吠来回答公鸡的啼鸣，就是说，它嗅出生人的气味了。

果然是两个陌生人来了。老裁缝开门让他们进屋。

“您们看那儿！”

两个陌生人情不自禁地惊叫起来。

床上摆着两件宝贝长袍，一模一样，象两个鸡蛋，或者象两粒麦子，分辨不出真伪。

“您们认为怎样？”裁缝师傅问道。

一个陌生人说：“您不愧是裁缝大师，世界上手艺高超的裁缝。”另一个陌生人什么话也不说，提起口袋，把一大堆金币全倒在桌子中央。

“这里正好是四千五百枚金币。要是您信不过，请当面点一点。”

“狗才会去点钱！我不是为财，是为荣誉才做的。”

“我们拿走哪一件？”大个子指着那两件衣服问道，“哪一件是我们的？”

老莱什卡克站在两件衣服旁边，犹豫不决，心里嘀咕：

“把我做的那件长袍给他们？这么一来，我就永远看不见它了。上帝才知道，他们要拿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么一来，我就无法知道它究竟有多大威

力了呀！我的心血也就白费了。我没见过土耳其人匍匐在长袍面前，吻它的下摆。土耳其人会不会在我精心缝制的衣服面前下跪呢？会的，会的，肯定会成功的。这件长袍是完美的。我愿意看到自己的荣誉。”

“唉，您怎么不吭气，到底哪一件是新做的呢？”大个子有点不耐烦了。

“您为什么要问哪一件是新的呢？”

“因为我知道，您是要把新做的给我们。”

象是受到委屈，老莱什卡克蓦地跳了起来。

“不，不，”他声音发颤，结结巴巴地说：“您们把旧的拿走……那是真的。这件新的……新的长袍留下来给克茨克梅特人。”

大个子匆忙把衣服藏到斗篷下面。

门闩响了一下，那两个陌生人就消失在黑暗中，永远再见不着他们了。

老头躺在床上，可是并没能进入愉快的梦乡。相反，各种邪恶的梦魇在折磨着他。他刚才把那些金币胡乱堆在一起，藏在床底下，现在，金币却开始沿着蜘蛛网往墙上爬去。“嘿，别爬，马上给我回去！”他对着它们叫喊。有一枚金币蹿到他的胸脯，疯狂地跳起舞来。“哎哟哟，别跳啦！我要捉住你！”他伸手去抓它，可是怎么也抓不着。他冰

冷的腿脚象是被锋利的大头针扎了一下，吓得全身发抖，牙齿也捉对儿撕打。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幅恐怖的景象：一个龇牙咧嘴的魔鬼将那些被施过法术的金币倒在炉灶里炽热的火中熔化，然后灌进他的耳朵，溶液顺着耳朵又流进他的身躯，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使他的太阳穴快涨裂了。最后，他感到全身发烧，还听到从房间梁柱的缝隙里发出可怕的声音："莱什卡克·马加什，你干的是什么事呀！哎哟，你干的是什么事呀！"

他从床上跳起来，穿上衣服，把头贴在冰凉的窗棂子上等候天明。他感到内心很不平静，但又不敢承认。哎哟，一切都很好嘛！对这件事情，他是有把握的，有十分的把握。

他把衣服放回到市政厅的那个铁柜子里去，然后回到家里，走进齐娜住的那间小房间，把钥匙交还给她，轻轻地贴着她的耳朵说：

"我的小心肝，全办妥了。那四千只金驹子在床下嘶叫呢。结婚彩车不缺驾辕的辕马了。"

尽管他竭力使自己的声音平静些，可是，他的脸色仍表明他的内心极不安宁。他简直是坐卧不安，象发昏的苍蝇，到处乱窜。后来，他突然决定去找儿子；在市政厅大法官办公室，他碰见公务员皮曹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封信。

大法官的气色很好，脸上闪烁出生活的乐趣。现在，他已经完全不同于从前，称得上是一位贵族老爷了，穿的是精制的漂亮衣服，而不再是先前的皮里大衣。

“早安，亲爱的爸爸！有什么事吗？”

“我想求你一件事。”

“在克茨克梅特，只有一个人能够对克茨克梅特大法官发号施令。”

“那就是我罗！……”

“您猜中了。您有什么命令吗？”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要是最近有敌人来克茨克梅特，我想穿上那件长袍走在前面。”

“这样的事总是少不了的。您来的正是时候，我今天得派个人出去呢。”

“有什么事吗？”老裁缝迫不及待地追问。

“昨天夜里，柯罗·莫斯托发将军的一队人马来到托勒发约；他们是从贝勒格莱德到格克去的；要求我们在天亮前给他们送去几车粮食。皮曹现在拿来的就是他们的信。当然，我们是不会把粮食送去给他们的。”

“好极了！”老裁缝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叫了起来：“这次让我去见见他们。”

“那好。皮曹，你去给我父亲准备一匹好马。”

“备哪匹马呢？比斯卡①吗？”

“也许拉罗②好一些，比较老实。今天我不能去了，我的事情太多，要公开审理一桩重要案子。父亲，您猜猜看，是谁向我们诉苦呢？这个人的地位不比鞑靼人苏丹柯勒格伊小。一些克茨克梅特的无知青年把一群绵羊从我们城郊赶走，还把四个看管羊群的鞑靼人揍了一顿，其中一个被打死了。”

“世界倒了个个了，”大法官满脸春风，继续往下说，“现在，连柯勒格伊苏丹也得请求根据我们的法律审理这个案子，不敢象从前那样胡来了。这都得归功于那件长袍呀！等一等，皮曹，我差点忘了，你先到集市去找来四个有关的人来当陪审员，要是那里有土耳其人，也把他带来。”

这是克茨克梅特城重新开市的第一天（因为自从有了这件长袍，克茨克梅特城又从理波一世那里再次得到开市的恩准），皮曹老头出现在帐篷下面，他后面跟随着一群穿短皮大衣的人，看模样是从塞格德或者哈拉什来的。皮曹一板一眼地说：

“我以尊敬的、勇敢的莱什卡克·米哈依先生的名义，向诸位致意！为了维护我们公正的法律，准备传讯有关人士，请服从法庭的命令。”

①、② 马匹的名字。

他很快抓住塞格德的公证人柏勒茨克·巴勒和从申特什来的机灵鬼巴洛克·弗仑茨，还传来了切格莱德卖姜饼的库勒多·伊斯特万。因为大法官对他说过要有土耳其人，皮曹就把大胡子莫拉赫·切莱比特也一块儿带走。切莱比特从布达来这里出售毛皮，想不到也被人带走。

皮曹把这件事办完后，回到市政厅的马厩，把拉罗洗刷干净，往料槽里倒燕麦，等它吃饱了，又给它配好鞍辔，这才到莱什卡克家里去报告说，老先生可以出发了。

莱什卡克·马加什迈着轻快的步子，朝市政厅走去。在那里，法庭正在开庭审理案子。法庭的组成，除了请来的四名陪审员，还有普鲁斯诺奇·格保尔和阿柯什东·克里什托夫先生，以及大法官共七人。大法官端坐在正中间的主席位上。

他看见他父亲来了，就命令皮曹带着市政厅的大印，到齐娜那儿去取钥匙，打开铁柜子，把衣服拿出来，由站在那里的两位参议员帮忙，给老头穿上。这是隆重的正式仪式。

“现在，您以上帝的名义前往吧！”

在市政厅外面的广场上，老莱什卡克踏镫上马，挺起胸脯，骄傲地仰着头，俨然以一位真正的骑士自居。

从外地来赶集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羡慕地望着握有巨大权力的大法官的父亲；他那瘦弱的身上披着那件举世闻名的长袍，在春日的微风中闪闪发光。

克茨克梅特的士绅们在他面前微笑地举起帽子，孩子们冲他高声呼喊：

“莱什卡克大叔万岁！万岁！”

也有些人带着敬慕的神情，彼此耳语着：

“他是幸福的父亲，幸运的人！”

的确，他现在感到很幸福，把带有芳香的空气大口大口地吸到肺里去，骄傲的拉罗撒开腿小跑着。各家各户前面的园子里正在盛开的茉莉花和百合花都含笑朝他点头。路过他自己的家门口时，齐娜站在窗户旁，从窗户伸出白手帕跟他打招呼。

所有的不安全消失了，他既不感到疲倦，也不觉得紧张。在战场上，战斗前夕的喧闹终止了。现在，他亲临战场，从微微振荡的空气中，似乎听到了看不见的号角发出这样的响声：“前进！为了胜利，前进！”

就在马加什骑马消失在道上扬起的尘埃之中的时候，参议员们同大法官正在平静地坐在市政厅里审理案子。他们听取了有关驱逐柯勒格伊苏丹羊群的事实经过，包括证人和被告冗长的叙述。证词和

供词都杂乱无章，时不时还可以听到那些有权威的先生打的一、两声哈欠。一支掳掠成性的敌军已经兵临城下，他们却一点儿也不感到忧虑，是的，现在在他们看来，象要把那些不愿意到集市去卖鸡蛋而生气的小贩领到集市去那样，敌人的到来已是“家常便饭”；当然，赶那些想沿街叫卖的小贩到集市去的时候，还需要有个人手里拿一根榛木棍子，而对付敌人则需要有个人穿一件长袍就行了。

当奥莱伊将军以柯勒格伊苏丹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市政厅时，只有大法官坐在那里感到很不自在，甚至有点局促不安。奥莱伊将军目光炯炯，扫视着他们，询问他们中间谁是有名的大法官—莱什卡克·米哈依。阿柯什东·克里什托夫先生用胳膊肘冲坐在桌子上方的大法官指了指。

“不可能是他，”奥莱伊将军不住地摇头，吼叫着。

“我正是莱什卡克·米哈依，”大法官证实说，他的声音仿佛由于压抑而变得有些无力。

身材魁梧的将军光火了，大声叫喊：

“三年半前，我们在我的军营前面相遇时，要么是我没有看清，要么就是你换了个脑袋。”

“人不得不老。这是没有办法的呀！”

“就算你说的对吧。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七

信是柯勒格伊苏丹写的，语气很亲密：

我亲爱的孩子，莱什卡克·米哈依勇士！我要求您惩罚那些凶恶的豺狼，如果您开创了这样可怕的先例，那么，也许您的人会从我头上把我的头巾偷走的。要是您能给我送来一篮子人头（其中要有两颗盗贼的脑袋），我会高兴的。我已经很久没有眼福观赏克茨克梅特城的人头了。

我的代表奥莱伊将军会给您们必要的说明。望您们给他以隆重接待。

我仍然是您的老爷和朋友

苏丹（签字）

莱什卡克·米哈依感到困惑不解，心不在焉地匆匆把信看了一遍，然后递给其他人轮着看。消息立刻传开了，说那些统治者同大法官讲话时是很不客气的。

这时候，莱什卡克·米哈依发现气得涨红了脸的奥莱伊将军那咄咄迫人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自己。

大法官如坐针毡，心里惴惴不安。审判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大厅里烟雾迷漫。他感到头昏脑

涨，正想让普鲁斯诺奇主持审理时，已到了中午；这时，街上传来一阵恐怖的呼叫声，声音愈来愈近，连门窗都被震响了。

官员们惊叫着跑到窗口去，接着又都带着惨白的脸孔蹒跚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拉罗发疯似地横冲直撞，朝着市政厅飞奔而来，它的背上坐着被绑在鞍鞒上的老莱什卡克，身上还穿着那件长袍，可是，已经没有脑袋了。

鲜血从令人感到恐惧的残躯上往下淌，染红了跨下的马身和那件长袍。

第九章

判决的日子

普鲁斯诺奇被惊吓得连毛发都竖起来了。

“太可怕了！”他说。

大法官伏在桌子上，放声痛哭。

“不可想象！”当他们对奥莱伊将军解释说，老莱什卡克是作为本城代表，穿着那件长袍到柯罗·莫斯托发将军军营去时，奥莱伊将军这样说道。

在大法官悲恸欲绝时，阿柯什东先生忙解劝他说：

“尊敬的先生，起来吧！我们得暂时解散法庭。不应当让巨大的悲痛超越义务的界限。”

米哈依被他的话打动了，抬起头，拭干脸上的泪水，说：

“我是坚强的。在我替我父亲报仇之前，我一步也不离开我的职守。我相信，我父亲不会是在土耳其人的军营里被杀的头。”

他叫公差把尸体运回家去装殓，又命令两个公务员乘马踏着血迹去寻找人头和罪犯的证据。

“你们把那件长袍从他身上脱下来，”站在一旁的普鲁斯诺奇对公差说，“然后将长袍送来这里。”

过不了多久，皮曹哭着拎回那件被血染红了的长袍。奥莱伊将军和莫拉赫·切莱比特蓦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跑过去要吻它的下摆；可是，刚一触着它，奥莱伊将军就把脸一沉：

“真主作证，这件长袍不是真的！上面没有伊斯兰的标记。”

莫拉赫·切莱比特把手搁在胸口上，献媚似地重复着：

“这不是那件神圣的长袍！”

这时候，坐在那里默默地倾听他们说话的人们，都瞪着眼睛生硬地望着大法官。

“这是出卖！”阿柯什东·克里什托夫喊了起来。

克里什东·弗仑茨从证人席上跳下来，站在大法官面前，说：

“您必须交待！钥匙是委托您保管的。”

“我什么也不知道，”大法官激动地说。

（他象一块铁，越锤越坚硬。）

“对克茨克梅特城来说，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啊！”普鲁斯诺奇搓着双手说。

普鲁斯诺奇的话象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一块大石头，大厅里立即爆发出这样的喧哗声：

“判处他死刑！”

“对呀，我也正要这么说。”

人们七嘴八舌地嚷嚷着。

“他不配坐在法官席上。他应该坐在被告席上。”

“安静！”大法官叫喊着，激动地拔出他的剑。他自从当上大法官，一直把剑和十字架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我这法官席是坐定了，而且还要继续坐下去。克茨克梅特城的大法官下令要你们安静，现在，我倒想看看，谁还敢出声！”

大厅顿时寂然无声，象一座坟场，肃静得令人感到恐怖。

“谁敢怀疑我，他无疑是个白痴。要是我知道那件长袍不是真的，我怎么会派我自己的父亲去呢？这件事有点蹊跷。看来是上帝对克茨克梅特城新的考验。不过，不管怎么着，我们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权力。因此，克里什东参议员先生理应立即上马，把贡品带到托勒法约去给土耳其人，免得出了两桩祸事后又来第三桩……”大法官说。

克里什东先生马上动身，但是，他还没有走出市政厅的大门，齐娜就用力推开门，冲了进来。她的脸色象百合花那样苍白，踉踉跄跄地走着……她那双美丽的眼眶里布满了泪水。

“你来这儿干什么？”大法官皱着眉头，冲她大声叫喊。“要哭，回家哭去！”

“这是俺该来的地方。”

她屈膝跪了下去。她下身穿的那条绣着花边的鲜红的裙子，象朵罂粟花罩着她的大腿，只露出她那迷人的小腿和脚踝。

见到齐娜，奥莱伊将军又站起来，推开坐椅，咧着嘴笑道：

“是她，是她！莱什卡克·米哈依先生，我已经见过她一次了。这个姑娘装扮成你到过我的军

营。这要不是真的，我从此就见不着麦加①。”

普鲁斯诺奇先生和阿柯什东先生不约而同地瞪着大法官。他被看得有些发窘，满脸通红。这正是他的弱点，他几乎开始失去勇气了。

齐娜悲伤地摇晃着脑袋："好人，俺从来没有见过您！"

大法官感激地瞥了她一眼，仿佛想说："你又一次对我表示了忠诚。"可是，他却从牙缝里挤出了这样的声音："一切都完了，一切全错了！"

"我的孩子，你来这儿想要干什么？"巴洛克·弗仑茨问她，"你为什么不起来呢？"

姑娘象窒息似的，抽泣着说：

"这件事是为了俺才造成的。俺有罪呀！"

"温顺的小宝贝，这是怎么回事呀？"那位来自切格莱德卖姜饼的小贩怪声怪气地问道。

"是俺把铁柜子的钥匙交给莱什卡克·马加什的。有两个从某个陌生城市来的人找他，要他照着那件长袍，给他们缝一件，工钱是五千金币。"

听到她这番话，大家都愤怒不已，立即喧嚷起来。大法官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壁。他对于这种打击，思想上毫无准备。

① 伊斯兰教教徒的朝圣地。

“你怎么如此大胆？”普鲁斯诺奇勃然大怒。“你要真正地悔过，只有这样，才能减轻罪行。”

齐娜把手紧紧地贴在胸口，闭上她那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她深感羞愧，但在这悲哀的时刻，又不得不开口：

“因为俺爱莱什卡克·米哈依超过俺的生命和俺的城市。老人从那五千金币里准备给俺四千，好让他的儿子娶俺这个当了他三年半未婚妻的姑娘做妻子。在这以前，俺们不能举行正式婚礼，是因为俺们俩都是穷人。俺可以发誓，真的是俺把钥匙交给他的。”

她那苍白的脸孔又变得绯红了，百合花又变成了玫瑰；仅仅一分钟，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这是什么事呀！”阿柯什东先生哼哼唧唧：“我与其回到这里来，倒不如老死在瓦茨呢！”

“那么，后来又怎样呢？”普鲁斯诺奇催促她往下说。

大法官痉挛地抓住椅子靠背，他只觉得天旋地转，一群小魔鬼在他眼前乱舞，嘲笑他；书记员笔下的那些歪歪扭扭的字母，一下子变成了一大群小狗；他把嘴唇咬出了血，心想：“噢，我无论如何得坚持一个半小时，不要叫人看出自己的软弱！”

“后来吗？”齐娜以一种惊恐的声音期期艾艾

地说，“是的，后来……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她用手搓着她那象大理石一样滑润的脑门。“他每天晚上从市政厅的铁柜子里把那件长袍拿回家去做样子，照着缝一件。昨天晚上，那两个订做长袍的人来把长袍拿走了。”

“一切全都清楚了，”普鲁斯诺奇嘟哝着：“马加什是个既骄傲又爱出风头的老师傅，他认为他能缝一件同原来那件一模一样的长袍。今天，他所以要穿上那件长袍出城，是想享受一下他亲手缝的那件杰作的威力。”

“订做衣服的是什么人？”那个塞格德人柏勒茨克问道。他在琢磨：“会不会是我们塞格德城的人呢？”

“俺不清楚，”齐娜回答说。“故去的马加什也不知道。他们是偷偷摸摸来的。老人曾告诉俺说：‘他们的城市离这儿很远。’”

“我们必须找到那个城市，”阿柯什东先生忧愁地说。

“我们一定要找到，”大法官说，声音缓慢而平静（这是他听到她叙述后的第一句话）。

“如果去找，那自然会找着的，”在听证席上的柏勒梅特先生尖刻地说。“可是现在，您应该知道的是，在判决时要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

柏勒梅特先生象是把沸腾的新鲜血液灌入莱什卡克·米哈依的血管，鼓动他做一个名符其实的男子汉。

米哈依的眼睛迸发着火星，望了柏勒梅特一眼。

"我会做一个男子汉的，"他声色俱厉地说，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盖过印鉴的命令，从座位上站起来，庄严地念着：

"我们，以上帝的慈悲和奥地利皇帝理奥普勒特一世……"

可是，他的手在颤抖，喉咙象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似的，只得把命令递给阿柯什东先生。

"您念吧！"他显出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我也是人呀！"

他仿佛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转过身对皮曹说：

"你去把窗户打开！我不舒服……快闷死人了。"

这时候，阿柯什东先生高声宣读皇帝的命令，宣布也适用于克茨克梅特的惩罚偷盗和出卖者的法律。克茨克梅特当局是有权执行法律的。

"投票表决吧！"阿柯什东先生接着说。

普鲁斯诺奇先生第一个表态：

"这个未出嫁的姑娘出卖了克茨克梅特城，她应该被判砍头。"

柏勒茨克先生跟着也投赞成票：

“砍头！”

莫拉赫·切莱比特却说：

“她是出于爱情才做的，尚构不成罪行！”

巴洛克·弗仑茨先生接下去说：

“她并不知道这样做会危害城市。应该让她通过苦行① 去赎罪。”

大厅里寂静得连人们心脏跳动的声音都能听到。一只蝴蝶从窗户飞了进来，扑扇着翅膀在飞舞。两人投票要求判她死刑，而另外两人则要求给她留下一条生路。

现在，该轮到切克莱德那个卖姜饼的商人表态了。他考虑了好一阵，臊得脸红耳赤。

“判她坐一会儿牢就够了，”他好不容易才憋出这么一句话来。

现在，要求给姑娘留下一条生路的三个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是出于怜悯，才要求赦免这个姑娘的。他们不愿意让这个雪白、美丽的脖子被刽子手的大刀砍成两段。

阿柯什东先生却毫不退让。

“必须判她死刑！”他冷酷地叫喊。

由于投赞成票和反对票的人数相等，得由大法

---

① 意思是让她去修道院当修女。

官作出最后决定。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场面呵！

大法官站起来，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他身体站得笔直，伸手去拿放在他的宝剑旁边的权杖，握在手里慢慢地来回拧着。

咔嚓一声，权杖被他拧折了。

“死刑！”他的声音清脆、响亮。

姑娘惊恐地望着他，脑袋象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迸裂开了；只见她惊叫一声，随即昏厥过去。

在听众席上发出吱吱喳喳的议论，还夹杂着大声的叫喊。

“不愧是一位大人物！”克茨克梅特城的人们彼此耳语着。

“坏人！”莫拉赫·切莱比特吼叫起来。

米哈依对人们的议论毫不在意。他离开了法官的座位——现在，他已经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受任何约束了。他走到她身边，欠身把她抱起来，亲吻着，把嘴贴着姑娘的耳朵，轻轻地说：

“别害怕，我会救你的！”

“他有两颗心呢，”柏勒梅特小声地对其他人说。

是的，他有两颗心。瞧，他现在站了起来，迈着男子汉的坚定步伐回家去，象是什么事也没有发

生过似的。回到家，他把自己连同那具断头的残尸关在一间房间里，对着尸体说了这样一番话：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您瞧，这给您、我和她带来多大的灾难。您不是坏人，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您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高尚的品德；上帝在您心中唤起了这个只有匈牙利人才有的情感。出于这种美德，您缝制了那件长袍，也是出于这种美德，您把那件长袍给了他们。您把这个可怜的姑娘留在自己身边，可是却不懂得她的心。现在，您终于看到，一切全完了。我的心已经碎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些财宝，还有这个可怜的姑娘……我象做了一场恶梦……现在，我该把她带到哪里去呢？”

他把心里话统统说出来后，又走进另外一间房间，找出那一大口袋金币，对艾勒伊说：

“你把这口袋钱拿到园子里去撒了它。”

正在哭泣的艾勒伊惊讶地望着他，然而，她必须听从大法官的话；因此，她只得提着口袋，到临街的小园子去，大把大把地抓起那些黄灿灿的金币，往街上撒，往树丛里扔。

大法官站在窗户旁边，往外望了一会儿；只见那些匆匆路过这里的人们都停下来，紧张地捡着艾勒伊扔出去的金币。

可是，当艾勒伊回到房间时，米哈依已经不在了。任何地方都找不着他。他什么时候走，到哪里去，谁也没有看见。在克茨克梅特，没有一个活人再能跟他谈话了。

克茨克梅特市政当局决定在判决后第四天将齐娜斩首示众。她得先在死囚室呆三天；在那里，她日夜对着两根摇曳的烛光做祷告。

斩首的日子到来之前，木匠已经在市政厅绿色大门的对过搭了一个断头台。弗格德·巴勒受托，从弗莱克雇来了刽子手（参议员们另有公干，他们带着铁钩，在克茨克梅特的所有湖泽和池塘打捞失踪了的大法官）。

第四天终于来临——圣米克洛什教堂钟楼的钟声响了，正好是上午九点——看热闹的人群如汹涌的波涛朝刑场涌来。催魂的钟声响彻云霄。现在，狱卒已经把齐娜带到刑场。她穿着白衣裙，散开着的长发把她整个头部全遮住了。

理发匠塞格莱什·柯耶跟着敏捷地操起一把剪子，来到犯人身边；他是奉命来剪掉她的头发的。

克里什东·弗仑茨先生迅速站到一张凳子上，宣读死刑判决书。

随后，布鲁诺长老牵着她的手，把她领到台上

去；刽子手已经在那里等待着，他一手握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宽面大砍刀，一只手里拿着一条白毛巾。看见齐娜上了断头台，刽子手就走过去用白毛巾蒙住她的眼睛。

“太可怕了！”纳吉·巴勒太太说着，就闭上了眼睛。

“她长得多漂亮呀！可惜，她不得不死！”耶克·格勒约为她悲叹。

“一眨眼功夫，”法比安娜太太说，“就少了一个俊俏的姑娘，”

“这种人是绝不了的，”沙姆勒·亚诺什恶意地说。

“杀人，我也见得多啦！可就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屠特·伊斯特万若有所思地说。“有个犯人连眼睛也不湿；待决的老囚犯彼吕在狱中拉小提琴；当然，有的犯人还没有用毛巾蒙住眼睛就先昏死过去了；还有些犯人……”

可是，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再往下说了。只见切格莱德的方向尘土大起；在尘土飞扬中间，一队勇猛的库鲁茨轻骑兵手握银光闪闪的大刀，呼啸而来，直奔刑场。冲在前面的是几名头戴钢盔、身披铠甲、跨着骏马的勇士。

“敌人，敌人！”人群中发出了尖叫声。霎那

间，惊恐万分的人群四散逃命了。

这时，刑场上一片混乱。布鲁诺长老从台上跳下来，全身哆嗦，豁出老命朝市政厅跑去，嘴里叫喊着：

“一定是曹托来了。是来抓我的。他们要把我带走。”

参议员们各自逃走了。连刽子手也放下屠刀溜了。

就在这一瞬间，一位头戴钢盔的骑士冲到断头台前，砍断木桩，轻轻一提，就把颤抖的齐娜抱到马鞍上。

既没有人阻拦他，也没有人敢问他究竟要干什么。当然，对于这一行动，他也没有征求任何人的同意。

来的虽然只是一队小轻骑，却也把人们惊吓了一阵。

等他们离开后，人们才慢慢地缓过气来。

参议员们都很高兴，因为他们毕竟只带走齐娜一人，别的什么都不要。总之，损失不算大。

只有刽子手哭丧着脸说：“您们既然打老远把我请了来，可得让我干活呀！”

许多站在篱笆或者木栅栏后面的人把这一切都看得真真切切。他们发誓说，那个戴头盔的勇士不

是别人，正是莱什卡克·米哈依。他们认出了他的身材、动作，以及他那炯炯有神、核桃般的大眼睛。没有必要再到那宁静的湖水里去打捞他了。

蒂亚克·亚诺什太太是位可以信赖的女人，她听见齐娜在被勇士救走时讲的一句话：

“您得再等一次，等俺的头发长长了才行呀！”

勇士清楚而又坚定地回答：

“不，齐娜，我不等了。”

结果是否如此，只有上帝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从那一天以后，人们不再到那些死去的人中间寻找莱什卡克·米哈依了，而是等待着他有一天会从那些活着的人中间返回来。

莱什卡克·米哈依从克茨克梅特城消失了。当然，这是有原因的。他要同库鲁茨军队一起去寻找那件长袍，而且把未婚妻也一块带走。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这一手干得很漂亮。）总有一天，人们会看见他跨着骏马，身穿那件会说话的长袍，拎着那只装着金币的口袋返回自己的家园。

是的，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要是克茨克梅特遇到巨大的危难和威胁，他会回来的。只要他一回来，就会坐在大法官的座位上，必要的时候，他也会象闪电一样冲进敌群中去。

人们等呀，等呀！漫长的岁月过去了。那些当年跟在那件长袍后面追跑打闹的孩子们都长大成人，甚至老死了，还是不见他回来，即便如此，这些人的子孙仍然在等待着他，盼望他有一天会回来呢。

笔者的结束语

一些对这个故事特别感兴趣的读者，在他们给我的来信里着重指出，应该突出某些情节，例如在小说的结尾，理应添上这样几句话："呵，现在一切全毁了。"还认为这并不是画蛇添足。

还有许多读者责备我为什么叫齐娜代替莱什卡克·米哈依去见奥莱伊将军。他们诘问：这有什么必要呢？

还有一些读者，他们在老裁缝把那件长袍交给陌生人之前，一直为克茨克梅特的命运捏一把汗，因此，他们对我大为恼火，责问道："干吗要打着爱情的名义呢？"

实际上，我并不根据我所掌握的编年史的事实来死板地从事写作。其实，没有这些框框，故事会更圆满，更一致，也就是说更符合美学的要求。

可是，无论我如何忠实于编年史的史实，我也

不希望读者把我的小说看作是克茨克梅特过去的一个历史插曲。因为我的小说主要是故事，而历史事实只是衬托它的布景。我可以任意将这些布景放在那件长袍起作用的一百年前或一百年后。有时，我让布景符合那件长袍的需要，另外的时候，我又让那件长袍服从于布景的需要。

要恢复一座古老城市的生活图景，既要重视历史的价值，也要注意到生活中的生动活泼的情节，才符合美学的真实。

可是，是否如此呢？这只能由读者你们来作出判断了。

关于我们提到的那件值得纪念的长袍，有人曾长期在克茨克梅特城的每一个角落寻找，并进行研究——可是，结果却是毫无所得。

后来，当人们几乎快要忘记它时，它却突然出现了。

在本世纪初，有位叫里特拉迪·捏梅什沙姆耳的流浪考古学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收购和出卖古董。

象现在的考古学者那样，他相当走运，因为凡是他认为别人可能出高价收买的东西，他都尽力去寻找，而且总能找着。

要是有人向他提起在克什马勒柯的某个地方曾

经发现过贝拉二世的戒指，那么下一个礼拜，准能看见他在那个地方大刨特刨呢。

可能也有人向他提到过，在克茨克梅特曾经有一件具有魔力的长袍。果然，不久他就在埃格尔①找到一件已经破烂不堪的长袍。于是，他就大肆张扬地把这些碎片带到克茨克梅特。哎呀！经过二百年的颠沛流离之后，这件曾经显赫一时的会说话的长袍终于出现了。

法官们（当然，认得那件长袍的普鲁斯诺奇或者克里什东都早已不在人世了）把这件残缺不全的长袍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法官们问他这件长袍要价是多少时，他总不肯先开口索价，以保持能讨价还价的地位。

"让我先听听，您们愿意出什么价，"这位科学工作者说。

法官们回去磋商了一阵。最后，大法官宣布了他们的决定，话是从他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里特拉迪·涅梅什沙姆耳先生，您知道，这玩艺儿的确不赖，可是，现在我们能用它来吓唬谁呢？里特拉迪先生，只有土耳其人跟它在一起的时

① 匈牙利东北部的历史名城，十六、十七世纪时曾经是反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坚固堡垒。

候，它才有价值呀！”

可惜，里特拉迪先生已经无法去发掘那些土耳其人的尸骨了，因此，他只好把这件长袍留在自己身边。

1889年作

笼中鸽

十年前，我写小说，往往是临下笔时才把两、三个主题糅合在一块；因为一个主题虽然是纯洁的，却嫌过于简单，所以我索性把它添加到另一个主题上去。这样，通过这两个主题，我就能够恰当地叙述一段历史。

人上了年纪，自然会逐渐感到力不从心。现在，我手边只有一个主题，仍然自不量力，想从中写出两篇小说。

依靠缪斯的帮助，这是有可能做到的。即使没有她的帮助，我也可以办到。因为这位曾经统治过世界文坛的女神，也已经变成老太婆了。现在，她仅仅维持着一爿小小的装饰商店，鼓励着昔日的诗人，让他们呆在鲜艳的花篮里，把他们装扮得适宜今日的时尚。为缪斯操持家务的佣人已经换掉；一位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使女被解雇了，换上了一位邋遢、粗暴、无所不管的女人，她的特点是善于察颜观色。

在我写第一篇小说时，我是用得着她的。但

是，在写第二篇小说时，就觉得她碍手碍脚了。尊敬的读者可以看到，在小说里，我描写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描摹一些可笑的画像。这些画像在许多匈牙利家庭里都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想知道他们是谁，那居中的是柯里巴勒蒂①，在他旁边的是皮乌斯②教皇。两张像几乎是一个模样。他们两个人的神态很严肃，但模样却使人觉得幽默、可笑。

总而言之，我是把这些含义用在我的小说标题上了：《笼中鸽》——表面上有点象幽默、滑稽小说。其实，读者们，你们从我这里听到的有可能是两个最严肃的故事。

第一篇小说

从前（大约四百年前），在维罗那有一位诚实善良的人，叫巴勒图恩·格勒瓦苏斯。他特别喜爱鲜花。他从荷兰弄到著名的郁金香，从土耳其拿来玫瑰花，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嗜好。他认为自己拥有一座世界上最漂亮的花园，并为此感到幸福。

然而，有一次，他向邻居理查德老头炫耀自己

---

① 柯里巴勒蒂·裘斯巴（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与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

② 皮乌斯（1405—1464），第十二世罗马教皇。

的花圃和花卉时，他的个人幸福感幻灭了。

“这里比天堂还要美。您认为怎么样？”巴勒图恩问道。

“天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可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看见过。感谢上帝！到目前为止，您还没有派遣我到那里去呢。”（就职业来说，巴勒图恩是一位医生。）

“我派遣您去也是徒然的，”巴勒图恩笑着回答说。“因为就您的职业而言，他们是不会让您进去的。”（理查德是维罗那最著名的律师。）

“言之有理。但就玫瑰而言，我可见过比您花园里栽的更漂亮的玫瑰。”

巴勒图恩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问道：

“是吗？您在什么地方看见的？”

“在那不勒斯①，我一位熟人的花园里。”

“您这位熟人叫什么名字？”

“他叫阿勒比图斯·马洛什尼。”

“哦，在阿勒比图斯的花园里吗？他是我的好朋友呀！”

“您真的认识他吗？”

“是的。不过，我们彼此还没有见过面。他写

---

① 意大利南部的港口城市。

过一本关于花卉的书，我也撰写过这方面的书；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就有书信往来了。可以说，我们是知心好友。”

四百年前，人们的友情就是这个样子。巴勒图恩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从阿勒比图斯那儿取一枝玫瑰嫩枝回来嫁接。不久，他便起程到那不勒斯拜访阿勒比图斯去了。

阿勒比图斯亲切、友好地接待他这位从未会过面的伙伴（就象传说中描写诚挚的会面那样）。等待着巴勒图恩的是芳香的沐浴。圆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酒菜。阿勒比图斯领着朋友去看自己的船只；他总共有十二艘船在海上航行。他还陪着巴勒图恩去看自己花园里的珍品。巴勒图恩对他说明这次来访的目的是要取一枝玫瑰枝。阿勒比图斯和善地说：

“怎么？您只要枝条吗？我会把我最美的玫瑰连根一起送给您的。很少有比您栽培出来的更美的玫瑰了。如果说我花园里也有玫瑰，那对您来说价值就小得多了。唔，如果您离开我家的时候（恳求上帝，让这个时刻来得越晚越好），只要您喜欢，您可以从我的花园里带走哪怕是唯一的一株玫瑰。”

阿勒比图斯富丽堂皇的宅院给巴勒图恩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一座巨大的乡间别墅，装饰得光彩夺目。地窖里的大木桶装满了醇美的松子酒。这种

美味的好酒连上帝也要感到嘴馋呢！

“阿勒比图斯，您的日子过得多么富裕呵！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巴勒图恩说。

“我是个富翁。朋友，您希望得到什么东西，您只管大胆说好了。”阿勒比图斯回答。

高贵的花园里洋溢着馥郁的芳菲，松柏散发出令人心醉的气息。两位青年朋友就在这种亲切的气氛里友好相处。他们的年龄大约都在三十岁上下。阿勒比图斯是位较敦实的青年，性格温和，长着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和一双带笑的蓝眼睛。巴勒图恩身材魁梧，脑袋壮实得象公牛头。他们两人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对于别人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

在巴勒图恩面前，阿勒比图斯不保守任何秘密。他陪着巴勒图恩到处走动，指点他看房间、仓库、箱子、柜子、文稿等等。只有一间小屋，他没有领巴勒图恩去看。这间小屋座落在这座神仙府邸似的花园的尽头，隐没在许多橘子树的中间，一条潺潺小溪缓缓绕过小屋。象是小铃铛在微风中颤动，从屋墙那儿传出上千种诱惑人的声音。呵！这里，在这里到底收藏着什么东西？

一次，巴勒图恩在散步时询问阿勒比图斯：

“唉，您在这个笼子里藏着什么呢？”（因为这间小屋象是独立于花园之外的一个笼子。）

阿勒比图斯放声哈哈大笑，说：

“哈、哈、哈！那是秘密。连我也不到那儿去的。朋友，在这个笼子里，藏着一只鸽子。不过，我们不要再谈论它了。”

是的，巴勒图恩再也不提它了；但是，他却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它。早上，要是他比他的朋友起得早，就经常朝小屋的方向走去。在那儿，各种各样的小鸟在浓密的树丛里歌唱，形形色色的甲虫在水仙花丛中嗡嗡吱吱地鸣叫。

一次，正当他在那儿漫无目的地徘徊时，遇见了老园丁格维图。

“我正好在这里等候您呢，先生，”园丁说。

“好人，您要我帮您做点什么吗？”

“我的小孙子脚脱臼了，”格维图说。“您先生是位大夫，也许能帮个忙吧！”

大夫走进园丁的小屋。它正好座落在那间象笼子般的小屋后面。在那里，有个九岁的小孩子躺在床上呻吟、叫唤。床边围着一群老太婆，其中一个正在摆弄小孩子脱臼的脚；象当时的习惯那样，她边用手搓着他的小脚，边嘴里念念有词：

“我们的圣主耶稣基督骑马走到石桥边，马腿被石头磕了一下。圣彼得正从那儿经过，就用手给它揉一揉。”（说到这里，老太婆就用手按到小孩

子的脚的痛处。）

“哎唷！哎唷！哎唷！”孩子呼喊着，用那只好腿乱蹬乱踢。

但是，那个老太婆根本不理睬孩子的呼喊，一本正经地继续她的医道：

“圣彼得用嘴对着脚哈气（说到这里，她就对着痛处吹气），还这样说：骨头归骨头，肉归肉，血液归血液。圣主耶稣呵，您让孩子的脚归位吧！”

巴勒图恩生气地把所有老太婆都赶走，说：

“圣主耶稣并不精于医道，还是让我来代替他的位置吧！”

他把小孩子的脚骨扭正、对上，敷了药，捆绑好。这时候，老格维图开始向他表示感谢，问他怎样才能对他的好心表示一点心意。

“老朋友，只要一句话就够了。您说，您老爷在那间小小的屋子里收藏的是什么东西？”

“一株玫瑰，”园丁回答说。“哎哟，本来我是不该说出来的呀！”

一株玫瑰！不是一只鸽子，而是一株玫瑰！一间具有巨大意义的小屋，藏着奇异的植物。哎唷唷！阿勒比图斯，看您做的好事呀！

这一发现使得他心灰意懒。他朋友的好心和对

他的友爱一下子全变得毫无价值了。“您可以在我的玫瑰里挑选，”他曾经这样说。但是，他却把最珍贵的玫瑰藏起来了。

他朋友的这种狡黠使他非常生气（四百年前，人们的忌妒心也是非常重的）。他回房间去，开始着手收拾行装。

“您这是干什么？”主人正好走进他的房间，惊讶地问道。

“我要回家去，”他冷冷地回答。

“这怎么成呢？”阿勒比图斯说。“您不能这样突然地离开这儿！巴勒图恩，我是这样爱您，在我真正了解您的思想之前，您就这样离去，我受不了呀！”

“我必须立刻就走。”

“那么，您至少也得说一说，您为什么要这样做？”阿勒比图斯哀求说。“您在这里感到不舒服吗？”

“为什么？为什么？”巴勒图恩不愉快地回答说。“您也熟知这个神话：约彼迪勒找到了奴玛，要求给他一个人的脑袋和灵魂。这时候，奴玛用一棵大葱代替脑袋，一条鱼代替灵魂交给他。好心的约彼迪勒微笑地宣布说，他要求的一切全得到了满足。”

“哦，后来呢？我真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的处境比约彼迪勒还要糟糕呢！”

“巴勒图恩，您的话里带有责备的意思。请您相信，我感到很痛苦，但我毫无办法。如果您非走不可的话，至少也要等到明天早上吧。瞧您，连要带走的玫瑰也还没有选哪！”

“嗯，让我们和解吧！您提到给我玫瑰，这真是妙极了。您说让我挑选，那好吧，我就挑选您藏在鸽子笼里的那株玫瑰。”

听他这么一说，这位意大利商人往后倒退了几步。这时候，他才真正理解巴勒图恩对他讲的那个神话的含义。

“我们这是故弄玄虚，对吗？”巴勒图恩带着讽刺的口吻说。

“是的，我是存心瞒着您的，”意大利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回答说。“因为我知道，您爱慕着她。我自私，这我无法否认，因为我也爱她。但是，您既然爱她，就让她属于您好了。您把她带走吧！”

这位维罗那的青年的嘴唇几乎迸出了这样的话语（因为他也是热心肠的小伙子呢！）：“您既然给我，我就取消我的要求了。”但是，某种好奇的心理，使他失去讲出这些话的力量。他想知道，这

株神秘的玫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他就压抑住自己的感情，装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现在，巴勒图恩同意留下来到明天才走。阿勒比图斯整天愁眉苦脸，闷闷不乐，话也少了。他不止一次地拥抱巴勒图恩，然后又扭头走开去，把自己关在隔壁小房子里，眼泪簌簌地往下落。瞧，为了一株玫瑰，他是多么悲伤呀！

夜来临了。意大利的夜晚特别美丽。天际是一片血红，大地呈现出令人陶醉的静谧。树叶静止不动，大地的呼吸是那样地甜蜜和温顺。庞尼的沉闷笛声在黑魆魆的天宇回响，也充塞了整个宅院的门廊。（是的，先生们，如果两个青年人坐在一起，意大利的夜晚仍然是美好的；这时，就不一定需要有妙龄少女在场。）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各种花卉：桃金娘、夹竹桃、杜鹃花，还有那些生长在世界各地的陌生的奇花异草，这些都是通过那些旅行者的介绍，甚至是夸耀而得知的。这两位园丁沉湎于喜悦之中。巴勒图恩讲了他根据自己的爱好培育出各种郁金香的颜色。阿勒比图斯也告诉他，自己怎样培植了香味更浓的薰衣草花，致使从它头顶上飞过的鸟儿被迷住了，掉落在薰衣草花的花丛里。多么可怜的小鸟儿！……

他们俩谁都不先提及玫瑰花。巴勒图恩性格软

弱，不敢先提这个问题。至于阿勒比图斯，那很明显，是因为一说到玫瑰，他就感到揪心。

当他们躺在床上时，已经过了午夜。在梦中，他们还看见各种花卉和长在大地上的各种奇异的“头发”。

呵哟，作家是多么荒谬呀！——亲爱的读者会这样说——两位伙伴在意大利迷人的夜晚谈论花卉，议论如何从遥远的海边取水浇花。难道说这是真的？他们没有辩论政治？他们的头脑里没有考虑威尼斯共和国总督现在正在干什么吗？两个有教养的青年，尤其是其中的一位拥有万贯家财，他们就不愿意做点什么事情吗？难道说，那个时候世界上不存在妄想发迹的“野心家”？真是荒唐可笑，异想天开呀！这两个伙伴谈论的尽是花卉，哈、哈、哈！然而，我们还是撇开这一切，继续讲述我们的故事吧！

天亮了，阿勒比图斯把巴勒图恩唤醒，对他说：

“醒醒吧，我的朋友！您快点穿好衣服，船要启航了。您马上就得起程，骡子已经在外面等候，您可以骑着它上路，直到上船为止。”

巴勒图恩醒来揉揉眼睛。果然，他听到外面骡子象铃子般尖厉的叫声。他急忙穿好衣服，拥抱他

的朋友，匆匆地走出房间。

庭院前面站立着两匹配好鞍辔的骡子；一匹牲口的鞍座空着，另一匹牲口的鞍上坐着一位漂亮的姑娘。呵，她是多么美丽呀！窈窕的、富有弹性的身材配上天鹅般的肩胛，她的脸蛋比最讨人喜爱的玫瑰花的颜色还要鲜艳，她的头发比最漆黑的黑夜还要乌黑，至于她那双眼睛，要不是眼皮低垂，要不是长长的睫毛把它们罩住，人们必定会被它迷得发狂。

巴勒图恩重又揉揉眼睛。他被这一景象吸引住了，下意识地问道：

“我是不是在做梦呢？”

“不，巴勒图恩，您不是在做梦。正象您所希望的那样，让她属于您吧！”阿勒比图斯带着颤音对他说。

“我？她？您说什么呀？”那位维罗那的青年讷讷地说。他感到迷惑不解。“咦，她是谁呀？”

阿勒比图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眼眶布满泪水。那位老园丁，这时正好握住那匹为巴勒图恩准备的骡子的缰绳，代替他回答说：

“她就是那间小屋里的玫瑰。”

“您把她送给我！”巴勒图恩激动地叫喊。

"就是这位仙女！天国花园里的明珠！呵，阿勒比图斯，请您原谅我吧，我犯了罪过。我曾经一度对您的友谊产生过怀疑。不，不，我不能从您手中将她接受……"

这时，那位迷人的姑娘抬起低垂着的眼脸，朝巴勒图恩望去，对他嫣然一笑。哎唷，这是怎么样的微笑呀！连鲜花也不会这样微笑呢！

"怎么？您不愿意要她吗？"阿勒比图斯用渴望的口吻问道。

"要是她是您的心上人，我不能将她从您身边带走。倘若我知道，笼子里藏的是鸽子而不是玫瑰，我就不会向您提出要求，阿勒比图斯，在这之前，我还相信是一株真的玫瑰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她也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我可以发誓。"

"你不要起誓！"骑在骡子鞍背上的姑娘说话了。她的甜蜜的声音就象银铃发出的迷人的响声。

说完，她又对着巴勒图恩微笑。（噢，这些女人！她们一点也没有变化，四百年前的女人，几乎同今天的女人一模一样。）

"巴勒图恩！"那位那不勒斯青年用责备的口吻严厉地对他说。"为了我，您愿意牺牲您的幸福。我从您的眼睛里看得出来，您是爱艾丝丽的。

为了成全我，您竟想隐瞒自己的真情。为了放弃她，我终于熬过来了。这二十四个小时是多么的可怕呀！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心已经硬得象块石头。您只管勇敢地带她走吧！”

巴勒图恩把他的朋友拉到庭院的柱子后面，问道：

“她究竟是什么人？”

“艾丝丽是格诺伊地方一位商人的女儿。她父亲在她小的时候把她交给了我。他临终前嘱咐我当她的监护人。象一朵玫瑰蓓蕾那样，她在我的照护下成长起来了。我保护她，不让她受风吹日晒。我也保护她不受我的伤害。不久，她就要满十六岁了。我也正打算要采摘这朵鲜花。但是，看来上帝另有安排。呵，你们现在该出发了，再晚就要误了船期啦！”

“不，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把她从您身边夺走。我不忍心看您遭受悲哀的煎熬。宁愿我心碎，也不能这样做。当然，我也无法否认，当我第一眼看见她时，箭已经穿透我的心窝。”

“那是自然的，”阿勒比图斯回答说。“要是给您和姑娘带来不幸，我也是无法忍受的呀！”

“真的，不要说了，我们不要再这样想了，”巴勒图恩感动地喊道。“我们应该让姑娘对我们的

争论作出决定。”

“艾丝丽已经作出决定了，”阿勒比图斯愁苦地说。“昨天，我已经跟她谈过了。”

“结果怎么样？”

“她愿意跟您走。”

“呵，这是多么的幸福呀！”维罗那的青年从内心里迸发出这样的话语，脸上布满高兴的光辉。“好，我们立刻动身！”

“不，等一等！”阿勒比图斯说。他轻轻地吹了一声哨子，只见隔壁院子的门开了，仆人牵出十二匹驴子，驴背上驮着行李。“朋友，这些都是艾丝丽的嫁妆。这是我必须给您们的。这些包裹里装有金、银、珠宝和贵重的衣物。艾丝丽是一位富有的姑娘，可以说是那不勒斯城的首富。”

“噢，阿勒比图斯，您是世界上心肠最好的人。今后，一定会有作家把这段故事写成小说的。(好家伙，他当时就想到我了——笔者。)现在，我接受您给我的一切。不过，我感到非常的羞愧。”

阿勒比图斯却象是卸了重担似地向她伸出手去，说：

“您比我更有资格得到她。因为我明白，我的富有、爱情都比不上您的纯洁。您的预感比财富更宝贵。好了，巴勒图恩，愿上帝祝福您！艾丝丽，

愿上帝祝福您！愿您们永远幸福！”

这样，巴勒图恩携带他的“战利品”回家了。十二匹驴子替他驮回装满财富的口袋。第十三匹驴子却在豪华的大厅里高声悲号。

那时候，人们医治悲伤的方法跟现在是一样的。谁感到悲哀，就拼命喝酒，谁的悲愁愈深，酒也就喝得愈多，创伤也就能很快治愈。同样，阿勒比图斯也在酒里寻找慰藉，以便把往事忘却。但是，酒是一种危险的浆液。当纳依第一次种植葡萄时，他把一头狮子、一只绵羊和一口猪的血液掺和在一起，浇到葡萄地里去。这个故事，我们是从一个有名的传说里知道的。

自那以后，从所有喝醉酒的人的身上都能觉察出这些动物中的一种性格。我们的主人公看来属于被饲养的类型。他既驯服又愚蠢。他经营的商业衰落了。他的商船在海上遭受巨大的损失。他很快就处于走下坡路的境地。情况变得复杂了。他把他剩下的一切全变换成现金，动身到外面去流浪；在陌生人中间，在新的天地里，仿佛可以把一切忘得精光。

他的现款很快就用尽。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位随和、憨厚的青年，要是他遇见身边缺钱的人，就借钱给他。不过，对于这一点，我没有多大把握，因

为从当时作家的作品里，可以知道那时候人们是不缺钱的。这些古人一味热衷于战斗，冒险行动，或者在城堡的大门下拨动琴弦，手臂上挎着贵妇人，一切都做得彬彬有礼，还到处撒黄金——但是，关于他们的钱财是从哪儿来的，我手边没有材料，一点也不了解。

至于说到阿勒比图斯，他的绝大部分现款是装在一只小小的蓝色口袋里的。他随身携带这只口袋。然而在流浪途中，口袋大概被一个独眼的强盗抢走了——虽然，根据我的看法，在当时出现这样坏心眼的强盗是不堪设想的。

或者说，这样写会可靠一些：这位那不勒斯青年在五、六年的流浪生活中，把钱全都花光了。后来，他衣衫褴褛，陷入挨饥受冻的窘迫境地。因此，他决定去寻找他那位维罗那的朋友。他相信，这位朋友一定会愿意在家里接待他的。

他不惜花费许多个星期，长途跋涉，而当他到达维罗那的时候，他的衣服、鞋子更加破烂不堪了。维罗那的高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并不是吸引人的。阿勒比图斯的心不由得紧缩了一下。他想，巴勒图恩会不会认他？艾丝丽呢？他们会不会象对待一个到处乱窜的乞丐那样诘问他呢？他们会因为认识我而感到羞愧的。而我怎么有脸穿着这身

衣衫去见他们呢？

不，不，不能这样做！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不能这样去找他。我得找个地方，等候黑夜来临，在斗篷的遮挡下，从朦胧中找到巴勒图恩的家。不要让艾丝丽知道，不然的话，我会在她面前自杀的。我可以偷偷地把巴勒图恩叫出来——阿勒比图斯考虑了成千种方案，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每一种方案，都使他感到脸红耳赤。最后，他决定，在衣冠不整、满面胡茬、蓬头垢面的情况下，不能穿过城市，走到巴勒图恩的家里去；也就是说，先得找个地方躲一躲，等到天黑再说。

这座城市的边沿恰好靠近坟场。（即使是四百年前的故事，无论如何也必须有坟墓才显得真实嘛！）在坟头和石十字架林中间，有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教会公墓停灵室。它是一座圆形屋顶的建筑，停灵室前面是一座门廊。

阿勒比图斯根据自己的意愿，走进门廊，想在停灵室里找个阴凉的地方躺一躺，略为休息一会儿，以便从疲劳中恢复过来。他的一双腿不由分说把他领到那里去，只有他的胃表示反对。胃这样怂恿他说："我们快点到巴勒图恩那儿去吧！"

但是，在有关走路的问题上，腿脚总是起主要作用的。阿勒比图斯推开门，走进停灵室；停灵室

的门没有上锁，一推就推开了。停灵室里安放着四、五张停灵台，上面却空无一人。在这样令人欣喜的沸腾的生活里，谁也没有兴趣去死嘛！室内非常凉爽，两扇对开的窗子敞开着，空气可以自由流通，这个地方真是太好了。精疲力竭的旅客爬上一张停灵台，把四肢伸展开，将自己那顶破帽子垫在后脑勺下面；过不了多久，他就进入真正的梦乡了。

谁也不知道他睡了多久。突然间，他被一阵急促的沙沙声和物体落地的沉重声惊醒了。这时候，天色已经漆黑。他跳了起来，全身发抖，高声叫喊：

“谁？”

有一个东西从地上站起来，粗鲁地咒骂：

“你叫唤什么？要是你已经死了，就安静些吧！瞧，这些死人是多么厚颜无耻呀！”

嘴里虽这么说，但他还是被吓跑了。就在这一瞬间，他从窗户那儿跳了出去。

阿勒比图斯稍稍镇静下来，恐惧慢慢消失，牙齿也不捉对儿打仗了。这是怎么回事？哎哨，显然是有人从窗户跳出去。刚才，就是此人跳窗进来发出的响声把他吵醒的。这个跳窗的人大概是想在这里过夜；但是，死尸发出的声音把他吓怕了，只好又

从窗口跳了出去。

这件事情，用不着花费许多时间就可以推测出来的。然而，接着又有声音打破了这里的寂静。门被推开了，跟着两个人从对开着的两扇窗户高声吆喝着跳了进来。

“举手投降！你这个恶棍！”他们高声呵喝。“快举手投降！”

从门口进来的那个人手里提着一盏小油灯，灯光把整个停灵室照亮了，也照出了三个男人的面孔。原来进来的是手持刀枪的警察。

“喂，漂亮的鸟儿，你终于落网了！”

他们朝阿勒比图斯扑过去，按住他，给他上了绑，把他带走。这时，他还在不住地恳求他们将他放了。他说：

“好人，您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我谁也没有得罪。我只不过在这倒霉的地方稍稍休息一会罢了。”

“好小子，事情我们全知道了。喂，是谁在坟场旁边把人刺死的？”

“是什么样的人呀？我是无辜的。”

一路上，警察哈哈大笑。他们把他带走，投进监狱里去。

“哎哟，您们放我出去吧！”囚徒恳求说。

“您们听我说呀！您们应当相信我哪！”

第二天，警察将他押上法庭。老西里尼·马里奥斯身穿深红色的法衣，他是维罗那著名的大法官。

两个法警把被告押了进来。

“你是谋杀犯，”法官说。“你有什么辩护的话要说吗？你为什么要杀人？上帝已经觉察到一切。甚至我也多少觉察到了（那个时候的法官讲起话来态度都是这样傲慢的）。”

“我不是杀人犯，老爷。我是无辜的。”

“你不要撒谎了，这里有证人。你们进来吧！”

进来的三个证人说：昨天夜里，他们看见有两个人在坟场旁边斗殴。那时天已经漆黑，他们看不清楚打架人的面孔。他们赶忙朝那儿跑过去；但是，等他们赶到时，其中一人被刺伤，倒在伤口淌出的血泊中，喉咙里还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一副垂死的模样。另一个人象猫一样一纵身蹿过坟场的栏栅，径直朝公墓停灵室跑去，从敞开的窗口跳进去了。飞跑着尾追他的警察在时隐时现的月光下看得很清楚，就立即包围了停灵室的所有出口，很快就把这个恶棍逮住了。

“喂，”法官扭头问被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看来我是被人陷害了，”阿勒比图斯回答

说。“虽然我已经说了，我是无辜的。我叫阿勒比图斯·马洛什尼。许多年以前，我曾是那不勒斯的一位富商。可是，我后来破产了。我决定到维罗那来找我的一个朋友。昨天下午，我来到城外时，又饿又累。我不好意思穿着破烂衣服去找我的朋友。我就推开停灵室的门，到里面去憩息，想等天黑以后，再去找我的朋友。没想到，这却给我带来不幸。我在那里进入了梦乡，直到一个庞大的物体摔倒时，才把我吵醒。原来是一个男人从停灵室的窗户跳了进来。我被惊醒后，大声问：‘谁？’听到我的喊声，那个男人大吃一惊；他大概以为僵硬的死尸发话了，所以从另一扇窗口跳出去仓皇逃跑了。”

“多么漂亮的故事！”大法官用讽刺的口吻说，然后转向围成半圆形坐着的市参议员们：“薄伽丘也不可能比他叙述得更精彩的了。那么，你认为那个男人就是杀人犯罗？”

“那是当然的，”阿勒比图斯说。

“是吗？”那位法官又说话了。“唔，我的朋友，即使你的脑子过分紧张，也不该把故事叙述得那么简单。如果你叫阿勒比图斯·马洛巴什的话，为什么不把它跟罪行联系在一块呢？人们在那具尸体的旁边，发现了一个蓝色的小钱包，上面正好有

你的姓名，这又是为什么呢？”

法官拿出一只用蓝丝线绣的小钱包，递给他看。钱包上绣着：阿勒比图斯·马洛尼什。

被告惊异地叫喊起来。

“我的上帝，是我的钱包！前不久，在格诺伊附近被一个强盗从我手里抢走了。”

“瞧，又多了一个故事，够了！”法官冷冷地打断他的话。

阿勒比图斯长长叹口气说：“上面的字还是可怜的艾丝丽亲手绣的呢！那时候，我是幸福的。噢命运是多么的凶残呀！它把我卷进了摆脱不了的旋涡。现在，我最后将要成为一个恶棍死去。不过，这也好，我终于可以摆脱这种无目的的、令人憎恨的生活啦。”

他完全听命于命运的摆布了。他想，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既不会再是大地的负担，也不再会是挂在别人脖子上的一块石头。情况对他非常不利。这件事发生得太离奇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这种局面呢？是上帝的手！倘若这是上帝的意旨，那只好顺从了。

他神态自若地接受判决。虽然这是死刑，刽子手将用刀砍下他的脑袋。

在维罗那，人们非常喜欢观看处决犯人，尤其

妇女更是如此。对于人们的神经，一颗滚落下来的人头，无疑会带来一种快感。城里的人都倾窠而出，涌到刑场。因为这次的处决将会特别壮观，不仅有常见的砍头，还有磔刑呢。一个叫奥利赛的大个子犯人被判处磔刑，因为他是个臭名昭著的海盗和纵火犯。

在对阿勒比图斯行刑前，先对奥利赛执行磔刑。这是原定计划。如果阿勒比图斯感兴趣，还有机会观赏对奥利赛进行磔刑的全过程。这种刑法也是罕见的呢！

他们一同被关在监狱的死囚室。阿勒比图斯作祈祷，奥利赛却在咒骂。这位“光辉的行家”（这是强盗们对纵火犯的美称）对于死一点也不感兴趣。

当巴卡里尼参议员（大法官委托他执行这两项判决）走进监狱的死囚室，按照惯例，询问即将受刑的犯人还有什么愿望（根据当时的法律，他们提出的要求必须在三天内予以满足）时，阿勒比图斯要求得到一顿丰盛的佳肴和名贵的红酒。奥利赛以巨大的决心提出了他的要求：

“我要学习法语。”

西格诺勒·巴卡里尼认真考虑了奥利赛这个狡黠的要求，然后这样对他说：

“你提出了一个明智的要求，它可以使你生命的路程得以延长。”

“这是我唯一的愿望。学习法语的确会使生命的路程延长。”

“你疯啦？这么一来你就得加快脚步奔跑，因为在三天时间里你根本不可能学会法语。”

奥利赛耸耸肩膀，说：

“嗯，那我就管不着啦。”

大个子强盗坚持他的要求，把西格诺勒·巴卡里尼这位法学家弄得非常尴尬。他该如何去回复大法官呢？他为这个杀人犯的主意感到发愁。

“真是罕见的要求！这个坏蛋居然想把自己的生命至少延长十年。如果我们坚持按照法律行事，那只好满足他的要求。”巴卡里尼对大法官说。

“喂，我们打算拿他怎么办呢？”大法官问道。

“需要派一名语言大师到监狱里去跟他进行辩论，明确告诉他，在三天之内不可能学会他要求学的法语。”

强盗提出特殊要求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城。有人担心，这样一来，磔刑会不会因此而推迟？于是，人们对奥利赛本人的兴趣普遍提高了。在指定的日子里，刑场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观众。

刽子手走在前头，举着他那柄庄严而锋利的法刀。法刀没有亮出来，而是插在刀鞘里。刽子手叫彼若。全意大利人给他起了一个美好的浑号，称呼他做“病人的弟弟”。因为他以仁慈的手段结束死刑囚犯的生命，不仅使犯人毫不痛苦，甚至感到舒适。但是，彼若只会操刀，这是他的职业。要执行磔刑，人们就得从波龙格请来有名的布布罗·特罗科。

在刽子手后面的是穿着鲜红衣服的两名助手。他们打着黑旗走在囚犯的前头。在黑色的田野里，飞起一群红乌鸦，一共有七只，掠过旗帜的上空。这是行刑的象征。七只乌鸦！它们将要成为死刑囚徒的好伙伴。跟随在两名旗手后面的是六个一队的法警，他们监押着两个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阿勒比图斯低垂脑袋，默不作声，跟他相反，奥利赛威胁似地挥舞着他那可怕的拳头，嘴里还不住地咒骂。当然，由于他们戴的假面具还没有被摘下，人们还认不出他们是谁。那些可怜的“旅客”都是蒙着假面具被送往另一个世界去的。法警只有在直接听到宣读对他们的判决词时，才会摘掉他们戴的假面具。在法警之后，身穿红色法衣的监斩官骑着一匹黑马，高声嚷嚷，出鞘的军刀来回地挥舞着：“市民们，让开一条道！”因为人群把大法官和市参议员

们的去路给挡住了。为了让他们观赏行刑，还专门在刑场给他们搭了一座看台，台上安放着一张铺有苹果绿呢子的长桌。

市参议员们在台上就坐了。只有巴卡里尼除外，他站在断头台旁，准备着下命令。

法警摘掉奥利赛头上的假面具，人群中突然引起一阵蠕动和骚乱。

巴卡里尼全文宣读了罪状（由于篇幅有限，不允许我们在这里公布长达四、五页的具体罪状）后，作如下宣判：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判处奥利赛磔刑。

接着，他就对布布罗·特罗科点点头说：

"根据维罗那市的安排和命令，你执行任务吧！"

刽子手朝奥利赛走过去，抓住他。就在刽子手的副手正在准备绳索之际，那个骠悍的海盗以闪电般的速度对准刽子手的肩膀狠狠地击了可怕的一拳，把他打得在地上翻了个筋斗，滚出去有一英尺半远。

"噢，噢！啧，啧！"在人群中发出了一阵赞叹声。"多么出色！他的手臂多么有力呀！"

法警朝奥利赛冲过去。但是，那个大个子从栏干那儿拔出一根木桩，开始在自己身边舞动起来，

发出呼呼的响声。

“谁要是不害怕，就请过来吧！”大个子疯狂地呼喊着。

法警纷纷后退。布布罗从地上爬起来，一跛一拐地向大法官的看台跑去。

“这是一只野兽。他几乎把我的肩膀打得凹下去了。我再也无法靠近他。”他对大法官说。

老西里尼气得脸色发白，说：

“这是耻辱！嘿，法警，行刑手，你们抓住他。我的上帝，你们快动手呀！”

但是，刽子手和法警一动也不敢动。

“我出十个金币赏钱，”西里尼又叫喊道，“谁能制服奥利赛的话。”

可是这仍然不见效。奥利赛控制了整个局面。他那双充满血丝的灰色眼睛瞪得大大的，象一头公牛那样喘着粗气，但他那双手仿佛从不知疲倦似地在挥动着木棍。

巴卡里尼这时候又扮演起和事佬的角色。他是以具有劝解才能而著称的。

“停下来吧，奥利赛！你听我说。你总不能永远要弄这根小丑似的棍棒的，你迟早会感到疲乏的呀！让我跟你明智地谈一谈吧！瞧，孩子，你这算什么呀？你干吗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呢？我把你看

作是一个聪明人。你的一生显示出了你的聪明才智。现在，是什么样的魔鬼驱使你变成一个傻瓜呢？我告诉你，你是必须死去的。你要求学习法语，这个玩笑开得好，我很欣赏。但是，你现在的举动，竟象一个令人无法理解的傻瓜。我为你感到羞耻。刚才，我在大法官面前谈到你时，还说过，如果你是一个诚实人的话，说不定你能成为一位主教呢。”

看来，这个海盗对他的话产生了兴趣。奥利赛向周围看了看，发现没有人前来攻击他，就暂时放下木棍，杵在地上支撑着身子。巴卡里尼参议员也因自己的话发生效力而感到快乐。

“嗯，我的孩子，你不但给我带来羞耻，也造成了不愉快的场面。我特地从乡下把我的母亲接来，因为今天这里要执行磔刑。瞧，现在她还在柯勒赛蒂家的阳台上坐着呢！要是你不相信，你可以朝那儿看看嘛！你已经不是一个毛孩子了。你不可能不懂得，这意味着什么。你也一定有母亲嘛！我恳求你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要是今天她在这里看不到磔刑的话，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木棒从奥利赛的手中跌落。是巴卡里尼讲的道理将他战胜，或者是因为他精疲力竭了呢？他用颤抖的沙哑声说：

“喂，你们要对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刽子手和副手们向他走近去。但就在这个时候，西里尼·马里奥斯，维罗那的大法官从坐位上站了起来，用他那根白色手杖招呼他们说：

“你们给我站住！”

刹那间，整个刑场象坟地一样寂静。

“这个人的心是诚实的，”大法官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认为对他的判决太残酷了。让他终生坐牢吧！”

参议员们一致赞同地点点头。奥利赛用沉痛的、愿意痛改前非的语言对大法官的宽大表示感谢。

“喂！现在你可以学习法语了，”巴卡里尼认可地说。

接着，巴卡里尼又宣读另一个犯人的罪状和判决书。

法警给阿勒比图斯取下假面具。彼若，这位“病人的弟弟”（又一个比较谦逊的兄弟——他在死人的身上留下痛苦更小）扒下犯人的短上衣。正当他用白手帕蒙住犯人的眼睛时，观众中间一个气喘吁吁的人跑了出来，径直朝大法官的观看台奔跑过去。

“在刚才宣读的犯罪事实中，说明这个人是无辜的。我是杀人犯！”

刑场四周响起一阵阵表示惊讶的嘈杂声。人们相互传着这个名字：

“巴勒图恩大夫！”

难道巴勒图恩大夫会是杀人犯吗？就是这位诚实的人成了杀人犯？世界上出了怪事了。

大法官向刽子手点点头，示意释放那个已经被判决的犯人。

“巴勒图恩！”大法官叫喊道。“我亲爱的朋友，难道说您是杀人凶手吗？这是不可能的呀！”

巴勒图恩昂起头，这样对他说：

“是的，维罗那的法官，我是杀人犯。那个躺在坟场旁边的人是我杀的。现在，当我看到一个无辜的人将要代替我被杀时，我的良心使我鼓起勇气，自愿地献出我的头颅。”

阿勒比图斯失望地跑到巴勒图恩身边，轻声地，带着责备的口吻对他说：

“哎，我的朋友，您为什么不让我死去呢？您这样做有什么必要？我的生命已经没有价值了。要是您犯有过错，那么，我连您在尘世上的过失也愿意承担下来。收回您的话吧！现在为时还不晚呀！”

巴勒图恩生气地把他从自己身边推开说：

“您不要用一些空洞的话语来打扰我了。对我来说，生命的价值更小。”

“怎么会呢？！还有艾丝丽娜！为了她，您必须活下去。”

“艾丝丽！……艾丝丽！……”巴勒图恩喃喃地说，声音很低很沉。“您马上会知道一切的。您去找她吧！”

西里尼·马里奥斯在他们俩谈话时跟参议员们交换了意见。随后，他高声地向群众宣布他的决定：

“鉴于巴勒图恩·格勒瓦苏斯对于谋杀行为供认不讳，根据法律对他的起诉，由刽子手用刀砍下他的脑袋。”

说完，他转身对彼若说：

“喂，你把他带下去！彼若，根据维罗那的法律和命令，你执行你的职责吧！”

但是，彼若还没有碰着垂头丧气的巴勒图恩的粗壮的脖子，又出现新的骚动。

一位叫西罗什的鞋匠，站在树叉上看见了这一切情景，快乐地在人们头顶上呼喊着：

“瞧，又来一个新的杀人犯！哈，哈，哈！”

果然，一个相貌丑陋、凶恶、脸皮乌黑的男人用拳头从人群中打出一条道，边走边叫喊：“你们把他放开！你们快把他放开！我告诉你们，在这里，该砍脖子的是我。”

人群中又出现一阵骚动。但是，人们还是给他让出一条道。那个陌生人走进原来为奥利赛设置的

栏栅，在快活地望着巴勒图恩脖子的彼若肩膀上用力拍了一下，说：

“乡亲，你等一等！对于这桩事情，我还有话要说。”

他随即又向法官走去。他肩膀上披着一件深蓝色的破旧斗篷，这样说道：

“维罗那的法官们！尊敬的、仁慈的先生们！这起谋杀案的作案人既不是那个人，也不是这个人，而是我。”

“你是什么人？”西里尼·马里奥斯问道。

“我叫卢夫，是个强盗。被我杀死在坟场附近的那个人是我的同伙，叫独眼卡勒图斯。在我们的世界里，大家称呼他做‘老跳蚤’。我们总是共同分享掳获物的。那天，当我们正在分赃时，他又要去欺骗一个叫高伊尼亚的财物。就为这，我们之间发生了冲突，对骂了起来。我被他的贪心不足和不义行为激怒了，一气之下，拔刀朝他的胸口刺去，警察赶到现场时，我就跳过坟场的栏栅，向公墓停灵室跑去。在那里，我听到停灵台上有人对我喊话。那时，我以为是死人复活说话呢！现在想起来，说话的大概就是这个可怜的年青人（他指着阿勒比图斯）。当时我被吓得转身就跑，又从开着的窗口跳出去，躲在坟堆中间。”

维罗那的大法官不停地点点头说：

“这的确是一件特别的案子。在我当法官的这些年里，从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案件。事实应该是这样的：你是杀人犯，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怜的阿勒比图斯是无辜的。但是您呢？巴勒图恩，我无法理解您的行为。您当面向我们解释吧，您为什么要演这样的喜剧？”

“因为我看见在断头台上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巴勒图恩说。“几年前，我这位朋友把他生活里最珍贵的宝物送给了我。我一直欠着他的债。因此，我愿意偿付我的债务。这就是我所以要这样做的原因。”

巴勒图恩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他在那不勒斯逗留的全部经过和阿勒比图斯对他的友谊。法官和参议员们都深深地受到感动。

“您做得对，巴勒图恩。现在，您无愧于您的朋友了，”大法官态度严肃地对他说。“您们回家去吧，上帝祝福您们，您们高高兴兴地回去吧！”

然后，大法官又转向卢夫，紧皱眉头，问道：

“而你，作为杀人犯，又该怎样说呢？看来，你把罪行掩盖得很好，但你为什么又要自首呢？”

“我不能再忍受良心上的责备。我是这里发生的一切的见证人。我看到一个无辜的人代替我去

死，我的心不由得紧缩了一下。我的良心受到谴责。但是，接着又来了一个愿意顶替的人。另一个无辜的人出来承担一个无辜的人不应该承担的罪过。问题实在太严重了。我再也忍受不了啦。因此，我站了出来。法官，带我去受刑吧！”

西里尼从坐位上站了起来，这意味着他要宣判了，其他参议员也相继站了起来。大法官说：

“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宣布：维罗那的公民们（他从这就提高嗓门）！因为这个罪人爱真理更甚于爱自己的生命；因此，他有资格获得生命。我现在宣布：在这块土地上给予他以宽大处理。”

人群里迸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赞同声。人们喧喧嚷嚷，狂喜地挥舞着头巾、帽子，如潮水般向那个英雄涌去。坐在卡勒赛蒂家阳台上的巴卡里尼的母亲也对这令人惊奇的结果表示谅解。只有彼若，这位“病人的弟弟”在生气，嘟嘟哝哝地说：“为什么要把人蒙骗到这里来呢！”

巴勒图恩用手臂挽着阿勒比图斯，双双离开了刑场。

“来吧，我领您到我家，找艾丝丽去！”

“就穿着这一身衣服吗？”阿勒比图斯反对说。

“别去理会衣服的事，傻瓜！在维罗那，最富有的人总是爱怎样穿着就怎样穿着的。”巴勒图恩边说，边把他拽走。

“对于您的玩笑，我不理解，巴勒图恩。”

“我的好朋友，一切都会立刻搞清楚的。您只管跟我走吧！瞧，我们已经到了。这就是我的家。让我们从这儿走进花园去吧！这种时候艾丝丽总是喜欢在亭子里悠闲地坐着。”

哎哟！听到说起艾丝丽，阿勒比图斯的心便怦怦地直跳。即使在刑场上，他也没有这样激动呀！

“不，不，巴勒图恩，我不去。我有原因，您让我躲开吧！”

“要是您不来，我就要把你挟走。”他用力抓住阿勒比图斯的手不放。

巴勒图恩的花园相当漂亮。这里有高大的树木，巨大的灌木丛，还有大片的热带密林。满地都是红色的野草莓和桑葚；到处都聚集着一堆堆甲虫。瞧，那儿还有五彩缤纷令人目炫的景色：花圃里的鲜花盛开，迷醉的蜜蜂围着花朵嗡嗡地叫唤。

阿勒比图斯突然吃了一惊，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我是在作梦吗？”

离开了这片密林，他们来到一间小小的屋子面前；看样子，这间屋子几乎同他在那不勒斯家里的

那间小小的屋子一模一样，或许正是那一间呢！

“这个‘笼子’把您吓了一跳，是不是？”巴勒图恩微笑说。“哦，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它就是象您的那间一样嘛！我也是把那只鸽子安置在里面……”

这个笼子里也有一只鸽子吗？！这间小屋周围也有一条小溪潺潺流过！花儿在摇曳、舞动，呦呦作响；它们象是在窃窃私语，人们只要侧耳细听就可以听到。阿勒比图斯的心房象是停止了跳动，大概他是屏息静听，是什么东西在叮叮当当地发出响声。

在小屋后面有一座亭子。亭子周围长着成千上万株玫瑰。成群的细蝇和甲虫在花丛上爬来爬去，每一朵玫瑰花都有不同的求爱者。

“您寻找什么呢？您拉我的手干吗？”

“她坐在那儿哪！”阿勒比图斯象个害羞的孩子那样结结巴巴地说。

果然，她正坐在那里。艾丝丽坐在亭子里靠栏杆的一张凳子上，背对着他们。她高挑身材，正弯腰低头在刺绣，一条腿漫不经心地搁在栏杆外面的一条小树枝上；看样子有点危险，因为小树枝被压得随时都有折断的可能。她下身穿条颜色鲜艳的裙子，远远就可以看见她漂亮的脚踝。哦，她的模样

是多么的迷人！

阿勒比图斯顿时呆若木鸡。巴勒图恩正好相反，他蹑手蹑脚朝她走去，从背后用双手捂住她的眼睛。

“巴勒图恩，”艾丝丽说。“我从脚步声就听出是您来了。

“她的声音依然没有变呀！”阿勒比图斯叹了一口气说。

“您猜着了，”巴勒图恩回答说。“现在您再猜一猜，我把谁带来了？”

“您把邻居理查德爷爷带来了，放开手吧！”

“您猜不着，我就不。”

“别开玩笑了，巴勒图恩，还能有谁来这儿呢？是米莱尼先生从波罗格纳来的吧！”

“不，不是他。是您在这个世界上最喜爱的人来到这儿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她跺跺脚，挑衅地回答说。“您再不松手，我可要咬了。”

“咦，难道说您不清楚，谁是这个世界上您最爱的人吗？您的心里一点也没有预感吗？！聋子、哑巴……告诉您吧！艾丝丽，您未来的丈夫在这儿哪！”

“啊，阿勒比图斯！”艾丝丽尖叫一声，挣脱

开巴勒图恩的手，一瞬间，她已经投入阿勒比图斯的怀抱里去了。

阿勒比图斯紧紧地拥抱着她，脸上显出兴奋的神色。他看呀，瞧呀，好一会功夫连话都说不出来。

“她是属于您的，”巴勒图恩忧愁地说。“她一直就属于您。当您在那不勒斯把她交给我时，她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她对笼子里的孤独生活感到厌倦，所以跟我来了。她需要新的生活。一句话，她是一个女人，有她的怪脾气。她跟我来了，但是，我们到达海边的第一天，她就伤心起来了，因为她总觉得缺少什么东西。第二天，她开始思念故乡……我们一回到维罗那，她就生病躺倒了。她承认，她爱您。我曾经返回那不勒斯找您，想跟您商量把她送回去。但是，我在那里却听说您已经出远门了。”

“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吗？幸福的上帝！”阿勒比图斯低声说。

艾丝丽用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温顺地望着他，象是一只真正的鸽子。她满脸笑容，频频点头，一再肯定巴勒图恩所讲的一切。

“我到处寻找您，阿勒比图斯。是的，我几乎找遍了所有地方，”巴勒图恩继续说。“直到今天，我才在刑场上找到您。来吧！让我把一切全都

告诉您。艾丝丽会使您快乐的。日子长着哪！……”

巴勒图恩挽起阿勒比图斯的手臂，把他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无保留地全部告诉了他。巴勒图恩为艾丝丽建造了一间小小的屋子，样子跟她在那不勒斯住的那间屋子完全一样。这是按照艾丝丽的意愿办的。

然而，巴勒图恩从未踏进过这间屋子的门槛。他说：“哎，阿勒比图斯呀，阿勒比图斯！您送给我一株迷人的玫瑰，我每天都闻到她的芬芳，但是，我不能采摘她。”

艾丝丽的财产，巴勒图恩也要如数奉还。他对阿勒比图斯说：

“我小心地管理着她的财产。我是走运的。阿勒比图斯，我可以对您说，大概您就要成为维罗那最富有的人了。”

到此为止，一篇小说结束了。艾丝丽和阿勒比图斯又团圆了。当然，要是他们今天还活着的话，一定过着幸福的日子。

但是，读者也许会这样说：

“他们不可能活着。因为从来也没有象他们这样的人物嘛！这些人善良得过分了。他们的诚实有点令人难于相信。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把自己的未婚

妻送给另一个人；而另一个人却原封不动地奉还给他，尽管他是爱她的。财产是增加了，但他们谁也不稀罕这些钱财。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愿意代替另一个人去死。这是可笑的！他们都是好人，连杀人强盗也是少见的诚实人。”

不过，笔者在中间插话说：

“先生们，这些人在世界上没有别的不幸！要说有的话，就是他们不幸地生活在四百年前。”

作了这一点声明之后，笔者就可以放下古老的鹅毛笔，套上闪亮的钢笔套，摘下眼镜，超越他的先辈，也就是那些老一辈作家观察世界的方法，用自由的眼光去观察并开始写作下一篇故事。

第二篇小说

我们跳过了四百年。现在，我们是在布达佩斯。毕竟两篇小说之间总是有点关联的。但是，也许我们跳到一个坏地方来了，因为布达佩斯这个地方，对于笔者描述奇异的故事是非常不合适的。在布达佩斯也出现过许多故事，但是，这个城市所有的老太婆都知道，这些故事总超不出一些带有刺激性的戏剧内容，如在某某旅馆发生了情杀案呀，男孩丢失了，女孩被拐骗走了等等庸俗不堪的模式。

布达佩斯是座一目了然的城市。但是，它也是这样一座大城市：它的房屋建造变化多端，使人仿佛处身于无边际的朦胧之中。在这里，作家可以产生无限的遐想。然而，在这个幻想的世界里，地下宝藏的守护神，森林里的魔鬼，神话里的半妖半人少女都必须迁徙出去。不过，也可以描写一段具有吸引力的魔鬼故事，比如说，谁半夜里走过瓦茨街，或者更大胆一些，把步子迈进圣米哈依或巴卓郊区，那么，肯定会看见鬼魂从坟墓里爬出来。这样的故事无疑带有神秘的色彩。因为过了午夜，马车停止在这一带行走，幽灵就会在这里出现。总之，在这里，诗人号称丰盛的花篮里缺少许多东西：没有香露，也没有鸟语花香，代替露水的是尘埃，花香变成了肥皂和煤油的气味，风琴代替了鸟语。

兴致勃勃、心肠好、却又有些淘气的柯茨克，曾经为你们描写过巴黎各种餐厅里举行辉煌舞会的盛况。亲爱的读者，你们也许会想，那些人物会不会跑到这个故事里来？不，请收回你们的想法吧！因为在西克赛依旅馆发生的故事，大概只能骗取读者一笑而已。

在西克赛依旅馆发生的故事，那些常客们比笔者知道得更清楚，要是发生什么可笑的事情，大家早就从这些常客那儿听说过了。

那么，读者会问，你的小说从什么地方开头呢？你手里可能有几股棉线，有敏捷的梭子，但是没有织机把它们织成色彩的图案。谁相信在“英国女王”旅馆里上演的戏剧？到那里去的人物，我们全都认识。在楼上，有一张长方形桌子，德阿克·弗仑茨①曾经在那里闲坐。现在还有几位年老的议员在那里用晚餐，就象当年的情景一样。在楼下的大厅里，城里的有钱人，当然不是达官贵人，每天晚上都坐在那里听吉卜赛歌曲作乐。他们在那里也相互交换晚报上登载的证券交易所和政治方面的消息。他们几乎是天天如此，一个晚上也不错过。

他们是不会错过任何一次机会的。布达佩斯的餐馆总是人来人往，座无虚席。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那些富人所以到“英国女王”旅馆来，是因为显贵们刚进去不久。在“英国女王”旅馆用晚餐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

但是，那些显贵们总是躲着那些富人。只要那些富人在那里一出现，显贵们就不见了，也就是说躲开了。富人又重新去找显贵们。事情就这样永无休止地循环下去，直到他们全都从公民们的眼皮底

---

① 德阿克·弗仑茨（1803—1876），匈牙利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自由党领袖。

下消失为止。一扇玻璃窗就能把他们隔开——这样一来，这场游戏也就结束了。

那些小康人家去寻找富人。当他们来到“英国女王”旅馆时，那些富人从桌子旁边站起来了。因为他们发现，在这倒霉的地方找不到显贵们。等级低下的穷人追逐那些小康人家。他们显然迟了一些，因为那些小康人家已经追在富人的后面走了，这就形成了年复一年、川流不息的“流浪”。

在这个疯狂追逐的过程中，许多人跌倒了。一声枪响，或者一把钥匙在监狱门上的叮当声，意味着他们演出的结束！

漂亮的女人在闹恋爱，跟恋人接吻。这里有春天、夏天，也有冬天。既然有绽开的鲜花，也必然有开败了的花朵。这些都是带有强制性的。爱神射出利箭，并非出于淘气，他的箭飞呀飞，笔直地向空中飞去。人们在相爱，抛弃一切繁文缛节。不过，正是通过这些繁文褥节，才是作家用芦苇管吮吸到的蜂蜜。

这里没有真正有意义的社交生活。同小城镇相比较，布达佩斯已经是一座大城市了。但同世界上的大城市的社交生活相比较，它还不够大哪！

我们年轻美丽的首都象一位少妇，一位不稳定的人物，还不能控制自己的激情。你要是掀开她的

大衣，必然会露出日常穿的短裙。

正为因如此，作家们还不能作全面的描写。我只选择其中的一个地方，那就是“里米-奇奥斯克”旅馆；在那里，在矮槐树丛下，一个庄重的故事开始了。人们站在花丛中间闲谈。王室公主、伯爵夫人和普通杂货店的老板娘都有可能在这片不大的土地上活动。这块土地是从天堂那儿分割下来后被搬到这儿来的。冒险家、幸运的猎人、国家的大人物来回交替地坐在这里装饰得五光十色的藤椅里。

侍者跑来跑去，咖啡托盘乒乓作响。碎石子在路人的脚后跟下面欢乐地嘎吱嘎吱叫唤。尽情地欢乐吧！女士们穿的丝绸衣服也在窸窣响。

要是我不趁机在这里开始我的叙述，那我将会是一个疯子了。

两个年青人并排坐着，正在亲切地交谈。

“唉，您愿意当吗？”

“当然愿意。”

“那么，明天我给你介绍。”

“几点钟？”

“中午，我们从国会出来的时候。您到国会来吗？”

“有需要投票的议案吗？”

“我想会有的。”

"您的未婚妻长得漂亮不漂亮？"

"一般地说，长相还过得去。"

"很阔吗？"

"我估计她约莫有十万福林。"

"嘻，您真行！"

"最主要的是，她是一个已经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姊妹的姑娘。我可以立即把钱拿到手。"

"这就更妙了！您是怎样认识她的呢？"

"通过她的监护人。她的这位监护人偶然地当上了我的律师，在选举期间为我支付了几千福林的保证金。现在，他有点害怕了。当然，他更多的是关心自己的利益，所以才把艾丝蒂勒介绍给我。"

"您这位诚实的律师是谁？"

"老沙布·丹尼尔，我的好伙伴。"

"是吗？原来是这只老狐狸！喂，那个姑娘爱您吗？"

"爱不爱吗？"他跳了起来，问道。"这我怎么会知道呢？我相信，她是爱我的，就象我相信选民爱我一样，因为他们投我的票嘛！"

这两位年轻绅士付完帐后离去了。邻座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坐在年轻的女士们中间，她们好奇地询问他：

"这两人是谁？"

“那位棕色皮肤的年轻人叫阿勒图雅·伊斯特万，他跟维勒纳·艾丝蒂勒订婚了。那个比他漂亮，长着一双灰色眼睛的年轻人叫卡勒拉迪·彼得。”

“他们是议员吗？”女士们又问道。

“议员兼野心家，”老先生兴致勃勃地回答。

但是，这位老先生没有对“野心家”这个用语作出解释（因为女士们的注意力又突然被随同一位姑娘进来的伯爵夫人的脚步声和她们的珠光宝气吸引住了），因此，我必须对读者饶舌几句。

野心家！哦，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位老先生在内，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创造出一个好的匈牙利词汇来呢？谁都有权利吮吸加奶的咖啡。这种时候，他总觉得咖啡的味道是最美的。这个词很不寻常，连它的发音也很漂亮、动听。既然我们的语汇里有饭桌监护人这个词，那为什么不能使用野心家这个词呢？因为就象一个新时代的野心家在“要”这门艺术上的造诣一样，任何饭桌监护人对饭桌周围的职能也不都是很熟练的。

野心家想要；他任何时候都要，什么东西都要。如果他在睡觉（因为他总是睁着一只眼睛）的时候，他也要；如果他不睡觉（这时候，他就闭着一只眼睛），他还是想要。倘若他说要，他是非要

不可；倘若他说不要，他还是想要。

野心家是属于什么东西都要的这种类型的人。他生来就要东西。小甲虫生长在葡萄园里，毛毛虫生长在树叶上，但野心家却比比皆是。小甲虫和毛毛虫都是比较有节制的生物，它们懂得，它们需要的是什么。它们知道，必须吃掉一株葡萄，吃光树叶子。但是，野心家从来就不懂得，自己需要吃些什么。

小甲虫和毛毛虫都是根据一定的逻辑生长的。先有树叶，然后才有毛毛虫。

但是，这一条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先有了野心家，然后才有树叶。造物主是非常精细而又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小甲虫需要吃树叶而不是葡萄，毛毛虫需要吃葡萄而不是树叶的话，那它们谁也代替不了谁的职责。但野心家并不依照这条规律。野心家是不考虑这些的。野心家什么都需要，只有一样不需要，那就是顽固。

既然到处都能生长出野心家，当然也就有他特别喜欢活动的场所：国会。如果当上了议员，野心家也就从蚕茧孵化出来了。

议员和野心家！他们的情况多么相似！也许是先有野心家，然后才有议员。野心家就象是戒指圈，既没有头，也没有尾。

噢，毛毛虫真是幸福，它们生长在树叶上，从生命一开始就找到它们所希望的天地……可是，树叶只能朝可怜的野心家淘气地点点头。

得了，我们还是到此为止吧！当我津津乐道地解释“野心家”的含意时，我却忘记读者实际上要我继续讲我的故事了。

不过，从上面的讲述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那就是阿勒图雅要结婚，卡勒拉迪答应当他的男傧相。

阿勒图雅所以要结婚，是因为恰好偶然有一条肥鱼掉进了他的网里。至于卡勒拉迪愿意做他的傧相，那是因为他去年缝制了一套黑樱桃色的匈牙利式漂亮礼服，正好需要在喜庆的日子里炫耀一下。从肉体到灵魂，都表明他们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的言谈举止说明了这一点（正如上述荒唐的谈话里所表明的那样）。他们的谈话飞走了，行为举止也被忘记了。但是，在许多地方，他们总是在账单上紧挨着签上自己的姓名，有时候这个人签在那个人的前头，有时候又恰好相反。

分配好任务以后，他们就分手了。

“也就是说，需要等到明天。再见！”他们俩同时说道。

彼得坐上马车，立即朝城市公园方向驶去。阿勒图雅得赶紧到俱乐部去，方向跟彼得正好相反。

当然，午后在俱乐部里是乏味的。部长们不在俱乐部。他们只有偶尔才在午后来到俱乐部。部长不在的时候，这里的气氛是阴沉的，朦胧笼罩着整个宽敞的大厅。阳光照不到这里，人们的脸孔也失去光辉。

“今天这里没有部长！”侍者们说。他们搓着双手，打着哈欠，朝大门口张望。

阿勒图雅也在找部长，以便向部长搬弄是非，交换政治方面的消息。

“一定是在什么地方举行宴会了，”俱乐部的成员们说。他们终于找到部长不在的原因。

“大概他们今天不会来了！”整个俱乐部都是这种愁苦、沉闷的声调。

集市开始散了。要是没有买主，买卖还有什么意思呢？

哎哟，这是什么样的时代呀！青年人不去憧憬陪伴着金黄色鬈发的吉卜赛女郎，月光下漫步在沾满露水的湖岸草地上，倾听潺潺的流水，观赏富有幻想的月光照射在飒飒的树叶上……现在，青年人梦寐以求的是让部长大人挽着他的手臂，引他到角落里去，对他说：“坐到我的身边来！”部长大人对他窃窃私语，不由得使他心房怦怦地加快跳动。“我想要跟您商讨这样那样的问题，”部长说。这

时候，从大厅的各个角落，成百名侍者带着羡慕的目光专注着他。哎哟哟，这些年青人前程似锦哪！

阿勒图雅发现没有伴（他走后不久，部长们就一个接着一个走进大厅），拿起帽子，到他未婚妻那里去了。总得想法子打发掉午后的时光嘛！

那时，艾丝蒂卡①正好在家。她是一位漂亮的金发姑娘，性情活泼、兴致很好，还喜欢淘气。要是她的身材长得稍稍高一些，那就更好看了。但是，即使是现在这个样子，也够漂亮的。她象是一个糖捏的娃娃，可以把她放在一个特大的蛋糕的顶端上。至于说到她那小巧的鼻子，更是世界上最令人崇拜的尤物了。

“咦，您是从那儿‘掉’到这里来的呢？”艾丝蒂卡笑着问他。

“从俱乐部那里来。我心爱的小艾丝蒂卡，您大概因为我来迟而生气了吧！？”

“不过，您来得正是时候。我想到外面随便走走。我需要骑马去溜达一趟。”

“愿意为您效劳。不过，得有一个条件。”

“先生，让我听一听您提出什么条件！”

“也就是说，我们不带别的女伴。”

---

① 艾丝蒂勒的爱称。

艾丝蒂卡将小小的手指搁在上下齿之间，随后又把手指抽出来，用顽皮而带挑衅的口吻说：

“就这个条件吗？没有必要提出来嘛，对吗？”

阿勒图雅笑了起来。

“嗯，您坐着等一会，我去取我的帽子和斗篷。鲁茨夫人已经去准备了。”

“哎呀，那时间太长啦！”

“我说，只要五分钟就行了。”

说是五分钟，其实，足足过了十五分钟，艾丝蒂卡跟她的法国女教师才出现在客厅里。

艾丝蒂卡头上戴着一顶麦秸编的白色宽边帽子，帽沿上插满了香花。阵阵幽香朝阿勒图雅扑来。

“唉，我们到哪里去呢？上马勒奇岛去吗？”

“别到那里去，乘船时乏味极了。谁愿意到岛上去呢！”艾丝蒂卡撒娇地说。

“也许您希望到若克公园去？”

“我连想也没有想过呢！”艾丝蒂卡喃喃地说。

“那么，我们就到城市公园去吧！”

“哎唷，您自己去吧！您就是找不着别的地方。您头脑里一点想象力也没有。”

“啊，我亲爱的上帝！要是我能为您找到一座特别的森林，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惜，我们不是生长在刚果。在那里，找一座森林，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在我们这里，一切全被人们发现了。”

“是的，您真不愧是一位讽刺家。坏东西！”

最后，他们还是来到了城市公园。在湖边，正当他们兴致勃勃地观看天鹅时，卡勒拉迪·彼得迎面向他们走了过来。

他朝这位娇小迷人的未婚姑娘瞥了一眼，大胆地走到她的面前。这时，要想不给他介绍，是完全不可能的，阿勒图雅只好把他介绍给艾丝蒂卡。

“这位是卡勒拉迪·彼得议员，还有……”

“还有就是男傧相，”卡勒拉迪微笑地补充说，并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艾丝蒂卡把手向他伸去。

“刚才，我们还提到明天去拜访您呢！”阿勒图雅说。

“这多么巧合。说是明天，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见面了。”卡勒拉迪回答说。

艾丝蒂卡细声细气地说：

“但是，我们明天还是愿意看到您的。”

“我们的面包总是恭候着客人的，”卡勒拉迪躬身回答。“有时候是淡味面包。有时候是甜点

心……”

卡勒拉迪是一位身材修长的英俊青年，一副绅士派头。他长着一副富有表情的、略带圆形的脸孔，细细的唇髭卷翘着，眼睛里闪耀着智慧的火花。

“要是您有空闲，跟我们在一起吧！”阿勒图雅说。“反正俱乐部里也没有要人哪！”

他们沿着湖边漫步。这是一个凉爽的夏日黄昏。从特罗特岛那边，透过空气，传来了柔和的音乐声。从远处，还传来波柏里卡·柏茨帝国乐团的乐声。两种音乐声混和在一块。湖面上，小船在轻盈地荡漾。

艾丝蒂卡说，她喜欢划船。

“天色已经晚了，”陪伴着她的女教师说。

“现在，租不到船了，”阿勒图雅也在旁边帮腔。

“一辆车子是会有的，”彼得淘气似地说。“一辆火车，等一会我们就乘它回家。彼士托[1]所以这样说，原因是他不会划船。小姐，请您挑选一条船吧，我们一口气划到对岸去，让我当船工好了。”

---

[1] 阿勒图雅·伊斯特万的爱称。

艾丝蒂卡选中了一条精致的平底船。彼得和艾丝蒂卡坐在船上。

开始时，彼得笨拙地操着船桨，小船在湖面上来回地摇晃着。

“哎哟，我害怕哪！”艾丝蒂卡尖声尖气地叫了起来。

“您害怕什么呢？”彼得问道。

“从船上掉下去会淹死的呀！”

“那您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我是保了险的，而且我会保护您嘛！”

“别耍嘴皮了，您还是小心点吧！哦，这儿的空气多么清新呀！”

“唉，我们划到湖心去吧！”

“嗯，去吧，我们去吧！湖大着哪！”

“要是跟黑海联接在一块，那就更大了。”

“那对您有什么好处呢？”

“这么一来，我就可以划到那里去，不用上岸了。”

正当他们闲话的时候，有一个喝醉酒的年轻工匠划着一条船，跟他们的船头相撞了。

“圣母玛利亚！”艾丝蒂卡尖叫了一声。

船的事件又翻转到前面的那篇小说情节里去了。艾丝丽——……我本想说，艾丝蒂卡掉进水

里了。彼得把她拉上船时，她已经昏过去了。湖畔有间芦苇顶的茅屋，一位心地善良的老奶奶住在里面。在老奶奶的帮助下，他给她拧干了衣服，还解开了她内衣的扣子（她那雪白的胸脯在起伏着，要是我把当时的情景描写下来，肯定得写长长的一页纸）。一句话，她苏醒过来了，长叹一口气说："唉，我的生命得救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呀？"

但是，实际情况是，船只是略为倾斜了一下，往里灌了点水。艾丝蒂卡吓坏了，惊恐中搂住了彼得的脖子。彼得也吓了一跳，慌手慌脚，把手中的桨掉进水里去了。

"您这头笨驴！"当船又往回摆动时，艾丝蒂卡大声地说。"马上把桨捞上来，快，快，快把桨捞上来！我命令您。"

平时，彼得的话是不少的，但是，现在他连一句辩解的话也说不出来。

"我的衣服全毁了！"艾丝蒂卡咆哮起来。

的确，水把她紫花的绉纱裙子溅湿了，粘住了她的膝盖，可以看见她那叫人感到刺激的小腿。

站在湖岸的鲁茨夫人和阿勒图雅，只看见艾丝蒂卡用双臂搂住彼得的脖子。但是，想象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勒图雅望着女教师，女教师望着阿勒图雅，

他们面面相觑，都感到困惑不解。过了一会，他们用法语交谈起来。法国女教师鲁茨夫人说：

“对于这件事，我无法理解，彼士托，小姐是一位具有士兵气质的姑娘。这也许能解释得了这里发生的一切。一位老骑兵摇过她的摇篮，后来，又是他爱抚她，在她小的时候跟她玩耍。这位老骑兵叫老亚诺什，现在还同我们住在一起。故去的少校把自己退休应得的年薪全部交给亚诺什，让他晚年留在姑娘身边，直到去世。她从老骑兵那里学到许多不文雅的动作。她是一个和气的好孩子，然而，爱淘气的性格并没改变，噢，要是她从小就在我手里得到教养的话……”

“当然罗！当然罗！”阿勒图雅心不在焉地说。

这时候，船靠了岸，系好绳索。小艾丝蒂卡全身上下都湿透了，模样儿更加迷人，象是一位真正的水上仙女。

“哎哟哟，我的上帝！她要着凉的。瞧，她在发抖呢！鲁茨夫人，快给她拿来毛巾。别瞪着眼睛了，快点帮忙吧！真见鬼，全身衣服都是水淋淋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阿勒图雅边说边问道。

艾丝蒂卡锋利的目光朝卡勒拉迪射去。但就在

她的气愤里仍掺和着开玩笑的成分。

"瞧，原因就在那里嘛！"她这样说。

"哦，哦！没关系。得赶快去叫一辆出租马车来，越快越好。因为这个样子是没法步行回家了。彼得，我恳求你，做做好事吧！给她挡一挡，直到我们上车为止。"阿勒图雅说。

艾丝蒂卡向阿勒图雅和女教师诉说着这次不幸遭遇。他们坐的船几乎要翻了，他们眼看也要掉进湖里去。连她紧紧搂住卡勒拉迪脖子这件事，也没有保密。

"哎，没有什么嘛！"阿勒图雅安慰她说。"我们已经战胜了不幸，这么一来，您现在至少对沉船是怎么一回事有个概念了。我只有一点遗憾，您在另一个世界里，在天使中间，触到了彼得的脖子。"

对于阿勒图雅的这种说法，艾丝蒂卡也哈哈大笑起来：

"要不是事情来得突然，我是不会这样的。"

这时候，车子来了，但彼得已经趁大家说话，不注意他之际走开了。

"咦，彼得先生到哪儿去啦？谁把他叫走的呢？"阿勒图雅问道。

"他已经坐到另一辆车子上，朝城里驶去

了。”鲁茨夫人说。

“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走了。真奇怪！”

“他是生我的气啦！”艾丝蒂卡这样认为。“他一定是生我的气，”

“您什么地方得罪他了呢？”阿勒图雅问道。

“我一气之下，叫他笨驴。”她回答说。

“他要是为了这点儿小事记恨您，那才真是一头大笨驴。但是，我还是为这件事情感到不好意思。得想个法子跟这个家伙和解。”

“怎么办呢？……”艾丝蒂卡问道。

“您机智的小脑袋想出个办法来嘛！我认为，首先得请他明天到丹尼尔叔叔家去吃午饭。”

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丹尼尔叔叔（也就是沙布·丹尼尔议员，著名律师，艾丝蒂卡的监护人）第二天在家里的客厅接待卡勒拉迪。

“我听说，您在生我监护的姑娘的气。她愿意跟您和解。她委托我邀请你来吃午饭。现在，她亲自下厨烧菜。”丹尼尔对卡勒拉迪说。

“哦，她一定会成为一位好主妇的。她烧的菜，我一定要品尝品尝。”卡勒拉迪高兴地说。

阿勒图雅却借故不出席这次午餐。原因是无可非议的。他临时告诉丹尼尔说，他的选民在等候他呢！他说：

“今天，我有事走不开。丹尼尔叔叔，您放我走吧，我恳求您啦！您替我在艾丝蒂卡面前告个假吧！”

是的，他的那些选民来的真不是时候。这一次，艾丝蒂卡使出全身的解数。午饭既丰盛，味道又好：蜗牛汤，上面漂动着鸽子肉丸子；红焖牛肉……

这样的宴会，在古时候，大概只有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才能享受呀！……在吃饭的时候，老亚诺什只管忙着往自己肚子里填食物。

饭后，艾丝蒂卡拿出烟匣子，先递给卡勒拉迪一枝，还卖弄风情地为自己划根火柴点燃一枝。

“我们抽一枝和解烟吧！”她对卡勒拉迪说。

一小点一小点的烟草不断地从她的小嘴唇上往下掉落。往上升的烟雾钻进她的鼻孔，她打了一个喷嚏，做出一副最奇怪的苦相，她才是真的“吃”烟呢！

“您这是何苦呢？”卡勒拉迪说。

“我是为了讨您喜欢才吸的呀！”她微笑着回答。

丹尼尔叔叔那双蜻蜓眼慢慢变小了。他一边打哈欠，一边抱怨说，在议会里，那些演说家都在打瞌睡。过了一会儿，他那大脑袋也搁在桌子上了。这

时候，只有彼得独自一人陪伴着艾丝蒂卡，因为那位神态威武的女教师听到外面的那只大盘子发出叮当的响声，就象一条被激怒的龙，准备跟谁吵架似地冲进厨房去了。

彼得把自己的坐椅一点一点地移到艾丝蒂卡身旁，越移越近。桌子周围仿佛是一条道。这不是下贱的游戏。走这条道将会使他获得最愉快的旅途感受。他先是用面包屑捏成一个小小的弹丸。这是第一发炮弹。古时候的爱神阿姆勒使用的是弓箭，现代的阿姆勒却是用面包弹丸来做试验的。

当他把弹丸向她扔过去时，艾丝蒂卡闭上美丽的眼睛，微笑着说：

"现在看来，您并不生我的气。"

"请您相信，我从来没生过您的气嘛！"

"那么，您昨天为什么溜了呢？"

"因为我生自己的气。"

"为什么？"

"因为您说的对，我是一头笨驴。"

"您别对自己这样无情了！"

"因为如果我不是一头笨驴，当您搂住我的脖子时，我本应当吻您的。"

"得啦！得啦！您怎么会有这种荒唐的念头呢？"

“在我的一生中，我将会怀着痛苦的心情去回忆着这一过错。”卡勒拉迪十分惋惜地说。

“哎，不幸的可怜的人！”艾丝蒂卡恶作剧地嘲弄他。“要不要我在您的咖啡里再放一小块糖？”

“我请求……”

不等他把话说完，艾丝蒂卡从银钵里取出一块方糖，用一种带讽刺的顽皮动作，把糖投进他的咖啡杯子里去。

全部事情只发生在一刹那间。她那光滑、圆润的漂亮手臂，从彼得的肩膀上伸过去，睁大着眼睛瞧着那魔术般泛起泡沫的咖啡。她身上散发出一种令人陶醉的女性的香气。卡勒拉迪对着这只叫人神魂颠倒的手臂咬了一口。

看来他本想吻一吻的，但却象一只动物那样，笨拙地咬了一口。艾丝蒂卡轻轻地叫唤了一声。彼得的牙齿已经在甜蜜的肉上邀宠了。

“您这是干吗！您发疯了吗！”艾丝蒂卡装着要生气的样子。

“我，”卡勒拉迪满脸通红，急巴巴地说。“我祈求……”

艾丝蒂卡仓惶地抓起桌子上的小铃，摇了起来。

丹尼尔叔叔被惊醒过来了。他揉揉眼睛，喃喃

地说：

“我们投票罗！”

他大概在想，现在他正坐在国会大厅里，主席在摇铃呢。

老骑兵亚诺什从外面冲了进来，说：

“你有什么吩咐！”

姑娘的嘴唇开始抽搐着。彼得象一个罪犯那样，低垂着眼睛，等待着。艾丝蒂卡将会愤怒地叫喊：亚诺什，把这位先生带出去！

艾丝蒂卡有些慌张，犹豫了片刻，然后平静地这样说：

“亚诺什叔叔，请你把火柴捡起来吧！”

好幸运呵！当她把手缩回去时，火柴盒被碰翻了，从桌布上掉到地上，火柴棍撒了一地。

丹尼尔叔叔不愧是一位奸诈的律师，他清醒过来后，四下看了看，心里全明白了。艾丝蒂卡眼睛里冒着火花，脸蛋象盛开的玫瑰。彼得看样子有点尴尬，因为他发现火柴盒从桌面掉下去时摔碎了。他想，要是艾丝蒂卡把手臂抽回去，突然发现齿痕时，该怎么办呢？

“什么？”丹尼尔随便地开玩笑说。“孩子们，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呀？

然后，他开始唠叨起来了。他对事实作出论

断："唔，您这个彼得，原来是一个大无赖……"停了一会，他又说："您吃了女主人做的菜，现在，又想趁机'尝'女主人的肉了。"

他的这个假设，由于艾丝蒂卡跑出房间，从门外朝彼得投去似嗔非嗔的一瞥，得到进一步证实。离开的时刻到了，彼得很想跟她告辞，但鲁茨夫人用似哭非哭的语调通知他说，小姐头痛，不能出来送客。

头痛，也就是说她生气了。她只是生气，却没有出卖他，这说明事情还是有希望的。

第二天，彼得亲自上门找到了丹尼尔叔叔，恳求他说：

"您听我说，我的大叔！为了艾丝蒂卡，您举行了一次午宴，使我能够同她和解。现在，为了我，您再举行一次午宴吧！好让我再跟她讲和呀！"

"嘻、嘻、嘻！"老狐狸笑着说。"在我愿意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的孩子，不过不要在布达举行。我已经看出点苗头了。您对那只鸽子动了脑筋。您要知道，装着那只鸽子的小笼是我的。嘻、嘻、嘻！可鸽子却是属于彼士托的。唔，那是不可能的。您打的是什么主意呀？嘻、嘻、嘻！"

"在算账时是允许打折扣的，"卡勒拉迪戏谑地微笑说。老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不由得捧

腹大笑。

带有刺激性的午宴不久就举行了。彼得作为常客，又出现在丹尼尔的家里。对阿勒图雅来说，他的行动不免有些碍眼了。

“嗯，丹尼尔叔叔，对于这个彼得近日来的行为，我一点也不喜欢。末了，他会爱上我的未婚妻的。每当我到您府上去时，总看见他在场。他在那里干吗？”

老先生快活地耸耸肩膀微笑说：

“老弟，他们要相互和解！您别理会他们。您也许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淘气的大孩子：他们永远地彼此生气，而我只好连续不断地在他们中间进行斡旋。”

在希腊有七个聪明人；但是，他们中间只有一张椅子。谁要能坐上这张椅子，那他就是最聪明的人。在这七个人中间，每一个人都愿意将椅子让给别人。这可是很不好解决的大问题呢！

在匈牙利有八张椅子；但是，却只有一位聪明人（也许一个也没有）。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呢。这样，只好把那些不聪明的人按到椅子上去。

这些不聪明的人并不象希腊的聪明人那样可怜。他们谁也不会把椅子让给别人，要是有可能，

连第八张椅子也要死死抓住不放呢。

正当人们寻找部长的时候，内阁改组了。自然，这在俱乐部里成了一桩大事。在侍者中间，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为把各种各样的人捏合在一块而忙得团团转。

阿勒图雅也想从中捞到一点油水。他想要什么呢？这连他自己也不大清楚。反正是要就是了。然而，这种时候，谁知道往哪儿转有利。往哪儿转会掉进陷阱呢！每当梨花凋谢时，风就把一片片花瓣吹送到远方去。野心家们（也就是贪婪鬼）你抓我，我揪你，大的揪小的，就象头等车厢连着行李车厢。国王揪住鞋匠，鞋匠揪住狐狸，狐狸揪住鱼……

当阿勒图雅在俱乐部里闲得无聊时，离开举行婚礼只有八天了。平日，他是很难得抽点时间去看望未婚妻的。他是一个落落寡欢的可怜虫，把最好的时光消磨掉了。爱情的诗篇就要在这几天里写完——也就是婚前的几天！人，一般都是在蜜月期犯知识贫乏病，婚前时期犯猜疑病。青年男女，就在这种情况下培育出最甜蜜的果实。

看来，对于阿勒图雅，猜疑时期已经飞快地逝去。他对这桩婚事一点也不犯疑。

举行婚礼的前一天下午，他拜访了他的未婚妻。晚上是在俱乐部里度过的。晚间睡得很安稳。

他第二天早上起床，吃过早点，浏览了当天出版的报纸。呵！关于内阁的组成，又出现新的人员组合了（这些报纸，就象一位退伍军人那样善于撒谎）。然后，他开始换装：穿上带马刺的长筒靴，披上有两排扣子的蓝丝绒大衣，腰佩长剑，剑柄上镶有蓝宝石。末了，他钻进马车，在软垫子的座位上坐好。

墙钟的指针刚好指到八点半。还早着呢！大概她们正在给艾丝蒂卡装扮，把花圈戴在她那金黄色鬈发的头上。现在，她该站起身来了。丹尼尔叔叔的眼睛滴下了几滴鳄鱼眼泪。老亚诺什象狗熊一样在咆哮。女傧相，她的女友们象燕子那样不停地呢喃着。

总之，让各人根据自己的口味，在心里轻松轻松吧！

阿勒图雅想，时间还来得及，就吩咐车夫把马车朝大站街方向驶去，准备把男傧相卡勒拉迪捎带上。

车轮在碎石路面上飞快地滚动。马蹄在石子上打出的小小火星在闪烁。车轮发出的隆隆声仿佛不停顿地这样说："幸福的人，幸福的人。"车轮就这样唠叨着。

呵！马车来到了彼得的家门口。

阿勒图雅用富有弹性的步伐跑上台阶。他的佩剑欢乐地、傲慢地铿锵作响，仿佛随着他的步伐，发出这样的话语：仁慈的阿勒图雅议员先生从这里走过。在彼得家的大门口，他拉响了门上的小铃；这时，小铃仿佛也在欢乐地高声向他致意：早安！早安！

一个年青伙计，身体壮实得象只老虎，出来应门。

“仁慈的先生不在家。他出门旅行去了。”年青人说。

“你这个小子，是你的‘脑袋’跑远了吧！喂，你知道我是谁吗？”

“是的，我认识。您是仁慈的阿勒图雅先生。不过，我的先生的确出门去了。”

“不可能。我们昨天还在一块呢！”

“他是夜里走的。”

“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信息吗？”

“没有。”

“咦，这就怪了。真是叫人难以捉摸。”

阿勒图雅不停地摇晃着脑袋，走开了。在门口，他跳上马车，朝未婚妻的家驶去。他估计到达那里，正好是九点整。

这一天的天气很好，在很远的地方，他就看见丹

尼尔叔叔和女教师了。他们神情紧张地踱来踱去。

“出事啦！”他边往里走，边说着，脸上露出怒容。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两人都同时盯住他看。

“噢，您已经知道啦？”他们不约而同地问道。

“当然罗！唉，您们已经得到信息啦！他出了什么事？”

“他当然不会给我们捎信。他怎么会呢！”丹尼尔叔叔满脸愁容地说。“一个字也没有。要是我猜的不错，他们在这里就堕落了。这太可怕了。”

“不要再提他了，丹尼尔叔叔。需要快点找一个人顶替他。您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人呢？”

老头朝阿勒图雅生硬地投去一瞥惊讶的目光。然后，他又以尖酸幽默的神态，指着鲁茨夫人说：“要人吗？这里，就在夫人身边！”

“什么？在夫人身边？唉，丹尼尔叔叔，您是不是疯啦？”

“我不了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彼士托。您也没有想到吧？但这并不奇怪。谁会想到呢！完全是魔鬼的指使。女人总是这个样子的。”老头说。

“您说的是哪一个女人？”阿勒图雅问道。

“我是说艾丝蒂卡娜！”

“是呀，她已经穿戴整齐了吗？”

“谁？”

“就是艾丝蒂卡嘛！”

丹尼尔叔叔跟鲁茨夫人会心地相互看了看，然后耸耸肩膀，又象洗衣服那样，不断地来回搓着双手。

鲁茨夫人有点猜疑了。这个人已经不是年仅二十的学生了，莫非他的脑子突然不管用了，还是蒙在鼓里了呢？

“这么说，”鲁茨夫人开始说话了，“您是不知道她已经走了。”

“别争辩了！”阿勒图雅安静地回答说。“我已经说过我知道了。”

这位夫人也安详地回敬他一句：

“大约您是知道她到哪里去的吧?!”

“不，那我并不知道。但是，我用不着去管他。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他都是一个叫人讨厌的家伙。这是毫无疑问的。”

“您说的是谁呀？”

“除了卡勒拉迪，还能是谁呢！”

“这真是不可思议。哼，这么说，是卡勒拉迪干的罗？”

“他是畜生！这一点，我们不是谈到过吗？昨天夜里，他溜走了，把我给耍了。”

现在，在鲁茨夫人的脑海里，事情是愈来愈清楚了。她说：

“现在我已经知道，她到哪儿去了。”

“唉，到哪儿去了？”

“这再清楚不过啦！”她快活地叫喊。“艾丝蒂卡跟他一道走了。”

霎时间，阿勒图雅脸色苍白，一双眼睛瞪得圆鼓鼓的。

“跟艾丝蒂卡一道走？”他急忙问。“我的上帝！他到底跟艾丝蒂卡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时候，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显然是女傧相和另外一位男傧相来了。丹尼尔叔叔跑出去接待他们。鲁茨夫人留下来，向这位新郎说明事情的经过：

“先生，我们刚才足足谈了一刻钟。可是，您万万没有想到卡勒拉迪的冒险。半夜里，艾丝蒂卡失踪了。这是一个不很有趣的事实。早上，我们发现她的床上凌乱不堪。老亚诺什也同她一道走了。这是料想不到的。我早对您说过，他是一个恶棍。”

阿勒图雅跌坐在一张椅子上，双手捂住两边的太阳穴。

“这桩事情是令人悲伤的，”女教师脸色阴沉，轻声地说。她的声音里充满着感情。

“哦，原来是这样！”阿勒图雅笨拙地说。

“怎么不是呢！往后的日子，我就没有依靠了。”鲁茨夫人也感到悲伤。

阿勒图雅已经顾不上听她说些什么了。他的脑袋嗡嗡直响，太阳穴上的血管扑扑直跳，面部表情冰冷，着实吓人，嘴唇也在不自觉地哆嗦着。看样子，他是想说：“这是多么可耻，多么可耻呀！（而不是说，这多么令人痛苦呀！）”可就是发不出声来。

“她把那套薄绉纱的结婚礼服也带走了。”夫人叹口气说。

“世界上的人们将会怎样说呢？”阿勒图雅继续在思考。（至于他的心将会怎样说，却没有表达出来。）

他仅仅对羞耻和世界上的人们将会怎样说表示关心。然而，俱乐部里的人们，部长们将会怎样说呢？对此，他并没有考虑。

当然，他们一定会哈哈大笑。

那些债权人将会怎样说呢？

当然，他们一定不会笑出声来。

丹尼尔叔叔把这件事情对那些来得不合时宜的亲友们说了。现在，他又生气地对阿勒图雅说：

“好了，先生。现在该怎么办？事情已经发

生，并且是无法改变的了。当上笨驴的是您，而不是他。我白白地花费掉八千福林。老弟，您要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的话，那就想出一个办法来吧！我们该如何办？”

“我知道怎么办就好罗！”阿勒图雅声音沙哑地说。“我要杀死那个恶棍。哪怕追到地狱去，我也要杀死他。”

事实上，并不需要到那么远去追他。卡勒拉迪同艾丝蒂卡就在波约尼正式举行了婚礼，再到维也纳去度了几天的蜜月，然后，美满地双双回到他的大站街的住宅里去。

一天，当阿勒图雅快要走过俱乐部大厅的尽头时，在一张桌子旁看见卡勒拉迪正在玩托洛克①，不由得吃了一惊。卡勒拉 迪 正 在 打出最后一张王牌，真称得上全神贯注！

州长格拉维茨老头（阿勒拉迪同他打对家）故意不去注意他出的牌，聚精会神地吸着他那根烟管上插着雪茄烟的不太干净的烟嘴；他先是把烟管略为清理一下，然后又用嘴吹了吹。接着，他又往桌上提了提细长的脖子，眼睛看着天花板，漫不经心地听着他的牌友急喘喘地叫着牌名。

---

① 匈牙利纸牌。

阿勒图雅径直朝牌桌走过去。卡勒拉迪发觉是他，在没有决定如何对付他之前，不由得身上颤抖了一下，困惑不解地看着牌。他心里想好应付这个场面的法子后，就用笑脸来迎阿勒图雅。自然罗，这种事情只能一笑了之！如果我们彼此了解的话，就不可能有别的解决办法。

他厚着脸皮，将手向阿勒图雅伸去，哈哈一笑，说：

“您好！彼士托。您近来好吗？”

阿勒图雅冷冷地瞧了他一眼，神经质地把手搁在格拉维茨州长的肩上。

“喂，您们怎么能跟这个下流的恶棍在一块打牌呢？”他一边说，一边用另一只手指着卡勒拉迪。

说完，他就平静地走进另一间房间去了。

卡勒拉迪气得满脸通红，从坐位上跳了起来，把手里的牌往桌子中央一摔，说：

“这太过分了，我要跟他决斗！”

他怒气冲冲地冲出大厅，找助手去了。

牌友们都面面相觑。

“毫无疑问，”他们说。“他做的是一副大牌。”（事实上，那些牌友对于他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他们想知道的是，他最大的一张牌是什么。）

“也许两头都落空了。”一个牌友这样认为。

“那是自然的，”州长表示同意。

“快点记上分。虽然……”另一个牌友说。

他的话到嘴边就停住了。看来还是先听一听聪明人的意见为好。

“尊贵的先生，您想说什么呢？”一个牌友问道。

“我们背着他可以这么说，如果他不把牌摔掉，他就要赢了。”另一个牌友终于把话说完。

决斗的助手很快就在俱乐部里出现了。那些野心家（贪婪鬼）什么都要。自从有史以来，没有一个野心家（贪婪鬼）不愿意当决斗人的助手的。那也是一种职业，起码得花费白天的时间。既然承担下来，就得扮演好这个角色。事情传开了。含糊其词的“声明”也在报纸上连续地登载了几天。选区里那些诚实的选民读到了“声明”，便骄傲地反复说：“现在，我们的议员在准备决斗呢！”或者干脆这样说：“我们的议员又要保卫自己的诚实了。”

他们已经多次读到这些声明。只要报纸上登几天，他们就读几次。能否想象，有朝一日，那些乡巴佬也会想到，这些老爷们的诚实就象用丝线吊挂起来的瓦片，很容易摔碎的呢？

是的，现在连声明也带来了浪费。一盎司的血

和两公升墨水。这就是匈牙利决斗的成绩。一盎司的血不一定会流掉，而两升墨水是非花掉不可的。

第二天，决斗在一座叫巨蟹宫的森林里进行。这里的树干上弹痕累累。人们在这里伐木，锯木头时，常常从木头里滚出一颗颗的子弹头。所有的子弹都没有打着人。采蘑菇的农家孩子在草丛中找到子弹，他们的内衣口袋里装满这种“诚实”，扣上扣子，回到家里，再把它们堆放在屋檐下面……

阿勒图雅首先开枪，没有击中。卡勒拉迪跟着开了一枪，打中了。子弹把阿勒图雅的肩胛骨打碎了。医生立即为他进行包扎，并说没有生命危险。虽然他的右臂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活动，可是，丝毫也没有影响他的生计。况且人们也不是用右手投票的嘛！

现在，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声明。助手们声明，事情是按照骑士的方式解决的。博士们则声明，他们不同意那些笨拙的报纸有关阿勒图雅的伤势有生命危险的报道。而当事人双方声明：决斗结束后，他们并没有握手。事实上，确乎也无握手的可能，因为医生已把阿勒图雅的手捆绑起来了。俱乐部主人的声明更以“俱乐部之空前丑闻”为题，登在《新闻报》上。跟着，那些目睹者声明说，出现了争吵的场面。格拉维茨州长也属于那些发表声

明的见证人之一；从这里，事情又横生枝节。格拉维茨那个州里，一份叫《大刀报》的反对派报纸告诉读者说，州长每周都去布达佩斯玩纸牌，没有监督孤儿院的计划，呼吁国家行政机构，要及早执行自己的职能。作为答复，副州长声明说，州长先生是因公，也就是说是为了尊贵的州的财政事务到布达佩斯去的。问题牵涉到地方储蓄银行，储蓄银行行长赶快发表声明，“旨在使股东们放心”，说明事情纯属事务性质，不涉及地方储蓄银行的物质利益。这样一来，在报纸上，这件事情就跟阿勒图雅——卡勒拉迪事件的起因搅在一起了。在邪恶的黑体字母的森林中间，怀有恶意的魔鬼龇牙咧嘴地在狞笑。于是，艾丝蒂勒的监护人沙布·丹尼尔议员先生如此这般，感到须要“行动”了，便声明说，关于卡勒拉迪的计划，他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临近婚礼的前几天，他准备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监护姑娘的银器上，刻的是阿勒图雅的标志：鹤嘴里叼着一柄宝剑。这足以说明他是无辜的。

随后，那位雕刻师也发表了相应的声明。因为这里是最适于发表声明的土壤。整个社会被声明弄得莫名其妙、一片混乱。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在这块土地上，只有用声明才能澄清一切。声明能证

明所有的女子都具有高尚的美德，所有的男子的行为都端正无邪。当然，声明也经常涉及政府事务。倘若政府有什么错误，便发表声明辩解。即使是国王，如果他想从坏情绪中摆脱出来，使自己心情舒畅，也需要来一个声明。在这里，谁都可以发表声明。声明成了国家的小费。有人为此支付一点钱，也有人靠此糊口。要是有人在街上闪了腿，清道夫马上声明，说他并没有把西瓜皮撒满一地。要是病人好了，就发表声明，答谢医生救了他的命。要是病人死了，医生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是造成病人死亡的原因。药剂师也发表声明。只有死者不发表声明。够了，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啦！

但是，就象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声明也会消失的，因为别的事物把它们挤掉了。正象现在人们所说的，这桩事件“陷入沼泽”了，正常的程序已经不存在了。

公众渐渐把卡勒拉迪们忘记了。他们也得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消失了。只有一、两个记性好的人（脑细胞特别发达的人）偶尔在什么地方看见一位美貌的金发女郎时，便在她的背后交头接耳：

“瞧，这就是有名的换新郎！嘿，好漂亮的女人！”

后来，人们又忘记“换新郎”这个词儿了——

因为人们又给她换上另一个词儿："不幸的女人。"

艾丝蒂卡的丈夫为人轻浮，冷酷无情，并不真正爱她。他总是跟在女演员、舞女后面献殷勤，整夜整夜地在"蓝猫"旅馆的酒吧间里喝香槟酒。这家"蓝猫"旅馆仿佛是一头贪婪的动物——狗，把许多人都吃掉了。哎，人和财产都在这里被吞噬了。

卡勒拉迪特别不愿意从事过于劳累的工作。无论做什么事情，他从来没有坚持过两年的。

艾丝蒂卡的陪嫁财产，在跟沙布·丹尼尔结算时，发现已经用去了很大一部分。丹尼尔说，钱全用在艾丝蒂卡的教育费上了。

彼得向法院控告丹尼尔叔叔。但是，官司还没有结束，他得到的那一小部分陪嫁已经花光了。他开始向别人借钱。当他们的珠宝和银器一件接着一件开始"流浪"出去时，他们往后的日子，肯定是悲哀的。

彼得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很快就看出了这一不可避免的后果。因此，他决定出走，到另一个世界去，或者说，去寻找新的天地……

一天晚上，他从俱乐部里出来，在回家的路上，竟挽起了阿勒图雅的手臂。因为自从决斗之后，他们又言归于好，成为好伙伴了。他有礼貌地

向阿勒图雅提出这样的希望：

“喂，彼士托，请您回答我一个秘密的问题。”

“请说吧！”

“您真诚地回答我，您曾经爱过艾丝蒂卡吗？”

“奇怪的问题！我还曾经打算娶她呢！”

“那现在您觉得她怎么样？”

“无论如何，她是漂亮的，令人感到愉快的……我又不是瞎子嘛！”

卡勒拉迪把头凑过去，更贴近他，用一种神秘的口吻轻轻地对他说：

“那么，您就娶她吧！”

阿勒图雅的脑袋轰地震了一下。他说：

“您的脑子怎么啦！彼得，您要把您的妻子让给别人！您这样做是可耻的行为！难道说您只是把她请到您家里去作客？”

“不要谴责我，伙计！我的为人是诚实的。我需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从事 新 的 职 业。不然的话，我就得开枪打死自己。只有她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才能开始我的新生活。要是我朝自己的脑袋开枪，她就要成为寡妇。无论我走哪一条道，我都是为她着想的。”

“您已经决定啦？”阿勒图雅脸上掠过一丝阴影，以同情的语调问他。

“是的，钱花光了。我欠的债务每天都象绳索那样，在我的脖子上愈勒愈紧。老坏蛋沙布想方设法拖延判决。看来，我不得不采取过激的手段。您回答我，您需要不需要这个女人？”

“嗐，难道我是疯子吗？”阿勒图雅高声喊道。“您把她的陪嫁花光了。现在，您又想把这个破了产的女人套在我的脖子上吗？”

“是吗？原来您也是仅仅为了要她的陪嫁？”卡勒拉迪生硬地、带着讽刺的口吻回敬了他一句……

是的，这真是切肤的讽刺！因为道德上的原告和被告来回地交换着位置。只要他们喜欢，在所有的时刻里，他们愿意扮演任何一个角色。

这次谈话后不几天，卡勒拉迪从首都失踪了。他无情地抛弃了年轻的妻子。

他再不回来了。起初还流传着关于他的一些消息。后来，一家报纸干脆把他的行踪公布了。

“他到美国去了！”那些同情他的人说。“他做得对。不然的话，人们会在这里朝他开枪的。”

他曾经对某些人说过，他不能再在这里的反动的气氛里生活下去，他对这里的政治活动、各种思潮全都失去了兴趣，他要到一个更自由的国度去。

“啊，他是唯一的真正的民主党人！”那些政

治上不得意，正在找后台的人这样说。

“他这是逃避债务，”有些聪明人在窃窃私语。

“他抛弃我啦！他抛弃我啦！”那个可怜的女人伤心地说。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她都在痛苦地哭泣。

愁苦的日子在等待着她。麦秸的颜色比黑碳还要黑，要是人们让它烂在地里的话。单个的麦秸比寡妇的面纱还要可怜，因为它永远是孤单的。

如果要找自己爱着的人，是能找到的。什么地方出现一个驼背的人，他身旁一定有另一个驼背人作伴。那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你需要的是一座坟墓……那是十分容易的。

但是，要是什么地方都没有自己爱的人呢？大地是不懂得这一点的，因为它从来就不关心这个问题。那就到云彩里去打听吧！也许他会从天而降！他会托云彩捎来信息！要是他不到天上去呢？总之，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人们的脸上显露出讥讽、挖苦或者同情的神色。讽刺、幸灾乐祸和怜悯，犹如三座坟墓！她的丈夫就埋葬在这三座坟墓里。

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有一天，她的心情真的稍稍轻松了一些，因为她接到一封盖有“汉堡”邮局

邮戳的信件。

这封信虽不使她感到欣喜若狂，但她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吻着它。白天，她把信藏在怀里，晚上，就把它放在枕头下面。

信是这样写的：

不要找我，我走了——他在信中的口吻是非常肯定的——；请原谅，我离开了您。我是出于无奈。在我当过老爷的地方，我是不愿意受穷的。所有的钱全花光了，我必须出走。要是有您喜欢的人，您就改嫁吧！祝您幸福！我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不要找他，说得倒轻巧。但是，她要去找他，即使他死了，也要走遍天涯海角，把他的尸骨找回来。会找到他的，怎么会找不到呢？！人又不是大头针，无论如何也不会从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亚诺什叔叔，对不对呢？

老骑兵亚诺什是一位心肠特别软的好人。他安慰艾丝蒂卡，并鼓励她说：

"当然罗！我们的先生是有名的漂亮小伙子，喜欢到外面逛逛，喜欢开开孩子般的玩笑。我的小鸽子，不必担心，更不要哭泣！……"

然而，当她要动身去找他时，又出现了很大的困难。

“亚诺什，我到哪儿去弄路费呢？”

“是呀，到哪儿去弄路费，这真是一个问题呢！对，咱们可以把家具卖了！”

“可是，家具早已成了房租和债务的抵押品啦！”

“让上帝去惩罚那些吸血鬼吧！”

经过多次商议之后，他们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让艾丝蒂卡委屈一点，去找沙布·丹尼尔一趟。他一定会给她钱的……如果他们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的话，事情的经过同他沙布也是有瓜葛的嘛。

在沙布·丹尼尔的家门口，仆人出来回话说：尊贵的老爷出门去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那就说不准了。”

抱着朦胧的希望，她又往丹尼尔的家里跑了几次，但看来尊贵的老爷还是在没完没了地旅行。给他写信，他也不回信。艾丝蒂卡的处境愈来愈不堪设想了。连附近卖食品的杂货店老板也不肯让她赊账了。

有一次，阿勒图雅去拜访她。那时候，她家里

的家具和别的陈设几乎都看不见了。就是在这所漂亮的住宅里，议员先生变成了厚颜无耻的人。阿勒图雅用一种尖酸刻薄而又轻佻的声调同她交谈。艾丝蒂卡臊得面颊火辣辣的。

“艾丝蒂卡，您爱我吗？”他激动地问道。

艾丝蒂卡固执地耸耸肩膀，说：

“爱与不爱，这叫我怎么说呢？”

由于贫穷，她慢慢地不涂脂抹粉了。这反而使她的脸蛋象李子花那样可爱，象鲜花一样水灵，使她变成一位娇嫩的美人。

告别时，阿勒图雅对她说，过一些日子再去看她。这样一来，老亚诺什就跟她开玩笑说：

“小姐，咱们是不是搬回老地方去呢？（他一直相信，事情还能跟原来的一模一样呢！）我开始猜到一点了……也许能言归于好哪！”

艾丝蒂卡摇摇头，说：

“他并不需要我，因为我现在没有钱！”

但是，从那以后，阿勒图雅几乎每天都来，形影不离地陪伴着艾丝蒂卡，对她说好话，发誓，甚至虔诚地作祈祷。

老骑兵情绪不佳，抱怨说：

“小姐，我有点担心呢！”

艾丝蒂卡噘着嘴说：

“我有什么办法呢？他现在没有钱！”

贫穷象一条龙，人骑在它的背上，可以毫无感觉地从一个行星飞向另外一个行星。

嗳；这就是贫穷！但是，人对忍受贫穷的耐心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贫穷来到门口，淘气的魔鬼就站在窗台上。魔鬼跟着贫穷接踵而来。谁要是害怕贫穷，就只好抬来魔鬼！他们正在到处找人呢！其实，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尽职的青年。

“我需要钱。我要离开这里！”艾丝蒂卡变得愈来愈不耐烦了。“为了钱，我可以不惜任何代价。要钱，要钱，不然我就要发疯了！”

老亚诺什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了一条妙计。

“钱，钱，我的小姐，要是我知道怎样找到它就好了。我在尊贵的沙布·丹尼尔先生那里不止一次，也许上百次，看见那些老爷们是怎样做钱的。现在，咱们也来试试吧！”

“亚诺什叔叔，我的好人，你说说看。”

“唔，事情并不复杂。他们派我到烟草商店去，花一个福林买一张没有用过的票据，拿回去给尊贵的先生。他在上面写上‘一千福林’几个字，这就成了。”

“后来呢？”

“尊贵的先生后来又派人拿到银行去。呵，我忘记说了，他还签上他的姓名。”

“还有呢？”

“银行里的傻子照数支付。这要不是真的，我就该下地狱。”

“怎么会不是真的呢，我的亚诺什叔叔！”艾丝蒂卡活泼地说。“我的彼得也是这样做的嘛！我想起来了，他管它叫支票。”

“那好吧，咱们现在就照着干！”亚诺什自作聪明地认为：“试试看吧，会走运的！要是这一炮打不响，我们也不会失掉什么嘛！小姐，你写得一手好字，跟我那位已故的老爷写的一点也不差。”

“我早学会了沙布·丹尼尔的签名，连他自己也辨认不出来，”艾丝蒂卡自夸地说。“是他亲自教会我的。有时候，他因为事情太多，就让我代替他签上他的姓名。”

说干就干。他们做了一张支票。事情居然成功了。第二天，亚诺什象一位伟大的凯旋英雄，把钱带回家来。当天晚上，艾丝蒂卡动身到汉堡去了。又过了一天，阿勒图雅只能找到一个空窠了。鸽子飞走了。怒不可遏的议员先生把笔也摔断了。

我们可怜的小女主人公，你是一个笨拙的生物！

我可以断定，你的聪明智慧，只能同一只天真幼稚的小鹅相比。你分辨不出好坏，也不懂得幸福与灾殃。你象漂浮的绒毛，风能把你吹送到绿草地上，微笑的鲜花丛中。要是风把你吹到沼泽里去，我的小女主人公，你将要站在哪里呢？

你娇嫩纤弱的小腿能迈开步子吗？你穿着鞋底钉着鞋掌的靴子，能逃脱得了无情的命运安排吗？

但是，这一切都是无关重要的。谁会关心你的命运呢？你在汉堡寻找你的丈夫，打听他的下落，呆呆地望着那些来去匆匆的轮船。你带来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明天，你将会怎么样呢？你怀着失望、焦虑的心情，在巨大的人流里，在冷漠无情的陌生脸孔上，不可能找到你的答案。

或者说，您找到了答案。有时，在大街上，有一、两个恶作剧的年轻流浪汉或者老色鬼冲你微笑、挤眉弄眼或者死死盯着你看。你怎么样呢？回答是“明天”。这就是你的未来！

你对来到这里已经感到后悔，是不是呢？

倒不如呆在老家，听从命运的安排。

你现在这个样子是找不到彼得的。即是他愿意要你，也不会来这里找你。谁知道，他对你会不会回心转意？谁知道，会不会有一封信留在家里等着你呢！

过了不久，艾丝蒂卡打算回布达佩斯了。对于能在汉堡找到彼得，她已经没有信心。思乡之情在紧紧地攫住她的心。

她给丹尼尔叔叔写了一封很动感情的信。在信中描述了她目前可怕的困境，请求他寄钱接济她，并原谅她的过错，将她收留在厨房里，她愿意永远做他的仆人，还请求他回忆一下她父亲在世时跟他结下的友谊。

她把这封信带到邮局去。她缓慢地走过阴森、古老的邮局建筑物的每一角落，眼睛不自觉地停留在那个叫"必须亲手送交的信件"的窗口。那里站着一群人，朗读着那些特殊的、简短的信件的地址。在大城市里，五花八门的商店广告，都是十分吸引人的。

她走近去一看，在一封信上闪现出匈牙利字母，上面是这样写的：

> 夫人，夫人，
> 艾丝蒂勒小姐，
> 从我们古老的地方寄往
> 尊贵的德国汉堡城。

"呵，我的上帝！这是亚诺什写的哪！这是我

的信件。”

她急忙挤到窗口去领信。邮局职员一声不吭地把信交给她。她神情紧张地拆开信，读着：

小姐，我亲爱的小鸽子：

感谢上帝！我的身体还算健康。只是因为患有风湿症，我的腿脚有点不灵便。我的生活不成问题。小姐你走了以后，我就去找尊贵的拉瓦尼·尤若夫先生。他是你父亲的朋友。他在军队里呆的时间不长。也许你还能记得起他。现在，托上帝的福，他走运了，当上法院院长。他把我收留下来，为他做事。因此，我不用为面包发愁了。我得到一套镶边的号衣，但是，它怎么能跟我那套褴褛的旧衣服相比呢？出于无奈，我只好暂时委屈一下了。不过，这都算不了什么。不幸的是，咱们做的那张支票出问题了。毛病就出在签字上。因为沙布·丹尼尔先生认出了不是他的笔迹。虽然他的视力已经很弱，在原来的老花眼镜上又套上一副眼镜，最后还是认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想要逮捕小姐。他们四处打听你的行踪。他们也盘问过我，

要我说出您到哪里去。我始终没有告诉他们。现在，我通知你，千万别回来，要躲得愈远愈好。否则你会大祸临头的，那时，我也无法解救你了。

不过，不要害怕，亲爱的鸽子，我的上帝！我认为，一切都会变好的。万一事情变坏（因为上帝也可能这样做的），他们抓住你的话，我会把责任揽到我头上来，因为是我撺掇你做的。

我写于今年的星期四

老骑士亚诺什

又及：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只是最近天气特别炎热，又不下雨，一切都快干枯了。而从不撒谎的历书却说，今年是百年不遇的"雨水之年"。我几乎忘记写了，阿勒图雅先生被任命为一个斯洛伐克人聚居州的州长。你走后，他多次探问过你的情况。但是，就连他，我也没有说你到哪里去。

信在卡勒拉迪太太的手中抖动着。她的脸色煞白。就是在这同一张脸上，曾经绽开过红艳艳的玫

瑰花。她用小手抓住窗口的木栏干，以免摔倒。

他们在追缉她，抓她……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她机械地把要寄给沙布·丹尼尔的那封信撕个粉碎。

现在，一切全完了！

现在，她到哪里去，找谁去呢？她怎样维持生活？她会做什么手艺呢？她向谁讨取忠告呢？

嗳，她朝玻璃橱窗走去。玻璃橱窗照出了另一个身影。这些大玻璃说出了她对生存的怀疑。这些大玻璃总是对那些气馁、疲惫、一无所有的人说："跑吧，傻子！那里有水，大海为你铺好了一张柔软的床。"玻璃对于那些饥寒交迫的流浪汉则这样说："如果你没有钱，难道你就没有足够的力气吗？笨蛋，去从那些有钱人手里拿嘛！"玻璃橱窗还照出她优美的身材，象细麻布一般娇嫩的面孔，一双水汪汪的迷人的眼睛，并对她耳语："你多么漂亮！多么美丽！嗐，除此之外，你还要求什么呢？你何必向别人伸手？干脆求助于你的美貌吧！"

但是，该如何办呢？那也不能一下子就做到呀！下台阶也得一步一步下呀！

人们经常用这样的话来描叙英国国会的权力：它能够做出一切，除了不能从男孩和妇女中捏出一

个女孩之外。穷困比它的权力更大，能从妇人身上捏出一个姑娘来。玻璃窗对卡勒拉迪太太低语：打扮一下，可以装扮成一个漂亮的卖花姑娘。

往下走，通过第一道栏栅并不使她感到为难。相反，她感到轻松愉快。卖花，这有什么坏处呢？不仅用不着害怕，还应该这样考虑：这是真正的诗人般的职业，是非常符合一个美貌女人的身份的。

是的，干这一行的人必须会微笑。其实，所有商人都对买主微笑的。微笑就象鲜花一样纯洁。微笑是长在嘴唇和眼睛上的鲜花。

总之，艾丝蒂卡成了卖花女郎。她手里提着一只漂亮的花篮，在人多的地方，在海滨，在人们经常散步的广场上，向人们出售鲜花。在那些地方，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她向别的卖花女郎学会优美的姿态，温存而又挑逗人的脸面表情，天真无邪的恶作剧，带刺激性的欢快动作；一句话，符合干这一行的行为举止。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是姑娘卖花嘛！

她把自己的身份和过去的一切，都暂时忘却。她穿上短裙，额前留着小姑娘式的刘海，使人觉得她不超过十六岁。她甚至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姓名：维特·玛丽。

她的模样非常讨人喜欢。年青人的目光自然而

然地注意上她。经过短暂的实践之后，她向客人兜售鲜花时，脸部非常富于表情，能使人感受到某种说不出的滋味，仿佛从那里会射出迷人的炽热的目光。也就是说，她不象别的卖花女郎那样，到处去询问：喜欢吗？从心眼里喜欢吗？喜欢一点点？或者一点也不喜欢？

干这种营生，只有在晚上才比较合适。在白天，就象不受欢迎的苍蝇一样遭到驱逐。现在，她对过去的事情开始渐渐淡薄了。然而，一天晚上，在海滨街，当她疲惫的目光对着海上林立的桅杆，陷入迷惘的幻境时，猛然间，听到一个女人用英语对她说：

"小姐，您的鲜花真美呀！"

她不由得颤抖了一下，把脸朝贵妇转过去。这位贵妇挽着一个男人的胳膊，站在她的身旁，用带着奶黄色手套的手摸着她花篮里的鲜花。

"夫人，请！"她用法语怯声怯气地说。这些卖花姑娘要是碰到同一性别的人跟她们说话时，总是显得既受感动又很窘迫。她低垂着脑袋，眼睛不敢离开手上的花篮。

那位贵妇挑选了几株茶玫瑰和一束紫罗兰。

"付钱给她吧，我的朋友！"她对他的同伴说。

现在，艾丝蒂勒才注意到这位先生。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顿时脸色苍白，尖叫起来："彼得，神圣的上帝，是您吗？"

那位先生全身在颤抖，被那位身材象掷弹兵似的贵妇挽着的手臂，也不自觉地耷拉下来了。

"艾丝蒂卡，真的是您吗？"

突然，他又恢复了镇静，尽量使自己的声音自然些。他对她说：

"嘘，您别演戏了！为了上帝，您别出丑了。"

"先生，什么事情？"那位贵妇用英语追问。

"您手臂上挽的是什么样的人呢？"艾丝蒂卡跳了起来。现在，她用勇敢的、挑衅式的讽刺目光从头到脚打量着这位长得象是用花边裹着的骷髅。

卡勒拉迪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他忙着要同时安慰这两个女人，用两种语言回答她们的盘问。这个女人不懂英语，而那个女人又不懂匈牙利语。现在，他嘴里讲着两种语言，象蛇一样发出嗞嗞声。

"稍等一会儿，亲爱的艾玛！我跟她交谈几句话。"他对贵妇说。

"我的天使，我会向您解释一切的，"他安慰艾丝蒂卡说。"一个钟头以后，我们在什么地方见面呢？我现在必须把这位女士带到旅馆去。"

“我们走吧！先生，我们走吧！”那位女士或者说夫人催促着他，脸上显出高贵的神色。

“既然找到了您，我一步也不放您走，”艾丝蒂卡的口气变得强硬起来。这时，她又把一只手放到臀部上去。

“马上走，我的好人，我们马上就走，”卡勒拉迪赶忙说。“她是来自我家乡的一位姑娘，给我捎来了我的亲友们许多有趣的消息。不要见笑，艾玛，这个人是多么的不安分，对吗？”

说完，他又改口说匈牙利语：

“我的好艾丝蒂卡，我的心肝，别跟我争吵了！我也在到处找您呀！现在，我遇见了您，您可以消消气了。我向您发誓，我现在陪伴这个女人，完全是为了一桩特殊的共同利益。您可以远远地跟在我们后面，等我们进了旅馆，您在门口等我，我马上从里面出来。”

卡勒拉迪太太同意了。这一切来得非常突然。她很激动，不知所措。她觉得心房怦怦直跳，真是又惊又喜。然而，这次会面对于她是悲还是喜呢？

她放慢脚步，远远地尾随着自己的丈夫。一路上，卡勒拉迪大声地同那位女士说话。那位女士也以冗长的、激动的话语作为回答。最后，他们终于消失在旅馆那扇装饰着金黄色图案的大门后面了。

艾丝蒂卡在门口等候彼得，足足有一个小时。她心里惴惴不安，神色显得很不耐烦。而当彼得终于从旅馆门口出现时，她更感到双倍的不安和紧张。

“瞧，现在我是属于您的了。”彼得来到她的身边，用淘气的口吻这样对她说。

“永远地！”艾丝蒂卡向他扑过去。

“这得从明天开始。现在，我们走吧！我的心肝，我们找个地方畅谈一会儿。”

“到哪儿去呢？”

“譬如说，就到您的住处去吧！”

“可是，那只不过是一间小小的阁楼呀！”

“不管怎样，总是您的窝嘛！”

哎唷，那算得上什么样的窝呀！她的脸蛋唰地绯红了。

彼得挽起她的胳膊。现在，夜色已经降临这座喧哗的、象图画般美丽的城市。路上，经过一条狭窄的小巷时，他拥抱着她，盘问起她来了：

“我的宝贝，快告诉我，您是怎样来到这里的呢？您怎么会在这里开花？您这朵鲜花怎么会跟其他鲜花开在一起呢？”

艾丝蒂卡真诚地把全部经过一五一十都告诉彼得。她怎样对一切慢慢感到绝望，为了谋生，只好

流落汉堡街头。这也是为了找他。她叙述时，有时哭，有时又笑。最后，她又说到老亚诺什的那封信。说起那封信，真是叫人发笑呢！原来亚诺什是用正楷书写的，字体工工整整（上帝可以作证，很遗憾，并没有人这样要求他）。彼得听了，自然也高兴地大声说：

"哦，我可以想象得出亚诺什的书法的！但是，至于您，我的小笨驴，看来老家那边的人正要逮捕您呢！"

"是呀！但我有什么可后悔的呢？现在，您又是我的了。您可以保护我了！您瞧，我的脑子也不笨嘛！我已经改名换姓了。我现在叫维特·玛丽。"

"喂，给我一个吻吧，我的小玛丽！"

"我们还没有回到家呢。在我的房间里，您没有对我承认错误之前，我连半个吻都不给您。"然而，她又以调情的语调对他说，"只要卡勒拉迪先生不说清楚那个摽着他的女人是谁，为什么要同她在一起游荡，我就不会完全原谅他的罪过。"

彼得哈哈大笑，说：

"呵，您真是富于幻想！事情非常简单。我正是从这里到美国去的，这您已经知道了。我原是医科学生。现在，我又从事这门科学了。在美国，您喜欢怎样生活就可以怎样生活。我在报纸上登出特

大的广告，过不多久，我的病人就上门求医了。汤柏森小姐是一位拥有百万家财的女士，她委托我当她的私人医生，陪她到海边浴场去。总之，汤柏森小姐是我的一般病人。”

“哈、哈、哈！您在给汤柏森小姐治病吗？”

“是的，”彼得严肃地说。

“见效吗？”艾丝蒂卡又冷冷地问道。“现在她的健康情况好吗？”

“她的病减轻多了。”

“不过，我认为，女人得了这种病，是很少能治好的。”

“什么样的病呢？”彼得有些疑惑不解地问道，语气正好跟艾丝蒂卡的讽刺语调相反。

“‘老’病呗！”

“去你的，别开玩笑了！明天，我就让她健康地回家去。但是，我要从她那里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医生酬劳。反正她有的是钱！我的艾丝蒂卡，我们重新开始共同生活吧！”

“彼得，您不骗我吗？”

彼得伸出两个手指，朝天空举着。

“不要发誓！我不需要您的手指，收回去吧！我要的是您的心。瞧，我们到家了。”

在楼上，准确地说，在顶楼的角落里，有一个

真正牧羊人式的小窝棚。里面什么陈设都没有，只有一张椅子。其实，连这 张 椅 子 也是不必要的。“亲爱的艾丝蒂卡，坐到我的怀里来吧！”一进房间，彼得就对她这么说。艾丝 蒂 卡 找 到一枝小蜡烛，却找不到火柴。——“喂，别找了，我的小宝贝，有什么必要呢？”彼得催促着说。

“不点蜡烛，您就看不见我啦！”

“我只要您的嘴唇就够了，过来吧！让我尝尝我的旧蜜糖……蜜，在黑暗里也是甜的……您听到了吗？我的夫人，打从分手以后，您嘴上的蜜是不是被人偷吃过呢？”

哎哟！现在，蜡烛点不着，这才有意思呢！他们边用手比划，边调情，用甜蜜的话语来对付嘲弄的话语。在这中间，还爆发出一次很响的接吻声；随后，在面颊上就印上红色的小斑点，真正的小圆圈。在这些小圆圈上面，时光飞快地跑掉了。

不一会，彼得该走了。

“呵，您明天什么时候来呢？”艾丝蒂卡叹气说。

“中午，或者更早一些，”卡勒拉迪象对待情人似地附在她的耳边轻声说。

“别让我久等，因为那是痛苦的。您还是说个准信吧！什么时间能到这里呢？”

“中午。我一定准时来。”

艾丝蒂卡把彼得送到楼梯口，马上又跑回房间，把窗户打开，目送彼得走到街上去。然后，她拿起花篮，从窗口把花全部往外倾倒。从此以后，她要跟卖花这一营生告别了。

但过了一会，她的心又象是被扎了一下：唔，这样做会不会早了一点！

晚上，这个念头一直在缠住她，使她整夜无法入眠。放在过道上的那只小铁炉，突然变成一只魔桶，各种各样奇怪的动物从里面爬出来；长着三只角的黑水牛，长着蝙蝠似的翅膀的令人恐怖的巨蟒，狞笑着的魔鬼，可怜的矮人，都一齐跑到她的房门口，对她这样叫喊：为时过早了！为时过早了！

天刚朦朦亮，她就起床，穿上最漂亮的衣裳。时间过得很缓慢。每隔一刻钟，她就听到一次钟声。滴答！滴答！钟摆象是喋喋不休地在唠叨。来了——没来！来了——没来！

最后，她听到外面钟楼上的大钟敲响了十二下。汉堡所有教堂的钟声都跟着喧闹起来。

噢，钟声太吵了！她仿佛听到从台阶那里有人朝顶楼走来的脚步声。这个时候来，是毫无疑问的。这是男人的脚步声。是他来了！是他来了！

她高兴得喜笑颜开，敏捷地跑到小镜子前，满

意地看了看自己的面容，笑了，嘴里哼哼着流行歌曲，跑去应门。

她刚把门打开，迎面走进来一个警察。

“您是不是从布达佩斯来的？您叫卡勒拉迪·艾丝蒂勒，对吗？”

艾丝蒂勒瞪大着眼睛，说不出话来，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

“以法律的名义，我宣布您被捕了。跟我来吧，夫人！”

一年以后，我再把线接上，以免缺少最后的一根弦！

一天，高贵的阿勒图雅州长先生，为了他那个斯洛伐克州的事务，来到了布达佩斯。他没有伴侣，公暇之余，去“民艺游艺场”找人聊天，消磨时光。在那里，他不断地向熟人打听：谁到哪儿去了，谁在做什么事情。

“喂，那个漂亮的卡勒拉迪太太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谁听说过那只填饱了的小鸽子的下落？”他问道。

“现在，那只鸽子被关在笼子里了，”格拉维茨州长回答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她伪造支票，警察在汉堡将她逮捕

了。

“哦，那太残酷了！”阿勒图雅州长叹了一口气说。

“开始的时候，看样子连魔鬼也找不着她了。后来，显然是那个恶棍把她出卖了。”

“唉，关于卡勒拉迪有什么消息吗？他是不是还活着？”

“活着哪！他阔气得很呢！他在这里陪伴一个英国女人，双手到处撒钱。”

“噢，我想见一见他呢！”

“再没有在这儿更容易见到他了。他就在游艺场。大概是在里面的某一个房间里。”

阿勒图雅跳了起来，要去寻找他过去的老朋友。

“他会出来的。您不用去碰他。您也许会感到惊讶，”格拉维茨提醒他说。“一个什么诚实委员会正在里面开讨论会，而他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阿勒图雅惊愕地望着格拉维茨。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格拉维茨脸上一点也没有嘲弄、讽刺的神色。卡勒拉迪当上诚实委员会的主席，在他看来是很自然的。阿勒图雅环顾了整个大厅，其他人也没有显出惊讶的样子。

只有墙上挂着的塞丞尼·伊斯特万①的画像的额角添上几道严峻的黑皱纹。但是，即使是塞丞尼·伊斯特万，他的面容仿佛也比昨天或者前天忧郁得多了。

噢，也许总会有一天，他走出镜框，摇摇晃晃地朝着我们吼叫：

“快把我的杯子拿来！让我把它摔个粉碎。这样你们以后就别想用它来喝酒了。”

我们的故事就此结束。鸽子关在笼子中。鹰，作为诚实委员会的主席，却坐在游艺场的房间里。

要是再往下继续猜测，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到此也就足够了。因为，是谁把艾丝蒂卡出卖？后来的事情又怎么样？汤柏森女士是谁？她是卡勒拉迪的什么人？她的病治好了没有？（当然，她的万贯家产是会把她的病治好的。）等等，都是极其次要的问题。

然而有一点，我是必须交代清楚的。因为所有好的作家，在小说的结尾，总得保留一点秘密。而我在开头的时候，就没有保守秘密，更不用说要在

---

① 塞丞尼·伊斯特万（1779——1860），十九世纪匈牙利著名改革家、作家和国务活动家。

结尾时这样做了。

读者会认为，从我这里读到了两篇小说。这是我奉献给读者的礼物。其实，只有一篇小说值得一读；而且需要把两篇小说连贯地读了两遍之后，再去读它，才感到有趣味。

同样的一个故事，讲的是四百年前的人和现在的人。四百年前的人肯把自己的未婚妻赠送给朋友，而现在的人却相互欺骗；四百年前的人愿意把陪嫁金和未婚妻原封不动地交还给朋友；而现在的人却想方设法骗取陪嫁金和女人，更主要的是陪嫁金。

这要我如何接着往下讲呢？我不知道。我几乎有些后悔了。原来，我仅仅想嘲笑过去的作家、读者和书籍，现在，反而把我们自己推到前台来了。我很有兴趣地在读者面前把过去和现在的人们放在同样的环境里，让你们自己去判断，在他们的体内，究竟谁的血液多一些。

我承认，这将会引起很大的争论。因为我已经听见你们的责备了。

"什么？是血液吗？不，那只能是墨水，这只能是墨水。墨水里一点血液也没有的。"

另外一些人也许会这样说：

"傻瓜！大自然的创造者往跳蚤身上灌注的血，要比所有作家往他们编写的小说人物身上灌注

的血还要多得多。”

这诚然也是对的。

在庸人的坐位上，也许会有人站起来说：

“是的，是的，故事并没有变化。只不过人变了。”

然而，聪明人摇摇头，说：

“不，不是这样的。人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故事。”

对此，批评家都神经质地坐不住了。他们说：

“哦！不对。故事、人物都没有变化。只是文学的式样变了。”

如此充满想象的批评意见，使我完全丧失了勇气。原来我的目的，是想使读者从这两个相反的故事里得出相应的结论来。

不，不，还是我把一切都收回吧！我不愿意用我最后的话去践踏那些值得尊敬的人工制作的鲜花。它们仍装饰在我们祖母的帽子上，尽管它们一点也不象真的鲜花。

1892年作

聋铁匠柏拉柯夫斯基

第一章

姑娘、街坊和中尉

我的外祖父会整整一个星期吸他的小烟斗，嘴里还不住地诅咒。为了这只烟斗，我母亲老跟他发生口角——母亲患气喘病，烟刺激她的喉咙——而虔诚的外祖母因为他亵渎神明，觉得非常懊恼，也老跟他吵架。

“哦，安德拉什，安德拉什，你咒骂我们全能的上帝和创造主，难道不感到害臊？听你咒骂，真叫人害怕。我认真对你说，安德拉什，这几天你一定会遭雷劈的。”

“上帝比你我都有头脑……你一边呆着吧！”外祖父发怒了。“我和上帝的事你就甭管了。我自己懂得该怎么办！”

的确，老人同上帝相处得非常融洽。上帝喜欢他，保佑他健康、长寿和快乐；就外祖父这方面而

言，他连着六天把上帝骂个够，在第七天，他刮好脸，穿上最体面的衣服，爬上轻便马车，风雨无阻，直驶隔我们家两个村子的克里茨诺什村教堂（那里是路德教徒做礼拜最近便的地方）。整整一个上午，他都虔诚地唱赞美诗，颂扬上帝。对神圣上帝整个星期的谩骂，在星期天，他全部收回，事情就算了结。对上帝说来，这毕竟是件好事……上帝的仁慈在于允许人只做一次祷告就能把写满一块黑板的上千句厥词一笔勾消。

我年纪稍稍大了点，外祖父就带我去上教堂。我也喜欢同他一道去；起先，那是因为他让我在乌桑茨山谷笔直的大路上赶车子——说真的，这非常好玩。要不是他常常从我手里夺走鞭子，也许会更好玩些。他是个煞费苦心保护马匹的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诱使他策马驰骋；因此，同他一起赶车子，实际上只是握着缰绳罢了——这总比连缰绳都摸不着要强些——可有时，我提一提或抖一抖缰绳，让马儿跑得更快些。

这种时候，老人总是把我臭骂一顿：

“你急什么？嘿，你是想赢得赛马吗？你就不能让马儿自己走？你这没出息的小子，听着，你以为我买马只是为了好玩吗？别抖缰绳啦，我还不愿意现在就赶着车子离开这个世界呢！”

后来，当我已经是一个中学生时，只有在节假日，我才同他驱车去克里茨诺什；那时候，我已经对那些年轻小姐感兴趣了；她们分坐在主祭坛两侧擦得锃亮的合家跪凳上……她们是邻区几位乡绅的闺女：两位克鲁蒂小姐，都长着一头淡黄色头发；福勒库斯赫耶·维勒玛，是个扁鼻子的小姑娘；维尔家标致的四姐妹，长得象管风琴，她们都把乌黑、光亮的头发往上梳成一个花冠；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姑娘叫柯勒·彼露斯卡，她有一双又大又迷人的蓝眼睛，体态苗条，袅娜动人，象一只小鹿。

为什么我最喜欢她？这只有上帝知道。维尔家有一、两个姑娘长得比她漂亮，同我也更般配，但我仍然最喜欢彼露斯卡。也许因为她个儿最高，最健美的缘故。当时，她大约是二十二岁。牧师在做又长又乏味的布道时，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一股不可名状的兴奋感通过我的全身；我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她，我知道，即使这样看着她一百年，我也不会感到厌倦的。我于是断定，如果我将来结婚，这个柯勒·彼露斯卡必将是我的妻子；除了她，别的人我一概不娶。

不错，我的外祖母（她在男女婚事上的学问的确非常渊博）对最适宜的婚龄有她独到的见解。她说，新娘的年龄应该是新郎年龄的一半，再加七。

她凭着过去替人撮合的五花八门的婚事经验，使她得出的结论成为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按照这条规律，一个三十岁男子的妻子应该是二十二岁，四十岁男子的妻子应该是二十七岁，而一个五十岁的男子，则应该娶一个三十二岁的女人做妻子。她把这看作是美满婚姻的道德基础！

当时，我只有十六岁，根据外祖母的公式，我理当选择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可是，谁又愿意要这种小黄毛丫头呢？

也就是说，当时我和彼露斯卡之间年龄之差是七。难道七年就成为如此不可逾越的鸿沟了吗？据我们历史教师说，在无限的时间长河里，十年只等于一分钟，而七年岂不更少？何况外祖母也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幸福婚姻，夫妻之间的年龄相差七岁也未尝不可。

简而言之，要是柯勒·彼露斯卡能等到我取得学位，就万事大吉了。现在，让我们来设想一下，那时将会怎么样呢？嗯，大约再过十年，我二十六岁，彼露斯卡三十二岁，可是根据外祖母的公式，二十六岁的男子应该娶一个二十岁的妻子；于是，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就增长到十二，即使按照我们历史教师的说法计算，也不止一分钟了。该死的数学！这永无休止的不相称将是使我致命的原因……

然而，那又是无法克服的。可我还是照旧怀着愉快的心情去回忆那些个星期天，直到今天，每当我想起那些眉清目秀的乡村姑娘，我的心跳就有点过速；她们很有礼貌、很文静地坐在那里，帽子上装饰着罂粟花，在我的眼里，她们简朴的棉布衣裳是那样漂亮，又那样迷人……

不久，我渐渐摸透那些上教堂的人们的主要特征：胖子曹里·马勒东在牧师布道时必定入睡，而且鼾声如雷；美貌的寡妇布辛凯太太一向专心致志做祷告，当她用蘸湿了的指尖去翻她的公祷书时，可以看到书里头夹满压平了的花瓣和薰衣草叶子……

那些年轻小姐们的公祷书也同她的一样……只不过压平了的花瓣少一些罢了。噢，那些可爱的小书的书套上还有金属书别子呢！

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乃至现在，我仍几乎完全生活在书堆中，因此，突然对书感到厌倦，于是，一种想得到一本夹满薰衣草叶子的书的奇妙渴望征服了我——而不是了不起的思想和长篇报告。

也许我渴望的不单单是公祷书，而是包含着对那个村子、那座小教堂的回忆，以至使我的心仍在颤抖……那些人至今还历历在目。又瘦又高的克里

茨诺奇·巴勒是这座古老村子的乡绅的后代，坐在他那装饰有纹章的专座上，顾盼着站在主祭坛左侧的乡村姑娘，因为只有那些戴着已婚女帽的女人才有资格获得一席座位。姑娘们胸前都别着一束木犀草花，象两只大翅膀似的印花绸围巾在胸前打了个交叉，又盘绕到背上打了个结。她们的辫子末梢上扎着色彩鲜艳的绸带，辫子一直垂到背后紧身衣下面的百褶裙边，有的几乎垂到脚脖子。这位年轻乡绅透过他那副明晃晃的眼镜把姑娘们审视个遍，以便确定今年哪个姑娘的父亲可以获得租到五成地租田地的特权。

然而，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我自己的跪凳。我的外祖父坐在前排，热情地唱着，汗珠从眉毛直往下滴。我坐在他旁边，当然，把眼睛盯在前面提到的那个柯勒·彼露斯卡身上；可是，要是她碰巧把她那具有魅力的眼睛转向我们时，我的眼睛马上朝地上看，虽然这种情形有一个时期经常发生……后来，出现的次数就更多了。坐在我左边的是里基的农庄管理人波如纳·约瑟夫先生；在夏季，他每个星期天都上教堂来，根据作物当时的需要，祈求下雨或者晴天；他往募捐袋里放一枚亮闪闪的大硬币或者一枚暗淡无光的小辅币，有时在投小辅币时，还气呼呼地抱怨："这个星期，甚至连这也太

多了！”在管理人后面的跪凳上，坐着九十岁的磨坊主范迪克，他身上总穿着一件蓝外套；每当做礼拜的时候，他总要拼命地咳嗽一、两回，牧师不得不暂停布道，直到老人的咳嗽劲过去为止……聋铁匠柏拉柯夫斯基坐在靠墙的地方，用他圆润的男中音极虔诚地唱着赞美诗；因为他听不见风琴声和其他人的歌声，因此，不是比人家快几拍，就是比人家慢几拍，破坏了唱赞美诗的和谐，而且往往逗得所有做礼拜的人都哄堂大笑。

这使教区委员大为恼火，他屡次敦促牧师干脆禁止柏拉柯夫斯基唱赞美诗；但是，牧师不同意采取这种强硬措施。

“上帝使柏拉柯夫斯基成为聋子，”牧师苦口婆心地进行解释，表明自己鲜明的态度，“而不是哑巴。本来，上帝是可以毫不费劲地使他变成哑巴的。这对上帝来说不费吹灰之力。可是上帝没有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也不这样做的原因，因为我只是上帝的仆人。”

“嗯，这么说来，上帝是喜欢柏拉柯夫斯基的嗓子罗！”教区委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确有一副美妙的嗓子。”

“当然，没错……”

从那以后，教区委员改变了策略，叫领唱人按

风琴时要跟着柏拉柯夫斯基唱歌时的拍子走。

禁止柏拉柯夫斯基唱赞美诗事件，在克里茨诺什村的做礼拜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而且根据我的记忆，这对柏拉柯夫斯基所经历过的事件来说，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打从那以后，我对这事想了不下一百次，至今仍找不到满意的解释。他是个小个子的瘦老头，脑袋很大，两只胳膊很长。他有一种爱瞎打岔的令人不能容忍的习惯，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诙谑地称他为“全知道柏拉柯夫斯基”的缘故。其实，他喜欢读书，对任何事情都略知一、二，可惜，他的一、二往往是错的一、二。

例如，有人提到兹里尼·米克洛什，他就插嘴说：

“真遗憾，他在圣久尔吉广场①被砍了头。”

或者再打个比方，当我们把话题转到拿破仑身上时，柏拉柯夫斯基就附和说：

“他就是娶圣·海仑娜的那个！”

但是，这丝毫不减低他的威望，因为在克里茨诺什，人们认为这也算是一种知识，犹如某人有许

① 在这里，柏拉柯夫斯基把因继位问题遭大贵族反对和诬陷，被杀害在圣久尔吉广场的匈牙利大公胡纳迪·拉斯洛（1433—1457），同十六世纪匈牙利反抗土耳其人入侵的军事将领兹里尼·米克洛什（1508—1566）混淆了。

多麦子，尽管麦子的质量再次不过，毕竟还是麦子嘛。

我外祖父喜欢柏拉柯夫斯基；我们经常在他作坊前停下来（他家正好在教堂对过），外祖父常常向他打听政治形势，因为当时铁匠作坊是交换新闻的场所。

从远处来的旅客经常在铁匠作坊歇脚，修理他们的车子或给马儿上马掌，他们就用沿途听到的所有消息跟那些来自其他地区的旅客交换热气腾腾的新鲜消息。

柏拉柯夫斯基有从各种一鳞半爪的消息中预测出会不会有战事或者和平的本事。比如说，过路的旅客谈到他们那里的燕麦价格是如此这般。哎呀，这就意味着要开战啦，不然的话，燕麦的价格不会这么高！不久，另一个旅客告诉他说，自己的孩子从军队里被遣散回来了，因为他的腿上长了一个脓疮。柏拉柯夫斯基会为他叹息，因为他自己的儿子也在军队里；可是，他会边叹息边宣称，肯定要太平了。

“柏拉柯夫斯基先生，我们这里的情况如何？”我外祖父常常这样问。

“尊敬的先生，很好。”

“有什么新消息？”

随后，铁匠就谈起他知道的新闻来了，外祖父总是既羡慕又惊讶地听着，嘴里还骂了几句，以此诱使对方说出更多的消息。

“柏拉柯夫斯基先生，您真是魔鬼附身啦。您是多么聪明的人呀！这些消息您究竟怎样弄到手的呢？”

柏拉柯夫斯基耸耸他那瘦小的肩膀，把他那大脑袋缩进两个肩头中间，以他独特的、不可思议的行话夹杂着法律术语回答：

“对于那些颠倒了内在事实的案件，只能根据事实的意向去理解。”

所有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的耳朵还不完全聋。后来，铁锤的叮当声震坏了他的耳膜，同他交谈就成为不愉快的事情。现在，只能用叫喊的方式来同他说话了。柏拉柯夫斯基的聋还降低了他的声望。他再也听不见那些停下来请他钉马掌的旅客们讲述的故事了，即使偶尔听到他们讲话，也往往听错；于是，当地的乡绅也就不再向他打听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如果他们询问他，他除了企图掩饰自己是聋子之外，不可能告诉他们任何使他们感兴趣的事。他老觉得他的伙伴们对他讲话的声音似乎愈来愈小了，仿佛全世界都在窃窃私语似的，因此，他不住地慨叹说：

“这叫什么声音！这世道，连人们的声音都那么可怜！”

有时，他斥责那些相互交谈的人们：

“你们干吗要背着我？说大声点！”

柏拉柯夫斯基顽固地确信，除了听话稍微吃力之外，自己仍然跟以前一样。正是这个信念使他变得滑稽可笑。他的耳朵聋了，却对全世界的人说：“你们的声音太小了！”他倘若屈从于命运，本来是不至于那么滑稽可笑的。有缺陷的本人只要承认自己的毛病，人们是乐意宽恕他的；反之，如果还在争辩，胜利者必定是世界，因为世界是多数，而柏拉柯夫斯基是少数、

那么，那个无赖波特利对他又怎样呢？这只忘恩负义的恶狗，除了柏拉柯夫斯基的儿子，它算是跟他最亲近的了，可是它却加入了这个多数。因为最近一个时期，它干脆不冲他吠，也成了哑巴。这只狗已经发现柏拉柯夫斯基耳朵聋了，于是这没良心的东西以一个老哲学家的姿态这样辩解道；“要是我的主人压根儿听不到我的声音，我还有什么好吠头呢？对着聋子吠，岂不是自己把自己当傻瓜？”从此以后，波特利凭着自己狗的感官，嗅到周围有一些陌生人时，只是拽拽柏拉柯夫斯基的衣服。

因为被拽痛了，柏拉柯夫斯基便踢波特利一

脚：“滚开，你这恶棍！”从此，他对那只狗怀恨在心，再不去抚摩它那长长的白毛；于是他们之间建立了二十年的友谊就此破裂，原因是波特利发现自己的主人聋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对牲畜来说也是如此。

柏拉柯夫斯基渐渐不愿意跟人们交谈了。这是在柯勒·约瑟夫家过圣约瑟节开始的。那天，口若悬河的霍鲁茨·克里斯托夫也举杯祝柏拉柯夫斯基健康时说：

“还有一位可尊敬的约瑟夫就在我们中间，我指的是我们尊敬的柏拉柯夫斯基·约瑟夫……”

这种荣誉把柏拉柯夫斯基臊得不住地扭动着身体。可是，狡猾的霍鲁茨只是开始时用极洪亮的声调发表他的祝酒词，随后就压低嗓门，无情地漫骂柏拉柯夫斯基，历数他的不是，把他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全抖落出来；而柏拉柯夫斯基对他的每一个攻击都报以微笑。当演说者用“柏拉柯夫斯基，你是个下贱的东西”来结束他的讲话时，响起阵阵的碰杯声。铁匠内心深受感动，表面上却保持着尊严，朝霍鲁茨快步走去，握住他的双手，说：

“您讲得太好了！噢，讲得多么漂亮呀！我将永远不忘记您的好意。”

这时，在座的宾客都哄堂大笑——漂亮的彼露

斯卡也使劲地笑——连傻瓜也不会弄错这番祝酒词的含意嘛。

事后，柏拉柯夫斯基非常愤慨，不再理睬他那些同伴，因为他们明明知道他的痛苦，还要取笑他。从此以后，他只有在星期天去教堂参加唱赞美诗时，才在他的同伴中间露面。而他以前可不是爱上教堂的人。

这又给人为嘲笑他提供另一个机会：

“他现在转信上帝了；可正是上帝使他变成聋子的！”

但是，也许柏拉柯夫斯基以前不上教堂是为上帝着想。上教堂的都是些很古怪的人物。要是一个抱着某种目的去做礼拜的人的看不见的心灵应该从人群中被赶出去的话，那谁又能知道教堂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嗯，是呀，甚至连牧师也不能留在那里，因为他也仅仅是为了做礼拜的人才去教堂的。

守寡的布辛凯太太喜欢去炫耀她的漂亮衣裳。柯勒·彼露斯卡想去显露她那雪白的牙齿，这就是为什么她做礼拜时一直在唱赞美诗的原因。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值得骄傲和引起别人羡慕的东西。这就是生活。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具有值得其他人羡慕的品质。人大凡都是那样的。就拿磨坊主老范迪克来说吧，他已经没有头发，没有牙齿，连绸衬裙也没有

了！但是，他有的是年龄！他拥有的年龄比其他人多得多。这样，他就为他的年龄而骄傲——因为他还活着的时候总得为某些东西而骄傲呀！虽然没有人会去忌妒他人的年龄，但却羡慕年龄。那就不简单啦！对范迪克来说，被人羡慕便是他生活的基础。虽然他只有九十岁，却自称九十五了，他心中暗自思忖："让他们更加羡慕我吧！"

而柏拉柯夫斯基又怎样呢？嗯，他喜欢夸耀他的歌喉，喜欢叫人家羡慕他的美妙的男中音，这就是他老坐在靠墙的座位上，唱着赞美诗的原因。他为有这样的嗓音而在心里充满骄傲。自从他自己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以后，他就确信他的嗓子更好了。其他能听到他的歌声的人该有多幸福呀！他认为他能从人们的脸部表情看出来，也能从他们彼此交谈时嘴唇的动作看出来：

"柏拉柯夫斯基的嗓子可是绝了！"

"可怜的人，他聋了，多遗憾呀！"他们补充说。

"没什么好遗憾的，他只不过听不到我们的声音罢咧，其实我们的声音也没什么可听头；要是我们变聋了才更糟呢，因为我们就会听不到他的歌声了。"

当然，这样的对话只出现在他的想象中；不过，

没关系，这毕竟给他带来欢乐。

他感到最得意的时刻是那位轻骑兵回家探亲的时候。在这种时候观察柏拉柯夫斯基的一举一动是很值得的：他的眼睛闪闪发亮，态度高傲，他甚至将红石竹花插在衣服的扣眼里，歪戴着帽子，走在大街上，不是把海泡石烟斗叼在嘴里，就是洋洋得意地把它插在靴筒里。

这是因为在柏拉柯夫斯基看来，轻骑兵比起自己的嗓子更值得骄傲。这位轻骑兵是他的独生子，随军团驻扎在号称百塔之城的米兰市。如果没有这个儿子，柏拉柯夫斯基会感到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孤独，非常的孤独，因为他没有别的孩子，的确也不会再有别的孩子了；因为当这个儿子出世的时候，他的生活伴侣就离开了他；贤惠的屠勒察尼·约耶娜给他生下这个轻骑兵后就去世了。

但是，能生下象他这样好的儿子的母亲是不多的。他长得象杆子一样笔直、英俊、精神抖擞。当他穿着镶金边的漂亮制服时，真是仪表堂堂！他虽然还不满二十五岁，军阶已经升到中尉；总有一天，他肯定会当上上校的。

每隔一年，柏拉柯夫斯基·山陀尔中尉就回克里茨诺什老家来休假。我们曾经见过他多次。我的外祖父常常这样说：

“这个没用的铁匠生了个多棒的儿子！把这小伙子送到铁匠家去的那只鹤准是疯了！多帅、多聪明、又多健壮的小伙子！我要是个女人的话，我会马上冲着他轻声咳嗽的。”（在乡村的恋爱事件中，用华丽的语言来说，假装咳嗽是思慕的意思。）外祖父又转身对我说：“假如我是你，我会以他作榜样！这中尉是个了不起的小伙子！”

柏拉柯夫斯基中尉在家的时候，老柏拉柯夫斯基的身价倍增，他被邀请去参加命名日和生日之类活动，甚至某些人家宰一只鹅，也理所当然地请他去尝尝。他们父子俩沿着克里茨诺什的主要街道走过时，凡是窗台上摆着天竺葵花盆的窗户全打开了，好象姑娘们的笑脸突然从天竺葵花丛中出现似的……山陀尔的佩剑叮当响，跟着是一阵嘎吱嘎吱的开窗户声；老人的心也突突地跳，连他自己都能听到了。

星期天，他们俩边溜达边往教堂走去。儿子稍稍走在前头，老人略为落在后面；他想这样能更好地看到自己的儿子，为儿子的模样感到高兴。邻近的年轻乡绅们在教堂的草坪上闲逛，欣赏从他们面前走过的羞答答的姑娘们。一见到中尉，他们都过去同他握手。

“山陀尔，欢迎您回来！山陀尔，您好吗？”

随后，他们一同走进教堂。所有的眼睛都朝着

山陀尔看。女人们嘴上的歌声停止了，连那些年纪较大的女人也在张望；从妇女们坐的那排跪凳发出沙沙声，好象他们正在翻动公祷书的书页，接着，消息马上传遍整个教堂：

“年轻的柏拉柯夫斯基来了！”

呵，年轻的柏拉柯夫斯基！多帅、多精神的小伙子！无可否认，在所有的士兵当中，数轻骑兵最英俊！好在赞美诗的领唱人虽然惊愕得张着嘴巴，却没有停止按风琴。

小老头柏拉柯夫斯基跟在儿子的后面，迈着小碎步。他所以要迈小碎步，是想延长这个胜利的入场式。他那双圆圆的锐利的黑眼睛傲慢地扫视着全体做礼拜的人，仿佛对他们说：“喂，你们能让我看见另一个象他这样的孩子么！我虽然聋了，却有这样的儿子。”

瞧，老人骄傲地把胸脯挺得老高！他泰然自若，走在发出回响的石板地上，当他那对有缺陷的耳朵一捕捉到第一个音符，就加入唱赞美诗的行列。

象往常那样，他坐在我们这一行的跪凳上；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这个座位。因此，这条跪凳上已经没有中尉的位子了，他只好坐在后一排的跪凳上，正好在我的背后……。

我之所以要如此详尽地叙述座位的情况，是因

为它后来成为我的巨大错误的根源。柯勒·彼露斯卡突然变得心不在焉起来，偷偷地冲着我的方向送秋波。我的心房在我那件圣灵节那天得到的天鹅绒背心下面兴奋地跳动。我从一开始就确信，这件奇妙的背心（我把类似的魅力全归功于我的衣服）将证明，它对彼露斯卡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现在，终于成为事实了！你终于属于我的了，我的仙女般的公主，现在我可捉住你了！她忽闪着眼睛，在布道时，用眼睛不停地往我这边瞟。我的脸颊热得发烧，以至我外祖父看着我通红的脸，竟用他的大手按在我的脑门上，问道：

“我的孩子，你是发烧了吧！”

第二章

爱神战车前的雄牛

其实，这比烧还热，比蜜还甜。整整一个星期，我只记得她的眼睛，她那令人销魂的一顾，那两只兴奋的玻璃球在炽热地燃烧。除了她之外，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当然，世界上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沉没在虚无缥缈之中……

空气里充满着一种奇妙的沙沙声。当我们赶着车回家经过乌桑茨山谷时，神秘的声音飘过树林。

一个异样的世界似乎从昨天的世界升起。昨天的世界已经僵硬地、冰冷地、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现在一切都处在使人兴奋的运动中；地里的稞麦随着微风嬉戏、奔跑，而罂粟在起伏的麦穗中快乐地微笑。潺潺流水在欢腾。这条道我已经走过一百次，还从未听见过这种声音。

呵，那个星期显得多么漫长……而第二个星期天又来得多么慢呀！我对即将来临的星期天是抱着很大期望的，因为我心中怀着最莽撞的计划。嗯，我甚至想象着自己在同彼露斯卡说话。我看到自己在同她打招呼。“对，就这么办。管它三七二十一！我不害怕，我可不是小猫咪。不过，我该对她说些什么呢？”

那些天的确是我最得意的日子。真没料到我还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我只要一招手，把彼露斯卡带到这儿来！转眼间她就站在我面前了。她的一举一动同在教堂时完全一模一样，撒骄地撅着小嘴，抬起一双恬逸的眼睛朝天花板看，很腼腆地张着嘴在唱歌，她的颈脖上显露出细细的条纹和浅浅的凹痕，脖子上挂着系在黑绸带上的金鸡心。我还能看到她的棉布裙上的蓝花点和裙边上的三道绉褶。她

那双“斜纹毛呢”鞋的鞋头从裙边微微露出来。这一切都有点与众不同，妙不可言。其他的女孩子也穿裙，穿鞋子；可是，上帝知道，不知为什么就同彼露斯卡的不一样。彼露斯卡是由赐人美丽和欢乐的三女神替她打扮起来的……

突然间，我变得喜欢独自一个人呆着。对我来说，所有的人都是多余的。我可以连着几个钟头躲在养蜂房里，开始写我的第一首诗。哦，主呀，那就是我的处女作。读者，您的心中可能仍然保存着一个热呼呼的记忆，使您理解写第一首诗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爱的到来，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统治者的来临。

爱的来临，无需由传令官宣布，如同国王驾到一般；也无需杀气腾腾，如同长着七个脑袋的巨龙，前头有持权杖者为它喝道一般……爱是静悄悄地来临，几乎是偷偷溜进来的。这时候，你就象得了一场神圣的神经错乱症，你的心变成一口洋溢着感情的大锅，在沸腾，在翻滚，而从心灵渗出的诗歌，犹如雨后森林里的土壤，以它丰富的养分滋补着茂盛的蘑菇。

离星期天还很远，一场灾难却降临了。星期五，我父亲赶着轻便马车去检查雇工收割的情况，

在横穿一段特别颠簸的道路时车轴折了。

“混帐东西，”外祖父抱怨说。“现在好了，星期天没法赶车去克里茨诺什啦！”

他说得多么轻巧，好象仅仅打破一只盘子似的，外祖父简直太没良心啦！

我陷入了悲痛的境地。我从未经历过比这更伤心的事。车轴折了，我们不能赶车去做礼拜了！

我想方设法说服外祖父，要他第二天把车子送到铁匠铺去修理。

“你胡说什么？那条懒狗不会干的，他至少要修一星期呢！”

“亲爱的外公，您可是个有虔诚信徒这样好名声的人呀！耽误一次做礼拜可真是件憾事。咱们干吗不坐一辆普通的车子，就象庄稼汉那样。”

“我可不是那种傻瓜，让自己的老骨头在车上筛糠。”

“再不好也可以帮助您消化呀！再说，您为上帝吃点苦头，上帝会更高兴的……”

老人倏地跳起来，生气地说：

“我不是疯子。如果神圣的统治者要我去上教堂，就别毁了我的轻便马车。我要说的就是这么些。”

我们似乎是命中注定下星期天该呆在家里，而

且我已经为一首诗酝酿了令人心酸的标题：《祭断轴》。

可是上苍是足智多谋的（显然小爱神丘比特的影响并不亚于比他年长得多的上帝同僚）。星期六快到中午时分，老长工波耶茨柯·米哈依把我们家的四头公牛赶到苜蓿地去放牧。

我们正在吃午饭，从地里回来的庄稼汉说，我们家四头公牛快胀死了。

这消息立刻引起我们一阵惊慌，因为牛胀气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没有任何人会比公牛因为贪图口福而付出更高的代价，也许这正是它们之所以被称做公牛的缘故。人类也需付出代价，不过，那是以后的事；因为一个人今天享的口福，也许二十年以后他在骶骨附近会感到疼痛。不过，可怜的公牛却得马上付出代价。

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朝苜蓿地跑去。外祖父却不停地拼命诅咒，在后面蹒跚着。父亲手里提着一瓦罐石蜡油，跑在最前头，我紧跟在他后面。

"用匕首扎……只有用匕首扎才管用，"外祖父大声叫喊。"石蜡油是新时兴的玩意儿，一切新时兴的玩意儿都是不值钱的……"

我们还没有跑到帕普·马勒东的干草地，就瞧见波耶茨柯·米哈依一脸愁容朝我们走来。他低着

脑袋，前面赶着一头孤零零的叫比波的褐色公牛。而比波那副模样又是多么可怕呀！它喘着粗气，一嘴的泡沫，两边侧腹的肿胀虽然已经消了点，仍鼓得象铁匠铺的风箱。

“另外三头怎么样？”我们走近波耶茨柯时，父亲焦急地大声问。

波耶茨柯耷拉着两只胳膊，象两根垂柳，嘴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说话呀！”这时父亲光火了，向他大吼一声。

波耶茨柯哭了起来，眼泪夺眶而出，流到他的大胡子上。

“其他三头都完了，少东家……只我们俩儿活下来，比波和我。”

可怜的父亲吓了一大跳，挠挠自己的脑袋，然后把那几头死牛臭骂了一顿。

“你们这些贪嘴的的畜牲！他妈的，正当我缺钱的时候，你们给我这么一手！你们以为我是印钞票厂的厂主吗？”

不过，父亲是个乐天派，总认为祸中必有福（有所失必有所得）。

“得啦，还有比波呢。忠实的比波象人一样懂事，它总算死里逃生。波耶茨柯，你看比波能挺得

过去吗？”

波耶茨柯哭得象个孩子，什么也不想，只是一个劲儿地说：

“您打死我吧，少东家！您打死我吧！”

“我还不至于那么糊涂！我干吗要为打你进牢房呢！就是把你打死了，牛也不能复活哇。比波能挺过去，对吧，波耶茨柯？”

波耶茨柯透过泪水瞥了比波一眼。

“是的，少东家，比波会挺过去的。”

听了这句话，亲爱的父亲高兴得用手又拍又挠比波的脊背，还往它嘴里灌了点石蜡油。随后，我们继续朝苜蓿地走，去看那三个食欲的殉难者。那里早已围着一群人，邻近地里的雇工都来了，连做砖坯的吉卜赛人巴巴伊也在那里。他同他那几个小子在那里来回转悠，使劲地搓着那双脏手，嘴里还不住地用带吉卜赛人口音的匈牙利话骂他的几个孩子：

“别洒（傻）笑了，你们这些涮（蒜）头鼻子。老爷们会以为四（是）我们求上帝撒（杀）使（死）这些牛的。不过，我在是（四）个星期以前就做这种祷告了。”

现在，父亲脸上半点愁容也没有了，他用毫不在乎的口气命令：把牛皮送到鞋匠那里去——用这种牛皮可以做出顶呱呱的靴子；好肉半价另售（派

人去叫宰牲口的帕迪纳克），剩下的统统给巴巴伊。吉卜赛小子们高兴得跳起舞来，这使父亲的情绪更加高涨，望着眼前一大片休闲的土地，带着几分幽默的口吻说：

“它们要不死的话。还得干许多活呀！……它们毕竟很走运。从它们的立场看，死了倒也清闲。”

这就是追念维兰、维拉克和林德斯的悼辞的结束语。

然后，我们便朝回家的路走，看见外祖父那件灰色短上衣出现在叫“国王之帽”的山丘背后（老人才蹒跚到这里）时，父亲用几乎是快乐的声调冲他叫喊：

“比波活下来了，爹……”

父亲说话那口气好象我们家除了希望比波能活下来之外，别无其他奢望似的。

外祖父和父亲一路上在合计着钱的事。

不管怎么着，牛是非买不可的。比波必须有个好搭档。必须买几头漂亮的牛来配比波。可是到哪儿去弄钱呢？想办法借呗。可是上哪儿借呢？

“嗐，克里茨诺什的柯勒·约瑟夫有的是钱，”外祖父提醒说。

“可不是吗，他有的是钱。如果他要的利息不高，咱们就向他借。明天是星期天，爹，您到他家

走一趟吧。咱们可以向牧师借一辆小马车。”

外祖父点点头，表示同意父亲的意见。一想到明天就能见到彼露斯卡，我也乐得心头突突直跳。

第三章

牧师妻子的甜瓜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第二天，同所有的星期天一样，我们占领了我们经常在教堂的座位。领唱人全神贯注地在按风琴，风琴发出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悦耳，柏拉柯夫斯基洪亮的歌声得意洋洋地朝白色天花板的巨大拱顶冲去。天花板上绘有一只眼睛。这只眼睛就是上帝本人。人类一直幻想在世界各地寻找上帝的合适概念，却一直无法用岩石、云彩或火焰来勾画出上帝的形象，于是就抓住人的一个部位：眼睛，并且说：“这就是上帝。”

一只眼睛，能看到一切、听到一切和知道一切的眼睛。当一个好人望着这只眼睛时，它就温柔而安详地微笑，反之，却威严地盯住坏人。

也许是上帝灵机一动，心血来潮，想出一个了不起的主意。上帝自己变成了人，而且由于想给人

找个伴儿，他取出自己的一根肋骨，作成第二个人。可是，人也效法上帝，取出自己的眼睛，作成上帝的形象……

不过，要是现在外祖父知道还有两只眼睛对我更有吸引力，他会把我当成异教徒的。这两只眼睛不是画在天花板上，而是在彼露斯卡洁白的前额下闪动；这两只眼睛一会儿梦幻般疲乏地忽闪着，象西下的晨星，一会儿又象牧人的熊熊篝火，热烈地燃烧着。

这时，我感到她在凝视着我，两道目光直透过我的骨髓，我快乐得全身颤抖。

我的心房嗵嗵直跳，我恨不得在唱"我们的上帝是强大的堡垒"的赞美诗时大叫三声：

"她爱，她爱我，这是确定无疑的！"

我的脸涨得紫红，低下头，死也不敢朝她那边看一眼，因为我确信我们的眼睛会相遇，这样一来，只有上帝才晓得会出什么事。或许整个教堂会突然燃烧起来！我象一个近视眼的人那样，把祷告书贴近自己的眼睛，专心致志地唱赞美诗，其实我却从祷告书底下偷偷地望着她那樱花般的脸蛋。她的脸从前额到脸颊的变化是多么的迷人！美妙的下巴颏正中有一道小浅沟，象小人国里被遗弃的小溪的溪床，使整个脸形变得更加秀丽。她似乎没有发觉

我躲在那本又大又笨的祷告书后面的脸，仍不住地冲我微笑。诡计多端的小淘气！她在欣赏我用祷告书做挡箭牌，她知道那只不过是一种策略，我仍可以看到她的一举一动。

一阵想同人交谈的冲动袭击着我；不幸的爱是肃静而沉默的，但是，有补偿的爱是要爆发出来的，是要向人夸耀的。正如一个人不能忍受饥渴那样，我也不能忍受沉默了；无论付出何等代价，我也要谈论她。

“外公，您认识这里所有的人，对吧？”

“不错，我的孩子。”

“那位穿黑绸衣裳的女人是柯勒太太，对吗？”

“不，那是克鲁蒂太太。柯勒太太是另一位，喏，坐在另一条跪凳上，穿灰色衣裳，头上戴着花边无沿女帽的就是。”

“坐在她身边的是谁呀？”我抑制不住自己在发颤的声音，好象就要供认自己的罪行。

“她的女儿彼露斯卡呗！”

“好漂亮的小姑娘，”我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说。

“已经是个大姑娘了，”老人回答道。“还有一份挺不赖的陪嫁。”

“她们家很阔吗？”

“她父亲从庄稼汉那里榨了一大笔钱。他早该被吊死了。这样，我也就免得去找他了。”

哦，那太可怕了。我想，要是那样的话，彼露斯卡岂不成了被绞死的人的女儿！

“外公，您要去看他们，是吗？”我胆怯地问。

“是的。嘘，甭喳喳了！”

“带我去吗？”

“如果你想去的话。”

“我想去，外公。”

“哦，原来如此！你这小无赖，你已经看上那个姑娘啦。”

听了外祖父的话，我感到非常得意，我至少愿意叫人疑心我对彼露斯卡有意思。摆出一副对她可能有意思的样子，会使整个事情显得不那么傻。

“没有的事，外公，”我期期艾艾地说。“您想到哪里去了？”

“好啦，好啦！没那么回事，没那么回事……现在，你还是先给我老老实实地读科内留斯·内波斯①，将来有足够的时间读欧迪尤斯·拿索②的！

---

① 科内留斯·内波斯（公元前约100年—公元后约25年），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

② 欧迪尤斯·拿索（公元前43年—公元后18年），古罗马著名诗人。

说实话，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搞了，不过，那时节的……”

“那时节的什么，外公？”

“那时节的姑娘都比现在的漂亮得多。”

“比柯勒·彼露斯卡还漂亮吗，外公？您不是这个意思吧？”

“你这小鬼头，现在你自己泄露天机了。注意罗，牧师冲咱们看咧！嘘，别说话啦！”

牧师正在布道，使用的是古怪的斯洛伐克方言，那是路德教派教士的特色——一种所有斯拉夫语言的笨拙的混合物，教士们之间称之为“上帝的语言”。这八成是因为上帝听懂这种语言，而做礼拜的斯洛伐克人却听不懂，我甚至不敢十分肯定，教士们自己是否也听懂这种语言。

当然，在牧师布道的整个过程，我一直从手指缝里偷看彼露斯卡；她似乎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摩挲着祷告书，蓦然从书页中取出一张白纸（我从老远就能看出那上面是写着字的）。她细心地读着上面的字，读完后，象圣母圣像那样，脸上露出愁容。她往纸上吹气，好象要让纸飞走，然后把纸放在手指中间，弄得哧里咔拉响，又象叠信纸一样叠成一个小方块，随后又象犯了罪似的怯生生地低下头，

如忏悔的抹大拉的玛利亚①；最后她把叠好的纸放进衣兜里。

布道结束了，风琴声又响起来，可爱、苗条的小姐们合上祷告书，戴上手套，她们的母亲替她们扯平压皱了的裙子。随后她们都朝教堂出口处走去，同大多数大家闺秀那样，谦逊中带着几分傲气。她们的小鞋子踩在石板上发出的踢踏踢踏的声音伴随着领唱人的歌声；因为做完礼拜后，只有领唱人还在直着嗓子唱，留下来同他做伴的还有几个患气喘病的老婆子，她们急于以此来赎回她们年轻时期犯下的罪过。

彼露斯卡站在两排跪凳中间，慢腾腾地跟在她母亲后面，冷不防扭头对着我；她的眼睛里好象射出绿色的光芒，如同磷火，向迷途的人招手：跟我来！

见此情景，我几乎要发狂了，来不及等外祖父合上祷告书，把眼镜揣进兜里，捏一小撮鼻烟放进鼻孔，很有礼貌地让其他人先走，然后才从跪凳中间走出来；我纵身越过跪凳，跟在彼露斯卡的后头。

"嘿，嘿！你要干什么？"外祖父跟在我后面嘟囔。"这孩子疯了！"

---

① 见《路加福音》第8章第2节。

可是，我压根没去理会他说些什么。一种神秘感，一种不可理喻的本能对我耳语，彼露斯卡的最后一瞥意味着："跟我来，年轻人，你永远是我的心上人！"（总之，小说里是这样描写的！）

于是，我紧跟在她后头，好象瞎苍蝇跟着亮光，嗅着从她头发散发出来的清香。她只回过一次头，而且好象是从我头顶上往后瞧过去的：她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她心眼多多呀！

跟往常一样，出口处总是乱哄哄的，人人都争先恐后地想先出去，因此把大门给堵住了。那些庄稼汉在高声议论布道。

"俺好象以前听过今天的布道。"

"可不，牧师太老了，学不进新东西。"

"可也不能老到把过去讲过的也忘了呀！"

由于拥挤，走在前头的人不得不走走停停，因此，后出来的人也陆续跟上他们。气鼓鼓的聋铁匠柏拉柯夫斯基一个劲地把走在头里的庄稼汉扒拉开：

"你们捣什么乱呀？你们懂得点礼貌吗？难道没瞧见是谁来了？国王的军官来啦！让道，让道，给我儿子柏拉柯夫斯基中尉让道！"

在大伙儿推推搡搡之中，聋铁匠那身鼻烟色外套上的银扣子被一个妇女的围巾穗子给挂住了，他

开始拽的时候，投降的不是穗子，而是他的银扣，铛锒一声，扣子掉在石板地上。

“柏拉柯夫斯基先生,您的扣子掉了,”里基的农庄管理人波如纳·约瑟夫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

没关系，这种时候没人能站下来弯腰去捡的，因此，柏拉柯夫斯基只是谩不经心地嚷嚷：

“算啦，在奥罗沙查铁匠铺损失的比这还多呢！”

（他的本意是：“在莫哈茨的战场上”；他把流行歌曲里的歌词同这一历史事件搞混了。）

一到教堂外面，人们便朝四面八方散去。老柯勒家那幢被常青藤覆盖的带凉台的房子屹立在一条叫内兹特的小溪的对岸。犹如多瑙河把布达和佩斯分开，内兹特也把克里茨诺什分成两半。到柯勒家若走村子另一头的唯一的一座木板桥，就要绕一个大圈。小溪虽浅,女人们要想淌水过去,不仅会把鞋子弄脏，而且非得把她们的裙子稍稍往上提一点不可；由于看到她们的脚脖子，那些刚在教堂清洗掉一切人间罪过的坏男子的灵魂深处不免又要产生新的邪念。因此，特许住在内兹特对岸的体面人家的眷属星期天直接穿过牧师的园子上教堂。牧师的园子非常大，连对岸的一大片土地也包括在内。溪上还架有一座上了漆的很别致的小桥。

现在，这些体面人家的家眷还是走这条道，其中就有柯勒一家。我一直尾随着她们，从老远就伺机同我朝思暮想的小鸽子打招呼，并同她们一道走。因为我确信她为我有所安排，而且肯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或许当她母亲走远了，她会留在后面向我招手。我还希望那几个蒙着面纱、脸容憔悴的长鼻子老太婆会冷不妨侧身挨近我，用瘦骨嶙峋的手挡着嘴巴对我唧哝：“先生，您是世界上最走运的人，彼露斯卡小姐捎话给您……”（我真是个小白痴！我们不是住在塞维拉，而是住在克里茨诺什的呀！）

女人们穿过黑醋栗丛和鹅莓丛，一路上唧唧喳喳，喋喋不休。她们的闲聊常常被一阵大笑声打断（毫无疑问，她们正在奚落某个人），而后她们的谈话变成喧哗，象从远处传来的耍色子的吆喝声：“对红、对蓝、对黄！”她们时不时在花圃或果树旁停下，因为牧师是有名的果木栽培家，他种的梨远近驰名。有几位小姐试着用她们的遮阳伞从树上打下一、两个梨。哎呀，万一被牧师看见了，他会比上次有人在他的乐园打他的苹果时吵得更凶。

她们不约而同地往边上走两步，去欣赏牧师妻子种的瓜——小巧玲珑的甜瓜！观看这些甜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过一会儿，好心的牧师太太肯定要

问她们：

“亲爱的，看到我种的瓜了吗？是不是长得很快呀？乔治的个头确实很大。朱莉娅肯定很好吃。马季也一定很鲜美！不过，说实话，我认为皱皱巴巴的苏姗是最有前途的；她已经变黄了，她的香味多浓呀！”

牧师的妻子没有孩子，因此，她给她的甜瓜都取了孩子的名字，而且在每个瓜背上都用织毛衣的针刺上各自的名字。她在提到这些瓜的时候，真是如数家珍；她关照它们，谈论它们，好象是自己养的孩子——不过，正如土星吃掉自己的后代，末了，她也要吃掉它们，而且咂咂嘴说：

“凯特的肉鲜极了。”

当小姐们在观看甜瓜的时候，彼露斯卡稍离开她们一点，走到瓜园的另一边。她弯下腰，好象是想仔细观赏一朵小花，或从钟形的金色甜瓜花里捕捉小虫。天哪！多傻的姑娘，当心马蜂蜇你！她低低地弯下腰，背对着她的母亲和其他小姐太太们，从衣兜里小心翼翼地掏出我在教堂里见过的那张小纸，悄悄放进金钟里。

她偷偷四下看了看，确信没有人注意她时，才赶快站起来，此时，她那美丽的脊背又变得同百合花的花枝一样挺拔、优雅。

我把这一切全看在眼里。我全明白了。她写了一封信……她是写了一封信……没错，我猜对了！我高兴得快要发狂了！我用手按住自己的胸口，以免走在后头的人听到我心脏扑嗵扑嗵的跳声。太阳从未象现在照耀得那么明亮，它的光辉好象全都溶化了，滴滴答答撒落在树上和草上。云彩如同一块薄纱，温柔、悠闲地飘过山巅，我可以将这些云彩设想成美妙的女性身影。鸟儿在牧师园子里的树上唱着令人愉快的歌儿；或许连梨儿也会歌唱呢。甜瓜花网状的金钟在悠荡，叮叮当当，发出悦耳的笑声，大自然里似乎再没有比这更令人神怡的音乐。

然而，那只钟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也没有仙女在那上头念过咒语，里头只不过装着一封信。

我心里火烧火燎，等着那些女人走开去。真晦气，这些女人在那里要磨蹭多长时间呀！难道他们在家里没事可干吗？哦，好不容易盼到她们朝小桥走去了。

于是，我朝自己的猎物猛扑过去，只一跃就跳到甜瓜花前。

彼露斯卡站在园子尽头，回首一顾，她美丽的脸蛋，透过树叶在闪闪发光，显得十分惊恐。这也许是我在胡思乱想吧！

我赶紧把白纸从花里取出来；透过纸背可以清

楚地看到一个个秀丽的字迹，象蜘蛛的小足。

谢天谢地！我正要打开，突然感到自己脖子上有一只沉重的手，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与此同时，还听到一个傲慢的声音命令道：

“快给我那张纸！”

我好象被复仇的厄运所袭击，感到马上就要瘫倒在地，不得不准备交出那张纸。但是，就在这一瞬间，我本能地转过身，想要看个明白，这厄运之神长得到底象什么样子。

上帝呀！是个中尉模样的人。不错，站在我跟前的正是柏拉柯夫斯基·山陀尔。

“你怎么胆敢拿走不是你的东西？”他狠狠地剋了我一顿。

“您说什么？”我显得很狼狈。“依您说，这是给谁的呢？”

中尉突然大笑起来，用一种轻蔑而冷漠的口吻说：

“见你的鬼去！你还是去掏鸟蛋，别去掏人家的信吧！”

这可把我气坏了，脸红得象只煮熟了的龙虾。

“这是我的信。”

“马上给我。”

他一直卡住我的脖子，而且越卡越紧。

"不给你，"我怒冲冲地说。"死也不给你！"

"不给，是吗？你这没出息的小东西！"中尉咬牙切齿，放开我的脖子，想腾出手来抓我的右手，因为我的右手紧紧攥着那张揉皱了的纸条。我用左手从裤兜掏出削笔刀，想用牙齿把它打开。

"中尉，我要宰了你！"我怒不可遏地说。

他发现我的小刀，就把它从我手中夺走，扔到荷兰芹苗圃里。以后我再也找不到这把带兽角柄的漂亮的削笔刀了。

接着，他掰开我的右手——他有一双铁手。我又踢又抓又咬，全不顶事。他夺走那张纸，还狠狠地拧了我的耳朵（至今，在我已经年迈时，每想起这桩事，我的血还会沸腾），而且从背后狠命地捶了我一下，我象一个皮球，滚到甜瓜地里去了。

呵，但愿大地或甜瓜地会张开嘴把我吞下去！人受到这份侮辱后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当然是毫无意义的。

要不要报仇？对，我要复仇雪恨！我感到新的血液在血管里激荡，我象勇士托尔第·米克洛什那样，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猛地将一棵梨树连根拔起（是树苗，约有三吋长），去追赶中尉，想用它将他打死。

我象一个疯子，从园子往回跑，往教堂跑，也

就是朝拿走我的信的中尉走去的方向跑。多可怕呀！多晦气呀！可以肯定，在这之前绝不会有人象我这样，信被人抢走的。好小子，居然敢这么对待我！他对我如此藐视，如此嘲弄，简直把我当中学生。我把牙齿咬得咯咯响，不顾一切往前冲。

我正要狂奔出园子的大门时，同我外祖父撞了个满怀，差点把老人给撞倒。

“嘿，嘿！往哪儿跑，小鬼头？是不是魔鬼附身了？你疯啦？瞧你的衣服，全是泥巴。你这小淘气，是不是在泥塘里打滚来着？”

“我不是小淘气，”我喘着大气，全身气得发抖。“我不让您以后再这样叫我”。

“什么？你不是小淘气？你还不许我叫，是吗？”他吃惊地把两只手举了起来。“我的上帝，这孩子真疯了。哼，他以为自己是代理区长呢！尊敬的先生，您在追赶谁呢？”

他嘲笑的声音使我清醒过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外祖父眼里显得多么滑稽。

“没追赶谁，外公。”

我一想到可能会有人发现那封信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

“瞧你这副激动劲儿，就象刚跟人打过架似的。”

“我热得很。”

“那你手里的棍子，或者说树苗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我期期艾艾地说。“我刚才在牧师园子里拔草来着。”

“真的吗？你从教堂急急忙忙跑出来就是为了到牧师园子里拔草吗？”

“我可爱拔草了，外公。”

“嗯，你爱拔草，这我太高兴了；从今天起，你就在家里的园子拔草好啦！不过，小子，瞧，你手里拿的既不是大蓟又不是荆棘，是有用的树苗……”

“它长在苗圃里很不相称。”

老人摇摇头：

“得啦，得啦！你这种审美观是非常可嘉的，不过可不能让牧师看见，否则有你麻烦的。快把它悄悄扔出篱笆外面去！如果你想躲躲，就跟我来。咱们还是快走为妙。”

经过这番激动之后，我已经疲惫不堪，耷拉着脑袋，机械地跟在老人后面，一声不吭，像一只听话的小狗。我们走过小桥，桥下睡莲相互偎依。小溪里的水已经枯竭，剩下的大概只够村里的燕子解渴，并在筑巢时和泥用。这些圣母玛利亚的小鸟象黑色的箭矢，掠过溪面，快乐地呢喃着。

一路上，外祖父变着法子来套我。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没有。”

“是不是为什么事发愁了？”

“没有。”

“那么，看这，我的孩子……”他那满是皱纹的胖脸阴沉下来，而且显得越来越焦虑。“我看，你已经误入歧途。我敢肯定，你出事了。快告诉我，一、二、三……”

“我的削笔刀丢了，外公。”

亲爱的外祖父那张藏在白胡子下的嘴在慈祥地微笑，他为找到事情的原委感到高兴，似乎他思想上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原来如此！”他说着，加快了步子。“伙计，也许不久你会告诉我，你把你那颗大笨脑袋给丢了。”

他转过身嬉戏般拍拍我的头，装着生气的样子，皱着眉头。

“如果我不给你再买一把削笔刀，就叫我遭殃。”

他说着，把自己带小锯和小锉，有三个钢刃的珍珠色削笔刀悄悄塞进我的兜里。

第 四 章

柯勒及其一家

尊敬的柯勒·约瑟夫先生是个老利己主义者，心狠手辣；他生活的目的是，只要有可能，就要使他的家人难受。而对那些不属于他家里的人，他会很亲切地先把他们拉进他的网里，以便将来再把他们榨干。他已经很老了，同外祖父的年龄差不多。很久以前，每逢狂欢节期间，在巴茨多著名的舞会上，他们都是在一块儿尽情欢乐的。由于放纵，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现在更不成样子了；他患有风痛病，老眼昏花，只能拄着双拐走路；有时，他一生气，就操起一根拐杖打人。

他整天，甚至往往整夜在房子里一瘸一拐地走（连睡眠都不同他打交道了）。他老用一块绿布遮着眼睛，脑子里却在考虑自己，永远是自己。

同他相比，他的妻子还相当年轻。她尽管千方百计想迷住他，但都白搭。

“要下雨了，亲爱的约西①，”她会这么说。

① 柯勒·约瑟夫的爱称。

他连眼皮也不抬一抬，用粗鲁而又非常讨人嫌的声音回答：

“我操这份心干吗？”

过一会儿，他的妻子又会说：

“已经下雨了，亲爱的约西。”

“我才不在乎呢。”

有时，彼露斯卡会依偎在他身上（做女儿的常有的习惯），用她那双柔软的手抚摸他的秃脑袋。

“已经没有头发好让你抚摸了！”他会咆叫起来，恫吓似地朝上挥舞着拳头。

他甚至不屑一顾自己的家人。他老在抱怨、烦燥、发怒，他的眼里射出狂暴的凶光，用拐杖敲打墙壁、地板、家具，或者任何挡道的东西，还很伤心地申斥、嚎叫：

“七十，我已经七十啦！”

有时，他好象冲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说：“如果你们那么爱我，为什么不替我挑一挑我的年龄重担呢？”

他的憔悴不堪的身体常常因阵咳而痉挛，那张瘦脸憋得发紫，几乎把他憋死，下巴颏上几根白胡子忧伤地在颤动。

“死神的猎狗在吠了，”他的全身在抽搐，呼哧呼哧地喘着气。

如果有客人在饭桌上夸他家的饭菜做得好，老家伙就火冒三丈。

“妈的，我一颗牙也不剩了，”他啐了一口吐沫，用凶狠而忌妒的目光瞥了妻子和女儿一眼，好象是她们把他的牙齿夺走似的。天下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称心如意。如果庄稼长势不好，他就冲妻子尖叫，从早到晚怨天尤人：“我们要饿……我们要饿死了。”他盯妻子看了几分钟后，又开始大叫大喊：

“我们全都得饿死！”

可是，如果他的雇工向他报告好收成时，他也要唉声叹气：“这对我有什么好哇？别人的收成也同样好嘛！”

我们来到他们家时，在院子里的柯勒太太朝我们走来。只见她已经换掉出门的衣裳。

“您们好哇！您们好哇！您们到寒舍有什么事吗？”

“我是顺道来走走的。‘小伙子’在家吗？”

柯勒太太大概不常听到有人这样称呼她的丈夫，乍一听感到很诧异，不过，不一会她就领悟地微微一笑。

“在家，在家，请进来吧！唉，这是您外孙吧？哎呀，他长得多快！叫什么名字呀？”

“嘿，你怎么不回答？”外祖父转过身来问我。

“我叫巴利。”

“这名字真好。耶迪伯爵的小儿子叫巴利，还有州长的孙子也叫巴利；挑这个名字可太好太聪明了，因为圣彼得和圣保罗节正好在六月份，那季节东西可多哪！有鲜果汁和各种蔬菜、肥鹅、鸭子和小猪，还有嫩玉米棒子。不过上帝会把您从圣约瑟节拯救出来的，在那个季节什么东西都还没有，一点东西都没有，亲爱的，只要一想到这，我就要发疯。”

柯勒太太渐渐适应同上了年纪的丈夫一起生活；现在，她甚至根据个人的方便来判断基督教徒的名字。

“‘小伙子’一个人吗？”

“不，还有一位从摩拉维西来的年轻人，正同他商谈鲁西夫纳田产的事。没关系，您就请进去吧！”

“鲁西夫纳的田产？”外祖父大吃一惊。“怎么搞的，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个大傻瓜要买那块地？”

就在这当儿，柯勒太太将挂在门上用来挡苍蝇的白布帘往旁边一撩，推开门，把我们让进去。

我们一眼就瞧见‘小伙子’胸前交叉放着双拐，坐在桌旁，用粉笔在桌面上又画又算的。一个

陌生人同他面对面坐着。他的头发和小胡子都是金黄色的，比较稀疏，从穿戴看象个上等人；他长得很英俊，的确很英俊；象他这种脸型，通常是贴在蜂蜜蛋糕中心的那种画象。

“你好呀，约西！”外祖父大声嚷嚷，他的声音似乎使这间死气沉沉的房子顿时充满了欢乐的阳光。“还记得我吗，你这老无赖？”

老柯勒把粉笔放在桌子上，顺手将额眉上的那块绿遮光帘使劲推到脑门上。

“我什么也看不见，”他很暴躁地诉苦。

当然，他还是认出了我外祖父。接着就哼哼唧唧，两片嘴唇气得发抖：

“这么说来，你们全都活着，而且连走道也不用拿手杖！”

“嗯，我们过得还算不错。这得感谢上帝！”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柯勒很不安地问。

“如果你方便的话，我想跟你商量件小事。”

“没有任何一庄事使我感到方便的，”他明确地回答。“不过没关系，你尽管说好了。”

“我想同你私下谈谈。”

“那不行，”他暴跳如雷。“我不是傻瓜，我得盯着这个摩拉维亚人。如果他离开我一秒钟，我的敌人就会劝他别买我在鲁西夫纳的田产。不行，不

行，我不能叫这位从摩拉维亚来的尊贵的客人独自一人呆着，他是我的。如果你想同我谈，就当着他的面谈吧。反正他一句匈牙利话也听不懂。唉，那小子是谁？“

“我的外孙。”

“可我一个也没有！”他大声叫嚷，挥舞着双拳，然后抓起一根拐杖；可怜的柯勒太太以为他会把拐杖朝她扔过去，吓得魂不附体，蹦出房门去了。

可是，柯勒没有朝任何人扔拐杖，他只用它在桌面上敲了三下（在这所房子里，这是用来代替摇铃的），当他敲到第三下时，隔壁房间的钢琴声突然中断了，虽然《我喜欢耕耘》的曲子已经开始顽强地按在琴键上。现在琴声停了，彼露斯卡推开门，把她那美丽的小脑袋伸进来。

“什么事，爸爸？”

哦，她的声音多甜呀！

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朝她望去。那个摩拉维亚人站起来，对年轻小姐鞠了一躬。

“柯勒先生，您能把我介绍给您女儿认识吗！”他用德语问。

老头轻蔑地瞥了要买鲁西夫纳田产的人一眼，因为他胆敢用鸡毛蒜皮的小事来麻烦他，然后很勉强地嘟囔两句：

"安东·杜贝克，布隆① 市诚实的市民。"

彼露斯卡朝他行了一个优雅的屈膝礼。可是当她一眼看到我们站在食器柜旁时，她的椭圆形的脸蛋马上变得死一般刷白。

"把这小男孩领出去，彼露斯卡，领他到园子去看看。"

我的脸涨得通红，耳朵嗡嗡响，我以为我会动弹不得呢，可是彼露斯卡走到我跟前，不敢正视我的眼睛，只轻声问我：

"你以前来过这里吗？"

"没来过，"我用颤抖的声音回答。

"你想看我们的园子吗？"她露出一丝优越的、以长辈自居的微笑问我，摆出一副小姐太太们在同孩子交谈时所惯用的神态。

我只是点点头，一句话也又说不出来，因为她把我当作一个小男孩，这使我受不了。

"跟我来，"她把目光朝下看，柔声细气地说。"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美的园子，不过园子里有很好看的撞柱戏场地和一个鱼池……哦，一个可怜巴巴的鱼池。你一会儿就会见到的。"

我跟着她走。我们从门廊出去，默默无言，心

---

① 捷克的城名。

事重重。一种异样的胆怯和羞涩压抑着我们。彼露斯卡尽量想显得自然些，以此掩盖她的焦虑，我觉得只要有机会，她便偷偷地用刺激人的目光瞟我。

“你喜欢花吗？”她终于开口了。

“不。”

“还不懂得？”她又问。

这个“还不懂得”使我很痛苦，它之所以使我痛苦，好象她在说：“你还是个孩子。”

第五章

夏娃与苹果

在同园子相邻的牧场上，一群村童正在玩“鹅和狼”的游戏。农妇同她的鹅用娇滴滴的声音在对话。

“快回家，我的小鹅！”

“俺们回不了家！”

“为什么？”

“因为桥下有一只狼。”

“他在干什么？”

“在洗澡。”

“他用什么擦干身体呢？”

“金色的毛巾，”

狼——福勒库斯赫耶七岁的儿子卓治——站在农妇和她的小鹅中间，张牙舞爪，正要朝小鹅扑过去；小鹅全吓得哆哆嗦嗦，缩成一团，在他们吃草莓时染红的瘦小的脸上显出真正的害怕；而农妇小克鲁蒂·索菲是个八岁的小姐，摇晃着自己的围裙，又是招呼又是哄，要小鹅回家。

这时，我不知道彼露斯卡想干什么，或许她想从迷惘中逃跑，突然跑到狼（卓治）的面前，紧紧抱着他，并转身鼓励小鹅说：

“我已经捉住狼了，你们快回家吧！”

“放开我，彼露斯卡阿姨，不然我就咬您，”小恶狼威胁说。但是，等到所有的鹅都逃回到她们的小女主人身边后，彼露斯卡才放开他。

我诧异地凝视着她。那么，现在究竟谁是孩子，是我还是她？而且这种稚气同她是多么相称呀！

之后，她转向我，又变得严肃起来，打开园子的门，很沮丧地走在我身旁，好象牙疼似的。园子同任何一个乡绅的园子一样，并没有太多可看的东西；园子中央有一口井，井旁是一棵垂柳，养蜂房前面种着花草，大部分是蜜蜂喜欢的花和适宜家中成员佩戴的花：年轻小姐喜欢插在头上的紫罗兰和玫瑰，女佣用来做花束的石竹和迷迭香，牧人和马车夫

星期天万一没能从心上人那里得到花时，用来插在草帽上的大丽花。总之，花的种类很多，颜色齐全，凡是彩虹里有的颜色，这儿都有；凉亭上爬满常春藤，边边角角上长着喂牛的樱草，在一个角落里种着圣保罗花，是主人招待克里茨诺什上层人士时代替茶的饮料。在另一个地方埋着一只大约能盛七十加仑水的大桶，里面养着鱼，于是人们就叫它鱼池。在远处，园子的尽头有一小块地，隐没在玉米地中，这所房子里的人背地里称它为"尼古丁"，柯勒先生就在这里种烟叶。简而言之，这个园子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当然，即使园子里长满世间各种奇花异草，现在也丝毫提不起我的兴趣。

因此，我们都觉得很尴尬，默不作声，忸忸怩怩地在溜达。最后，彼露斯卡在一棵杏树旁站住。树梢上的杏子已经开始变红。她踮着脚尖，想去摘树上的杏子，可就是够不着。

她好象为此恼火了，很敌意地说：

"你干吗这样盯着我看？"

"我？"我讷讷地说，血一下子涌到我的头上。"没有，我没有看……我没有盯着看人的习惯！压根没有这种习惯！"

"他没有盯着人看的习惯，"彼露斯卡突然放声大笑，欠身从小径上捡起一根干树枝，心不在焉

地捻弄着。

过一会儿，她急速朝前走了几步，好象在同自己搏斗，是否要提那桩显然使她闷闷不乐的痛苦的话题。我羞怯的举止似乎在鼓励她，她下定决心后冷不防转过身，走到靠我很近的地方，我几乎可以觉察出她的呼吸。她把双手放在我的肩上。我幸福得全身颤抖着。我好象隔着一层外套也能感到她掌心上的热血在流动，我于是闭上眼睛，觉得在此之前从未体验过如此充满幸福的时刻，今后也不会有了。

“看样子，你象一个好孩子，”她用谄媚的语调柔声细气地对我说。“请你把它还给我吧！”

“还什么呀？”我战战栗栗、结结巴巴地问。

“我的信，”她回答道。“我看见你从牧师园子的甜瓜花里拿走的。你会还我的，对吧？”

她期待地对我微笑。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微笑！这是阳光和雨露揉合成的微笑，是质问和命令结合的微笑。

“噢，小姐，后来发生了可怕的事……被人拿走了。”

“拿走了？”她惊吓得叫起来，把手里的小树枝扔了。她的嘴唇在哆嗦，脸色刷白，毫无血色。“被谁拿走了？”

“被中尉小柏拉柯夫斯基拿走了。”

“中尉？”她惊讶得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迸，脸上惊慌的神情使她变成一个十几岁的傻丫头。她的双颊又恢复了血色。

“你让中尉拿走了，是吗？”

“是的。因为他比我力气大，他从我手里把信夺走了，还说是给他的呢。”

彼露斯卡紧锁双眉，嘲弄般撅着小嘴。

“中尉这种举动实在令人吃惊……他这样做太不好了。”

“信不是给他的吧？”我急切地问。

“当然不是，”她满不在乎地回答。“你怎么会这样想呢？首先……”

她的话语使我充满勇气，话象一头雄狮；尽管我从不敢相信自己有这份勇气，我还是大胆地握住她的手。

“说呀，我求求您说下去；噢，您一定要说实话，”我讷讷地说。“信是写给我的吗？”

她没有回答，也没有把手抽回去，只是把头扭转开去。

“你看了信，是吗？”她小心翼翼地问，声音很柔和，好象要回避我的问题；或许她想要刺探我。

“我来不及看。”

“你没有来得及看？那么，中尉马上从你手里把信拿走了？嗯，大兵都很可怕吧？哦，当然你没有马上给他，对吧？”

“我跟他拼来着。”

“我的上帝，你们搏斗得很凶吧！也许有人看见啦？”

“当时园子里没有人。”

“那你一定把这事告诉你外公了？”她不安地问。

“我谁也没有告诉。”

“你真是个上等人。你如果顾惜我的话，请你完全忘掉这件事。”

说完，她的眼睛忽闪着迷人的媚态。

“我顾惜您？当然，我每天都给您写诗。噢，小姐，您给了我生命。如果信不是写给我而是写给中尉的话，我就自杀了……我求求您告诉我，信是写给我的，对吗？”

我正想跪在铺着石子的小径上，彼露斯卡发现了，摆摆手说：

“别傻了，快别这样，不然我要生气的。有人会从篱笆往里瞧，会笑话我们的。”

“那么，信是写给我的？……”

“嗯，当然罗！不是写给你会写给谁呢？”

“那么，我回去从中尉那里把信要回来，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怕。”

“不，不，你绝对不能这么干，这会引起流言蜚语的。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如果你跑到那里去闹，全区的人马上就会知道，这样的话，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望着她，被她优雅的体态美所陶醉，脑子变得麻木，只是机械地、吞吞吐吐地说：

“对，对。不过我一定要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

“不外乎我想见你呀，你得想法儿同我说话呀——就这么些。瞧，现在都实现了。命运对我们是仁慈的。”

“还有呢？将来怎么办？”我按捺不住，热切地催促着。

“我们得等着瞧。我们有的是时间。不过，你得谨慎小心，如果你向别人提到这一切，提到信，提到中尉，提到我们在这里的谈话，那么，你这一辈子就别想再见到我了……”

“野马也休想从我嘴里拖出任何东西……我绝对，绝对不会说出去，彼露斯卡。”

彼露斯卡快活极了，再一次踮起脚尖，伸出双

手去摘最高的一根树枝上的杏子……一只独杏……

“我够着了，我够着了！”

她的身心轻盈得象一只蝴蝶。

她用洁白的小细牙咬了一口杏子，撅起可爱的小嘴。呵，这味道多鲜呀！

她自己咬了半个杏子，把剩下的半个给了我，还顽皮地亲了我一下，这足够使一个男子的身体热呼呼的。

“喏，这半个给你，别哭鼻子啦！”

两个恋人共饮一杯酒已经够充满诗意，而同吃一个杏儿，其诗意则更浓，因为他所爱的姑娘吃了一半之后，还在另一半上留下她的牙印哪！

夏娃肯定也是用这种方法把苹果给了亚当的。不过夏娃这么做时，亚当可能会明白，而彼露斯卡这么做时，我却什么也不明白。因为一尝完果子之后，彼地与此地的天堂全都无影无踪了。

可是，眼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并非手持赤热的宝剑，向人类报告好消息的天使长加百列，而是一个脏里巴几的小女佣，一蹦一跳地走到我们跟前。

“请进屋吧，小姐。”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打扰压碎了，可是我心中的第一个偶像却高兴地说：

“我们这就来，潘妮。你把桌子摆好了吗？”

“摆好了，小姐。”

“那位摩拉维亚先生也在这儿用午餐吗？”

“是的，小姐。”

仁慈的上帝啊！我的第一个疑虑爬进了我的心窝。她被人叫走，要同我分手的时候，是多么轻松呀！而且她还居然有时间打听诸如那个摩拉维亚人是不是在她们家用午餐等等芝麻绿豆大小的事。如果这种灾祸落在我们头上的话，叫那个摩拉维亚佬下地狱吧！

我本想为此责备彼露斯卡，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潘妮在场，她正同潘妮谈得挺带劲儿呢！我从不曾象恨爱唠叨的潘妮那样恨过任何人。

因为她，我们进屋去时没能说上几句贴心话儿。看来外祖父的事已经办完。他手里拿着帽子和手杖，只在等我哩！

“就这么定了，”外祖父说。“我过一两天再来。”

柯勒点点头，开始搓他的手。

“这么说，那几头可怜的小公牛胀死了……可怜的小公牛。”

他那张不怀好意的黄脸皮上布满一层奇特的快感。

他对我们家的牛的死感到幸灾乐祸（这是外祖

父后来告诉我的），原因是这意味着别人变穷了，与此同时，每头死牛都将提高活牛的价格。而他家的牛都还活着！

他伸出他那只爬满青筋的干枯的手向外祖父告别：

"嗯，那苜蓿……那嫩苜蓿……一定很好吃。混帐东西，它们一定吃得很痛快，你说呢？……苜蓿化在它们嘴里就象汤圆化在我们嘴里一样，哈、哈、哈……"

他对自己开的愚蠢玩笑，笑得津津有味，可是他的干巴巴的笑声突然变成一阵咳嗽，咳得他喘不过气来。

"来人哪，来人哪！"摩拉维亚人大声叫唤着，跑到食器柜去拿一杯水。柯勒用两只手死死抓住桌子的边沿。

他的脑袋因抽搐而不停地在晃动，眼睛鼓了出来，充满血丝，脑门上的青筋涨得有香肠那么粗细，脖子和脸憋得象砖一样红，继而变成绛紫色。这时，柯勒太太从厨房冲进房间来，给他捶背，于是他的咳嗽便慢慢平息下来，能吐口痰，眼睛又能冷酷地骨碌骨碌转了：

"我要死了！"

"胡说！"外祖父让他放心。"不过，如果你

死了，我要负责把我自己也埋在这里，在克里茨诺什，然后我们俩又能够一块儿去跳舞，就象以前在巴茨多时那样。”

柯勒咧着嘴笑，毫无疑问，他是在回味他年轻时犯下的罪过。他无时无刻不叫人难以容忍，可是当他咧着嘴笑时，更叫人恶心。他张着嘴，嘴角几乎挂到耳根，嘴里没剩下几颗牙，从牙龈冒出东一颗西一颗又黑又残的破牙。

“放屁！”柯勒咬着舌头，耸耸肩，活象一只猫头鹰；同时从他胸口冒出咕嘟咕嘟的呼啸声。“牧师在骗人！你将来会明白的，亚诺什，在另一个世界里啥也没有……”

我善良的外祖父只是作了个鬼脸，笑了；这是他开玩笑时的习惯。

“我也是不信牧师的，约西，不过那几个捷克琴师……他们是决不会撒谎的！”

这时，柯勒先生用手掌死劲拍了一下桌子。原来一群苍蝇以为桌面上粉笔写的数目字是用甜面粉做的，都落下来舔呢！难道连这些冒失的小东西也有受挫折的时候吗？其中几只苍蝇不仅没有尝到甜头，反而遭了殃。三、四只苍蝇在柯勒的巴掌底下丧了命……

“你瞧，”老头转向外祖父，伸出沾有死苍蝇

的巴掌说。“你相信它们还会复活飞起来吗？”

然后，柯勒看了看妻子的手，也许联想所致，他发现这双手有点可怕。这女人的手是油腻腻的。

一种可怕的前景展现在他的眼前。

“我完了！”他大叫一声，唬地站起来，操起一根拐杖，朝着他妻子就劈下去。

不过柯勒太太对此已习以为常，而且早有警惕，很敏捷地跳起来，闪到一边去，因此，盛怒的老头扑了个空，失去平衡，栽倒在地。

“哎哟，可惜了我的外套！”他爬起来时悲伤地痛哭……“这败家女人……现在，你该死了，你这不体贴人的奢侈的女人。就是你这双手在作祟！哦，这件外套是用上好的布料做的！你们瞧，这个女人竟敢做这种事！我快憋死了，咳咳，咳咳！她过门时只带来四个枕头套和三床被单……只那么些。她在毁我，她在杀我……我会象花子一样死去！”

我们真想趁势跟在遭到如此侮辱的柯勒太太后面逃走。她本来是在厨房里切熏肉的，当她的善良的灵魂听到她丈夫咳得半死，便慌忙跑进来，象她所习惯的那样给憋气的老头捶背时，竟然忘了她那双油腻的手会在他的外套上留下油渍。

外祖父被这令人作呕的场面弄得非常窘，想法子巧妙地把大事化小。在外面门廊上同柯勒太太告

别的时候，他很幽默地说：

“‘小伙子’脾气有点暴，亲爱的。”

可是，看来柯勒太太并不认为她丈夫的举动有任何不正常之处，若无其事地耸耸肩，说：

“亲爱的先生，我不该说故去的人的坏话，不过，请您相信我，先生，这是他第一个妻子把他惯坏的。打从我嫁过来以后，我已经使他的脾气改好多了呢！”

我真纳闷，要是柯勒的脾气没有改好多了的话，不知他会是个什么样子；也就是说，若不是彼露斯卡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我还会站在那里纳闷呢！我一直期待着有人开门出来，彼露斯卡肯定会出现在这扇或那扇门的后面。我不敢相信她不美美地看我一眼就让我走。我巴望不得外祖父会接话茬，说起一件轶事……彼露斯卡一定会来，她不会就这样舍弃我的。

但是，彼露斯卡没有出来。女佣端着汤穿过门廊走进餐室。我们不得不开路了，可彼露斯卡还是没出来。我的上帝，她怎么能克制自己呀！这简直不可想象！或许她会从某个窗户望着我，对着我的身影长吁短叹……

我们穿过院子时，我的两条腿象铅一般沉重，我用眼睛把所有的窗户都扫了一遍：其中一个窗子

前种着倒挂金钟和仙人掌，可就是看不到她那可爱的小脑袋。她会在哪儿？会在哪间房间？我真想为得到《一千零一夜》中阿拉丁的神灯而付出一个王国！我会傲慢地命令神灵："把她住的房子给我拆了，先拆屋顶后拆墙，好让我再看她一眼……"因为我已经把她的模样儿给忘记了。我使劲儿回忆她的脸蛋、头发和眼睛，可是毫无希望，她的模样变得一片模糊。（哎，原来我两个肩头上扛的是一个毫无用处的空脑壳呀！）

主呵！没能再见她一面就这样离开，是多么悲伤又多么残酷呀！当我们走过柯勒园子篱笆的最后一根柱桩时，我感到更伤心，因为现在连那所房子也要看不见了。如果她还在那儿，比如站在门边或园子里的树木后面，挥动着她的白围巾向我告别的话，该多有意思呀！我回头看了两三次，什么也没瞧见，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低低的绿色百叶窗，象巨大的绿宝石，傻乎乎、空洞洞地回视着我。

外祖父怒喝道：

"你老回头看什么？"

"我好象看见柯勒家牲口棚后面的半边天升起一团乌云。"

"胡说八道！这个星期不会下雨。你没瞧见里基的农庄管理人今天往募捐袋扔了一枚银币吗？"

太阳悬在蔚蓝天空的正中间，在白昼眩目的火红中飘浮。在日暮西山的时候，太阳将会舐干现在正沿着蜿蜒的内茨特溪疲乏地缓缓前行的最后一滴水，而现在溪水还能在铁线莲和黑莓蔓中间避难，滋润着小石卵的脊背，并在石头底下涓涓细流……

马车停在教堂前等候我们。我们来到教堂前时——我们足足走了一刻钟——外祖父把他此行的结果告诉我。

“这老无赖一个子也没给咱们。如果他在鲁西夫纳的田产能出手的话，倒是答应下星期天借给咱们钱。因此，一切都取决于那个摩拉维亚人。老恶棍开口就要十二个福林的利息，叫他在星期天就翘辫子；我的意思是叫他梗屁，不过最好在下星期天以后。我敢说他怕到另一个世界去！在那儿，大锅底下肯定会升起一堆大篝火把他煮开哩！我看哪，他自己也疑心会下油锅，因为他不信任捷克琴师。”

“谁是捷克琴师呀，外公？”

“什么？你还没听说过关于捷克琴师的传说吗？”

“没有呀！”

“嗯，这可是一个挺好听的故事，对这放荡的克里茨诺什村来说就更有教益了。到车上再讲给你听吧！”

我们刚离开村子的最后一幢房子，也就是雷维茨的羊栏和仓前空场院，临近坟地的时候，外祖父从兜里掏出海泡石烟斗，装上烟，点燃后，便开始讲述关于几个捷克琴师的故事。

第六章

捷克琴师克里茨诺什的历险

三个捷克琴师正打从这个区经过：他们是矮胖子扎拉达、留山羊胡子的萨弗兰尼克和长腿扎切克。他们做了一次最不寻常的冒险。当时，区辩护律师柯迪·柯瓦茨·日格蒙德就住在现在的医生寡妻的房子里。出事以后他审讯了这几个捷克人，并记录了他们的供词。这个记录至今仍保存着，如收藏珍宝似的收藏在教区办事厅里，并加了三重锁，也许可供借阅。

这三个琴师是在一个谧静的夏夜从佐吕姆那个方向流浪到这里的。他们穿过罗帕塔树林，走进山谷时，发现被一层厚厚的暮霭包围了；他们说，当时天很黑，很难辨认出道路。他们大概离克里茨诺什村不太远，可能不到一箭地，不过他们无法肯

定，因为他们看不到夜里有亮着灯的窗户；从这边，就是从我们现在车子走的地方看，克里茨诺什的房子、谷仓和牲口棚全被树林挡住了，而这三个流浪汉以前又没有一个是到过这个地区的。于是，他们之中最年长的扎拉达说："朋友们，我快累趴下了，也许咱们很快就可以赶到一个村子，不过眼下看来没门儿；干脆把咱们灰马的套给卸了，就地歇一宿吧！"

萨弗兰尼克也表示同意：

"就这么着吧！今晚掌工死活不肯钉马掌啦。"（当然，萨弗兰尼克指的是月亮，因为月亮的黑影象一个掌工在钉马掌。）

因此，这三个可怜虫不再着忙（或许就在我们现在马车经过的地方），从容不迫地跳过路沟，卸下灰马的套；其实，就是脱下他们的靴子。所有的靴子都好象在嚷嚷着要吃的——靴底张着嘴，靴面到处是窟窿。琴师们把包袱枕在脑袋下，把提琴放在身边，伸直胳膊腿躺下。牧草地是刚刈过的。连国王也没有在比这更甜更香的床上睡过觉呢！

可是，他们怎么也合不上眼睛；或许他们压根儿就不曾合眼，否则他们怎能看见离他们几百英尺远的地方有一排灯光明亮的窗户呢。

萨弗兰尼克是第一个发现的：

“快起来，扎拉达、扎切克！瞧，是城堡什么的就在咱们鼻尖底下亮着灯。快走，扎拉达，扎切克，没准在那儿能弄点吃的和喝的。”

他们都饿了（就甭提有多渴了），因此，他们一骨碌爬起来，拎起各自的提琴，朝城堡走去。

果然，那里是一座大城堡，城堡正面的十三扇窗户上张灯结彩，在黑夜里大放光明。城堡里有一群放荡不羁的人在胡闹。有十几二十个厨子在厨房忙碌着；一个在调佐料，一个在煮汤圆，另一个在削土豆；这个在捣罂栗子，那个在打奶油；一闻到香喷喷的饭菜，我们的琴师几乎都瘫倒了。青草的新香已够使他们神怡，而草香是无论如何不能同肉香相比拟的。

再看看那些房间！桌子上摆着饮料和烤肉，一群穿着节日盛装的先生和女士坐在桌旁。碰杯声四起，嚎叫和狂笑声充塞着这座雄伟的大理石宫殿。座落在布拉格金都的华尔登施坦伯爵的宫殿也不过如此而已！

一见到琴师，城堡里的人们那副高兴劲儿和鼓噪劲儿就可想而知了。一位身穿带银扣斗篷式短外衣，靴子上安有马刺，一头红发，满脸麻子的男子站起来，很傲慢地招呼他们：“喂，小伙子，你们来得正是时候，把你们的提琴拉起来！”

用不着吩咐第二遍，他们就开始拉起他们在路上学会的所有匈牙利歌曲。男女老少都从桌旁蹦起来，有优雅的新娘和百合花似的姑娘，也有灰白胡子的老头和没长胡子的青年，他们开始又跳又蹦，又敲锣又打鼓。新靴子在踢蹬，发出踢踏踢踏的响声，绸缎长裙在旋转，窸窣作响，地板在上百只脚的狂蹦乱跳下颤动着。

一位脸颊红润，约莫三十来岁的夫人，髻着老式的发型，头戴装饰着小金属片的无边女帽，帽沿上绣着金花边，身穿天蓝色的裙子，走到扎拉达的跟前，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在头顶上挥动着花边手帕，跳着热烈奔放的查勒达① 舞，臀部在撩人地扭动着。她常常用她小小的脚后跟跺着地板尖叫：

“嗨喃，永远别说死！”

在她情绪高涨的时候，有一、两次竟从桌旁把一个男子拉出来；人们在欣赏他们跳舞时旋转的动作，大饱眼福。使萨弗兰尼克惊谔不已的是，她居然能使双下巴颏的胖牧师离开自己的酒杯。

“来吧，大师，您的两条腿已经歇得够长了！”

信不信由你，牧师霍地站起来，声明他只会跳

① 匈牙利的民间双人舞。

著名的斯洛伐克的波查布斯基舞。正好扎切克是拉这个舞曲的能手，于是，琴声化作歌声，好象在呼吸着斯洛伐克的空气，年高德劭的牧师越来越被这生气勃勃的舞蹈所陶醉了。挂在他脖子上的又长又沉的金链在叮叮当当地响……

“牧师还是个雄赳赳的家伙呢，”人们在咬耳朵。“真没想到他还有这一手。”

听到这支曲子，其他跳舞的人都从各个房间赶来，人越来越多。有的穿着薄斗篷式短外衣，有的穿着皮外套（他们怎么能忍受这副热劲儿，只有魔鬼知道），连七十岁的老夫老妻也在跳，在旋转，叫喊着、呼啸着、狂笑着……

一个可爱的姑娘（长着一头金黄色的美发，头戴一顶宝冠，苍白的小耳朵上戴着一对很大的金耳环）突然跳掉了一只鞋后跟。

“这鞋子是谁做的？”

“柏拉柯夫斯基。”

“他在哪儿？看我来收拾他，这粗制滥造的家伙！马上去把柏拉柯夫斯基抓来！叫他用浆糊把鞋跟粘上！”

十几个人同时出去捉拿柏拉柯夫斯基。他们说他正在第四个房间里同尊贵的克鲁蒂·彼得和公证人打牌。

这时，厨房里还接着烤呀，煮呀的，淘气的农家姑娘穿着漂亮的衣裳，脚蹬红山羊皮靴子，长围巾系到腰上，不停地端来菜肴和饮料。

进来用餐的人络绎不绝，在又宽又长的桌旁就座，桌子几乎有房间的长度那么长，捷克琴师就在那间房子里演奏，偶尔有几位灵感上来的人站起来祝酒，借以发泄自己的感情，只有矮胖子扎拉达能听懂几句，因为他在路上学了几句匈牙利语。

现在，鼻梁上长着一个肉瘤的瘦个子青年站了起来，举杯向高贵的伯爵福勒库斯赫耶·马勒东祝酒；他颂扬马勒东所有的子孙后代。扎拉达不禁自言自语：

“这鼻梁上长着一个大肉瘤的家伙准是头驴，只有颂扬祖先——正是这些祖先把自己的光明照在匈牙利人民的身上——没听说有颂扬子孙的。”

可是，年轻人继续使用光辉的绰号歌颂马勒东的曾孙们，颂辞是这样结束的：

“愿上帝尽早将他们召到自己身边！”

被授予这种荣誉的马勒东先生在首席，深情地点着头，在座的宾客都同他碰杯。他便站了起来，挽着身穿绣花边衣裳，头戴假发的老夫人的胳膊，一颠一颠地走到萨弗兰尼克面前，对着他的耳朵叽咕了两句。（据后来萨弗兰尼克说，他们俩都散发

着一股吓人的霉味。）

于是萨弗兰尼克示意他的两个伙伴停止拉琴，由他一人演奏小步舞曲。

二老温文尔雅地相对行了个屈膝礼，理了理衣服后，用鞋底擦着地板，如在梦幻中缓缓滑动着步子。这一切既滑稽又庄严。小老太太头饰上的鸵羽在扑扇，瘦老翁腋下挟着帽子，大摇大摆地走着，活象一只麻雀准备打架。突然老太太手里的扇子掉在地上了；扎拉达跑过去把它拣起来，而老太太只微微一笑，摆摆手，用没牙的嘴叽哩咕噜两句：

“拿着一会儿，劳驾。”

过后，他们都溜走了。天晓得溜到哪儿去了。扎拉达一直拿着扇子，却没有人来取，现在热情奔放的查勒达舞又开始了，刚才那位头戴装饰着小金属片女帽，帽沿上绣着金花边的夫人兴高彩烈，摘下帽子扣在瘦子扎切克的脑袋上，因为帽子太小，在扎切克头上很滑稽地打转转，把在场的人逗得哄堂大笑；于是参加狂欢的人吵嚷得更凶，大家都争着用没完没了的瞎闹压过别人。

跳舞被一位肥胖的老绅士打断了一分钟。他穿一身绣花边外套，佩着红玉髓扣子，当众宣布：

“各位，我们的礼貌到哪儿去了？琴师还没吃没喝呢。”

你要能看见随之而来的忙乱劲儿就好了！脚蹬红山羊皮靴子的女佣抬着一个小桌子进来，把所有剩下的菜肴都放在上头——烤兔子、烤乳猪、点心、精致的克里茨诺什高脚酒杯和几大瓶里基产的李子白兰地酒。

琴师把提琴挂在钉在墙上的衣钩上，坐下来美美地吃了一顿……饭菜是多么可口呀！要是霉味不那么重就更好吃了！夜一定很深了，蜡烛也快烧完了，一阵穿堂风把他们吹得毛骨悚然，瑟瑟发抖（肯定是什么地方的窗子开着了）……聚集在这里的高贵的夫人、大家闺秀和绅士们一会儿蹦到这儿，一会儿蹦到那儿，有时在聊天，有时在学舌。年轻人在房间的角落玩“你喜欢吗？”的游戏，而另一些人则在丢花边手帕玩，嘴里还嚷嚷：“我生你的气了”；如果谁把手帕掉在地上，就得挨罚，最后居然收罗到一大堆金耳环和耳夹子。领着玩游戏的是个活泼的驼背小个子，看上去象农庄管理人之类的人物，他还阴阳怪气地说：

“我们的后代都是大笨蛋。他们花一大笔钱从地底下把金子挖出来，过后，又花一大笔钱把金子埋在地里。”

另一个把脸刮得干干净净，戴一副眼镜的小个子男人，时不时从他的鼻烟壶里捏出一丁点鼻烟放

进鼻孔里，然后走到所有的人面前，逐个跟人握手，用愉快的声调询问：

“您们觉得在这里怎么样？”

“非常好，大夫。好极了，大夫。”

戴眼镜的小个子男人搓着双手说：

“我得感谢诸位了。”每说一次，他都骄傲地挺挺凹陷的胸脯。

一切都那么漂亮，那么令人神怡……扎拉达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那些苗条的大家闺秀；有一次，他捅了捅萨弗兰尼克，很顽皮地冲他挤眉弄眼：

“你愿意挑哪一个？”

萨弗兰尼克指了指站在镜子旁正在淘气地微笑的姑娘。这小姐皮肤浅黑，模样儿很俏皮；她马上发现萨弗兰尼克如饥似渴的目光（或许她也听到他的话了），回过头冲他眨眨眼，致使他的四肢瑟瑟发抖，好象凉到骨髓。腼腆的扎切克进展得更出奇：他想去捏一个姑娘的腰，但有个什么象尖骨头似的东西扎了他一下，他倒吸了一口冷气，以后就规矩些了，专心致志地喝酒。萨弗兰尼克也喝得很多，不过要数手里还拿着老夫人的扇子的扎拉达喝得最多……“这贵夫人怎么还不来取扇子呢？”琴师们的眼皮因瞌睡而沉重起来……他们几乎听不到嘤嘤嗡嗡的声音了；夜渐渐深了，万籁无声，他们

睡得那么沉，即使天翻地覆他们也不会在乎的。

他们一觉醒来时已经是上午。他们揉揉眼睛……金盘似的太阳已经升到光秃秃的马尔纳山的山巅。

他们四下张望，想弄明白到底在什么地方。哎哟，原来他们在克里茨诺什墓地，他们的手提琴都挂在十字架上。靠着扎切克的脑袋躺着一颗头颅，好象刚落地，代替昨天夜里那位少妇扣在他脑袋上的镶嵌着小金属片的女帽。而扎拉达手心里攥着的是一块肩胛骨。

我们的这三个好伙伴都万分恐惧，唬地跳起来，两排牙齿捉对儿撕打，拼命往村里跑。到了村子，便向大家详尽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冒险。村子里的人听后都目瞪口呆，他们知道在城堡参加狂欢节的都是他们早已故去的亲人。他们的服饰还是他们入殓时穿的呢。

这一切未免过于离奇，使人难以置信。可是，既然三个如此诚实的人已经亲眼看见了，村子里的人便都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这三个捷克人于是受到优厚的款待，并在克里茨诺什过了一个冬天，几乎轮流在每一家住宿过，向那些已故的人的儿孙们讲述他们祖先举办的狂欢盛宴，来打发冬日漫长的夜晚。于是乎这个故事越续越长。

先是扎拉达，以后是萨弗兰尼克又记起了另一个世界的高贵的先生和女士们带刺激性的新的详情细节。当然，没有一样是他们的后代不想听的；因此，琴师们又被邀请去吃饭，并参加新的一轮的节日。

最后，兹罗卡·沙姆耳大师，也就是现任牧师的前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出面干与此事了。他差人把三个捷克人叫去，用恰如其分的措辞向他们提出警告：

"我主基督耶稣光辉照耀下的亲爱的教友：在这个村子里散播关于来世的小谎言是我的职业，而不是你们的职业。记住我的话：我建议你们马上开路，你们的腿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否则你们会后悔莫及的。"

听完这番话，捷克琴师就赶快溜了。不过，他们留下了这个脍炙人口的传说；而且从此以后这个传说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富有色彩。

第七章

第一次失望

以后关于死人舞会的故事我还听说过许多遍。附近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而且对其中一些人还加了点评语。

掉鞋跟的年轻漂亮小姐是梅尼基——她的鞋子的确是柏拉柯夫斯基，也就是现在的铁匠的祖父做的。头戴镶嵌着小金属片女帽的少妇是上世纪末克里茨诺奇·巴拿巴斯的妻子（她是个非常放荡的女人，愿上帝让她的灵魂安息吧）；戴假发的老夫人——她做姑娘时叫女男爵瑟贝西·卡罗林娜——是某个叫施勒墨船长的妻子。她曾经当过德瑞沙·玛丽亚的宫庭女侍，但自从她的丈夫在七年战争中阵亡后，老男爵夫人便隐退到里基的庄园，死后葬在克里茨诺什公墓；戴眼镜的小个子男人是区里的内科医生巴拉丁尼，生前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总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至于其他参加舞会的人也确有过其人。

我一直很想知道彼露斯卡祖先的情况，因此再

三再四地打听柯勒家的人是不是参加舞会了。

“您知道谁能参加舞会吗？”我们家那个在克里茨诺什土生土长的老厨子反驳说。“老柯勒埋葬他父亲的时候，让他穿一件最旧最破的外套，连靴子也没有舍得给他穿上，说什么在另一个世界里不需要靴子。在穿得很体面的死人里，他是个穷鬼，当然不能去参加舞会罗。”

这种稀奇古怪的故事显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如今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仍能记得一清二楚；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意味着克里茨诺什头脑简单的乡绅，在他们过世后仍生活得如此豪华，极好地保留着古风。

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梦想着有这么一天能葬在克里茨诺什公墓，当然要同彼露斯卡葬在一起；我还希望我们的骨灰会化在一起，能面对面看着那几个捷克琴师为之演奏的女士和先生们。

可是在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和彼露斯卡会怎样呢？我有许多事需要细细思考，回忆彼露斯卡在园子里的表现，如同一个人常常把破罐的碎片拼凑起来一样，把她说过的话又追忆了一遍……在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坐在养蜂房，犹如蜜蜂嘤嘤嗡嗡地飞来飞去，我的希望与怀疑也一会儿飞走，一会儿又飞回来。呵，这些小蜜蜂是多么幸福呀！

它们不干别的，只是采蜜，从花蕊里采蜜。

我一直坐立不安，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天。我想除非我明确知道她爱我，否则我得很烦躁地等待每个星期天的来临。但什么时候我才会知道，又从何处寻找明确的答复呢？在主祭坛前吗？那离现在又是多么遥远呀！失望向我袭来，我真想痛哭一场。我为什么不早点出生呢？但是，一想到她毕竟是爱我时，我终于平静下来。我何必去怀疑呢？我不曾向她求爱，也不曾去为难她，而是她主动提出来的。可是，当我想起甜瓜花和中尉时，我又怒不可遏了。

在那个星期里，我的父母经常谈到柯勒一家。有几个从克里茨诺什到集市去的人顺路进来看望我们，同我父母东家长西家短地嘀嘀咕咕。他们对我父母感兴趣的事谈得特别带劲儿。我竖着耳朵听，连跟克里茨诺什几乎不沾边的事儿也不放过……啊，千百句无关紧要的话，对别人来说毫无意义，这些五颜六色、散乱在地上的小石子——我会把它们组成多么美妙的图案呀！

来客说，那个摩拉维亚人实际上已经用五千福林买下鲁西夫纳的田产，他在契约上签了字，数完钱之后，坏心眼的柯勒拍拍他的肩膀，恶意地一笑，说：

“杜贝克先生，您是位诚实人，不过，关于钱财的事您还不在行。您瞧，本来您只要给我一千福林，我就会把在鲁西夫纳的田产卖给您，因为那些地毫无用处，只长空壳麦穗。”

摩拉维亚人听完后哈哈大笑，反驳他说：

“柯勒先生，您是位精明人，不过您不知道您的地产的价值；您瞧，我本应该化一万福林买它的，因为在地底下有硬煤，值大钱呢！”

关于杜贝克的事，我们听到的越来越多，说那个摩拉维亚人肯定要在鲁西夫纳开矿；下星期工程师就要来；他要买下克里茨诺奇家族的最后一座豪华公寓，并打算在那里住下……接着一连串的传说讲的全是关于老柯勒如何愤怒，暴跳如雷，把剩下的几根胡子揪掉，咒骂布隆来的家伙是恶棍，欺骗了他，等等。

当我父亲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脸上堆起一道道的皱纹。他虽然是有名的乐天派，还是很容易被焦虑压倒。

“如果他那么恼火，恐怕弄不到他答应借给咱们的钱了。”

“别发愁，”外祖父安慰他说，“只要给他十二分的利息，那家伙是连老婆都肯借出去的。”

一天傍晚，我刚跨进餐室（那天大概是星期

五），就听到外祖母对我母亲唠叨着关于柏拉柯夫斯基中尉的事。外祖父坐在扶手椅上抽着烟斗，看样子他喜欢听女人们在唠叨，而他自己很可能在镇上的小酒馆碰到从克里茨诺什去的人，肯定从他们那里带回点什么消息了。通常他每星期都要到附近的小镇去一趟，从那里给母亲捎来一串无花果，给外祖母捎两块月牙面包，还顺便给她们俩捎回一大堆无聊的闲话。

“哼，怪事！”母亲嘴里一再重复，手里的织针走得更快了。“那么说来，是年轻的柏拉柯夫斯基中尉罗！嗐，我压根儿没料到。他的眼光不赖呀！”

“姑娘挺漂亮，是一门好亲事，”外祖母争辩道。“这些狗杂种中尉，一般都懂得应该在面包的哪一面抹黄油。”

“胡说。他们不懂，”外祖父打断她的说。“去你的，我要是他呀，什么米兰、克里茨诺什我都不呆；我永远不离开维也纳啦。我要成天替那些公主解开身上的紧身褡！我什么也不做啦，我不……”

外祖母把老花镜往脑门上一推，脸上露出嗔怒（如同冬日的光，可爱而纯真），举起拳头吓唬外祖父：

“你，你这老无赖？难道你不害臊？”

外祖父咂咂嘴，故意怄外祖母，然后吹着口哨

走出房门。

（我呢，始终不明白替公主解开身上的紧身褡到底属于哪种职业，或许是当裁缝吧！）

“这姑娘可把我吓一跳，妈妈，”现在我母亲发表声明了。“我当姑娘的时候，敢背着您干这种事么？可瞧她那副样子，装得多温顺，多天真无邪……”

“亲爱的，事情往往是这样。连一朵白百合花的影子也是黑的呢！”

“您们在说谁呀，妈妈？”我压低嗓门问。

“当然！那正是你要听的，不是吗？”外祖母怒气冲冲地挖苦我。“你还要什么？是不是还要帮我补袜子？喏，瞧这爱管闲事的小东西！滚，你给我滚到谷仓你外公那儿去！”

星期天到来之前，我把这次懵懵懂懂、有头无尾的谈话追忆了几遍，几次三番想把它续完，叫它更委婉曲折，结局对我更有利，可是每次我都感到有一股不舒服的压抑感。星期天，我们带着早已想好草的借据坐车到克里茨诺什时，我的心里一直惴惴不安。这次，我们到达教堂比往常早，外祖父便对马车夫说：

“别停在这里，米什卡，一直赶到柯勒家去！”

为了要走那座能过车子的桥，我们不得不绕一

个大弯，当我们的马车停在柯勒家门前时，柯勒太太和彼露斯卡刚出门去上教堂。她们正好从泽赫里家屋旁的板栗树下走过，要从那里横穿过牧场。

我一眼就认出她们，虽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当时妇女们时兴的只有一种式样的衣裳；因此，从后面看，所有的女人都长得很象。那是用难看的箍扩衬着的长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不碍事，因为那个时节的男子对那个时节的女子的爱，丝毫不减现今的男子对现今穿着诱人的简单的裙子的女子的爱。

何况，那天彼露斯卡戴的是一顶新帽，把她整个脑袋和颈脖都遮住了；一条黄绸带从宽边白草帽沿往下垂，帽沿上插满小小的玫瑰蓓蕾，如同利普道产的捷克草帽，上面镶嵌着满满一圈蜗牛壳。尽管如此，我还是认出她来了。这只能是彼露斯卡。她迈步的姿态，她的神态，她的一举一动都充满着诗意；连她身腰周围的黄绸带也以独特的节奏摇摆、舞动。

“嘿，我进去同老头子把事情定下来，”外祖父说。“你要是想进去，就进去；要是不想进去，就先坐车子上教堂，回头我走着去，从牧师的园子穿过去更近便。”

“您自己进去吧，外公。”

我让外祖父一个人进去后，求马车夫自赶着车子走来时的大桥，我自己步行穿过牧师的园子。

要赶上柯勒太太她们并不难，不过，我不愿意赶上她们；因为彼露斯卡的的母亲就在那里，我不敢贸然同她们一块儿走；如果彼露斯卡也象我爱她那样爱着我的话，她一定会感觉到我也在那里，因为一种不可名状的、奇妙的本能会告诉她，我在她的后面，象影子一样跟随着她……那么，她会回过头，我这才同她打招呼，她会变得很害羞，而且……而且……这还不够吗？

于是，我尾随着她们；然而彼露斯卡始终没有回头，她只是偶尔在地里停下，欠身去摘些什么：四个叶子的金花菜，或者一朵野花什么的。随后，她象一只小山羊，欢蹦乱跳，有时生气勃勃地迈着舒尔卡① 舞步，直到赶上她的母亲。

我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她，尤其是当她的淡灰色裙子被红醋栗丛的干树枝挂着，而她又没有发觉，随它拖在裙后走时，我更是目不转睛地盯住她。

我想，现在她一定会发现裙子上挂着干树枝，回过头来看看。我的呼吸变粗起来。不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她们一定会发现干树枝，不得不站下

---

① 波兰的一种舞蹈。

把它从裙子上拿开去；当她们在使劲扒开干树枝时，我正好赶到；在她们如此忙活的时候，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哪。

不过，正当一个标致的姑娘需要理一理衣裙的时候，有人赶过去是否适宜，又是否允许呢？

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直到彼露斯卡实际上已经发觉自己的裙子后头拖着什么东西，便用左手提起裙子，头也不回地把那恶作剧的树枝拿开去。啊，她那双秀气的黑皮靴多使我头昏目眩！她那匀称的脚脖子在我眼前闪亮……

之后，她们沿着窄窄的石子路悠闲地走着，轻声细语地说着话；走到一棵小核桃树旁时，彼露斯卡冷不防向左转，朝菜圃走去。她的母亲嘟囔着：

“你往哪里去？”

“我上甜瓜地去，妈妈。看看一个星期里甜瓜长多大了。”

“何必现在去呢？回来时有的是时间。”

但是彼露斯卡执拗地穿过苜蓿地和小灌木丛，直奔甜瓜地。

“你真象一头小马驹，”柯勒太太抱怨说，“成天蹦蹦跳跳，连你走在我头里还是落在后头我都不知道。下回我要在你脖子上系一只小铃铛，好从铃声判断你在什么地方。”

彼露斯卡压根不理会她母亲的唠叨，直奔那朵心目中的甜瓜花，弯下身子（我全看在眼里，我敢发誓），取出叠着的信，从她敞开着的紧身马甲口，塞进胸衣里去。

我至今尚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当场死去。说到底，人是很坚强的生物。

我眼看自己的全部希望都落空了。难道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相互信赖吗？得啦，小姐，您不是从甜瓜花里取走一封信了吗？可是，小姐，我还以为您爱的是我，这也是一星期前您亲口对我讲的。您现在怀里揣着的信可不是我写的。那是别人写的信，当然，您完全清楚是谁写的。小姐，因为您刚才在找这封信来着。这么说来，您是同中尉在搞恋爱罗，不是吗？至于我，您是想用一个小骗局来堵住我的嘴，说什么那封信是给我的。瞧，傻里傻气的男中学生是什么都相信的，尽可以把他当傻瓜耍；需要一把锁把他的嘴锁上时，就用一把玫瑰色的锁把他的嘴锁上吧！谢谢您，小姐，感谢之极！妥了，一切全妥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事到如今，我也不会再去告诉任何人了。实际上我又能说什么呢？可不是么，啥事也没有发生；您什么也没干，只是稍稍伤了点我的心罢了。

当她的身影穿过园子大门，消失在她母亲的身

后时，我用泪眼模糊的眼睛目送着她。我无限惆怅，挥动着拳头，可又不知该朝哪个打去，或许我要恫吓苍天，或是要把想象中的柏拉柯夫斯基中尉狠狠揍一顿。我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只记得自己讲出最不体面的脏话：

“滚，滚，小娼妇，去祈你的祷去吧！”

在这句话里包含着愤怒、忌妒、痛苦和屈从，也包含着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在简短的一句话里表达了混合的异样的感情。然后我用脚在草地上使劲儿跺了一下：“我已永远把你埋葬。”

埋葬！谈何容易。如果埋葬对一个姑娘的记忆，尤其是初恋姑娘的记忆，象埋葬一个冰冷的躯体那么容易就好办了！这个葬礼延续得更长，非常、非常之长……

我悻悻地蹭到声名狼藉的甜瓜花前。瞧，它就在那儿，在嘲笑我，在掠过的园子的风中摇曳，这阵风吹得树枝嘎吱嘎吱地响，还带来一股逼人的寒气。

这就是一对恋人的信箱！就在这个时候，两只身穿天鹅绒斗篷式短外衣的大黄蜂飞进里头去会餐。它们在黄色的花粉里惬意极了，嗡嗡嘤嘤地叫着、滚着，何曾想到就在它们旅店上方已经笼罩着危险呢。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踏上一只脚，再用靴后跟把花踩得粉碎，但转念一想，便从兜里掏出一封写好的信，撕下一角，撅了一根刺，把手指扎破，用血写了以下一句话："你们的爱是该诅咒的。"

我小心翼翼把纸条塞进甜瓜花的金钟里。我不想伤害你，因为你是无辜的，你这小金钟！不过，你得把我这封信捎给他们。

就在这当儿，外祖父出现了，从大老远就嚷嚷：

"嘿，你原来在这儿，我的孩子。没有我，你就不会进教堂了，是吗？怎么，又在园子里拔草了，伙计？哟，我们来晚啦，肯定正在做布道呢！没关系，我好歹把那件事办妥了！"

"您借到钱啦？"

"借到了。不过，'小伙子'要提前扣利息。我差一点没同那魔鬼打起来。"

我们急急忙忙走进教堂；风琴还在演奏，我们来得太晚，已经没有座位了；鲁西夫纳田产的新主人杜贝克坐在我的位子上，那条跪凳上已经没有空位了。

于是，我走到庄稼汉坐的地方，那里正好有一个空位。我心绪不佳，坐在庄稼汉堆里反觉得好受些。虽然我下定决心不再朝彼露斯卡的方向看，根

本就不去理会她，可是，我仍旧象以往一样望着我的狠心的仙女。

她一次也没有朝我看，她居然没有发现我也在教堂里，只是一味用含情脉脉的眸子去瞟中尉……是的，是在瞟坐在老位子上，正好在杜贝克身后的中尉。啊，原来如此，我是多么愚蠢呀！原来她老瞅的是中尉！她是同中尉眉来眼去，我还以为是跟我呢！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明白了，母亲星期五说的就是这件事；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上星期天在园子里当彼露斯卡回过头，发现取她的信的不是中尉而是我的时候，她的脸是那么的恐怖；我还明白了，为什么她领我去看她家的园子时，她的表情那么尴尬（显然，她很害怕我会说出去，或已经说出去了）；于是，她这个可怜的东西耍了个花招，叫我相信她爱我……但是，这一切是多么假猩猩呀！我早该马上识破她的。外祖父是对的，我还是个新手呢！

随后，我翻来覆去地为教堂里最不幸的人辩解，当高亢的赞美诗歌声虔诚地冲向天际的时候，辛辣的谴责从我不安的、有罪的灵魂迸发出来：

“哎，上帝，让我在这里，在您自己的屋里告诉您，您并没有象您应该统治的那样进行统治。您

为什么要这样打击我？我的考试成绩不是很好么？难道我不是我父母的乖儿子？难道我不是经常顺从您吗？您明明知道，我是多么爱她；那么，她为什么还要去爱别人呢？”

第八章
森林田园诗

这就是我初恋的故事：一桶苦艾中的一滴蜜；可是，呵，多甜，多甜的一滴……

我们全都感觉到了春天的温暖气息。其他人可能比我更幸运，因为我分享到的只是一束微弱的阳光，而其他人享受到的或许是许多束阳光，乃至全部的阳光……尽管如此，我们都珍视第一个春日的阳光，因为它虽尚非现实，却是一种希望和前途，是带来第一个佳音的使者，并把生命吹进冰冻的牧场，暖醒冰封的心房，然后象梦幻般逍遁。

我们何必在春天刚开始的时候就盼望夏日的骄阳提前来临呢？心怀忌意的夏天会阻止我们返回春天，把我们经直推进秋天，而秋天又会向我们咆哮：“还债吧！”

或许这正是我所得不多的原因，我得到的仅仅是从亚当的园子的篱笆往外伸出的一枝树枝，没有果实，连花朵也没有……只不过暗示园子里头种的是些什么样的树……

是的，这就是我初恋的全部经过……转眼就要开学了。那年我再没有去上克里茨诺什的教堂，只是几天以后母亲送我返校，路过教堂时从外面瞧了它一眼。

我们来到乌桑茨的时候，有一只野兔从我们车前窜过大路。母亲大吃一惊，害怕得簌簌发抖。

“这是不详之兆，亲爱的，你今年会留级的。”

“象一个留级生吗，妈妈？”

“别拿我开心。以前我的长辈怎么说，我现在也怎么说。我活不长了，长辈们的话对我还是很有好处的。”

母亲懂得说什么话会使我哭起来，显然她很高兴看到我哭，因为等我哭过以后，她就把我的眼泪给吻干。

在靠近克里茨诺什公墓的地方——当年三个捷克人在那里度过一个痛快的夜晚——辕马的马掌掉了。

“这趟门出得真窝囊！”车夫骂骂咧咧地跳下车，从尘埃中把马掌捡起来。

母亲更害怕了，她在犹豫是否要带着我返回去。不行，那也是不吉利的。往回走本身就不吉利，何况厄运是不会就此平息的。“要是折回去，你可怜的父亲会怎么说呢？咱们还是往前走，祈求上帝保佑吧！克里茨诺什的铁匠会很快把马掌给钉上的。”

我们在铁匠铺外头找到柏拉柯夫斯基。两辆破车子、一张犁、几个新轮子和磨石把他团团围住了。一个伙计在转动磨石，老人正把一个烧得通红的车辋往轮子上套。

他变得多么叫人吃惊呀！我们几乎认不出在星期天庄严地唱赞美诗的人竟是这位吃苦耐劳的劳动者；他的脸上蒙着一层烟灰，只有他那双白眼珠子从黑脸膛儿上闪耀着奇异的光芒；他把衬衫袖子卷得老高。他的两只胳膊也被火星的灰烬弄脏了。为了不让衣服被火星溅坏，他系上一条皮围裙，从脖子到脚趾都盖住了，他胸前的烟袋穗子从围裙边上探出头来。

柏拉柯夫斯基一认出从车上下来的是我母亲，便微微一笑，把黑蘑菇般的草帽扔到地上，表示敬意。

“我们有一匹马的马掌掉了，柏拉柯夫斯基先生。”

“谢谢您，我挺好，”铁匠很客气地回答。

“您能现在给马上掌吗？”

“哎！她死了，早死了，”他很忧伤地说，搓着双手。“总之，上帝的意旨就是自然规律，人是不能用一根棍子同天意斗的！”

我们的马车夫米什卡发现所答非所问，为了打断这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他便把马掌塞到柏拉柯夫斯基的手里，对着他的耳朵叫喊：

“喏，请您把这给钉上，行吗？”

铁匠火急地干起活儿来。马卸了辕，拴在马台上；在上马掌的时候，米什卡使劲托着马的一只前蹄；柏拉柯夫斯基边钉马掌，嘴里边絮絮叨叨：

“是呀，我现在是孤零零一个人了，象个隐士。我虽然还有个儿子，而且很喜欢他，也为他骄傲，不过他现在变得太象上等人了。我真糊涂，送他去上学。我为啥要让他受教育呢？为了国王吗？国王又赐给过我什么呢？何况，他连个国王都不是，只不过是一个皇帝……亲爱的夫人，请相信我，真不值得呀！就在这几天他们要提升我儿子当将军，到时他该为有我这样的父亲感到难为情了。虽然干铁匠活儿这行并不光是钉马掌。我读过编年史，连俄国的沙皇保罗小帝在闲暇之余给马儿上掌也不认为有损尊严。”

“是彼得大帝，妈妈。”

“嘘，都一样。”

“我儿子现在在家，不过往后很长时间我再也见不着他了。说不定他连我的葬礼也赶不回来参加哩。我觉得自己活不长了。我身体越来越虚，总感到不得劲。我连举大锤都觉得吃力，可小锤的声音我又听不见。总之，我现在需要的是抡小锤，又能听到大锤的声音。”他很高兴，对自己的见解发笑。“当我一想起儿子的假期快满，又要离开我时，我的心就直往下坠。我有一种预感，他再也见不到我了。最近，我老做恶梦。”

母亲很同情老铁匠，好心地冲他耳朵大声说：

“别害怕，柏拉柯夫斯基先生，您儿子很快会回来的，您会见到他的。大伙都说您儿子被牢牢拴在这里了。”

老人的眼睛几乎从眼窝瞪出来，好象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含含糊糊地重复道：

“拴在这里了？”

母亲把手心窝放在自己嘴上，以便让他听得清楚些：

“拴在一个漂亮姑娘的围裙带上了。”

血液一下子冲到我的脑际；仁慈的上帝，母亲指的是她。主呵，给我力量，这样我才不会泄露自己的秘密。那桩敏感的话题为什么又要出现呢？

聋铁匠目瞪口呆，放下手里的锤子；他冷不防被抛出他日常思想的圈外，开始用彬彬有礼而又生硬的态度说：

“谁呀？她会是谁呢。请问，那个女人究竟是谁呢？”

“快点，师傅，把剩下的几颗钉子钉进去吧！”马车夫不耐烦地说。

“你咋呼什么，蠢奴才！”柏拉柯夫斯基冲马车夫大发雷霆。“一颗挺尖的钉子刚刚钉进我的心窝里！”

母亲因为刚才说漏了嘴，感到很后悔，可是她又充满着好奇心，她毕竟是——上帝保佑她，宽恕她吧——一个女人。

“都说是柯勒小姐，”她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

铁匠笑了起来，他以为这玩笑开得太大了。

“嗯，他们已经打中靶心了！嗐，这种谣言连一个子也不值！我儿子从来没有同这个柯勒小姐说过一句话。自从那个流氓在过他的命名日那天把我当笑料作弄一番以后，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同他们家来往了。再说那个姑娘，她的眼睛里有一种邪恶的表情。她每次瞅我一眼，我全身都起鸡皮疙瘩。我爱我的儿子，亲爱的夫人，但是如果他要降低柏拉

柯夫斯基家堂堂正正的燕八哥的身份，同马贩子的姑娘成亲的话，上帝帮助我，我要把他的脑袋劈成两半儿。”

（的确，柏拉柯茨的高贵的柏拉柯夫斯基家族的盾形徽章上有一只燕八哥。）

说罢，他疯了似地干活，眼睛射出两道箭光，牙齿咬得咯咯响。钉马掌声在他重重的铁锤下回响。

“好啦，这只马掌永远不会掉了。它会永远呆在马蹄上，直到马身上什么都不剩，只剩下一把骨头为止。”

接着，他又骂起柯勒来。

“这家伙不是人，千真万确，连禽兽都不如，比会刨坟的可怕的鹿豹还吓人。他贪得无厌，只要对他有利，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不，他干坏事完全出自爱好。他是喜欢为干坏事而干坏事的家伙。前不久，他还没有得病的时候，他会在傍晚站在内茨特里。就是咱们村那条溪的名字。溪水有半人高。他会蹲在水里或在水里走来走去，不叫人看见，当牧羊人赶着羊群蹚水回家时，他会偷偷捉住一头奶羊，把羊奶全挤进溪里。一想到那些靠羊奶活着的穷寡妇们的孩子，由于他把羊奶挤掉就要挨饿时，他就感到很痛快……从您的眼神可以看出

来，您不信我的话；您以为我柏拉柯夫斯基是气疯了！不过，上帝可以作证，他就是那号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喜欢他。连他自己的狗都恨他。有一次，他的狗从别人家的厨房偷来一根火腿骨，叼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啃，碰巧给柯勒瞅见了，硬是从狗嘴里把那根火腿骨夺下，用水洗巴洗巴就吃了。从那以后，那只可怜的狗一瞅见他就咆哮、狂吠。十足的流氓……喏，得了。"

换句话说，是马掌钉好了。母亲正要问他该付多少钱，但是，铁匠见她张嘴，就慌忙走进铁匠铺，为了不让母亲跟着进去，抡起锤子捶打一块烧红的铁，捶得火星从门窗往外四溅，好象蜂窝着了火。

"别进来，您的衣服要着火的，"他大声嚷嚷。

于是，我们没有付钱就走了。不久我们就把克里茨诺什甩在身后。一路上，我们尽情观赏美丽的乡村风光，沉浸在秋日的忧郁之中。在牧草地上，秋天的番红花（秋季的最后一种花）已经前来参加其他花儿的葬礼。这里、那里，夹杂着山毛榉和核桃树的桦树林已经穿上素淡的秋装，凤尾草上端低垂着的叶子已经开始枯萎。草儿已经打蔫，野蔷薇花业已凋谢，杜松子变成了黑色；大自然似乎在穿

冬天的素装之前卸下了旧装。

内茨特在离开村子之后，从这里径直流入树林，一进入树林便反复无常、曲曲折折地流着，有时朝前，有时又折回来，象一只敏捷的小狗；在许多处它横穿道路，它的胡作非为使可敬的区当局破费相当一笔款子来在它上面搭几座桥。

其中有一座桥急需修缮，一些桥板似乎在夜间掉落，或许一伙匪徒——假设这类事尚存在——把它拆了当柴烧。据说赫赫有名的亚诺什克一伙就出没在这里。亚诺什克是上斯洛伐克的绿林好汉，抢了商人的财物后，把宽幅的黑呢子散发给巡游四方的穷书生。他使用的是一把特长的尺子，一码足有从这株毛榉树到另一棵的距离。

由于在克里茨诺什森林里毛榉树特别稀疏，因此，他的尺子不比一般尺子长的话，珍科塔①的品脱也就不比一般的品脱大了。

不过这是题外话；眼下的难题是我们无法过桥。米什卡在使劲晃脑袋，末了提出，最好的办法是经直穿过树林到内茨特最浅处，溪岸不那么陡峭的地方蹚水过去。如果我们担心在树林里车子颠簸

① 传说珍科塔的唱诗班领唱人正确无误地回答了马加什国王出的三道难题后，要求珍科塔的一品脱啤酒比普通品脱多一倍，获得了国王的恩准。——英译本注

的话，可以下车步行，沿着林间小道走。

母亲非常惧怕走回头路（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件愉快的事），因此，我们很顺从地开始沿着内茨特溪岸步行，寻找我们能够蹚水过去，又不太危险的地方。要是能找到几个活人给我们带路就好了！

我们在灌木丛中还走不到一百步，就有一个声音从丛林中传出来：

“从这儿走，从这儿走，我 在 这 儿 呢，山陀尔！”

每个字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

“有人在说话，”母亲很害怕，对我耳语；因为对她来说，没有强盗的森林是不可思议的。

“咱们回到车子去吧，儿子！”

“别，妈妈，快走吧！”

刚才听到的是非常可爱的声音，它是那么甜，我觉得那个声音好象浮在蜂蜜上。我不仅不害怕，而且不可抗拒地被它拉过去，非去寻找这个声音不可。

我拨开大核桃树之间长得密密麻麻的野蔷薇和榉树丛往前钻，走了几步之后，发现自己来到了林间空地的边沿。我惊讶得几乎往后踉跄几步。

因为坐在草地上的不是别人，正是柯勒·彼露斯卡。她怀里兜着满满一堆野花，正在扎花束。她

轻轻地尖叫了一声，脸色变得刷白。

“哎哟，是你呀，巴利卡，”她用低沉而阴郁的声音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就在这一刹那，我完全明白了。原来彼露斯卡是在等中尉；这儿，在树林里，是他们惯常幽会的地方，而甜瓜花则是他们的联络通讯工具，以确定他们会面的时间和地点。突然，一种不可思议的宽洪大量之情油然而生。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缘故。也许是母亲离我们很近的缘故吧。因为在这之前，我的心对他们俩儿都充满着愤懑和忌恨的呀！

“嘘，别出声，小姐，我母亲也在这儿。我全明白了，不过，我不会告诉她，绝不能叫她知道您们的事，否则她会到处去散播的……再见，小姐，……我来了，妈妈！我在问路呢！”

彼露斯卡深情地望着我，感动得几乎落下泪。

“你是个好孩子，”她亲切地低语（也许她根本就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女子），顺手从怀里的野花中拣出一根长把儿的野石竹花，亲了亲，然后递给我。

这时，一股醋劲又涌上我的心头。

“我才不稀罕，”我粗鲁地说着，便离开了她。

母亲在林间小道等我。她问我刚才是向谁打听路的，还说她讨厌跟在我后头（这也难怪，母亲个子很高大，下层树丛长得好密，她是无论如何也钻不过去的）。

“她说，咱们可以往前走一阵后蹚水过去，”我朝马车夫大声说，他正在离小溪不远处小心翼翼地赶着车子往前走。

“哪人是谁？”母亲又问。

“一个女孩子，在采蘑菇或摘花什么的。”

母亲噗嗤一笑 。

“瞧你说话那副样子，好象你看见野兽后分不清哪个是麃豹，哪个是鬣狗。你比老柏拉柯夫斯基还次呢。”

“我不是说了吗，妈妈，那是个女孩子。”

就在那个时刻，灌木丛中发出沙沙的脚步声。我们抬眼一看，原来是英俊的柏拉柯夫斯基。山陀尔从林子里走出来，肩上扛着一管枪，手里还拎着一束草莓。

他见到我们在那里感到很诧异，他那迷人的男性型脸孔沉了下来，他似乎在踌躇，是不是该朝我们走过来。但他还是默默地同母亲打了个招呼，又朝我投来嘲讽的一瞥，便从一个角上匆忙向林间空地走去。周围的核桃树把林间空地改建成真正的房

间，除了头顶上的蓝天之外，谁也看不见房间里的一切。而蓝天既不会泄露秘密，又不会大惊小怪。然而，我的母亲却真的大惊小怪起来了。

“多各别的猎人呀，在收罗野草莓！”

“妈妈，我真没想到在这个季节还能找到草莓。”

“草莓是勤劳的植物，如果夏天长，它闲得发慌，就再结鲜果……不过，我不得不说句公道话，他是个很帅的小伙子。”说完，母亲转过身望着中尉的背影。

“听着，”母亲迫不急待地补充一句，捅了捅我的肋部，好象发现了什么大事。“我敢打赌，中尉手里的野草莓是准备给你那个‘什么的’的。”

“不，不，妈妈，当然不会是的。”

我吃了一惊，慌张地望着她，心想没准她知道了点什么。她定定地望着我，在她锐利的目光的审视下，我的脸涨红了，她突然全猜着了，热切地哇啦哇啦说开了：

“哦，那么你是他们的同谋罗！你还是承认吧，刚才你在那儿看见的是柯勒·彼露斯卡。”

“噢。我求求您，别信那种事。”

我的脸象一本打开书页的书，母亲一眼就能看出里面的内容。

“你要我别信，是吗，我现在可一清二楚了。你要是不告诉我，我亲自去看看。”

她转过身，摆出一副无论如何都要过去看个究竟的架势。

“我要不把这事弄个明白，我就会当场死去！”她庄严宣布。

母亲是个从不含糊的女人，凡事要不弄个水落石出，就感到难受。当夏娃吃苹果，叫亚当咬一口的时候，浩大的灾难就降临到世界上，可是，试想当年要是亚当把苹果全给吃了，一点也没有给夏娃留下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妈妈，妈妈。噢。我求求您，您回来吧，……这太可怕了。中尉会把您的脑袋割下来的。”

“那么，我刚才说对了，是吧？”

“是的，是的，我求求您，别把这事传出去。”

听到这话，母亲毅然决然转回来，精神特别爽快，因为那怕是一丁点的小流言蜚语（如果是关于他人的）都能使她兴奋；在这种时候，她看上去甚至显得漂亮了些。对别人的流言蜚语之所以能给她真正的愉快，是因为她可借此痛斥社会，为世上的邪恶叹息。

当车子越过内茨特，重新上了大路，尤其是当她又能舒舒服服坐在车子上时，她便唠叨开了：

“现在让大家说林子里这几天没有强盗吧！难道亚诺什克是唯一的强盗吗？如果有人抢劫一个姑娘的贞操，从她的脸颊上抢走了玫瑰，又抢走了她青春的花朵，鲜艳的水灵灵的花朵，该叫什么盗呢？……”

她就这样絮絮叨叨地申斥，说教，直到美丽的克里茨诺什森林的最后一棵白桦树被抛在车后才住嘴。

我从克拉丁尼查山丘再次回首眺望秋日的森林——在那无边无际的平原上，它只不过是巴掌那么大小的一块地，象一把小刷子。

“呵，森林呀，森林！”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想象着有许多小鸟儿扑扇着翅膀从一枝树叉飞到另一枝树叉，小松鼠在蹿上跳下，蜥蜴在草地上爬来爬去，在核桃树帐下，彼露斯卡同中尉在窃窃细语；这一切，这一切全看不见了，只看见一把小刷子。

世界是多么广阔呀！

在这个世界里，除了彼露斯卡之外，还有多少标致的姑娘啊！

第九章

曼　　奇

一年的时间是漫长的，而学生的一年可不象小马驹会跳跃，它只象蜗牛一样爬行。的确，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除了一个男孩变成一个青年小伙子是件值得记载的事之外，似乎不会发生什么特别有趣的事。当你还是一个男孩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书桌上，但是，现在你的削笔刀却习惯于刻上你的心上人的姓名的开首字母了。去年还是你的老师为你写诗定诗名，可是，现在更扣人心弦的题材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城市的人行道上，一群穿着美丽的鞋子和窸窣作响的诱人的裙子的姑娘们，欢乐而轻快地啪达啪达地跑着。

任何事物的到来都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犹如春天的气息消融了冬雪，催促树木发芽、开花，使整个宇宙充满温柔的窃窃喳喳声和令人陶醉的芳香……这就是酣睡的力量和热情的觉醒。这种觉醒几乎无需继承，而是长流的延续。

你的父亲要你上跳舞课，你抽烟的时候，你的

同窗好友会教你，你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大人，并且开始留神男人们的谈吐。。

随后，政治通过一些小缝隙悄悄钻进你的心房，躲在某个角落里。

你开始有某种观点，大部分是不成熟的，那又有何妨？……有的是时间去使它趋于成熟。

嗯，那年，我的同班同学和我都不是不活跃的。我们宣布不再学习德语。我们四十个人组织起来，向德语教授提交我们的决定：

“不要德语！”

教授们诚惶诚恐，举行会议，企图劝说并压服我们。可是一切都是徒劳的。上德语课时教室空空如也。最后他们写信告到我们家长那里去了。

圣诞节前后，我接到一封信，是外祖父工整的、上了年纪的人的字体：

“巴利，我亲爱的外孙：

听说你不愿学德语。我跟你的看法完全一致。你的教授向我诉苦，不过，你听我说，我的小伙子，你干得好，甭让那种语言传染你的脑子。我会支持你，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在七月末（考试的时候）没有一个德国人留在这个国家，你就可以

不学德语，因为只要他们全走了，我们可以不用德语就能把事情办妥。可是，如果七月末还有德国人在这个国家的话，那么，对不起，你无论如何不得逃避上德语课，我实话对你说，对这种事情，我的烟杆是要行使最高权威的。我可是有言在先。

爱你的外公　亚诺什

又及，顺附去两个银福林，希妥为使用。将旧靴捎回来修补。”

读者会以为我面临着一场艰巨的任务——不过我得承认我并没有认真去完成这项使命，我还是继续逃避上德语课，那些德国人也仍留在我们的国家里，而且即使在七月份考试，我又回家度假时，他们还留在我们国家里。

当然，烟杆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我再也不怕它了。烟杆能当妖魔使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现在烟杆不但不能吓唬我，我嘴里还整天叼着它呢。

在我离家期间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到家一、两天后，我对老家的变化也慢慢习惯了。因为到家后的头两天，我一直忙着打听上千桩小事。比如，我走后谁们死了？哎，X先生和Y太太死

啦。那只有小斑点的牛犊长多大了？哦，它已经是一头小母牛啦。那个摩拉维亚人还在这里吗？当然在，他已经着手开煤矿，买卖可兴隆啦；他很快就要成为百万富翁啦。老柯勒呢，他还活着吗！要是他还活着，我可以想象他一定更暴戾恣睢了。当然，老柯勒还活着。既然他没有因为卖掉鲁西夫纳的田产而中风死去，那么，他还且得活下去！他的女儿出嫁了吗？（我现在不害怕问这个问题，而且连脸都不红 。）还没有，还没有，她还是个姑娘，不过，最近风言风语，说那个摩拉维亚人在追求她，而且诚心实意想娶她。得啦，得啦！（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脸不改色心不跳。我昨天的那颗心到哪里去了？ ）那么柏拉柯夫斯基中尉对这说什么呢？什么也没说。蜜蜂离开那朵花之后，一只大黄蜂飞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蜜蜂有什么可说的呢？中尉们通常都不会抱怨，只会服从。柏拉柯夫斯基中尉是去年秋天离开的，今年没有回来度假。千真万确，大兵就是大兵，他的“家政”是由每一个城镇的国王赐给的。他的营盘是由军需官提供的，不过，姑娘嘛，得由他们自己去弄。年轻的柏拉柯夫斯基中尉能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因为米兰的姑娘们也不是瞎子嘛！

简而言之，在这整个一年中左邻右舍烹调好的

各色热呼呼的菜肴现在一下子端上来叫我受用。可是这些细节已经不再吸引我，我只是听听而已。此外，我的外祖父因犯风痛病不再去教堂了，然而嘴里仍未停止咒骂。在整个八月里我们没有去过一趟克里茨诺什。自从见到城市姑娘后，我对那些穿着朴实，甚至有点土气的乡村姑娘已经不再感兴趣。同她们有瓜葛会降低自己身份的。流传着无数关于她们幻想破灭的天真烂漫的轶事。同这些小蠢丫头说话是很可笑的。我更喜欢到附近的卡达浴场去玩滚木球。那是更引人入胜的娱乐，因为它是新时兴的玩意儿。不错，这种游戏里的"姑娘"是木头做的，右边的姑娘同左边的姑娘一般多，不过，这也许正是它的妙处；你可以把它们击倒，而它们却不能把你打倒。

然而，有一天外祖父收到邮差送来的一封信；他看完信后怒发冲冠，破口大骂，比往常骂得更凶。

没有人敢问他信里写的是什么。最后，当他冷静下来时便对我说：

"小子，咱们星期天上克里茨诺什去。"

起初，我还以为他后悔自己骂得太吓人，想用做礼拜来洗净自己的灵魂；可是，我慢慢发现信是柯勒·约瑟夫先生写的，要索回我们去年买牛时借他的钱。

外祖父是老式的匈牙利人，他认为叫人家催着还债是一种耻辱（这是在阿尔柏德的率领下迁到这个国家来的全体部族的最持久的特征！）。说句公道话，事实的确也是如此，因为打扰一个人悠闲自得地抽着长烟袋，做着白日梦，无疑是一种侮辱。碰到这类事时，勃然大怒是一个男子汉天生的权利。

外祖父指天发誓说，他一定要象揉生面团那样把老流氓的脸揉在钱里。

不幸的是，这个威胁太不实际了，因为我们缺的正是生面团①。

于是我们开始考虑该从哪儿去弄生面团。

是不是要用明年的收成做抵押来借钱？可是，向谁借呢？或者卖掉一些我们不是非有不可的东西！什么东西呢？

很幸运，外祖父有一只远近扬名的塞特种猎狗，更为走运的是在邻村罗兹玛尔住着一位名叫克诺普的普鲁士男爵，他愿意出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买下这只塞特狗。于是，外祖父给他写了一封信，第二天克诺普男爵就来领走塞特狗。（现在外祖父该庆贺我没有把所有的德国人从这个国家一古脑儿

① 生面团为钱的俚语

赶走。）

当外祖父打猎的同伴兼我弟弟妹妹们的保姆曼奇被领走时，我们全家人都哭了，因为孩子们喜欢同曼奇玩，曼奇会照看他们，当他们无聊的时候，会把他们逗乐。曼奇会拉小弟弟的小推车，而且很耐心地让小妹妹把她的无边帽系在它的头上。每当孩子们吵架的时候，曼奇就龇牙咧嘴呵斥他们，使战斗中的勇士们马上和解；总而言之，在我们家里，曼奇占据了女家庭教师的位置。现在它要永远离开我们家了。它向它的主人投来的最后一瞥实在令人心碎。但愿万能的上帝惩罚那个老柯勒！

星期天我们带着钱出门。那是一个明亮、清新的夏日清晨。头天下过一场雨后，大自然把自己打扮得妖艳无比，如同女人展示自己全部的盛装。这是一个丰收的年景；所有的作物，连罂粟籽也长得很好，甚至路旁那些发育不全的果树也结实累累，这对流浪汉来说倒是很实惠的。我们的马儿在崎岖不平的道上欢快地颠跑着，车夫痛痛快快地在空中抽了几下响鞭——嘿，驾！——我们好象刚动身，就来到克里茨诺什了。

村里的一切显得那么洁净、庄严，各家各户都把自家门前的那段路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些院子里，上了年纪的妇人们正给姑娘们编辫子，男人们坐在

台阶上抽着短红陶烟斗。到处可以看到老俩口坐在门槛上；做丈夫的把头枕在妻子的大腿上打盹儿，做妻子的给丈夫揉头发。这就是乡村星期天常见的画面：一望无际的田 野 里 空 无一人，村子里静悄悄，没有斧子砍树的声音，没有鞭抽牲口的声音，没有打谷机捶谷子时发出的空洞的声音，也没有铡刀铡草的嘎吱嘎吱声；连柏拉柯夫斯基的锤子也休息了。

柏拉柯夫斯基本人也精心梳洗完毕，穿上星期天礼服，光着脑袋在他的小果园里来来回回忙碌着。他趁等待教堂发出第三遍钟声的空当儿，屠杀一大批可恶的蛆来消磨这段时光；大伙都在传说他经常在这个时候吃一个生鸡蛋润嗓子。他一看到我们，就倚着篱笆很亲切地同我们打招呼。

“您好，尊敬的先生，您们这是上哪儿去呀？”

“上柯勒家。您好吗，柏拉柯夫斯基先生？”外祖父从车上大声吼叫。

老人哑然一笑，很伤心地朝南，也就是意大利的方向指了指。

“他在那儿，‘在国王的靴子里’。”

其他的话则沉溺在我们车轮的隆隆声中，我们猜测老人以为外祖父是打听他的儿子呢。

第十章

杜贝克先生的运道

我们打老远就看见柯勒家的烟囱在冒烟。仅看到这，外祖父心里就来气了，当他想到他的下一个任务时，变得愈来愈急躁；他不再对离我们车子远一点的村子里的人们的问候还礼了，而当我们到达柯勒的家门时，他的颈脖变成土灰色，鼻孔在一吸一张的。他象小伙子一样从车上跳下来，因为愤怒给他的肌体以力量和活力，他象铁甲骑兵队长，昂首阔步，径直走过门廊，踢了一脚正巧躺在那里挡道的牧羊狗，八成是柯勒从它嘴里夺走腿骨的那只。一扇朝门廊的窗子敞开着，以便让新鲜空气进去。房子里只有柯勒一个人坐在帆布扶手椅上打盹儿，苍蝇自由自在地在他满是皱褶的脸上爬来爬去。（它们一定已找到了更理想的溜达场所！）

外祖父锐利的目光射在打瞌睡的人的身上。这个人的眼睛紧闭，张大着嘴，口水滴里答拉流到他的下巴上。外祖父从窗户把身子探进去冲他喊叫：

"嘿，柯勒，起来，老柯勒！"

睡着的人大吃一惊，醒过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顺手去抓靠在他椅子旁的双拐，然后搓搓眼睛：

“谁呀，要干什么？”

“我，”外祖父干巴巴地嚷嚷：“我给你带钱来了，你这老无赖！不过，你得把我签了字的借据先还我！”

柯勒的脸部流露出极其惊讶的表情。

“什么？你已经把钱带来了？”他很不乐意地叽咕着，因为他更乐意债方提出延长债务。“你从哪里弄来的？”

“从弄来的地方呗。这你就甭管了。把借据还我！”

“进来拿！”

“我不进去。我永世不再踏进你的房檐底下。把借据从窗口递出来，我这里一手交钱。”

“别搞孩子把戏啦，亚诺什！别这样小题大作，”柯勒边求情，边寻找恰当的托辞。“别在这里出丑了。我的仆人都在院子里荡来荡去呢。他们见到这种场面会笑话我，会宣扬出去的。上等人都是在屋子里解决这类事情的。请你进来吧！我知道因为我要你还钱，你生我的气了；可是我需要钱，我发誓，我需要钱。我倒大霉啦……倒大霉。”

现在，外祖父压根不想听他的大霉，接过话茬

随便问道：

“什么大霉？”

“我女儿要出嫁了，都快把我逼疯了，”他气得脸上直抽搐。“上帝赐给我们子女有什么用哇？他们把我们所有的全抢光了。她说她要幸福。难道我拿走她什么幸福不成？她幸福了，难道我就能吃得好点，睡得好点啦？扯淡！让她幸福吧，那可不关我的事，可为什么非得要我给她买三套家具，一大堆银匙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呢？而且她一带走，我永远休想再见到这些东西了！我给她买的全部东西将来都要归别人了。先想出这荒唐玩艺儿的人一定是个十足的疯子！她将来幸福了，跟我又有什么相干呢？她幸福了，倒叫我的老苹果树结的苹果给一个陌生人，管他妈是个王子或是个伯爵吃掉了，那还不如叫苹果树烂了、枯了、掉叶子了更好。”

当听到这个阴森、自私的家伙把隐藏在心中的污秽倾倒出来的时候，外祖父忘记了自己的怨恨，不禁打了个寒战，怒冲冲地问：

“那你为什么要把她嫁出去呢？”

柯勒喘着粗气，嘴一张一张地活象一条离了水的大鱼。

“哎，难道你不知道那个摩拉维亚坏蛋把我在鲁西夫纳的田产骗走了吗？”他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

“还不是因为上帝用卑鄙的伎俩把煤藏在地底下，不叫人知道。真可恶，太可恶了！我真想一头撞在墙上。糟糕的是，即使我用脑袋去撞墙，煤矿仍旧归摩拉维亚人所有。我本想到法院去告他，可又怕官司打不下来。这才决定利用我的女儿来钓他。用这种办法至少望有朝一日物归原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外祖父不明白地问，脸上微露憎恶的表情。

“他答应把半个煤矿的产权签在我女儿的名下，如果他先死，另一半也归我女儿，以后——嗯，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瞧他这把老骨头还期待女儿死在自己前头呢！等他女儿死了，他就可以继承整个煤矿的产业了！

外祖父本想不惜一切代价为外祖母收集最新消息，因此，他的气愤只好暂时为好奇心让道。

“已经定了吗？”

“今天就要宣布结婚预告；三个星期后举行婚礼。你瞧，我要没有充分的理由是不会向你要回这一点钱的。如果你不高兴，嗐，去他的，你就先别还了，我想办法借去……嘿，进来吧，我们边喝李子白兰地酒边谈！”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寻常的、令人作呕的殷勤，好象在辣椒面里洒了点香水似的。在这种时

候，柯勒是最阴险的，而外祖父却掉进了他的陷阱。他高兴地抓住我的上衣领子说：

"唔，咱们进去吧！"

我们就这样走了进去。'小伙子'很友好地同外祖父握手，还很赞许地拍了拍我的背，拖着两条瘸腿走到食器柜旁，往两只小酒杯里倒了点白兰地酒，然后踌躇地看看我，又看看第三只杯子。

"巴利不喝酒，"外祖父赶忙说。

"有教养……很有教养，"我们的主人宣布着，赶紧把第三只酒杯拿开。

接着，他强迫我们坐下，要我们不要抢走他的睡眠①。好象我们想抢走他的一切，连睡眠也不给他留下。

他房间的摆设很简单，在当时的乡绅家里是很常见的：一个食器柜，一张黑皮长沙发，一个装有铜环的矮衣柜，一张铺着白被单的床；床底下有一把烟叶剪子，床上方的墙上，挂着路德教主教塞卡茨·约瑟夫的肖像，对面墙上挂的是头戴钢盔，脚蹬黄皮靴的勇士画像，勇士剑出鞘，下面的标题是：杰出的柯勒·第·希利柏家族；床旁立着一个装饰着半狮半鹫怪兽的铁柜，里面藏着金银财宝和案卷，

① "别抢走我的睡眠"——匈牙利习惯用语，意思是"着什么急？"——英译本注

而碗柜的顶上——城镇的居民通常在那里摆小装饰品——放着一个羊铬铁，上头有字母G和J，还放着一个小灌肠器、一个细眼小烟筛子和一根用来预报天气的鹅骨（在马丁节那天宰的鹅的脊椎骨能根据天气的变化发亮或发黑，比任何天文学家的预报都准）以及一个葫芦，几块公猪的肩胛骨和几对符节，等等。

“嗯，是的，”外祖父心不在焉地哼了两声，因为他的思路已奔向买回曼奇的各种可能性，只要柯勒不要他马上还债。“姑娘们的确都按时长大，戴上结婚女帽，搬进另一家人的帐篷，……这是无法否认的。你的女儿长得美极了，她应该嫁——既然话已到嘴边，我就直说了吧——一个匈牙利人。”

“扯淡，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

“嗯，这位杜贝克先生至少是位贵族吧？”

“那还用问，你以为他是什么出身呢？他是杜贝克·封·瑞普陶。只要他懂得一点斯洛伐克① 语，他就象我们大多数匈牙利人一样棒。”

“不错；如果彼露斯卡也爱他的话，一切都妥了。”

“到时候她会学会爱他的，”柯勒冷不防冒出

① 当时斯洛伐克属于匈牙利的一部分。

这么一句，声音很低，好象这次无益的谈话使他很厌烦似的。

外祖父对这个回答愤愤不平。

“什么？以后她才会去学会爱他？哦，你这天杀的，你！”

“行了，行了，”柯勒很自在地笑着，好象已经下定决心，今天对任何事都不发火，对我们显得格外殷勤，并从房门朝外叫喊：

“潘妮，进来。”

潘妮冲进房间来，手里拎着一只女鞋，她正在用野兔内趾擦鞋子呢。那是一只很秀气的小鞋，留下曲线美丽的脚穿过的外形。鞋的主人只能是彼露斯卡而不会是别人。这只鞋美极了，我真想把它拿在手里。由于它的出现，使整个房间变得光彩生辉。

“您要什么，先生？”

“给我们弄点小圆面包来。快点，你这懒母牛。什么，你说你什么都不吃？你当然得吃。我刚才要说什么来着？我们刚才谈什么来着？噢，对了，谈到她以后才会爱杜贝克……当然是这样。你得摸透姑娘们的脾气；尤其是同一个军官有瓜葛的时候……那个衣服上镶着金边的武士——英雄……当然罗，最后还得我老柯勒亲自出马把他们给拆了。是的，真是这么回事！”

柯勒的嘴里只剩下三颗残牙；下面一颗，上面两颗，但是当他发怒的时候，他咬牙切齿，动作非常熟练，真象一头吃人的野兽。

“咦，”外祖父打断他的话，“你指的莫非是柏拉柯夫斯基中尉吧？”

“不错，瞧他还有脸来求婚，这没出息的家伙。呸，一个大老粗铁匠养的小子，也想娶柯勒家的闺女！这是什么世道！这是什么时代！”

“如果他很爱她……”

“告诉你吧，他是个不要脸的东西。我给他回了一封信，我看他不见得会照办。他现在该接到这封信了……我是四天前邮出去的。相信我吧，准是他那个恶棍老子教唆他向我女儿求婚的……他父亲想把我毁了。亚诺什，你等着瞧，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婊子养的聋子埋在燕麦里一次。”

原来柯勒在四十八岁前曾当过区长，过着舒适的生活，后来因为他把被告扒光衣服，放进装满半桶酒的木桶里搞逼供，因而出了名，也同时丢了官。当然被告得自付酒钱。把被告泡在酒里后，柯勒叫人往酒桶里倒一、两桶燕麦，直埋到被告的脖子；当酒使被告的血液发烧，开始不安时，他的全身又被千万颗燕麦芒扎得痛疼难忍——于是他就干脆招

供了。柯勒——如你听见——具有果断的治世才华。

“我明白了。那年轻人是从米兰写信来的吧？”外祖父边问边直摇头。

“正是从米兰写来的，这小流氓！”柯勒用对我们表示亲昵而信任的口气回答。“如果先给我写信，我也就饶了他。没想到——我们俩之间知道就成了——他还给我姑娘写信，把她弄得神魂颠倒，疯疯颠颠的，不听管教了。你知道吗，亚诺什，中尉的制服是有点魔力的……那些金边……她就是拒绝回信告诉他，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吹了，因为她爱的是别人。”

“那她到底写了没有？”

“当然写了。”

“你强迫她干的？”

“我和我唯一忠实的仆人，喏，吊在门边钉子上的，”

他嘲弄般放声大笑，好象说了一个很好玩的笑话。

外祖父和我都朝门上看，发现有一条带羚羊腿把儿的鞭子挂在那里。我一想到这个瘸子就是用那根鞭子抽打彼露斯卡百合花般洁白的身体时，一股热血冲到我头上来。我恨不得扑过去，卡住他的脖

子，活活把他掐死。

外祖父蓦地站了起来，从上衣的旁兜里掏出钱包，把钱取出来，递过去给柯勒；这是外祖父对柯勒一种深恶痛绝的确实可靠的迹象。

柯勒使劲地反对：

“什么？你不想接着借啦？把你的钱包放回去，亚诺什！我不想让任何人说我老柯勒没有交情。柯勒虽然爱想入非非，不过他是忠实于朋友的……他不会催你还债，他宁肯设法向别人借……”

外祖父的自尊心因柯勒催着还钱受到伤害（他觉得叫街坊们议论这事怪丢脸的），现在，他只是等着对方说一句好话，就乐得把钱包放回兜里，扣上扣子。

“嗯，谢谢你啦，‘小伙子’，”他说完，把一只胳膊放在柯勒的肩上。

在这只肌肉发达的手臂的重压下，柯勒差点被压趴下。他开始咳起来，不过在阵阵咳嗽声中，他使出所有的力气把要说的话挤出来。

“差额、额……无论如何、何……你……会付……差额、额……当然……”

他重复着音节，因为当他咳嗽的时候，他的妻子老给他捶背，因此一个字的后半个音总赶不上捶背的拍子。在常年累月的咳嗽中他慢慢养成这种习

惯，现在，即使没有人给他捶背，他还是用这种方式说话。

“什么差额？”外祖父诧异地问。

“嗐，我得付给犹太人更高的利息。他们不会很便宜地借钱给我，他们不会的。亚诺什，你简直无法想象那些犹太人是怎样痛恨我的！”

“对此，我不需要那么多想象力，”外祖父讥讽地回答。

柯勒对外祖父的挖苦满不在乎。

“你会多付两分利的，一言为定。”

我从外祖父的脸色和眼神可以看出，他是在考虑要不要把钱照着柯勒的脸摔过去。但是，他很快冷静下来，只骂了一句：

“好吧，你这老吸血鬼。走，巴利！”

几天以后，我们得知柯勒用同样的方法对付所有的债务人；他以女儿的婚事为借口，要求还钱，在对方答应多付利钱后同意延长借期。

彼露斯卡的嫁妆就是这样从可怜的债务人腰包里抠出来的。

第十一章

枪　　声

我们是在外祖父书面认可借款增加二分利之后，才去教堂的。因为柯勒说："口说无凭，签字为好。我们都是凡人，不论我们之间相互如何信赖，可谁能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呢？"

他说完后，深深地嘘了一口气，比铁匠铺风箱发出的声音还要响，他的两个膝盖骨抽搐般跳动着，全身都在战栗。

"死是很丑的，亚诺什……非常丑。最糟的是别人都还活着。"

我们很高兴，终于离开被从他卑鄙的灵魂呼出的气毒化了的房间。外面的空气是洁净的，阳光普照，除了在南边天际有几道红霞之外，天空是蔚蓝的。据说这是要下雨的征兆——这也许是真的，因为燕子低飞——当当的钟声（这是第三遍召唤）在山谷中庄严地回响。早晨就要过去，但是露珠仍在青草和树叶上闪耀，等待着太阳把它们吸干。

"下午我要赶车去罗兹玛尔，"外祖父高兴地

说。“我要设法把曼奇弄回来。没有曼奇我好象掉了魂一样。”

“我们顺路上教堂吗，外公？”

“当然，既然已经到这里，那就去吧！”随后他又补了一句，好象要在上帝面前开脱自己：“我是说，我们无论如何也要上教堂。在教堂前停下，米什卡，好吗？”

教堂周围已经停着许多辆马车和轻便马车，甚至还有几辆安装玻璃窗户的车子。仁慈的主似乎很疼爱路德教教徒，他们中间的富人多多呀！可是，今天是什么风把这么一大群人吹到这里来了？是不是消息已经传出，今天要宣布结婚预告，所以来这么一大帮人呢？

教堂里的确塞满了人，尽管我们不是最后一拨到的；我们到时才开始唱赞美诗。大伙给外祖父让座，好让他坐在原来的跪凳上，我只得坐在第二排跪凳的边边上。教堂里挤得要命，连两行跪凳之间的走道也被农家姑娘占满了，因为她们在老地方主祭坛两侧已经找不到位子了。

尽管非常拥挤，可是在雄伟的拱形天花板下气氛显得很冷清，好象风琴的嗡嗡声把所有沉闷的气味和紫光的霭雾都吞噬掉了。一切都如此新鲜、清淡，叫你对周围的一切都感觉不到，只能闻到从那些

玫瑰色的健壮的姑娘身上散发出的沁人的清香……

今天，主祭坛上的装饰也很不寻常。山茶花和紫罗兰缠绕着主祭坛，大烛台上点着炫眼的蜡烛。做礼拜的人都在咬耳朵，说这些都是杜贝克敬献的。这是违背克里茨诺什的风俗习惯的。没有这些个东西，圣父和圣子当然也能生活，而且这里又不是向圣母玛利亚求婚的地方。

许多花都是很漂亮的，尤其是紫红色和淡红色的紫罗兰显得特别美。一只蜜蜂，不是受花香引诱从破窗户飞进来，就是醉醺醺躺在玫瑰花蕊里打盹儿时没被发现带进来的。这只小蠢蜜蜂在主祭坛背后有绘画和雕刻的屏风周围嘤嘤嗡嗡，有时向讲坛俯冲后又飞回主祭坛。教堂的下级职员齐辛纳·马勒东十分焦虑地盯着蜜蜂，如果把牧师给蜇一下怎么是好？那该是一个多么罕见的场面呀！

我们认识的人都来了，所有可爱的乡村姑娘都来了，维尔家的四个闺女也来了，其中一个的手指上还戴着订婚戒指。呵唷，为了使别人羡慕她，瞧这小东西不知该怎么显耀那枚戒指才好！福勒库斯赫耶·维勒玛同克鲁蒂·玛丽亚耳语了什么之后，玛丽亚惊慌得伸手去抓自己脑门上乌黑的刘海。哎哟，真讨厌，别得不太牢的花边掉下来了……发卡掉在跪凳下什么地方去了……两个美丽的脑袋都低

下去找，过一会儿只能看见两个圆圆的白皙脖子，颈脖上露出富有魅力而令人着迷的的波纹。玛丽亚的脖子同蜥蜴的脖子一样细，上面系着一条黑天鹅绒的缎带，使她的脖子显得更白皙。

柯勒一家还没有来，可是杜贝克先生已经坐在我原先的座位上了。他的邻座当然不是农庄管理人波如纳，而是老范迪克。范迪克象往常一样摊开两只手臂睡着了。他那件原先是烟灰色，后来褪了色的外套已经翻了新，并染成深蓝色。口水从他睡着的嘴角淌到外套袖子上，同料子上的染色混在一起，因此，当他醒过来时，他的白胡子就象一只金丝雀泡在蓝色的染缸里。

柏拉柯夫斯基也在那里，他的嗓子盖过其他人的声音，象一堆哑便士中一枚响当当的金币。显然他是尽最大努力唱好赞美诗，并把他的全部灵魂都灌注到歌声里去，因此，整个教堂都反响着他的隆隆的男中音。他由于使劲地唱，大颗大颗的汗珠时不时挂在额头上，喉结象织布机钢筘之间的筘帽，在他的喉咙里蹿上跳下。

突然，在姑娘们站着的通道上出现了一阵骚动，象海浪在絮絮私语，一阵沙沙声遍及整个教堂。坐在另一行跪凳上的美貌的布辛凯太太，将她雪白的纤指从祈祷书的字行拿开——她念祈祷书时

总是用指尖指着字，以免念错行——把长柄眼镜放在鼻梁上了。

“未来的新娘，”所有的人都在交头接耳。

霎时间，好象吹来一阵清新的微风，上百条裙子在窸窣响，上百条绸带在辫子上飘荡，当姑娘们让开一条道，上述数字一倍的科尔多伐① 皮靴子左右拼拢时。叽叽嘎嘎响了一阵，而她们的上了浆的裙子愉快地地拍打着她们的小腿时，又发出辟辟拍拍的响声，还捎带象蛇蠕动时的嗞嗞声。

彼露斯卡是同她的母亲一块儿来的。人群就是为她向两旁闪开的，她走在站成两行的乡村姑娘中间，如同在紫蜀葵中亭亭玉立的雪白的百合花。这时献奉给上帝的赞美诗正好诵到这么一句：“使溪水凉爽的小鹿。”好象连赞美诗也是为她准备的。

呵，可是我去年的恋人现在显得多么苍白，多么忧伤！她的变化多么大呀！她的眼睛好象更大了，实际上是她的脸蛋削瘦了。从她身上散发出一股凉气。连她的嘴唇也失去血色，显得淡薄了。我极愿意相信就是这破坏了她的美，并想方设法说服自己同意这个结论。其实，我只不过是在骗自己而

① 西班牙产高级牛皮，中古时代欧洲的有钱人用来制靴子。

已，我发现她比以前更美。

所有的人都注视着她，直到她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随后，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仍停留在她身上；但是，她一点也不难为情，反而傲慢地微微扬着头，象受到大众崇拜的皇后。

人们好奇的眼睛首先看到的是她的服饰和钻石耳坠子，这对钻石耳坠子也许要成为今天茶点上的话题（据说，有些伯爵夫人把一些中看而不值钱的便宜货当抵押品留给了柯勒）。大家趁尚未精疲力竭之机，把注意力转向杜贝克，最后只给专心致志布道的牧师留下一点精力。

可尊敬的牧师做了一篇冗长的布道，其乏味与长度恰好成正比。即使要把我的脑袋揪下来，我也说不出布道里讲的是些什么。不过，有一样是肯定的：所有的人都很不耐烦，老太太在不停地干咳，男人们把一只腿交替着架在另一只腿上，而且交替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当牧师终于回过头念祈祷文，说了声："阿门"，接着合上他的祈祷书，从书中抽出一张可以看到他胡乱写着几个字的纸片后，整个教堂的基督教徒才松了一口气。

女孩子们都怀着羡慕的心情抬眼望着那张小纸片。那张小纸片就是她们想望之地，最终的归宿。圣安德烈用他的梦，露西亚用她的椅子，他们俩都

为这一小张纸片① 出过力呢。

在人们屏息以待的寂静中，牧师以合乎喜庆日子的洪亮的嗓门宣读尊贵的安达尔·杜贝克·封·瑞普陶将要娶尊贵的柯勒·彼露斯卡·第·希利柏为妻，云云。

听到这话，所有的人再一次转向新娘。这时她不再高傲地扬着头，只是脸孔微微一红。结婚预告结束后，教堂又回响着风琴声和歌声。世界又回到原来的老轨道上。

聋子柏拉柯夫斯基清了清嗓子准备唱最后一段赞美诗，他那强有力的颤音从肺部冲出来，好象要劈开天花板，同苍天决一雌雄；同他的音量相比，其他人的声音简直微不足道，充其量是羊群在怒号的狂风中咩咩叫——突然柏拉柯夫斯基吓了一跳，他的声音也跟着消失了。

这一刹那叫人如此毛骨悚然，好象整个教堂抖动了一下后，往地里沉落了一半。按风琴的领唱人也着了慌。所有的人都注视着柏拉柯夫斯基，好象凝视着一只停止了发出滴答响声的摆钟。这老人出了什么事了？

柏拉柯夫斯基惴惴不安地转身向坐在他后排右

① 指农民挑选新娘、新郎的迷信风俗。——英译本注

手边的屠户斯拉比·巴尔：

“那是什么枪声？”

“枪声？”斯拉比·巴尔重复道。“我不知道有什么枪声。朋友，您讲的是什么样的枪声呀？”

“我刚才听到一声枪响，就刚才。”

“噢？我可什么也没听到呀！”斯拉比·巴尔对着他的耳朵说，还笑了笑。“您一定是在瞎想吧！”

“没有的事，我绝对不是瞎想！刚才明明响了一枪。是步枪声。您准听到了，范迪克大叔！”

范迪克大叔摇摇脑袋，表示即使你柏拉柯夫斯基听到了大炮声，他范迪克也没听见。

这使柏拉柯夫斯基更加不安，他提高点嗓门，问坐在他前排的人：

“先生们，您们听到枪声了吗？”

他们都大笑起来。真会开玩笑！他们没有听到枪声，而柏拉柯夫斯基居然听到了。刚才老范迪克坐在柏拉柯夫斯基旁边睡熟了，柏拉柯夫斯基准是代替范迪克做了一个枪响的梦。

他们摆摆手，示意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枪声。

“我听得清清楚楚，”柏拉柯夫斯基心烦意乱，睁大着眼睛，讷讷地说。“我发誓我听到了，我敢发誓……”

热衷于唱赞美诗的福勒库斯赫耶·加斯巴很恼

火地嘟囔道：

"蠢货！哼，他想叫人相信他听得见！"

罗兹玛尔来的年轻毛皮商好心地回过头，把手窝成一个杯形，扣在嘴上，叫柏拉柯夫斯基放心：

"这是您的幻觉，教父，没有枪声，您就甭管了，听的事您交给我们管，您别作声，只管唱您的吧！"

不过，柏拉柯夫斯基唯一能做到的是不出声。他的脸显露出焦虑不安的神情；他的手颤抖着；他几次想把祈祷书放进书套里，可是怎么也放不进去，索性让书呆在跪凳上，自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想从跪凳挤出去；因为有几个胖乡绅坐在那里，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挤出去，这当儿还踩着几个人的脚上的鸡眼；当他好不容易挤到跪凳边时，他的斗篷式短外衣上的银扣子又勾住杜贝克的表链，从杜贝克的上衣兜里连链带表一齐给拖了出来，挂在外衣扣子上跟着他走，直到怀表和表链当啷一声掉在教堂石板地上。大家都朝声响的方向看。那是什么呀？发生了什么事？那当啷一声是什么声音？柏拉柯夫斯基干吗要走呀？耳语声四起，很快变成笑声。

"这可怜虫听到枪声了。"

这句话象野火般蔓延开去。从这个邻座传到另一个邻座。"柏拉柯夫斯基听到枪声了。"哼，真滑

稽！他聋得象一根棍儿，居然还听到枪声。不叫人发笑是不可能的。就象是一个恶作剧的小妖精，不管是男是女，统统都去胳肢一样可笑。每一张脸都咧着嘴笑。哈，哈，哈！柏拉柯夫斯基听到枪声了，我们却什么也没听见。所有的眼睛都兴高采烈地忽闪着，由于心情舒畅，所有的脑门都变得光滑锃亮。

太阳把自己的光辉倾注进教堂，教堂里象挂着一条金灿灿的瀑布，是的，阳光在笑，连把自己的儿子献在主祭坛上的阿伯拉汉①也忍不住发笑了。

柏拉柯夫斯基两眼昏花，踉踉跄跄，使劲儿挤出被一群叽叽喳喳的姑娘们堵住的甬道。柏拉柯夫斯基几乎神经失常，当他跌跌撞撞往外走时，他那双被恐怖攫住的眼睛还在东张西望，他在走过熟人身旁时迟呆呆地、但却温和地问：

“听到枪声了吗，亲爱的姑娘们！”

“没有，没有，没有人听到。”

“奇怪，真奇怪……”

他的脸变得腊黄，象一张死人的脸孔。这实在太奇怪了。因为他以前听不到任何枪声，不过即使他现在听见了，又是什么样的枪声呢？如果有人是在教堂外面开枪，这又有何妨呢？可能有个淘气的

① 希伯来族的始祖。

小男孩打了一枪，或者园子后面有个牧羊人朝从草地里飕地飞出来的一群鹧鸪开了一枪。大家何必如此激动呢？

柏拉柯夫斯基从教堂跑出去，问门口的车夫是不是听到枪声了。他们也摇摇头，还面面相觑而笑。没有，先生，连甩鞭子的声音都没听见呀！

随后，柏拉柯夫斯基往家里跑，光着头；他把帽子落在跪凳上了。在厨房里恰好遇上他家的小伙计正在向做饭的女佣求爱。柏拉柯夫斯基揪着小伙计的衣领，大叫大嚷：

"刚才是谁开的枪？"

"不是我，"小伙子在争辩，显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您怎么会想到这种事呢？"

柏拉柯夫斯基放开他，又跑出屋子，把街坊四邻都问个遍。正好那时做礼拜的人都走出教堂，柏拉柯夫斯基的教子，罗兹玛尔的毛皮商手里拿着老人的帽子和祈祷书，从后面提高嗓门叫他：

"教父，嘿，教父！"

可是，老人没有理睬他，光着脑袋，挺着胸脯，只顾打听是不是有人听到什么声音，嘴里还叽叽咕咕：

"多怪呀，多怪呀！……"

* * *

在克里茨诺什，哪怕本来是芝麻大小的事也会

变成大事。整个村子都在欣赏柏拉柯夫斯基怎么会听到枪声的滑稽故事。

吃午饭的时候，外祖父也提起这桩事，逗得大家都笑了一阵。

可是，四天以后，当从米兰传来柏拉柯夫斯基·山陀尔的噩耗时，笑声蓦然消失了。原来帝国和皇家轻骑兵中尉，上星期天约莫中午时分，在兵营里对着自己脑袋开了一枪。

“可怜的小伙子！”外祖父悲伤地说。“彼露斯卡的信要对他的死负责。”

“可怜的老柏拉柯夫斯基，”母亲插嘴道，她那双温柔而善良的眼睛里噙着泪花，“他的确听到那声枪声了！”

听了那个噩耗，我也大为震惊，但是，母亲的话也同样使我吃惊。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亲爱的妈妈……从那么远的地方！您怎么能想象出会有这种事！”

母亲用两只胳膊搂住我，然后温情而又哀伤地抚摸着我的脑袋，说：

“你现在还不懂。将来总有一天你会懂得，父母的心比眼睛看得还远，比耳朵听得还清楚。你现在还不懂……”

1904年作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笼中鸽
作者＝（匈）米克沙特著张春风　　冯植生译
页数＝４７０
ＳＳ号＝１０３３７８４７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０９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